



0017740

京師優
級師範

1941.12.18
1942

國文講義

京師優級師範國文講義目錄

文字源流

結繩 八卦 書契 史籀大篆 秦代八體 八分 隸書 飛白 草書 正書 行書

六書釋別

象形 指事 形聲 會意 轉注 假借

音韻之學

韻書之始 古韻部分 雙聲疊韻 四聲 字母 等韻 反切

訓詁之學

經傳子家訓詁 漢宋訓詁 訓詁書釋例

經史子集四部文體

羣經文體 周秦傳記雜史文體 史漢三國四史文體 諸史文體 周秦諸子文體
漢魏文體 南北朝至隋文體 唐宋至今文體



各體文之名義施用

論辨類

論 議 說 解 難釋 辨 經義

序跋類

序 引 題 跋

奏議類

奏啟 奏疏 奏狀 奏劄 封事 彈事 議 對 章 表 致辭

策問類

策

書說類

書記 竿牘 簡札

詔令類

詔策 命令 制誥 冊書 敕書 教戒 璽書 赦文 檄 移 關 牒 露布

批判 文券 契約

傳狀類

傳 行狀

碑誌類

碑 墓碑 墓誌銘 墓碣 墓表

雜記類

記

箴銘類

箴規 銘 頌 封禪 贊 評

哀祭類

哀辭 弔文 誄 祝 盟 祭文

辭賦類

騷 賦 七 連珠

京師優級師範國文講義 目錄

詩歌類

四言古詩 五言古詩 七言古詩 雜言古詩 近體歌行 近體律詩 排律詩 絕句詩 六言詩 拗體 和韻詩 聯句詩 雜句詩 雜言詩 樂府 詞曲

總序

天生萬物。賦之以情性。宣之以聲音。惟人也。意復而聲繁。氣純而音和。樂記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聲成文。謂之音。左氏傳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其有以感而不能發之於外。其有以別而不能不區之於詞。出諸口者爲聲。爲言。述於筆者成音。成文。故聖人有作。渾渾噩噩。莽蕩噲。呶垂教。施政合諸人情。故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也者。蓋以異於禽獸之道焉耳。是故人聲爲言。述以爲字。字者符號也。符聲以定名字者。假借也。借名以求實。夫以心之靈解人之意。詞雖不足。逆以得全聲。以類合者。既足以相知矣。而聖人更造爲書契。別以六書。數不過萬。其義靡窮。設名以指事。屬詞以類情。故曰期命辨說者。用之大文也。直言之不足。則曲言以喻之。顯言之不悟。則微言以示之。莊言之不盡。則寓言以廣之。有往復之意。有詠歎之味。有鏗鏘之節。悠游鑿沃。使自趨求。故物之精。物之粗。其理皆可以達。甯同類庸常之志而已哉。是故言乎經。則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言乎子。則老聃之虛無。元妙。莊列之參差。諷諭。鄒龍之閔大。不經。綺偶。不忤。皆足自明。其餘諸子。鎮聲拂辭。亦言之有故。而持之成理。言乎史。則上下數千年之事。可取而聞之。可比而議。

之後世文學家苦心焦思鉤章棘句光輝燦爛亦斐然而可誦故文也者表其理意人以殊於物夏以別於夷言乎已示之學論乎國區其種西人文字取源希臘昔爲象形今爲諧聲故字繁複而規則不能不嚴中國六書各有本意文章規範存乎無形今之學者或以中文簡缺不及西文或以中文微奧弗克普學而欲創爲簡字以教凡民嗚呼其亦不深思而已矣中國文字別以六書故字雖少而義備規存無形故文神妙而不可測達精理而述深情孰善於此哉西人重國文比於種教亡國亡種先亡其字良不謬矣夫以人之靈敏聰慧達意表志之具尙不能學遑問精微之科學以此爲慮甯非淺乎然則學堂國文一科固爲首要匪可以空華無用爲辭不加之意夫先聖有言文以載道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好學深思之君子以傳道行遠爲己任固無論矣而入乎學校出詞氣而遠鄙倍以別於常人況乎因以求學之文乎

京師優級師範國文講義

駢水陳曾則編纂

文字源流

結繩

周易曰。上古結繩而治。

按繩者。紆兩股以上。總而合之。一曰麻絲。上古無文字。燧人氏立結繩之政。以濟民用。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以爲記事之記號而已。

八卦

白虎通曰。伏羲仰觀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天下。禮緯含文嘉曰。伏羲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乃則象而作易。鄭寅包蒙曰。伏羲八卦。皆當時之古文也。

按卦者。筮也。筮而畫之。三變而成畫。六畫而成卦。八卦者。八方之卦也。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乾鑿度曰。八卦三。古文天字。三。古文地字。三。古文風字。三。古文山字。三。古文水字。三。古文火

字。三、古文雷字。二、古文澤字。楊萬里以爲伏羲初制之字是矣。

書契

周易曰。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外紀曰。黃帝命蒼頡爲左史制字。使天下義理必歸文字。天下文字必歸六書。

說文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僞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迹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官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於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故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寢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按書者。說文作書。著也。從聿從者。夬者。決也。書契。所以決斷萬事也。故曰。蓋取諸夬。契者。約也。與萬民約也。鄭康成曰。以書書木。邊言其事。刻其木。謂之書契。各持其一。以相考合也。倉

韻作書。非憑臆造。亦順乎自然之理。朱子以爲心性等字。可爲證焉。

說文所列古文。雖有後王所增益。而半爲倉頡所造之文。試略舉於左。

電 𠂔 阜 二 上 三 下 弌 一 弌 二 弌 三 𠂔 四 𠂔 五

此倉頡所作之書。卽古文也。然世所謂古文者。非但倉頡所作。有唐虞之古文。有夏商之古文。有西周之古文。其中亦頗變易。而一文亦有數體。然皆獨體之文。其合體者。皆史籀以後所增益。如今文巧字。古文爲𠂔。今文賢字。古文爲𠂔。今文貴字。古文爲𠂔。今文艸字。古文爲𠂔。此其證也。

三代古文。亦有不同者。如乃字。商鐘作𠂔。穆公鼎作𠂔。丁字。商鐘作𠂔。或作𠂔。周丁父鬲作𠂔。舉一二字。可知也。

史籀大篆

說文曰。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義可得而說。其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爲七國。田疇異晦。車涂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

漢書藝文志曰。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異體。

按篆者。傳也。傳其物理。施之無窮。漢藝文志史籀十五篇是也。以史官製之。用之教授。謂之史書。其書與古文有異有同。如女字。古文作𡚦。而籀文妣字旁亦作𡚦。此籀文本於古文也。如乾字。古文作𡗗。籀文作𡗗。仁字。古文作𡗗。籀文作𡗗。此籀文與古文異也。

籀文多重疊。如乃字。籀文作𠄎。二字籀文作𠄎。

籀文多偏旁。如鑑鬚等字是也。

許氏云。文各異形。蓋當時各國所用之文。皆不同也。如以字。齊侯罇作乙。韓城鼎作巳。亥字。韓城鼎作𠄎。許子鐘作𠄎。保字。齊侯槃作𠄎。杞公匱作𠄎。韓城鼎作𠄎。晉姜鼎作𠄎。齊侯罇作𠄎。卽其證也。

秦代八體

說文曰。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吏卒。興戍役。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自爾秦

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晉衛恆四體書勢曰。王莽時。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卽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

按秦焚燒先典。乃廢古文。更用八體。大篆者。卽周宣王史籀所作也。小篆者。卽李斯趙高胡毋敬所作也。大小篆。並簡冊所用也。刻符者。施於符傳也。摹印亦曰繆篆。施於印璽也。蟲書者。爲蟲鳥之形。施於幡信也。署書者。門題所用也。殳書者。銘於干戈也。隸書者。卽程邈所定行公府也。

秦書雖有八體。而小篆爲簡冊所用。許君謂秦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省改者。省其繁重。改其怪奇。例如

籀文絲小篆省爲系 籀文𠂔小篆省爲則

籀文載小篆省爲車 籀文𣎵小篆省爲涎

籀文臧小篆省爲臧 籀文𠂔小篆省爲乃

籀文影小篆改爲馬 籀文𠂔小篆改爲疾

籀文𠂔小篆改爲隘 籀文𠂔小篆改爲愆

以上皆小篆省改籀文者也。然於古文亦有省改。例如

古文籀小篆省爲册 古文𠂔小篆省爲牙

古文歎小篆省爲喜 古文𠂔小篆省爲呆

古文𠂔小篆改爲莊 古文囿小篆改爲目

古文危小篆改爲死 古文𠂔小篆改爲邦

以上皆小篆省改古文者也。

說文發疑曰。說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義證謂卽史籀九千字。段注謂自秦至司馬相如以前。篆文止有三千三百字。說文不皆本於古籀。愚以說文本書證之。竊謂義證之說爲近。蓋說文之字。有已廢爲古籀。而見於小篆偏旁者。有仍作爲小篆。而見於古籀偏旁者。例如

二古文上而帝旁等字從二 頁古文首而頭顛等字從頁

於古文烏而菸淤等字從於 朋古文鳳而輶彌等字從朋

大籀文大而裝奚等字從大

圖籀文囿而繭字從圖

齒籀文西而適字從齒

其籀文箕而期字從其

以上皆已廢爲古籀。而見於小篆偏旁者也。又如

珣古文瑁而王目爲小篆

雱籀文旁而兩方爲小篆

孩古文咳而子亥爲小篆

歎籀文嘯而肅欠爲小篆

以上皆仍爲小篆。而見於古籀之偏旁者也。則小篆多出於古籀可知矣。其外更有或文爲小篆之異體。例如

祀禩或從異 畀芬或從草

跟跟或從止

對對或從士 松案或從容

躬躬或從弓

正體之字。以或體爲偏旁者甚多。如

稊或作尤而術述等字從尤

穰或作康而敷康等字從康

淵或作淵而肅齧等字從淵

曉或作₂而禪屬等字從₂

說文發疑曰。院字劓字孛字。皆爲或體。而在唇部刀部手部卽爲正文。甚且蝟字窆字皆籀文。而所從崩字灾字皆或體。卽古籀矣。若以其或體而概廢之。則正文之難通者不旣多乎。此外更有俗體亦小篆之異體。爲漢代通行之字。如

觥下云俗觥從光 袖下云俗褻從由

灘下云俗灘從佳 凝下云俗冰從疑

以上或體俗體。雖異於小篆。而尙不悖於六經。故說文列之。其餘蟲書摹印諸體。茲不備列。

增列字書

講說文字形之學。其書甚多。試略舉於左。

說文解字漢許慎 字林晉呂忱 文字集略晉阮孝緒

玉篇梁顧野王

千祿字書唐顏元孫

說文繫傳南唐徐鍇

汗簡宋郭忠恕

類篇宋司馬光

復古篇宋張有

六書故宋戴侗

六書本義明趙搢謙

說文解字注段玉裁

八分

周越古今法書苑曰。蔡文姬言割程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於是爲八分書。唐唐玄度曰。後漢章帝時。上谷人王次仲。以古書字形少波勢。始作八分楷法。謂有楷法也。其後師宜官蔡邕梁鵠善之。故蔡邕勤學篇云。上谷王次仲。初變古形是也。

唐張懷瓘十體書斷曰。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王愔云。次仲始以古書方廣少波勢。建中初。以隸書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楷模。又蕭子良云。靈帝時。王次仲飾隸爲八分。二家俱言後漢。而兩帝不同。且靈帝之前。工八分者非一。而云方廣。殊非隸體。旣言古書。豈得稱隸。若驗方廣。則篆籀有之。變古爲方。不知其謂也。

又曰。次仲秦人。旣變倉頡書。卽非效程邈隸也。始皇之世。出其數書。小篆古形猶存其半。八分已減小篆之半。隸又減八分之半。然可云子似父。不可云父似子。故知隸不能生八分矣。本謂

之楷書。後世以爲楷式。或曰後漢亦有王次仲爲上谷太守。非上谷人。楷隸初制。大範幾同。故後人惑之。學者務之。蓋其歲深。漸若八字分散。又名之爲八分。時人用寫篇章。或寫法令。亦謂之章程書。王次仲卽八分之祖也。

宋郭忠恕曰。八分之說。流俗有二。或曰八分篆法。二分隸文。又云皆似八字。勢有偃波。臣以爲二說皆非也。今按書有八體。漢蔡邕以隸作八分體。蓋八體之後。又生此法。謂之八分近矣。

按八分書。張懷瓘以爲秦人王次仲所作。證非漢人。此說似確。郭忠恕舉蔡邕以隸作八分體。宋歐陽修主之。或以八分卽楷書。二說恐未可信。考自漢以來。至於今千百載間。金石遺文之所載。特存篆隸行草。無八分也。唐所盛行。蓋非古體。惟書斷稱吳皇象工八分書。阮元謂象書天發聖讖碑之筆法。篆多於隸。然則近於篆形者爲八分。而隸則近於眞書。當八分在前。故張懷瓘以八分定爲秦羽人所作。列於隸之前也。

隸書

十體書斷曰。隸書者。秦下邳人程邈所作也。蔡邕聖皇篇云。程邈刪古立隸文。甄豐六書。其四曰佐書是也。秦造隸書。以赴急速。爲官司刑獄用之。餘尙用小篆焉。漢亦因循。至和帝時。賈勗

撰滂喜篇。以倉頡爲上篇。訓纂爲中篇。滂喜爲下篇。所謂三倉也。皆用隸字寫之。隸法由茲而廣。按八分則小篆之捷。隸亦八分之捷。漢陳遵善隸書。與人尺牘。主皆藏之以爲榮。此其開創隸書之善也。爾後鍾元常王逸少各造其極焉。程邈卽隸書之祖也。

郭忠恕曰。衛夢之字。本作衛寢。是謂隸省。前甯之字。本作苒甯。是謂隸加。詞朗之字。本作暑服。是謂隸行。寒無之字。本作寒兼。是謂隸變。

按自程邈變省爲隸。秦人貴其國字。獄訟茲繁。籀篆浸廢。文字之失古久矣。然便於急速。後世更爲眞書。愈趣約易。欲考古者。仍不能不求之篆籀也。隸有漢隸。有唐隸。漢隸之可考者。有宋洪适隸釋。及宋婁橫漢隸字源。近人王念孫漢隸拾遺。馬邦玉漢碑錄文。可資攷證。

飛白

書斷曰。飛白者。後漢左中郎將蔡邕所作也。王隱王愔並云。飛白變楷製也。本是宮殿題署。勢既徑丈。字宜輕微。不滿名爲飛白。王僧虔云。飛白八分之輕者。羲之獻之。並造其極。衛恆祖述飛白。而造散隸之書。開張隸體。微露其白。梁武帝謂蕭子雲。頃見王獻之書。白而不飛。卿書飛而不白。可斟酌爲之。令得其衷。子雲乃以篆文爲之。雅合帝意。其後歐陽詢得焉。蔡伯喈卽飛

白之祖也。

按飛白古爲題署之體。取其輕秀。不爲通用。至今作者甚少。

草書

書斷曰。草書者。後漢徵士張伯英之所作也。歐陽詢與楊駙馬書。草千文。批後云。張芝草聖。皇象入絕。並是草。草西晉悉然。迨乎東晉。王逸少與從弟洽。變草。草爲今草。韻媚婉轉。大行於世。草草幾將絕矣。案右軍之前。能今草者。不可勝數。又王愔云。草書者。若草非草。草行之際。者非也。案葉亦草也。因草呼葉。正如真正書寫而又塗改。亦謂之草葉。豈必草行之際。謂之葉耶。蓋取諸混沌。天造草昧之意也。變而爲草法者。此也。楚懷王使屈原造憲令。草葉未成。上官氏見欲奪之。又董仲舒欲言災異。草葉未上。主父偃竊而奏之。並是也。如淳曰。所作起草爲葉。姚察曰。草猶蟲也。蟲書爲本曰葉。蓋草書之祖。出於此。草書之先。因於起草。自杜度妙於草。草崔瑗崔寔父子繼能。伯英學杜崔之法。因而變之。以成今草。轉精其妙。字之體勢。一筆而成。偶有不連。而血脈不斷。及其連者。氣候通而隔行。惟王子敬明其深旨。故行首之字。往往續前行之末。世稱一筆書者。起自張伯英。卽此也。伯英雖始草創。遂造其極。張伯英卽草書之祖也。

按明趙寬光曰。草書傳分四類。一曰章草。如章帝辰列張帖索靖出師表。二王帖中章草法。是也。一曰行草。如二王帖中稍縱體。孫過庭書譜之類皆是也。更有狂草。如張芝張旭僧懷素諸帖是也。有篆草書。或真或行或草。大小疎密隨宜。如顏平原祭姪二帖是也。古人云。草書未暇緣匆匆。蓋草書者。與起篆之字不同。實有法度也。

隸書

宋宣和書譜曰。字法之變。至隸極矣。然猶古焉。至楷法則無古矣。在漢建中初。有王次仲者。始以隸字作楷法。所謂楷法者。今之正書是也。人既便之。世遂行焉。於是西漢之末。隸字石刻。間雜爲正書。降及三國。鍾繇乃有賀克捷表。備盡法度。爲正書之祖。東晉聿興。風流人物。度越絕世。如王羲之作樂毅論黃庭經。一出於世。遂爲今昔不貲之寶。後日雖有作者。詎能過之。

按文字由古文變爲籀文。籀文變爲小篆。小篆變爲隸書。隸書變爲眞書。雖浸失古意。而簡約便捷。較古合用。此亦世界變易之理。不得阻遏。然學者苟欲攷文字之源。則不可不溯而上之。幸古書猶存一二。可資攷證焉。

行書

宋宣和書譜曰。自隸法掃地。而真幾於拘。草幾於放。介乎兩者之間者。行書有焉。西漢之末。有潁川劉德昇者。真爲此體。德昇而下。復有鍾繇。胡昭者。同出於德昇之門。然昭用筆肥重。不若繇之勁瘦。故昭卒於無聞。而繇獨得以行書顯。當時謂繇善狎書者此也。

按行楷如季直表丙舍帖。曹娥碑皆是也。草書中亦有之。如二王諸帖之稍真者。十當八九。僧懷仁等所集聖教碑序。興福孔廟碑之類皆是。

六書釋別

周代保氏掌教國子以六藝。五曰六書。西漢之制。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史。則六書誠一切學之本也。後世驚於科舉。父詔師訓。不越乎功令文字以外。識字不富。比至通顯。以迄於今。皆然。今之病國字難習者。百思所以簡易之術。則請循其本。說文九千餘字。別以六書入之。有門。尋之。有途。繹之。有端緒。類比例分。刃迎縷解。經緯萬端。孳生若繁。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蓋中國文字。形聲相配盡之矣。故六書之中。形聲又賅其五焉。以形爲經。以聲爲緯。而天下之物。盡以聲爲經。以形爲緯。而天下之義。備物不能逃乎形。義弗能離於聲。形歸類而求其母。聲各紐而攝於子。母則部首之說。子則某聲之說。鄭漁仲曰。立類爲母。從類爲子。母主形。子主聲。今借母

子二字分聲與形。許叔重說文解字。則形書也。段若膺以爲古有聲書。理或然也。最列某聲之字。古十七部諧聲表是矣。父之詔子。師之訓弟。若先授以部首。使知天下之共名。則孳生之字。以類分授。以某聲。使知天下之音義。則從某聲之字。以音比察其形聲相配。而字之名義皆了然於心目之間。故識一物而衆物明。通一聲而衆聲會。若知水字。則江湖河海。知爲水類也。知取女字。則知娶爲取聲。卽取女之義。知中衣字。則知衷爲中聲。卽中衣之義也。識一字不啻識數十百字。此誠簡捷之術。而人不知出此者。由於忘本趨末。學無師傳已耳。西人教授生徒。有文法書。循其規則法度。卽可造句而爲文。吾中國亦何嘗無之也。且尙聲之字。物物而名。名。豈若形聲相配。可望文而生義。循名而累實。察其偏旁等其子母。皆可推焉而知也。故曰欲求簡易識字之法。則請循其本而已。

總論次序

轉注古義攷曰。鄭康成周官保氏注。引鄭司農說。一象形。二會意。三轉注。四處事。五假借。六諧聲。賈公彥周禮疏。因之。班固漢書藝文志。一象形。二象事。三象意。四象聲。五轉注。六假借。衛恆書勢。因之。徐鍇之說文繫傳。則一象形。二指事。三會意。四形聲。五轉注。六假借。其書本以宗述

說文。其次序則不從說文。而從漢書藝文志。後世爲說文之學者。趙宦光之說文長箋。用說文解字六書之次序。周伯琦之說文字源。用說文繫傳六書之次序。至以轉注居假借之前則同也。鄭樵六書略。一象形。二指事。三會意。與漢志同。而四轉注。五諧聲。六假借。又自微異。楊桓劉泰則一象形。二會意。三指事。戴侗則一指事。二象形。三會意。而四轉注。五諧聲。六假借。則同。此皆以轉注居諧聲之前者也。惟宋大中祥符間。重修廣韻卷後所列六書次序。一象形。二會意。三諧聲。四指事。五假借。六轉注。張有則一象形。二指事。三會意。四諧聲。五假借。六轉注。始移轉注於假借之後。明之趙古則。楊慎吳元滿。皆以象形指事會意諧聲假借轉注爲次。

按各家所列次序不同。不外宗述班許。主班氏說者。以爲象形指事皆獨體也。而有物然後有事。故宜以象形居首。會意形聲皆合體者。而會意兩體皆義。形聲則聲中大半無義。且俗書多形聲。其會意者。千百之一二耳。卽此足知其先後矣。轉注假借。在四者之中。而先後亦不可淆者。轉注合數字爲一義。假借分一字爲數義也。說文釋例主許氏之說者曰。六書次序。當以制字先後爲序。而許氏云。惟初太極。道立於一。則制事莫先於一畫。故王弼亦云。造文者起於一也。夫造文者起於一。而皆謂一之形。於六書爲指事。則象形豈得次於指事之

前乎(略)若夫形聲會意二者。形聲之字。有以會意之字爲聲者。會意之字。亦有以形聲之字爲意者。本力敵勢均。絕無先後。發疑文愚案據許氏云。包犧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然後始作八卦。蓋人初接於世。必形象先觸於目。倉頡之作書。本取諸形象也。當依班志象形居首。指事次之。形聲以下。皆照許氏說文。其餘諸說。或顛倒錯亂。不必從也。

象形

許君曰。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屈。日月是也。

按象形者。卽最簡單之圖畫。故鄭漁仲曰。書與畫同出。凡象形者。皆可畫也。世間形象。接觸於目。自然別異。可隨其體之詰屈而畫之。其異於指事者。象形者。象物之形。最單純也。指事者。則參以事略。複雜也。象形者。接知也。指事者。謨知也。說文釋例曰。有迎而視之之形。有隨而視之之形。有視其側面之形。有變橫爲直之形。有省多爲少之形。更有兼聲之形。兼意之形。故象形有正例變例。試略舉於左。

日日實也。太陽之精。不虧。古文日象鳥形。

夕月缺也太陰之精象不滿之形

雲雲古文之山川氣也從雨云象回轉之形

雨雨水從雲下也一象天門象雲水霑其間也

以上天類象形。

山山宣也謂能宣散氣生萬物也有石而高象形

川水準也象衆水竝流中有微陽之氣也

田田陳也取其陳列之整樹穀曰田象甫田之形

阜阜大陸也山無石者象土山高大而上平可層累而上

以上地類象形。

君君尊也從尹口口以發號古文象君坐形

民民衆萌也從古文之象古文中蓋象萌生繁庶之形

夕子十一月易氣動萬物滋象物滋生之形亦象人首與手足之形也

夬女婦人也象其揜斂自守之狀

以上人類象形。

心人心土臧也在身之中象形

凶凶頭會腦蓋也象形象小兒腦不合也

口口人所以言食也象口形

目目人眼也象形重童子也由白而盧童而子層層包裹故重畫以象之

以上身體象形。

魚魚水蟲也象形魚尾與燕尾相似

鳥鳥長尾禽總名也象形鳥之足侶匕從匕

羊羊祥也從羊象四足尾之形

虫虫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臥形物之細微或行或飛或毛或羸或介或鱗以虫爲

象

以上動物類象形。

米米粟實也象禾黍之形

禾嘉穀也以二月生八月而孰得之中和故謂之禾從木象其穗

韭韭菜也一種而久生者也故謂之韭象形在一之上一地也

瓜蒞也象形外象其蔓中象其實

艸艸木初生也象一出形有枝莖也

以上植物類象形。

弓窮也以近窮遠象形

瓦土器已燒之總名象卷曲之狀

戶護也半門曰戶象形

戈平頭戟也從弋一衡之

曲象器受物之形也

巾巾佩巾也巾可覆物故從冂一象系也

以上器械類象形。

以上皆象形正例也。尚有變例數種。略舉於左。

以上因形不顯。加同類字以定。是謂以會意定象形者。

眉。眉目上毛也。從目，尸象眉之形。上象頰理也。

巢。巢鳥在木上曰巢。在穴曰窠。象形。

以上會意定象形。而別加一形者。尸乃眉形。臼乃巢形。𠃉則所加之形也。

金。金五色也。象金在土中。今聲。

齒。齒口斷骨也。象口齒之形。止聲。

以上兼聲意之象形。

衤。衣依也。上曰衣。下曰裳。象覆二人之形。

以上似會意。然非從某字。則仍是象形。

彳。身從人。從彡。中省聲。

鹿。鹿能熊屬。足似鹿。從肉。以聲。

以上以意聲爲形之字。

以上皆象形也。

指事

說文曰。指事者。視而不見。察而見意。二二是也。

按說文釋例曰。天地閒物與事而已。有形者。謂之物。故虫鼠之屬。至渺小矣。然亦有形可象也。無形者。謂之事故。言上下而極諸天之上。地之下。如此其大。亦第有事可指而已。此象形指事之分也。許君視而不見。察而見意。就文言之。故與會意亦殊。鄭漁仲云。獨體爲文。合體爲字。說文發疑曰。其字雖皆兩體相成。然皆兩體皆字。而可會合兩字之意者。爲會意。字雖兩體。而或兩體皆非字。或一體爲字。一體非字。但可察見其意。而未嘗有兩字會合之意者。爲指事。此說析指事會意最明。指事亦有正例變例。

二上高也。此古文上指事也。指事者不泥其物而言其事。上篆文上

二下底也。有物在一之下也。下篆文下

𠂔中內也。從口。一。下上通也。

𠂔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指事而云象形者。事必有意。意中有形。此象人。意中之形。非象人目中之形也。

𠂔 行人之步趨也從彳亍

𠂔 出進也象莛木益滋上出達也

𠂔 乃曳詞之難也象气之出難也

人入內也象從上俱下也

凶 凶惡也象地穿交陷其中也

以上皆獨體指事乃正例也

只 只語已詞也從口象气下引之形

畫 畫介也從聿象田四介

𠂔 曰詞也從口𠂔象口气出也

𠂔 甘從口含一不定爲何物故以一指之

𠂔 牟牛鳴也從牛𠂔象其聲气從口出

以上皆以會意定指事之文其與會意不同者彼以意爲主而以事從之此則以事爲主而以意從之

聿聿多言也從品相連

以上卽意卽事。仍以事爲主者。

𠂔牽引而前也從牛冂象引牛之廐也元聲

以上指事而兼形意與聲者。

𠂔矢傾頭也從大而頭偏於左

𠂔天屈也從大而頭偏於右

以上卽所從之意而少增之。與增文會意殊者。彼意餘於事。此則意盡於形也。

𠂔口張口也及張口下唇侈省上唇以見意

以上一字近於省文會意。然乃象動作之態。當仍歸於指事。

𠂔刃刀象形加、指刃之處

𠂔本木象形加一於下指爲本加一於上指爲末

以上皆形不可象變爲指事者。

𠂔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假人以指之

不不鳥飛上翔不下來也從一一猶天也

𠂔至鳥飛從高下至地也從一一猶地也

以上假象形以爲指事也。

高高崇也象臺觀高之形從口口

以上借象形爲指事而兼會意者。

以上皆指事之變例也。獨體爲文。合體爲字。指事獨體也。非兩體相合。故與會意有差不難分別。象形有定。指事無定。故象形指事亦不至溷雜矣。

形聲

說文曰。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按說文繫傳曰。形聲者。形體不相遠。不可以別。故以聲配之。說文釋例曰。第取其聲。毫無意義。此例之最純者。推廣之。則有兼意者矣。形聲字而有義。謂之聲兼意。聲爲主也。會意字而有聲。謂之意兼聲。意爲主也。說解之詞雖同。而意固不同矣。夫聲之來也。與天地同始。未有文字以前。先有是聲。依聲以造字。而聲卽寓文字之內。故不獨形聲一門然也。愚謂象形有

窮而以形聲繼之。所以別同類。綜同義也。未有文字。先有聲音。聲音本文字之源也。以字符聲。而意即寓於聲之中。聲兼乎義。亦自然之道也。形聲有六種。如

左形右聲 江河之類是也

右形左聲 鳩鴿之類是也

上形下聲 草藻之類是也

上聲下形 婆娑之類是也

外形內聲 園圃之類是也

外聲內形 聞問之類是也

以上六種。爲形聲正例。其所從之聲。固實兼乎意義者。說文曰。以事爲名。取譬相成。一文之聲。定而衆字之從。以得聲者。悉定衆音之繁。蹟而類而區之。分別部居。不相雜廁。其分合之指。與夫通轉遠近之情。亦必有其條理也。今略舉從某聲。同音義近之字於左。以爲之證。如仲中也。從人中聲。釋名曰。仲中也。言位在中也。

衷裏褻衣也。從衣中聲。段借爲中。左傳天誘其衷。注中也。

忠敬也從心中聲論語忠恕而已矣皇疏謂盡中心

以上三字皆從中得聲而其義相近也如

延正行也從辵正聲或從彳書序作成王征馬注征正也

証諫也從言正聲案証亦爲證証必得其正也

整正也從支從東從正正亦聲月令整設于屏外注正列也

政正也從支正釋名曰政正也下所取正也

以上四字皆從正得聲而其義相近也又如

諄告曉之熟也從言臺聲段借爲惇厚也

敦怒也詆也從支臺聲段借爲惇厚也

惇厚也從心臺聲

醕不澆酒也從酉臺聲廣雅釋詁云醕厚也

以上四字皆從臺得聲而皆有純厚之意也又如

諏聚謀也從言取聲

取積也從一從取亦聲

聚貪也從从取聲

娶取婦也從女從取亦聲

堅土積也從土從聚省

以上五字皆從取得聲而皆有取而聚之之意也。

由此觀之則字義即寓於字聲字聲甚繁由此而通之千條萬緒迎刃而解雖略有不同而察所從之形參互求之更瞭然而易明矣此亦猶從金之字知爲金屬從糸之字知爲糸屬一則從形一則從聲其義一也。

凡言某聲者皆從某得聲也有不言某聲而言某亦聲者更可知爲聲義相兼之字如

岸高也從山厂亦聲

颺疾風也從風從忽忽亦聲

姓人所生也從女從生生亦聲

園常昏閉門隸也從門從昏昏亦聲

以上四字皆字義寓於字音者也更有以意爲聲者如

禩字下云以事類祭天神類聲

振字下云社肉盛以蜃辰聲

以上二字乃以意爲聲者也又如

睡字下云從目垂聲人欲寐則目下垂

宅字下云人所託居也毛聲毛與託同

以上二字皆聲中有意之字也更有從某字省聲之字亦多聲兼義者如
殤不成人也從夕傷省聲案殤即可傷也

哭哀聲也從吅獄省聲案獄爲人所哭之地也

赴趨也從走卩省聲案凡趨其身必偃也

說文形聲之字更有所從之音與本字爲雙聲者如

仁從二仁二爲雙聲

元從兀元兀爲雙聲

哀從依。依爲雙聲。

敏從每。每爲雙聲。

統觀形聲之字。必聲義相兼。或有不能通者。必其字爲名詞。或者字義難明之故耳。

會意

說文之言曰。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

按誼者宜也。今人用義。指撝謂所指向也。比合人言之誼。可以見必是信字。比合戈止之誼。可以見必是武字。鄭樵曰。象形指事文也。會意字也。此卽指事與會意之別也。一形一聲合爲形聲。二義相合爲會意。此形聲與會意之別也。說文釋例曰。凡會意字。或會兩象形字以爲意者。或會兩指事字以爲意者。或會一形一事以爲意。或會一象形一會意。或會一指事一會意。亦有會形聲字以爲意者。

天顛也。至高無上。從一大。

皇皇大也。從自。王自始也。始王者。三皇大君也。

留苗艸生於田者。從艸田。

祭祭祀也從示目手持肉

以上皆合兩字爲意而順遞言之者正例也。

吏吏治人者也從一從史

祝祝祭主贊譽者從示從儿口

告告牛觸人角著橫木所目告人也從口從牛

旨旨聶語也從口耳

圖圖畫計難也從口從畀畀難意也

以上兩言從者並峙爲義之字也。

莫莫日且冥也從日在艸中

水小物之微也從八丨見而八分之

班班分瑞玉也從王刀

以上卽字之形而見意者以上三類皆正例也。

王王天下所歸往也孔子曰一貫三爲王

𠂔 北茈也從二人相背

𠂔 屯難也屯象艸木之初生屯然而難從屮貫一屈曲之也一地也

𠂔 芻刈艸也象包束艸之形

以上從其字而變其字之形者。

𠂔 牢閑也養牛馬圈也從牛冬省取其四周而

以上一字兼象形者。

𠂔 林平土有叢木曰林從二木

廿廿二十并也

𠂔 友同志爲友從二又相交

𠂔 蝻蟲之總名也從二虫

以上疊二成字者。

卅卅三十并也

晶晶精光也從三日

品品衆庶也從三口

以上疊三成字者

器器衆口也從四口

戔辨衆艸也從四艸

以上疊四成字者

𠄎𠄎竦手也從𠄎𠄎

異昇共舉也從白𠄎

以上兼指事也有會意而意反不在字中者則得意於筆墨之外矣如

爾爾麗爾猶靡麗從口𠄎𠄎其孔𠄎𠄎

爽明也從𠄎大

以上意在無字之處者也有輾轉而從所從者之所從以會意者如

望望月滿也與日相望似朝君從月從臣從壬壬朝廷也

建建立朝律也從聿從廾

以上所從之字不成意。轉由所從與從之者以得意也。有卽其文而少增之。卽爲會意者。如丰丰艸蔡也。象艸生之散亂也。

世世三十年爲一世。從舟而曳長之。亦取其聲。

以上就本字而少增之以命意者也。

畫畫日之出入與夜爲介。從畫省。從日。

咎昔乾肉也。從殘肉。日。目。晞之。

菑菌糞也。從艸。胃省。

以上省文會意。雖省而不於省得意者。入順遞並峙。

匕匕相與比。敍也。從反人。

司司臣司事於外者。從反后。

𠄎攀引也。從反𠄎。象引物於外。

以上反文會意者。

𠄎白叉手也。從巨。日。從倒𠄎。

而市匊也從反止而市之

以上到文會意者。

藪葬臧也從死在艸中一其中所目荐之艸亦聲

備墻頭髓也從匕匕相匕箸也𠄎目象髮凶象凶形

開開張也闕古文一者象門閉𠄎者象手開門

廡爨齊謂炊爨曰象持甑口爲竈口𠄎推林內火

以上於命意外加一形者。

吏吏治人者也從一從史史亦聲

禮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從示從豐

以上會意兼聲而聲卽在意之中者許君曰凡言亦聲者皆會意兼形聲之字也。

碧碧石之青美者從玉石白聲

蓄春推也從艸從日艸屯屯亦聲

以上於會意外別加一聲所從之聲或兼乎意亦會意兼形聲者也。

轉注

說文曰。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按轉注一類。自古歧說。唐裴務齋曰。考字左回。老字右轉。其說甚淺。亦難貫通。鄭樵謂正大轉小。正正轉偏。其範圍甚隘。且混於形聲。戴侗謂側山爲屮。反刀爲七。反欠爲克。反子爲云。則混於象形會意。惟南唐徐鍇伸古說。謂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如考之別名。有耆。有耄。有壽。有考。此等字。皆以老爲首。而取類於考。似得許君本意。近人轉注古義考。亦駁詰諸說。而探其原始。頗爲精審。其言曰。或以爲左右成文。則偏於形體。或以爲彼此互釋。則偏主於訓義。或以會意中之反體者爲轉注。或以會意中之合體者爲轉注。而已與會意相混。或以諧聲中之不轉聲者爲轉注。而已與諧聲相混。或以假借中之轉聲者爲轉注。而又與假借相混。皆未合轉注之本旨。說文考老之說。最爲古義。欲定轉注之義。仍當以說文建類一首。同意相受。二語求之。旣曰建類一首。則必其字部之相同。而字部異者。非轉注也。旣曰同意相受。則必其字義之相合。而字義殊者。非轉注也。此解說許氏本義甚明。而於轉注之旨爲近。試就其所引列以見例。如

老合𠂔爲考考字與老同義

老合𠂔爲耄耄字與老同義

老合毛爲耄耄字與老同義

老合旨爲耆耆字與老同義

老合句爲耆耆字與老同義

老合占爲耆耆字與老同義

轉注與會意不同者。會意以此合彼。各自爲義。如止戈爲武。而武字已非止字之義。人言爲信。而信字已非人字之義。此轉注與會意之分也。

轉注又近乎諧聲。而與諧聲不同。轉注者。彼與此本屬同意。如𠂔字本有氣礙之象。老人之哽噎似之。故以老合𠂔爲耄。耄從𠂔得聲。而仍與老同義。𠂔字本有屈曲之象。老人之偃僂似之。故以老合𠂔爲耄。耄從𠂔得聲。而仍與老同義。推之毛爲眉髮之義。與老人之頭白有合。故老合毛爲耄。耄從毛得聲。而即從老得義。旨有意指之義。與老人之指使有合。故以老合旨爲耆。耆從旨得聲。而即從老得義。老人面黎若均。故以老合句爲耆。耆從句得聲。而亦從老得義。老

人面斑如點。故以老合占爲者。者從占得聲。而亦從老得義。諧聲者。彼與此。一主義。而一主聲。此轉注與諧聲之分也。

至於以轉注爲轉音。尤易惑人。蓋轉注又近於假借。而與假借不同。轉注者。一義而有數文。故舊考皆有老義。而老亦可稱舊考。耄耄者皆有老義。而老亦可稱耄耄。假借者。一文而有數義。故令爲號令之令。亦爲令善之令。又爲使令之令。長爲長短之長。亦爲久長之長。又爲長幼之長。此轉注與假借之分也。

統觀轉注古義。攷所說分析轉注與諧聲會意假借之不同。義例嚴實。然謂諧聲一主義。一主聲。則尙不知諧聲聲義相兼之旨。而其區別尙不能明也。

鑑止水齋謂建類一首。卽謂部首之字。如示爲部首。從示之偏旁。注爲神祇等字。從神祇注爲祠祀祭祝等字。從祠祀祭祝復注爲祓禳禳祐等字。輾轉相注。皆同意爲一類。其偏旁悉從示。故示爲建類之首。注本言水相輸流通字之從一。首相注。亦猶水之原相注爾。此說與小徐六書說之意皆同。然後人或譏其以全書爲轉注釋例。蓋其界限亦嫌略寬。古人區爲六類。亦未可渾而一之也。

轉注一類。自宋張有毛晃本周禮轉注一字數義輾轉注釋之旨。斥老考爲非。反匕爲丂之說。固不足據。而一字數義輾轉注釋。如少長之類。更何分於假借。或謂轉音以注別字爲轉注。不轉音而借爲別用爲假借。豈知無論音轉與否。而借本義爲別義。其爲假借一也。故轉注仍從許君建類一首同意相受本旨。一首卽爲部首。同意相受。卽從部首輾轉得意而成字者也。自戴東原創互訓之說。一破其藩籬。段玉裁等從之。而轉注非復六書本意。蓋六書實指造字之始言之。若互訓則近於訓詁。後世別俗異言。大雅殊語。詳細解釋。如揚雄之方言。劉熙之釋名等皆是也。豈六書造字之本意乎。

近人朱駿聲謂轉注一法。許實誤解。乃引木部有植物器物。水部有地事人事。日部有日星之日時日之日。尸部有橫人之尸屋宇之尸。首雖一而義不同。以爲其證。豈知同意相受。數字一義者爲轉注。其餘同部之字。義雖不必皆同。其意未嘗不同出一源也。如木部有植物器物。器物必爲植物所作。水部有地事人事。皆屬於水。時日之日。本假日星之日。屋宇之尸。本假橫人之尸。義雖不同。而意仍有所受。其中或爲假借之字也。朱氏不知轉注。而乃妄擬古人而臆出其說。所謂以大道亡羊者也。

曾滌生與朱仲我書。謂自篤守許氏考老之旨。以爲老者會意字也。考者轉注字也。部首之可指數者。如犛部麤部畫部眉部犮部筋部稽部麤部寢部重部考部履部歛部鹽部弦部酉部皆轉注之部。凡形聲之字。大抵以左體爲母。以右體之得聲者爲子。而母子從無省畫者。凡轉注之字。大抵以會意之字爲母。亦以得聲者爲子。而母子從無不省畫者。省畫則母之字形不全。何以知子之所自來。惟好學深思精心研究。則形雖不全而意可相受。如老字雖省去匕字。而可知考耄等字之意從老而來。推之各部莫不皆然。其曰建類一首者。母字之形模尙具也。其曰同意相受者。母字之畫省而意存也。

此說或以爲得轉注之本意。目爲定論。而愚竊有以爲不然者。豈全書中僅聲字等十六部爲轉注。而他部無轉注乎。此十六部中。豈無他類之字乎。如醕從酒省享聲等字。本形聲之字也。則安能不相渾乎。且徒以省畫不省畫而定爲形聲轉注之分。乃但就字形論之。而省畫亦何可。不目爲轉注。故曾滌生此說。尙不能以爲定論也。欲知轉注一類之實義所在。惟依轉注考之說而去其穿鑿。依鑑止水齋之說而區其蒙混。轉注考謂所合之考。本爲同意。而未必皆然也。鑑止水齋謂一原相注。而未必無區別也。建類一首。必謂部首之字。此部之中。受意於部首。

之字而義與部首之字義相同者皆轉注之字也。其雖爲此部之字而字義不與部首之字義相同者皆非轉注之字也。蓋一部之字雖皆由部首而來而義則各從其類與部首同義者爲轉注字不同義者非轉注字。如見部中之視、觀、字與見同義又可互訓皆轉注之字而何必省畫始爲轉乎而見與示與瞿亦未必皆同意如轉注考所說也。其與形聲別者形聲雖聲兼乎義而所成之字義不與所從之字義相同如閣、從門、閣不與門同義。睡、從目、睡不與目同義。轉注則所成之字義必與所從之字義相合如考、耋、從老、皆與老同義也。其與會意殊者人言爲信、信字非人之義。蓋合人言爲信字之義。轉注見、合示爲視、視與見同義。視字之義由見字相受而出也。然則轉注與各類之區別已明而無庸生其紛爭矣。

假借

說文曰：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

按說文解字曰：六書之有假借，本無其字，依聲託事。後聖所爲濟象形指事形聲會意之窮，而通其用於不窮。考諸部解語有言故爲，或以爲者，凡以明夫此之可借爲彼也。如朋下云：故以爲朋，黨字按朋本神鳥，假爲朋黨之朋。

鳥下云故以爲鳥呼按鳥本孝鳥假爲鳥呼之鳥

來下云故爲行來之來按來周所受瑞麥也假爲行來之來

有言書以爲古文以爲籀文以爲者凡以明夫借此爲彼之淵源自古也如

駁下云周書以爲討字

屮下云古文以爲艸字

疋下云古文以爲詩大雅字

諛下云古文以爲頤字

毘下云古文以爲賢字

丐下云古文以爲亏字又以爲巧字

哥下云古文以爲歌字

羸下云古文以爲顯字

以上言古文以爲者因古代字少假以用之或因音近或因義通故一字爲數字之用也
有言史篇以爲杜林以爲揚雄以爲賈侍中以爲者凡以明借此爲彼之傳授有人也如

姚下云史篇以爲姚易也

構下云杜林以爲椽桷字

幹下云揚雄杜林皆以爲軺車

亞下云賈侍中以爲次第也

有言或說一說或曰一曰者。凡以明夫借此爲彼之自成一義也。如

皂下云或說一粒也

澥下云一說卽澥谷也

巴下云或曰食象蛇

沾下云一曰益也

有言一曰而後引經傳以實之者。凡以明夫某之借義。當屬之某。而非可概爲施也。如假下云一曰至也。而引虞書假于上下

滑下云一曰露貌。而引詩零露滑兮

有言引經傳而特申其說爲某者。凡以明夫某之見某乃借義。而無容與本義混也。如

莪下引周書莪莪而云巧言

斨下引詩服之無斨而云斨厭也

有明不言假借。而可彼此參互而得之者。如

忼忼慨也。而引易忼龍有悔。則以忼亢聲同而借之也。

躓握持垢也。而引易再三躓。則以躓嬾聲同而借之也。

又如

蒼下引詩蒼兮蔚兮嬀。下復引作嬀。則以知嬀卽蒼之借也。

躓下引詩載躓其尾。寔下復引作寔。則以寔卽躓之借也。

又如

匪似竹匱器也。而媾下引易匪寇婚媾。則知匪之可借爲非也。

緜馬髻飾也。而緜下引商書庶艸緜。則以知緜之可借爲蕃也。

引經傳而外。其借義多增他字訓釋中。如

於順言理。卽以見治玉之理之。又爲順也。

於喜言樂卽以見音樂之又爲喜也

凡若此類亦皆以本文與旁見之文互證焉而可得者也。是又得之引經傳外也。要而論之。假借則一。而其例有正有變。無則概從其正。間或偶涉於變。如

釁下之酉所以祭也。借酉爲酒。

望下之王朝廷也。借王爲廷。

讀說文者。於諸部解語。別其字之孰爲借。復別其所借之孰爲正。孰爲變。而引而伸之。貫而通之。則於六書之學。思過半矣。

以上引證古說。以見說文假借之例。皆有所本。非臆會也。蓋上古字少。不足於用。故一字通作數義。以濟象形指事形聲會意轉注之窮。鄭漁仲分爲有義無義二類。有義假借者。爲同音借義。如初爲裁衣之始。借爲凡物之始。基爲築土之本。借爲凡物之本。始爲女子之初。借爲凡物之初是也。爲協音借義。旁之爲旁。去聲中之爲中。去聲上之爲上。上聲是也。爲因義借音。琢本琢玉之琢。而爲大圭不琢之琢。音輅本車輅之輅。而爲狂狡輅鄭人之輅。音伯王之伯。音幃帳也。而爲覆幃之幃。是也。爲因借而借。難鳥也。因音借爲艱難之難。因艱難

之難。借爲險難之難。聲去爲母猴也。因音借爲作爲之爲。因作爲之爲。借爲相爲之爲。聲去是也。
 無義之假借。爲借同音不借義。汝水也。而爲爾汝之汝。爾花盛也。而爲汝爾之爾。示旗也。而
 爲神示之示。是也。爲借協音不借義。荷之爲荷。聲去鮮之爲鮮。聲去竟之爲竟。聲去是也。爲語辭之
 借。諸本爲辨。與本爲授。耳本人耳。乃本爲氣。旃本爲旃之類。是也。爲五音之借。宮本宮室之
 宮。商本商度之商。角本頭角之角。徵本徵召之徵。羽本毛羽之羽。是也。爲三詩之借。風本風
 蟲之風。雅本烏鴉之鴉。頌本顏容之容。是也。爲十日之借。甲本戈甲。乙本魚腸。丙本魚尾。丁
 本薑尾之類。是也。爲方言之借。鯛之爲鯛。音胃鯛名。枹之爲枹。上必茅切下。歌之爲歌。上音
昌蒲也是也。
切昌歌卽

統觀以上諸例。知假借之字至多。其賴以運用不窮者此也。鄭漁仲析爲十一類。皆就音義定
 之也。或曰假借之例。可分爲三。一、製字之假借。上古字少。無本字而借他字。如來鳥朋等字。假
 借之後。終古未造正字。一字兩用。通行於今。其故由於古代之字。多獨體而無合體。或因義相
 近。則假而用之。鄭康成曰。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其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爲之。趣於近之而已。
 一、用字之假借。有此字。復有彼字。音形偶同。因爲通假。如假氣爲氣。假陶爲甸。假私爲人。假字

行本字。或有時而晦。非如製字假借。因無本字而假借之也。或古籍本用正字。後人取同音之字代之。遂沿而不改是也。一爲引伸之假借。本字之外。其餘引伸之義皆爲假借。如難爲乃等字。此類最夥。亦由字不足用。依聲託事以足之也。就許君言。本無其字。依聲託事。則當以製字之假借爲正例。若用字之假借。及引申之假借。後世借用之字。極無界限。則全部之字。皆可爲假借矣。

音韻之學

音韻之學。不講久矣。古人學兼乎耳目。故謂之聰。謂之明。今之學者。亡其一焉。龔定庵曰。古韻明而經明。其體尊。等韻明而天下之言語明。語言亦文字也。其用大。故讀古書。不能不講古韻。統一言語。不可不講等韻。今之以情隔意。闕爲國人憂者。靡不兢兢以一語言爲事。可謂知要。然不察之。水土風氣之宜。考之音韻字母之學。徒舉歐洲羅馬二十六字母。拚中國文字。以爲盡二十一省之音。此豈所謂喪親而適諸海。求唐子出乎其域者乎。居於齊地。不能不爲齊言。居於楚地。不能不爲楚言。求楚言於齊。求齊言於楚。皆不可得之數。各地語言之殊。視乎風氣之轉移。故詩謂之風。今察之。皆一聲之紐。或紐爲清。或紐爲濁。或紐爲高。下洪細輕重疾徐而

其平之爲平。仄之爲仄。四聲之爲四聲。井然而不可紊也。以脣齒喉牙舌之五音爲主。而等其音韻之變遷。則一鄉一聚之土語。可循此而譯之。百不失一焉。旣知一聲之紐由一方而通之。全國即可由各地而會之一區。舍乎羅馬字母。安在其不能統一也。若英若法若德國。同而語言同者。文字尙聲字母。足以定之也。中國各省語言殊者。文字兼形字母。不足以定之也。然音平爲平。仄爲仄。四聲各紐而不紊。則亦字母韻書之功。有以範之也。橫列五音之母。縱定一方之音。而更考諸說文。諧聲相配之旨。察夫水土風氣變遷之宜。則必有一定之規則。可尋羣紛而約之。使一衆籟而歸之。使同不必求之異國。而功效可觀也。然非深明乎音韻方言之學者。其何足以語此。

韻書之始

錢大昕曰。自文字肇起。卽有音聲。比音成文。而詩教興焉。三代以前。無所謂聲韻之書。然詩三百篇具在。參以經傳子騷。類而列之。引而伸之。古音可僂指而分也。許叔重云。倉頡初作書。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故謂之字。文字者終古不易。而音聲有時而變。五方言語不通。近而一鄉一聚。猶各操土音。矧在數千年之久乎。謂古音必無異於今音。此夏蟲之不知有

冰也。然而去古浸遠。則於六書諧聲之旨。漸離其宗。故惟三百篇之音爲最美。而昧者乃執隋唐之韻以讀古經。有所齟齬。屢變其音以相從。謂之叶。不惟無當於今音。而古音亦滋茫昧矣。朱贖聲曰古音自虞書賡歌而下。遞有轉移。曹魏樂安孫炎始作爾雅音義。著反語。後有李登聲類十卷。凡萬一千五百二十字。東晉呂忱之弟靜爲韻集宮商角徵羽各一卷。至宋周彥倫作四聲切韻。梁沈約作四聲譜一卷。隋開皇初。陸法言偕顏之推蕭該劉臻魏淵李若辛德源盧思道薛道衡等八人議論音韻。後十餘載。乃自定爲切音五卷。二百六部。凡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至唐儀鳳二年。長孫訥言爲之箋註。嗣郭知元朱書補三百字。關亮薛昫王仁煦祝尙邱孫愐復刊正切韻五卷。別名唐韻。宋景德四年。詔陳彭年邱雍等校定切音五卷。後改名廣韻。凡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字。註十九萬一千六百九十二言。其時戚綸別承詔刪取切韻字爲韻略五卷。備禮部考證與校定切韻同日頒行。至景祐四年。詔修廣韻爲集韻。令丁度李淑宋祁鄭戩王洙等校定之。書凡十卷。得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字。治平四年。司馬光又修之。其書實非今所存之集韻也。景祐時。廣韻未修。先刊修韻略。改稱禮部韻略爲五卷。收字九千五百九十。後毛晃增修。其子居正重增。凡多二千六百五十五字。世謂之增韻。淳祐之時。平水劉

淵於韻略增四百三十六字。并爲一百七部。名壬子新刊禮部韻略。元熊忠用其部。纂爲古今韻會三十卷。計萬二千六百五十二字。黃公紹又有韻會舉要。大德中。陰時夫時中兄弟復妄并拯入迴。爲今韻之一百六部。刪字三千一百餘。存八千八百餘。名號韻府羣玉。由是而古韻淪胥以亡。自前明三山陳第撰毛詩古音考四卷。屈宋古音義三卷。爰始講求元聲。開闢戶牖。至有清顧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諸君。因是推衍。漸詣精密。

按鷓冠子曰。五聲不同韻。成公綏曰。音韻不恆。時代變遷。五方雜會。不能沿而不改者勢也。然心之所感。則形於聲。聲音相和。則謂之韻。音韻者亦自然之理。出乎天籟者也。自沈約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胸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不知三代以迄漢魏。雖無韻書。而所作詩歌。自協音律。後世韻書日繁。舛謬愈多。自陳第顧炎武江永戴震輩。乃返求之古詩三百篇。楚詞離騷之作。而後音韻之學。漸明於世。夫陶者以鈞作器。樂者以韻審音。音韻明而六書明。六書明而古經傳無不可通。樂記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然非好學深思。罕能知其意也。

古韻部分

段玉裁曰。今世所存韻書。廣韻最古。廣韻二百六部。蓋放於隋陸法言。自唐初有同用獨用之

功令。以便屬文之士。宋吳才老作韻補就二百六部注古通魚諄臻六部注古通青蒸登冬鍾注古通真仙鹽估凡嚴注古

通先覃談咸銜注古通剛宵看豪注古通蕭戈注古通寒桓刪山注古通陽侯幽注古通尤古轉

聲通某佳皆注古轉聲通支文元魂注古通聲通真寒桓刪山注古轉聲通先麻注古轉聲通

為一韻。而為部百有七。今取百有七部之書。考求古音今音。混淆未明。無由討古音之源也。宋

鄭庠分古為六部。其說合於漢魏。及唐之杜甫韓愈所用。而於周秦未能合也。東冬鍾江唐庚

從陽韻脂之微齊佳皆灰哈並從支韻真諄臻文殷元魂鹽添咸桓刪山仙並從先耕清青蒸登並

炎武據依廣韻部分。分古韻為十部。較鄭氏為密矣。東冬鍾江侯第一支脂之微齊佳皆灰哈第

桓刪山仙第四蕭宵看豪幽第五歌戈麻第六尤韻半屬第七耕清青第八蒸登第九侵覃談添

咸銜嚴凡第十而支韻半屬第二半屬第六尤韻半屬第七耕清青第八蒸登第九侵覃談添

三庚韻半屬第七半屬第八又入聲第四部兼沃覺藥麥四韻字沃覺藥屬第五部兼職錫第三

韻字綴合盡葉帖治。婺源江永訂。其於三百篇所用有未合者。作古韻標準二百六部。分為十

三。較諸顧氏益密。而仍於三百篇有未合者。第一九韻字屬冬鍾江第三部魚虞模分麻韻字屬為灰第

四部真諄臻文殷魂疾第八部陽唐分庚韻字屬為第九部桓刪山先仙第六部蕭宵看豪第十部尤歌

戈麻部分支韻字屬為第八部陽唐分庚韻字屬為第九部桓刪山先仙第六部蕭宵看豪第十部尤歌

凡又入聲八部第一豪韻字屬為第十二部侵分單御物送分屑薛韻字屬為第十三部覃韻字屬為末點韻
分層薛第四部藥韻第七部沃覺陌麥昔錫韻字屬為第五部合盡葉帖業洽狎乏

古韻論曰聲韻考分爲七類。後作聲類表分九類。一曰歌魚鐸之類。平聲歌戈麻魚。二曰蒸之

職之類。平聲蒸登之。三曰東尤屋之類。平聲東冬鍾江尤侯。四曰陽蕭藥之類。平聲陽唐蕭藥

五日庚支陌之類。平聲庚耕清青支。六曰眞脂質之類。平聲眞臻諄文欣魂庚庚先脂微。七日元

月之類。平聲元寒桓刪山仙去聲祭。八曰侵緝之類。平聲侵鹽。九曰覃合之類。平聲覃談咸銜

治狎乏。一類收入喉音。二三四五類收入鼻音。六類七類收入舌音。八類九類收入唇音。六書

音韻表析支脂之爲三。析眞臻與諄文殷魂痕尤幽與侵各爲二。爲十七部。第一部之哈第。二

東冬鍾江第四部侯第五部陽唐第十部魚虞模第六部庚耕清青第七部眞鹽添第八部覃談咸銜。凡第九部

灰第十六部桓刪山仙第十七部脂微齊皆。入聲八部。第五部緝葉帖屬第七部合盡洽狎業乏屬

第八部質術屑第十五部陌麥昔錫屬第十六部。自以爲泛濫毛詩。理順節解。因其自然。補三家

部分之未備也。

說文聲類。據許氏書九千四百餘字。有補以聲爲經。以文爲緯。以韻分字。以子繫母。分爲十六

類。上篇第一之類。平聲之哈上聲止海去聲志 第二支類。平聲支佳上聲紙蟹去聲真 第三脂

類。平聲脂微齊皆灰上聲旨尾沒曷末黠鑄屑薛與真類對轉 第四歌類。平聲歌戈麻上聲

類。平聲脂微齊皆灰上聲旨尾沒曷末黠鑄屑薛與真類對轉 第五魚類。御暮入聲虞模上聲語覺姥對轉 第六侯類。入聲屋燭與東類對轉 第七幽

類。平聲幽尤蕭上聲黠有傑巧皓去 第八宵類。平聲蕭宵肴藥上聲小去聲笑 下篇第一蒸類。

類。平聲蒸登上聲拯等去 第二耕類。平聲耕清青上聲耿迥去 第三真類。平聲真諄臻文欣上聲

類。平聲真諄臻文欣上聲 第四元類。平聲元寒桓刪山仙上聲阮早緩潛產 第五陽類。平聲陽唐庚上聲養

類。平聲陽唐庚上聲養 第六東類。平聲東鍾江上聲董腫講 第七侵類。平聲侵寢咸銜凡冬去聲沁劫陷 第八談

類。平聲談鹽添嚴上聲敢琰忝嚴檻去聲闕黠禡 此講求古音者之大略也。

按各家分部不同得失互異。欲求合於古音固不外求之毛詩平入相配而得自然之別。夫韻者音之勻而已矣。古者有聲音而後有文字。文字之建首者不能盡天下之務。以偏旁諧聲而字孳焉。聲音文字之始。天下文字雖本六書而諧聲又賅其五。此自然之道也。音有斂侈清濁高下疾徐而五聲定。故字足以定音者諧聲定之也。周秦以上文字之用韻者非果有所謂韻之部分也。乃協其音以蘄聲成文律和聲而已矣。夫蘄至於聲成文律和聲則無

形之際亦自有一定之音響節奏而不可淆亂無間方言異同而其得乎天籟者一也然自古及今音聲遞變合并離析莫衷一是韻學之書成分二百六部或一百六十部一百七十部六部十部十三部十七部而古韻部分果足定爲畫一之規乎不敢言也自古倉頡氏作書契已定自然之部分後世惟許慎得之欲求古音之合似當仍考之說文諧聲之旨而參以三百篇及周秦文字譜分其協句而以爲合也故韻學之書非精求其理以窮之不能得其本此不過言其大概而已

雙聲疊韻

潛研堂集曰人有形卽有聲聲音在文字之先而文字必假聲音以成綜其要無過疊韻雙聲二端而疊韻易曉雙聲難知股肱叢脞虞廷之賡歌也次且剗別文王之演易也至詩三百篇興而斯祕大啟卷耳之次章崔嵬虺隤兩疊韻三章高岡元黃兩疊韻碩人之次章巧笑疊韻美目雙聲大叔于田之次章上句罄控雙聲下句縱送疊韻出其東門之首章綦巾雙聲次章茹蘆疊韻七月之盛發栗烈雙聲兼疊韻上下相對東山之伊威蠨蛸町疇熠燿四句連用雙聲佻兮達兮哆兮侈兮既敬既戒既霑既足如蜩如蟬如蠻如髦不吳不敖不競不綌允文允

武。令聞令望。宜岸宜獄。式夷式已。之綱之紀。以引以翼。隔字而成雙聲。居居容容。隔章而成雙聲。死生契闊。搔首踟躕。一句而成雙聲。旅力方剛。山川悠遠。一句而一疊韻。一雙聲。其組織之工。雖七襄報章。無以過也。其音節之和。雖壘篋迭奏。莫能加也。其尤妙者。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不獨粲爛韻而枕衾亦韻。錦衾疊韻。角枕又雙聲也。不敢馮河。暴馮雙聲。虎河亦雙聲也。此豈尋常偶合者可比。乃童而習之。白首而未喻。翻謂七音之辯。始於西域。豈古聖賢之智。乃出梵僧下耶。四聲昉於六朝。不可言古人不知疊韻。字母出於唐季。不可言古人不識雙聲。自三百篇啟雙聲之祕。而司馬長卿揚子雲作賦。更益暢其旨。於是孫叔然制爲反切。雙聲疊韻之理。遂大顯於世。後人又以雙聲類之而成字母之學。雙聲在前。字母在後。知雙聲而不知字母可也。言字母而不知雙聲不可也。而雙聲已昉於三百篇。吾於是知六經之道。大小悉備。後人詹詹之智。早不出聖賢範圍之外也。

按此證雙聲疊韻之最古。雙聲者。卽古所謂和。乃同母之字。一聲之轉也。疊韻者。卽古所謂諧。乃同韻之字。其音最近也。古人作文。喜用雙聲疊韻者。以其聲之易調。音之至便。讀之最順也。必明此用。而後字母等類之學。可通。而亦可知古人文章之妙矣。

古人名多用雙聲疊韻之字。如

伊尹 萋母 離婁 滅明 黎來 彌牟 皆人名雙聲

皋陶 龐降 臺駘 圍龜 奚斯 奚齊 皆人名疊韻

艸木蟲魚之名多用雙聲疊韻。如

蒹葭 萑葦 薜后 芙蓉 蕓董 鴻蒼 皆艸之雙聲

萋繞 茹蘆 茅蒐 芄蘭 夫藁 菡萏 皆艸之疊韻

唐棣 柎柳 荃著 枸櫞 皆木之雙聲

六駘 椅梓 榦榼 皆木之疊韻

蜘蛛 伊威 蛞蝓 蟻蠊 蟋蟀 皆蟲之雙聲

蠓蠅 蜉游 螟蠕 蜻蜓 灯蜋 皆蟲之疊韻

鴛鴦 流離 夷由 駒驃 巨虛 皆禽獸之雙聲

鴝鵒 威夷 闕洩 鯖羆 鸞鷲 皆禽獸之疊韻

其餘若蝻蝻。天類之雙聲也。唐庠。地類之雙聲也。鏘錡。寶器之雙聲也。崑崙空桐。地名之疊韻

也。嬰嫫媿。人名之疊韻也。玫瑰銀鐙。物名之疊韻也。古人號物之名。皆取其聲之易調而至便者也。

古人詩文多韻語相叶。每句之末。皆疊韻之字。如

詩經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鳩洲逑。皆疊韻也。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鳴萃賓琴。皆疊韻也。

易經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皆疊韻也。

老莊之文。最喜疊韻。如

老子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縣縣若存。用之不勤。是也。莊子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是也。

由此觀之。古人作文。多用疊韻之句。蓋取音節諧和而易讀也。說文發疑曰。古人於雙聲。不惟假借相通。亦用以爲韻。舉三百篇之未合於疊韻者。概以雙聲通之。則自無不合矣。如七月之陰與冲韻。陰與雍爲雙聲。古音必有讀陰爲雍者。故陰可與冲韻也。

雲漢之臨與躬韻。臨與隆爲雙聲。古音必有讀臨爲隆者。故躬可與臨韻也。蕩之諶與終韻。諶與蟲爲雙聲。古音必有讀諶爲蟲者。故諶可與終韻也。

按古韻兼用雙聲。卽音論所謂古韻雜用。方音是也。漢書地理志云。剛柔緩急。聲音不同。繫乎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然列國風之音。各從水土之氣。其不同者。皆由於一聲之轉。卽所謂雙聲也。

凡雙聲疊韻之字。義必相近。故許氏以雙聲疊韻爲訓者甚多。如

祈求也祈求雙聲 禁吉凶之忌也禁忌雙聲

捷疾也捷疾雙聲 緊纏敏急也緊急雙聲

逆迎也逆迎雙聲 可肯也可肯雙聲

禮履也禮履疊韻 王天下所歸往也王往疊韻

士事也士事疊韻 嚴教命急也嚴急疊韻

毒厚也毒厚疊韻 教上所施下所效也教效疊韻

以上皆雙聲疊韻之字。義皆相近。而可互訓也。

凡經典異文。其兩字之不同者。亦屬雙聲疊韻之字。如

平章百姓。史記作便。便平雙聲也。

民之訛言。說文作譌。譌訛雙聲也。

終而復始。漢書作周。周終雙聲也。

君子好逑。禮記作仇。仇逑疊韻也。

色勃如史。記作艸。艸勃疊韻也。

龍斷。說文作壘。壘龍疊韻也。

說文諧聲之字。凡言字從某聲者。亦多屬雙聲疊韻。如

存才聲存才雙聲

鳳凡聲鳳凡雙聲

仁二聲仁二雙聲

元兀聲元兀雙聲

詞司聲詞司疊韻

豫予聲豫予疊韻

驅區聲驅區疊韻

駟四聲駟四疊韻

由此觀之。古書不同字。及說文之從某聲者。以雙聲疊韻求之。自能了然。明雙聲疊韻義近之理。而讀古書。可豁然貫通矣。

古人用韻。取其諧和。諧和者。即雙聲疊韻之謂也。字音之由疊韻而轉變者。雖轉變而仍在

同部字音之由雙聲而轉變者。一轉變則此部入於彼部。故不知雙聲不可與言古韻也。言古韻者誠能類聯其疊韻而別出其雙聲則古人用韻雖未嘗分部而古韻之部自豁然可見矣。然則雙聲疊韻者匪但作文之妙法。講音韻者更不可不知也。

四聲

顧氏音論曰。五方之音有遲疾輕重之不同。淮南子曰。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陸法言切韻序曰。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時傷重濁。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約而言之。卽一人之身。而出辭吐氣先後之間。已有不能齊者。其重其疾則爲入爲去。其輕其遲者則爲平。遲之又遲則一字而爲二字。茨爲疾。藜椎爲終葵是也。故註家多有疾言徐言之解。而劉勰文心雕龍謂疾呼中宮。徐呼中徵。夫一字而可以疾呼徐呼者。一字兩音三音之所繇。紡也。

又曰。平上去入之名。漢時未有。然公羊莊公十八年傳曰。春秋伐者爲克。伐者爲主。何休註於伐者爲客。下曰。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齊人語也。於伐者爲主。下曰。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長言之。則今之平上去聲。短言之。則今之入聲也。

按長言短言。疾呼徐呼。卽今平仄之謂也。

南齊書陸厥傳曰。永明末。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又皆用宮角。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封陰聞見錄曰。周顒好爲體語。因此切字。皆有紐。紐有平上去入之異。永明中。沈約文辭清拔。盛解音律。遂撰四聲譜。時王融劉繪范雲之徒。慕而扇之。由是遠近文學。轉相祖述。而聲韻之道大行。

按魏晉以前。本無四聲。自沈約作四聲譜。而後大顯。四聲者。卽平上去入是也。試舉元和韻譜論四聲之區別於左。

平聲者。哀而安。

上聲者。厲而舉。

去聲者。清而遠。

入聲者。直而俚。

此四聲之別也。五聲者。平分陰陽。

陽平聲者。其音高而揚。

陰平聲者。其音低而悠。

後毛先舒韻學通指云。平去入皆有陰陽。其法如左。

陰平聲種該箋腰 陽平聲篷倍全潮

上聲無陰陽

陰去聲貢玠霰鈞 陽去聲鳳賣電廳

陰入聲穀七妾鴨 陽入聲熟亦藝鑣

就其所舉之字等之。亦似有高低悠揚之別。然音韻不過爲作詩文之用。上古雅頌。平仄互叶。而音節亦自調和。蓋隨高下清濁皆隨乎天籟也。後人注書音義。每以點圈識四聲之別。錢氏曰。張守節史記正義發字例云。古書字少。假借蓋多。字或數音。觀義點發。皆依平上去入。若發平聲。每從寅起。又一字三四音者。同聲異喚。一處共發。恐難辨別。故略舉四十二字。如字初音者皆爲正字。不須點發。蓋自齊梁人分別四聲。而讀經史者因有點發之例。觀守節所言。則唐初已盛行之矣。

宋以束改點爲圈。如相臺岳氏刊五經。于一字異音。皆加圈以識之。

字母

錢氏曰三十六字母。唐以前未有言之者。相傳出於僧守溫。溫亦唐末沙門也。司馬溫公切韻指掌圖言字母詳矣。初不言出於梵字。至鄭樵作七音略。謂華人知聲而不知七音。乃始尊其學爲天然之傳。今考華嚴經四十二字母。與三十六字母多寡迥異。四十二母。梵音也。三十六母。華音也。華音疑非敷奉諸母。華嚴皆無之。而華嚴所謂二合三合者。又非華人所解。則謂見溪羣疑之譜。出于華嚴者非也。特以其爲沙門所傳。又襲彼字母之名。夾溲好奇而無識。遂誤認爲得自西域。後人隨聲附和。并爲一談。大可怪也。

按鄭氏曰。文有子母。生字爲母。從母爲子。子母不分。所以失制字之旨。四聲爲經。七音爲緯。江左之儒。知縱有平上去入爲四聲。而不知衡有宮商角徵羽半徵半商爲七音。縱成經。衡成緯。經緯不交。所以失立韻之源。七音之韻。起自西域。流入諸夏。梵僧欲以其教傳之天下。故爲此書。雖重百譯之遠。一字不通之處。而音義可傳。華僧從而定之。以三十六字爲之母。重輕清濁。而不失其倫。天地萬物之音。備於此矣。其所言乃謂七音起自西域。三十六字母

仍華人所定。唐以前無言之者。蓋本於華嚴四十二母之意。定華言爲三十六耳。故字母之字。未嘗非因翻譯佛書而起也。

字母音分爲十一。一牙音。二舌頭音。三舌上音。四重唇音。五輕唇音。六齒頭音。七正齒音。八喉音。九半舌音。十半齒音。

更配以七音。牙音者。角音也。齒音者。商音也。舌音者。徵音也。喉音者。宮音也。唇音者。羽音也。半舌音者。半徵音也。半齒音者。半商音也。

音有清濁。故每類字母。更區爲五。一全清音。一次清音。一全濁音。一不清不濁音。一半清一半濁音。其區別。乃有發聲送聲外收聲內收聲之別。試列表於左。

音類 字母 清濁 聲 引類

見 全清 發聲 經堅

溪 次清 送聲 輕牽

羣 全濁 送聲 勤乾

疑 不清不濁 內收 銀研

牙 角 音

徵 端 全清 發聲 丁顛

舌 透 次清 送聲 汀天

頭 定 全濁 送聲 廷田

音 泥 不濁聲內收 甯年

徵 知 全清 發聲 珍暹

舌 徹 次清 送聲 癡眠

上 澄 全濁 送聲 陳纏

音 娘 不濁聲內收 紐尼

羽 幫 全清 發聲 賓邊

重 滂 次清 送聲 繽篇

唇 並 全濁 送聲 貧便

音 頭 齒 商

音 唇 輕 羽

音

邪 心 從 清 精

微 奉 敷 非

明

中濁全清 全濁 次清 全清

不濁全濁 次清 全清

不濁

聲外收送聲 送聲 發聲

聲內收聲外收 聲外收 聲外收

聲內收

錫涎 新先 秦前 親千 津煎

文亡 墳煩 芬蕃 分番

民綿

音 齒 正 商

音 喉 宮

舌 半 徵 半

來	喻	匣	曉	影	禪	審	牀	穿	照
濁	不濁	全濁	次清	全清	半濁	全清	全濁	次清	全清
聲外收	聲內收	聲內收	聲外收	聲外收	聲外收	聲外收	送聲	送聲	發聲
鄰連	寅延	刑賢	馨軒	因煙	唇蛇	身羶	崢潺	嗔蟬	眞氈

齒半商半

日

濁

聲內收

人然

以上三十六字母。橫列其上。可以推四聲相生之理。縱橫上下。旁通曲暢。律度精密。最為捷徑。江永謂其總括一切之音。不可移易者也。

玉篇卷末載神琪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分喉舌齒牙唇五聲。各舉其八字以見例。

東方喉聲 河我剛鄂歌可康各

南方齒聲 詩失之食止示勝識

西方舌聲 丁的定泥甯亭聽歷

北方唇聲 邦彪剝霍北墨朋邈

中央牙聲 更硬牙格行幸亨客

又神琪辨字五音法曰。欲知宮。舌居中。欲知商。開口張。欲知角。舌縮却。欲知羽。嚙口聚。欲知徵。舌柱齒。

等韻

劉熙釋名曰。蹴口開唇。推氣言之。風放也。橫口合唇言之。風汜也。又云天坦也。以舌頭言之。天顯也。以舌腹言之。舌頭音近開口呼。舌腹音近合口呼。許慎淮南子注云。春讀人春。然無知之春。籠口言乃得之。又云。涖讀延。祐讀曷。閉口言也。

按劉熙所謂開唇合唇。許氏謂籠口閉口。皆閉口呼合口呼也。鄭樵謂之內轉外轉。江永謂之侈斂。皆一也。等韻者區別音之高下洪細。爲一二三四各等。合於唇齒喉牙舌之字母。以察四聲之源。而立韻之本。可知矣。

欲知等韻。須先明圖之排列。司馬溫公切韻指掌圖共二十幅。鄭漁仲七音略張子儀韻鏡共四十三幅。皆同母之字。分屬於各韻。同韻之字。分屬於各母。由是可知四聲所出也。試舉東韻圖於左。其餘皆可推而知矣。

滂	幫
鋒	
豐	風
	捧
贈	諷
朴	卜
蝮	福

從	清	精	疑	羣	溪	見	泥	定	透	端	明	並
床	穿	照					孃	澄	徹	知		
叢	蔥	爰	峴		空	公		同	通	東	蒙	蓬
崇	難											
	充	終		窮	穹	弓		轟	忡	中	曹	馮
從		總	馮		孔		穰	動	桶	董	蒙	棒
黠	認	綜			控	貢	驪	洞	痛	凍	蒙	槩
剝												
	銃	衆			烤			仲	轟	中	夢	鳳
	趨											
族	疾	鏃			哭	穀		獨	禿	毅	木	瀑
簇	玘	緘										
孰	俶	粥	砭	駟	趨	菊	朥	逐	蓄	竹	目	伏
獻	馥	蹙										

	日	來	喻	匣	曉	影	邪	心
							禪	審
東		籠		洪	烘	翁		攄
	戎	隆		雄	穀	碩		
			融					嵩
董		隴		頤	噴	蓊		敵
送		弄		哄	烘	瓮		送
屋		祿			穀	屋		速
								縮
	肉	六	囿		蓄	郁		叔
								肅

如上圖橫列三十六母。縱列各韻。同韻之字。分屬各母。如公、空、峴等。皆東韻之字。分屬于見、溪、羣、疑各母。是也。同母之字。分屬于各韻。如公、弓、拱、貢、供、穀、菊。皆見母之字。分屬于東、鍾、董、腫、送、用、屋各韻。是也。四聲乃由是而出。如圖中每韻直行平上去入聲。有字與圍相間各四。並分爲定位。如東韻蒙字之類。位在第一。下三側聲亦在第一。崇字行位在第二。下三側聲

亦在第二。風字在第三。下三側聲亦在第三。嵩字融字在第四。下三側聲亦在第四。如遇尋字定音。看在其位。便隨所屬而呼之。韻中或只列三聲者。是元無入聲。如欲呼吸。當借音可也。

列圍之法。本以備足有聲無形與無聲無形也。有形有聲時。或用焉。有聲無形。謂如一東韻。舌音第一位。橫轉東通同字之後是也。若以音協之。則當宗繼以農字爲一東韻。無農字。故以圍足之。無聲無形。但欲編應行數。如東字韻中唇音牙音第二第四位。與江字韻第一位三位之類是也。

既明圖表排列之法。則知四聲等韻。實爲同母之字。呼轉而出。所謂紐也。夫橫爲七音。縱爲四聲。天下之音備矣。故知反切之法。可以統天下之語言而一之也。

各等之中。又分爲開口、呼、合、口、呼。各韻有有開口而無合口者。有有合口而無開口者。有兩韻一開一合者。此外則一韻之中。率有開合。亦有開合相間而不能分者。試略舉各韻開合不同如左。

內轉第一開

東

董

送

屋

內轉第二開合 冬鍾 腫 宋用 沃燭

內轉第三開合 江 講 絳 覺

內轉第四開合 支 紙 寘

內轉第五合 支 紙 寘

內轉第六開 脂 旨 至

內轉第七合 脂 旨 至

內轉第八開 之 止 志

內轉第九開 微 尾 未 廢

內轉第十合 微 尾 未 廢

內轉第十一開 魚 語 御

內轉第十二開合 模虞 姥夔 暮遇

內轉第十三開 哈皆齊 海駭齊 代怪祭霽 夫

外轉第十四合 灰皆齊 賄駭 隊怪祭霽 夫

外轉第十五開	佳	蟹	泰卦祭
外轉第十六合	佳	蟹	泰卦祭
外轉第十七開	痕臻真	很隱軫	恨焮震
外轉第十八合	魂諄	混準	恩稕
外轉第十九開	欣	隱	焮
外轉第二十合	文	吻	問
外轉第二十一開	山元仙	產阮獮	禰願線
外轉第二十二合	山元仙	產阮獮	禰願線
外轉第二十三開	寒刪仙先	旱潛獮銑	翰諫線霰
外轉第二十四合	桓刪仙先	緩潛獮銑	換諫線霰
外轉第二十五開	豪爻霄蕭	皓巧小篠	號效笑嘯
外轉第二十六合	霄	小	笑
內轉第二十七合	歌	哿	箇
			沒櫛質
			沒術
			迄
			物
			鏤月薛
			鏤月薛
			曷黠薛屑
			末黠薛屑

內轉第二十八合 戈 果 過

外轉第二十九開 麻 馬 禡

外轉第三十合 麻 馬 禡

內轉第三十一開 唐陽 蕩養 宕漾 鐸藥

內轉第三十二合 唐陽 蕩養 宕漾 鐸藥

外轉第三十三開 庚清 梗靜 敬勁 陌昔

外轉第三十四合 庚清 梗靜 敬勁 陌昔

外轉第三十五開 耕清青 耿靜迴 諍勁徑 麥昔錫

外轉第三十六合 耕清 耿迴 諍徑 麥錫

內轉第三十七開 侯尤幽 厚有黝 候宥幼

內轉第三十八合 侵 寢 沁 緝

外轉第三十九開 覃咸鹽添 感謙琰忝 勤陷豔忝 合洽葉帖

外轉第四十合 談銜嚴鹽 敢檻儼琰 闕鑑釅豔 盍狎業葉

外轉第四十一合 凡 范 梵 乏

內轉第四十二開 登蒸 等拯 磴證 德職

內轉第四十三合 登蒸 等拯 磴證 德職

試觀以上所舉。則知各韻開合。或純或兼。所謂內轉者。唇舌牙喉四音。更無第二等字。惟齒音方具足。外轉者。五音四等都具足。覽圖表自知也。

元劉鑑作切韻指南「以字母」依內外八轉。為十六攝。橫列三十六母。縱列四等。四聲連列。不以相間。續通志採之為韻圖一卷。其中為獨韻者六攝。分開合二呼。為互韻者八攝。又併互韻之果假二攝為一。凡獨韻六圖。互韻十八圖。共二十四圖。尚有條理。字典所列亦相同也。試舉通攝內轉一圖於左。以見其排列之法。餘詳續通志。

通攝	內	一	合	口	呼	偏	門	
見	公	賴	貢	穀	恭	拱	供	葦
溪	空	孔	控	哭	筌	恐	恐	曲
郡	頤	○	○	○	蛩	榮	共	局
疑	峴	馮	○	權	頤	○	岬	玉

喻影匣曉	邪心從清精 禪審狀穿照	明並滂幫 微奉敷非	泥定透端 娘澄徹知
○翁洪烘 ○翁瀕噴 ○翁哄烘 ○屋穀穀	○櫛叢恩蔓 ○敵崧○總 ○送毅聰稜 ○速族疾鏃	蒙蓬律○ 蠓葦○瑋 蒙樾○ 木僕扑卜	膿同通東 膿動伺董 膿洞痛凍 繹獨禿毅
○邕雄胸 ○擁○洵 趨雍○趨 囿郁○旭	鱗春崇衝鍾 廬○○醜腫 ○○剝種種 蜀束贖媪燭	磬逢峯封 ○奉捧葑 蠓倅葑虱 帽幘蝮亡	醜重踵中 ○重寵冢 ○重踵潼 蚶逐畜竹
容○○○ 勇○○○ 用○○○ 欲○○○	松蝨從縱縱 ○悚○櫛縱 頌○從○縱 續粟歆促足		

		韻	來 日
	冬 ○ 宋 沃	東 董 送 屋	龍 隴 弄 祿 ○ ○ ○ 辱
		鍾 腫 用 燭	龍 隴 ○ ○ 茸 冗 鞞 ○

所謂獨韻者。應所切字不出本圖之內也。互韻者。所切字互見也。廣門者。第三等通及第四等也。偏門者。第四等字少。第三等字多也。以上但舉通攝圖以見其法。欲知反切者。必須從此而入。字典二十四圖皆備。茲不具列。

反切

顏氏家訓曰。九州之人。言語不同。自春秋標齊言之傳。離騷目楚辭之經。後有揚雄著方言。其書大備。然皆考名物之異同。不顯聲讀之是非也。逮鄭元注六經。高誘解呂覽淮南。許慎造說文。劉熙製釋名。始有譬況假借以證音字。而古語與今殊別。其間輕重清濁猶未可曉。加以內言外言急言徐言讀若之類。孫叔然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此

反切之所由起。

禮部韻略曰。音韻展轉相協謂之反。亦作翻。兩字相摩以成聲韻謂之切。其實一也。夢溪筆談曰。切韻之學本出西域。漢人訓字止曰讀如某字。未用反切。然古語已有二聲合爲一字者。如不可爲叵。何不爲盍。如是爲爾而已爲耳。之乎爲諸之類。似西域二合之音。蓋切字之原也。如輒字文從而犬亦切音也。殆與聲俱生。莫知從來。所謂切韻者。上字爲切。下字爲韻。切須歸本母。韻須歸本等。切歸本母謂之音和。如德紅爲東之類。德與東同一母也。

按鄭樵所謂慢聲爲二。急聲爲一。慢聲爲者。急聲爲旃。慢聲爲者。與急聲爲諸。慢聲爲而已。急聲爲耳。慢聲爲之矣。急聲爲只。皆反切之意。沈存中所謂上字爲切者。卽雙聲字。亦卽同母字。下一字爲切者。卽疊韻字。亦卽同一韻中字也。切須歸本母者。凡上一字必與所切之字同母。韻須歸本等者。凡下一字必與所切之字同在一韻內。而必同等也。此之謂音和。司馬光切韻指掌圖歌括曰。先求上切居何母。次求引韻去橫搜本眼空時上下取此頁全無前後收見字偶然又不識。平上去入可尋求。又曰凡切字以上者爲切。下者爲韻。取同音同母同韻同等四者皆同。謂之音和。

按音和者。謂切脚二字。先將上一字爲切。歸知本母。下一字爲韻。等內本母下。便是所切之字。此取其等母音韻皆同。故曰音和。如古洪切公字。先調古字。卽知屬見母。次調洪字。則知通攝圖中之韻。便自洪字橫截過見母下第一等平聲眼內。却是公字。舉此一隅。從可知矣。更析言之。則上一字爲雙聲同母。同清濁之字。在圖中爲同等之字。下一字爲疊韻同韻。同開口合口之字。在圖中爲同四聲之字也。試列表於左。

上一字 雙聲 同母 同等 同清濁

下一字 疊韻 同韻 同四聲 同開口合口

又如東字爲德紅切。德字在登韻圖內端母下入聲第一等。東字在東韻圖內端母下平聲第一等。是上一字德與所切之東。爲雙聲同母之字也。俱在第一等。則爲同等之字也。東爲清音。德亦清音。是清濁同也。東字平聲。德字入聲。是可不論平仄也。

洪字在東韻圖內平聲第一等。東字亦然。是同在一韻之內也。洪東音協。爲疊韻也。洪爲平聲。東亦爲平聲。是同四聲也。東爲合口呼。洪亦爲合口呼。是同開口合口也。試更引類列表於左。

上。字。同。母。

東德紅切 東德同屬端字母

同徒紅切 同徒同屬定字母

上。字。同。等。

東德紅切 東平一等德入一等

同徒紅切 同平一等徒平一等

上。字。同。清。濁。

東德紅切 東清音德亦清音

同徒紅切 同濁音徒亦濁音

上。字。不。論。平。仄。

東德紅切 東平德仄

同徒紅切 同徒皆平

下。字。同。韻。

東德紅切 東紅皆在東韻

同徒紅切 同紅皆在東韻

下一字同四聲

東德紅切 東紅皆平

同徒紅切 同紅皆平

下一字同開口合口

東德紅切 東紅皆合口呼字

同徒紅切 同紅皆合口呼字

下一字不論清濁

東德紅切 東清紅濁

同徒紅切 同徒皆濁

以上皆舉東同二字。其餘皆可照此而推也。此外若本等聲盡汎爲別等。謂之類隔。雖隔等。須以其類。謂唇與唇類。齒與齒類。指掌圖所謂取唇重唇輕舌頭舌上齒頭正齒三音中清。

濁同者謂之類隔。

類隔者謂端知八母下一等四等歸端透定泥二等三等歸知徹澄娘如一等四等為切韻逢二等三等便切知等字或二等三等為切韻逢一等四等便切端等字以其為等類所隔而韻各出蓋不以切為憑而以韻為憑而以聲韻所至為據故曰類隔如

貯 丁呂切

鷄 丁刮切

丁字屬端母第四等。呂字在圖中第三等。而所切之貯字亦在知母第三等。

丁字屬端母第四等。刮字在圖中第三等。而所切之鷄字亦在知母下第三等。

窠切者謂知徹澄孃四母下第三等為切韻逢精等影喻第四並切第三如

朝陟遙切

肇治小切

輓女箭切

波丑悅切

以上陟治女丑四字。皆居知等第三。而遙小箭悅四聲之韻。咸位精等第四。是等雖有三四之別。原其同出一韻。而所切之法。仍不離知等第三之本窠也。故曰窠切。窠切者。上一字在知徹澄孃第三。下一字逢精等影喻第四。所切之字。仍居知徹澄孃第三。

輕重交互者。謂幫等重音。爲切韻逢非等諸母第三。便切輕唇字。非等輕唇。爲切韻逢一二四皆切。重唇字。蓋以幫滂並明母下四等之字。重唇之屬。爲多。非敷奉微四母下三等輕唇之屬最少。故所切之法。不論輕重等第。但憑爲韻之等。便是所切之字。如

颯匹尤切

胚芳杯切

以上匹字居滂字母第四。尤字居喻字母第三。所切之字。在敷母第三也。芳字居敷母第三。杯字在幫母第一。所切之字。在滂母第一也。上一字重唇。下一字輕唇。仍切輕唇字。上一字輕唇。下一字重唇。仍切重唇字也。

振究者。凡遇精等五母下第四。爲切韻逢諸母第三。仍切第四。法類憑切。而又名爲振究者。振舉也。究推尋也。蓋以三四等中之字。同出一韻。爲舉其綱。而能推尋精等第四之位。故曰振究。

如

慈疾之切

絮息據切

以上疾字在從母第四。之字在照母第三。所切之慈字。仍在從母第四。息字在心母下第四。據字在見母第三。所切之絮字。仍在心母第四。

正韻憑切者。照等第一。為切。照等第一即四等中第二是也韻逢諸母第三。四並切。照一為正齒音中憑切也。

如

初楚居切

阻側呂切

以上楚字在穿母下第一。「即第二」居字在見母下第三。所切之初字。仍在穿母下第一。側字在照母第一。「即第二」呂字在來母第三。所切之阻字。仍在照母第一也。

精照互用者。精等第一。為切。韻逢諸母第二。只切。照等一字。照等第一。為切。韻逢諸母上等第一。便切。精一字。蓋出精照兩等之字。聲韻各出。而音不同。則所切之法。不得憑切而憑韻也。故

曰精照互用。如

斬則減切

則字在精母第一。減字在見母第二。所切之斬字。亦在照母第二。

寄韻憑切者。照等第二爲切。照等第三也韻逢一四仍切。照二言雖寄於別韻。只憑爲切之等。

故曰寄韻。如

嚮昌來切

以上昌字在穿母第二。即等中第三。來字在來母第一。所切之嚮字。仍在穿母第二。

喻下憑切者。謂單喻母下三四之等。同出一韻。蓋不問韻之所出。只憑爲切之等。故曰喻下憑

切。如

遙余昭切

以上余字在喻母第四。照字在照母第二。所切之遙字。亦在喻母第四。

日寄憑切者。謂單日母下只三等。有字餘等。俱無。但遇日母下爲切。雖韻行一二四並切。第三

如

然如延切

以上如字。在日母第三。延字在喻母第四。所切之然字。仍在日母第三。

以上各類。惟音和。憑切。憑韻同母同等。當爲正例。其餘或憑切而不憑韻。或憑韻而不憑切。或同類而互相爲用。皆由於不能音和而變者也。然尋之。皆有條理。非絕無頭緒也。

訓詁之學

古者文化漸進。名物日繁。語成乎俗。言期於方。時代有變。遷風氣有轉移。於是訓詁之學興焉。自爾雅作於中古。理義乃大白於天下。夫聖經賢傳之所述。作多矣。富矣。美矣。奐矣。由是而知。三代之禮教。備制度。明名器。正條理。萬端而不紊。位有尊卑。物有大小。時有久暫。事有輕重。義有淺深。則設名建詞。必析之。又析詳之。更詳專之。復專求其共名也。則推之。至於無。共求其偏名也。則推之。至於無。別故大。則曰物。曰道。曰元。言乎其微。則一室。必求其異。位也。一食。必求其異。器與時也。一衣裳。必求其異。尺寸也。一禽一獸。必求其異。年歲與生熟也。一生之名也。或取於類。或取於象。或取於假。或取於信。一死之號也。或以尊名。而壹惠。或以成德。而加惡。一戰也。而有攻伐。侵襲之別。一荒也。而有嗛飢。饑饉。康之。差。天子。庶人。名器。自懸絕也。父母。妻子。生死。或

異稱也。一夷也。而有東西南北之異號。一田也。而有春夏秋冬之殊名。一士也。而有在鄉在官。在學之分。等一女也。而有在家在塗。既歸之不侔。嗚呼。廣矣。備矣。精矣。密矣。故龔氏之言曰。思慮之至。故完密之至。完密之至。故無所苟之至。無所苟之至。故精微之至。語言文章之複。可以覘國名物制度之繁。可以觀政公名多而專。名少者。民智必淺。代言寡而實言衆者。民智必深。此亦一定之理也。後之學者。不齊本而揣末。不蹈實而濟虛。視乎小學訓詁之事。爲不足習。則其大者遠者。亦可觀焉矣。昔者孔子以爲民無所措手足。乃由於名之不正。言之不順。苟卿氏亦言王者制名。名定而實辯。道行而志通。古者自成童教之數。與方名。至乎大學而問學不能替也。春秋經世之志。亦不過曰定名分而已。然則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經綸天下贊育萬物之事業。其孰非由此而推焉者乎。

經傳子家訓詁

錢大昕曰。有文字而後有訓詁。有訓詁而後有義理。訓詁者義理之所由出。非別有義理出乎訓詁之外者也。詩蒸民之篇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宣尼贊爲知道之言。而其詩述仲山甫之德。本於古訓是式。古訓者。訓詁也。訓詁之不忘。乃能全乎民秉之彜。訓詁

之於人大矣。

按荀子曰。實不喻然後命。命不喻然後期。期不喻然後說。說不喻然後辨。故期命辨說者。用之大文也。聖經賢傳之所述。亦不過喻其實而已。故數度之繁。理義之精。亦嘗反復解釋。務使大明乎天下。所謂邪說不能亂。百家無所竄也。阮元謂經傳亦有訓詁者。卽此是也。今依其條例推廣分別以釋之。

有以本字釋本字者。此由於一字具數義。其中或有虛實動靜之別也。

易經 剝者、剝也。 蒙者、蒙也。 比者、比也。

孟子 徹者、徹也。

禮記 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 樂者、樂也。 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

有以音近形近之字釋本字者。此由上古字少。一字數義。後孳生之字。音形相近。而可互訓也。

易經 咸、感也。 夬者、決也。 兌者、說也。

以上以字訓文。

禮記 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銘者、自名也。自名以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者也。
管子 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者也。

以上以文釋字者。

易經 乾、健也。坤、順也。離者、麗也。坎者、陷也。蹇者、難也。嗑者、合也。祐者、助也。
孟子 庠者、養也。校者、教也。
禮記 禮也者、理也。仁者、人也。義者、宜也。春之爲言蠢也。夏之爲言假也。秋之爲言愁也。冬之爲言終也。

以上皆以疊韻爲訓者。

易經 漸者、進也。頤者、養也。
孟子 畜君者、好君也。序者、射也。
禮記 孝者、畜也。順乎道、不逆於倫、之謂畜。

以上皆以雙聲爲訓者。

有數字遞相爲訓者。恐一字不明而復訓之。

易經 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禮記 刑者例也。例者成也。福者備也。備者備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謂之備。潰泉者何。

直泉也。直泉者何。涌泉也。

穀梁 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內曰暨。

管子 彼矜者滿也。滿也者虛也。

莊子 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

韓非子 根者書之所謂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速生也。

有字義卽起於字形。而卽以其形釋之者。

左傳 止戈爲武。皿蟲爲彘。反正爲乏。

穀梁 人言爲信。

韓非子 自營爲人。背人爲公。

有以此字義釋彼字義者。

易經 往者、屈也。來者、信也。隼者、禽也。

孟子 泮水者、洪水也。

禮記 韶、繼也。夏、大也。

公羊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克之者何。殺之也。躋者、升也。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何言

乎墮成。敗其成也。胥命者何。相命也。大瘡者何。大瘡也。大瘡者何。痾也。

穀梁 路寢者、正寢也。

莊子 天鬻也者、天食也。中央者、中地也。天均者、天倪也。

以上皆以一字而釋一字者。其有非一字所能明者。則以數字釋之。

左傳 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

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

此以事訓。

左傳 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

此以理訓。

穀梁 春者何歲之始也。

此以時訓。

荀子 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

此以質用訓。

韓非子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

此以事訓而加以形容詞者。

此外有一字而有數義者。

易經 乾爲天。爲圓。爲君。爲父。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

禮記 射之爲言。釋也。或曰射也。

詩大序云 風風也。教也。

有一事而異其詞。分別以釋之者。

左傳 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以名生爲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于物爲假。取

于父爲類。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凡師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

奔曰敗績。得雋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凡自害其君曰弑。自外曰戕。

公羊 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諸侯曰來朝。大夫曰來聘。

穀梁 內諱奔謂之孫。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常事曰視。非常曰觀。犇者曰侵。精者曰伐。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

禮記 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

管子 令本不出謂之滅。令出而留謂之壅。宮中亂曰妬紛。兄弟亂曰黨偏。大臣亂曰稱述。中民亂曰讐諄。小民亂曰財匱。

以上皆以事之輕重正反尊卑地位而異其訓者。

有一事而異其名。分別尊卑遠近輕重前後大小物事以釋之者。

公羊 脈者何。俎實也。腥曰脈。熟曰燔。

此以生熟而異其名者。

公羊 上平曰原。下平曰隰。

此以高下而異其名者。

公羊 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

此同一贈喪而異其物即異其名者。

公羊 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人。入國稱夫人。

此以處地位不同而異其名者。

公羊 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

此以時不同而異其名者。

穀梁 全曰牲。傷曰牛。

此以物之全傷而異其名者。

禮記 王官之長曰伯。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

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

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

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天子曰辟廱。諸侯曰判宮。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之社曰置社。

以上皆以尊卑上下而異其名者。

禮記 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狄。北方曰狄。

以上皆以地位之不同而異其名者。

禮記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禘。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生日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

以上皆以時不同而異其名者。

左傳 嘉耦曰妃。怨耦曰仇。

此以情不同而異其名者。

左傳 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此以天人不同而異其名者。

管子 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

此以男女不同而異其名者。

管子 夫豐國之謂霸。兼正之國之謂王。

此以情勢不同而異其名者。

管子 水有大小。又有遠近。水之出於山而流於海者。命曰經水。水別於他水入於大水及海

者。命曰枝水。山之溝一有水一毋水者。命曰谷水。

此以地勢不同而異其名者。

莊子 不離于宗。謂之天人。不離于精。謂之神人。不離于真。謂之至人。

此自所言之不同而異其名者。

荀子 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

此以所處不同而異其名者。

有連類並舉以釋其名者。

禮記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此以功用訓。

禮記 輝者、田吏之賤者也。閹者、守門之賤者也。

此以事訓。

管子 山者、物之高者也。淵者、衆物之所生也。蛟龍、水蟲之神者也。虎豹獸之猛者也。

此以情實而訓之者。

管子 準也者、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宗也。淡也者、五味之宗也。

此以用訓。

管子 羿、古之善射者也。造父、善馭馬者也。

此以事實訓。

莊子 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剝者、宙也。

此以理訓。

莊子 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摠。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詔。不擇是非而言謂之

諛。

此以事訓。

莊子 名者實之賓也。

此以對待之詞訓。

荀子 生之所以然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然而心爲之擇謂之慮。

此以義訓。

有就原詞加虛字以釋之者。

孟子 巡狩者巡所狩也。述職者述所職也。

禮記 射侯者射爲諸侯也。

左傳 星隕如雨與雨偕也。

詩曰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

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有以一字釋雙字。或以俗言釋雅言者。

孟子 泄泄、猶沓沓也。

禮記 肅肅、敬也。雍雍、和也。

有釋摠名者。

禮記 龍鳳龜麟、謂之四靈。

尚書 一五行。二曰水。三曰火。四曰木。五曰金。六曰土。七曰事。八曰貌。九曰言。十曰視。十一曰聽。十二曰思。

聽。五曰思。

有以方言爲訓者。

左傳 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

公羊 吳人謂緩爲善、謂伊爲稻。

以上皆周秦訓詁也。其條例繁密。不但以時代而殊。隨方俗而異。因以訓釋。而其理義之精。學術之微。亦於是乎傳之。故訓詁之學極廣。言乎經傳。則周易繫辭。卽訓詁上經者也。左氏公羊穀梁。卽訓詁春秋者也。禮記卽訓詁周禮儀禮者也。又烏可以瑣細而置之哉。

漢宋訓詁

博物志曰。聖人制作曰經。賢者著述曰傳。因記訓曰詁。因章句曰註。傳者解經者也。漢宋諸儒。又因經傳文深奧。後爲傳註詁訓。使後人可由此以通經。而古聖賢之微言大義可明矣。

漢儒註經。有言某字訓某者。或訓其義。或訓其名。或取同音以訓之。或取同義以訓之。如

詩傳 淑善也。速匹也。靜貞靜也。鵙伯勞也。

書大傳 顛者事也。禹者輔也。旋者還也。學效也。

禮記注 誅累也。中心中也。

有訓其義。或以他字易本字者。或此字含有彼字之義。或音同則義相同。則云言或猶以訓之。

詩箋 蘋之言賓也。藻之言澡也。

禮記注曰 興之言喜也。

周禮注 體猶分也。佐猶助也。均猶調度也。

禮記注 枲猶箸也。

詩傳 糾糾猶繚繚也。摻摻猶纖纖也。耿耿猶近近也。

詩箋 成、猶備也。

有一字其名其義所含之意甚廣。或有所分別。則云謂爲、曰、以訓之。

禮記注 盡爵曰醕。木實曰果。迷、謂迷其義也。道、謂仁義也。欲、謂邪淫也。

詩傳 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頽。獸三曰羣。二曰友。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迴風爲飄。

後熟曰重。先熟曰穆。

詩箋 帶、謂大帶也。

論語注 同門曰朋。同志曰友。

尙書傳 內卦曰貞。外卦曰悔。臨終之命曰顧命。

冢宰注鄭司農云 士謂學士。兩謂兩丞。

有一字而有數義者如

書大傳 堯者、高也。饒也。舜者、推也。循也。

周禮注 典、常也。經、法也。

鄭元禮序曰 禮、體也。履也。

有遞相爲訓者如

周易注 筮、鬻也。鬻者、刑克之謂也。

尙書大傳 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

有因本文深奧。加虛字其中以訓之者。

周易注 大過。大者乃能過也。

詩傳 有聞無聲。有善聞而無誼譁之聲。

詩箋 心曲、心之委曲也。

尙書呂刑 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傳注。上下比方其罪。無聽僭亂之辭。以自疑。勿用

折獄不可行。

有就本文而伸其所以然之故者。

尙書大傳 食者、萬物之始也。人事之本也。

詩傳 諛草令人忘憂。

有言某貌及某聲者。

詩傳 變壯好貌。芄芄美貌。

論語注 恂恂恭順貌。便便言辨貌。

詩傳 薄薄疾驅聲也。殷殷雷聲也。

有曰某某之辭某某之稱者。

儀禮注 吾子相親之辭。子男子之美稱。伯仲叔季長幼之稱。甫是丈夫之美稱。

尚書大傳 己發端歎辭也。

有曰以某爲某曰某者。

周禮注 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爲膊。謂脅也。

以上皆漢儒訓詁之例也。

漢儒傳經。皆有家法。故訓詁尙矣。宋儒則重義理。而所論皆切於身心之事。且承佛教盛行之後。以心爲性。種種顛倒。人皆眩惑。故不能不精析而詳辨之。夫格物致知之功。外之一草一木之微。內之心性之大。皆宜講求。而切於己者爲尤要也。宋儒章句之學。雖或不及兩漢。而尊崇聖教。踏斥異端。分析毫銖。論一理而必探其原。說一事而必觀其通。且形而上之字。所包之意。

最廣。所含之理甚微。其中毫釐之辨。固非一枝一節之所能明也。讀書爲學。固欲切己而施之。實用。非徒務其瞻博。則宋儒注書。又烏可不參比而討論之乎。今舉程朱諸子所釋字義於左。其精旨若可知矣。

程子言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性卽理也。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以主宰謂之帝。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

張子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兩形者。桴鼓叩擊之類。形軋氣羽扇敵矢之類。氣軋形人聲笙簧之類。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德者得也。凡有性質而可有者也。義。仁之動也。敬。禮之與也。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

朱子元者。乃天地生物之端。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仁字須兼義禮智看。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盡己之謂忠。見於事而爲信。中心爲忠。如心爲恕。誠實理也。亦誠慤也。由漢以來。專以誠慤言誠。至程子

乃以實理言。心之理是太極。心之動靜是陰陽。發明心字。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氣而生。故此心必仁。仁則生矣。心主宰之謂也。性是未動。情是已動。心包得已動未動。蓋心之未動則性。已動則情。所謂心統性情也。欲是情發出來的。心如水性猶水之靜。情則水之流。心之所之謂之志。日之所之謂之時。志字從之從心。皆字從之從日。氣一也。主於心者則爲真氣。主於形體者卽爲血氣。觀以上所舉。可知宋儒於形而上之字。解說最精。所謂切於身心。實爲爲人之本。古之學者爲己。卽此義耳。然宋儒讀經。未嘗不本之漢詁。朱子有言。文義名物之詳。嘗求之注疏是也。後之學者。不知貫通。妄立門戶。適足見其淺陋耳。

訓詁書釋例

爾雅序曰。夫爾雅者。所以通訓詁之指歸。敘詩人之興詠。摠絕代之離詞。辯同實而殊號者也。誠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健。學覽者之潭奧。摘翰者之華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

按爾雅爲訓詁專書之祖。或曰釋詁一篇。爲周公所作。孔子曾子增之。誠以是爲通經之本。

索隱之方也。論其大要。不外因方俗不同。一物而有多名。古今異訓。一言而具數義。故爲之分別訓釋。裨勿紛糾。所以通古今。一四方者也。若夫摛文樹辭。以博藻麗。猶其末焉者耳。

爾雅訓詁。亦有數例。如釋詁篇云。

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

此皆初始之異名者也。初爲裁衣之始。哉古文作才。草木之始也。首。頭也。基。牆始築也。肇者說文作屮。始開也。祖者宗廟之始也。元者善之長也。長卽始義。胎者人成形之始也。俶者動作之始也。落者木葉隕墜之始也。權輿者天地之始也。此乃造字之本。各有專義者也。然可假借而通用之。始爲女子之初。中古所通用。故以之訓諸字也。且詁者古也。古今異言。解之使人知也。

釋言云

殷齊中也。斯。診離也。

殷齊者。皆中正也。斯。析診張。皆分離也。此釋言者也。說文曰。直言曰言。仲尼曰。言以足志。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然則言者發於志而形於聲。所以文章於身者也。論語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左傳。趙簡子稱子太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爲一言也。漢書。東方朔云。誦二十

二萬言。則以一字爲一言也。以今古方國殊別。學者莫能通。故爲之作釋也。

釋訓云

明明、斤斤、察也。條條、秩秩、智也。

明明、性理之察也。斤斤、重慎之察也。條條、秩秩、皆智思深長也。此下皆釋訓之詞也。夫訓者道也。周禮地官有土訓、誦訓。鄭司農云。謂以遠方土地所生異物以告道王也。後鄭元云。謂能訓說土地善惡之勢。誦訓能訓說四方所誦習及人所作爲及時事。然則此篇以物之事義形貌告道人也。

釋親云

父爲考。母爲妣。

白虎通曰。父矩也。以度教子也。又爲考。考成也。言有成德。廣雅云。母牧也。言育養子也。又爲妣。妣嬖也。嬖匹於父。此下皆釋親之詞也。禮記大傳云。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最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倉頡曰。親愛也。近也。然則親者恩愛狎近。不疏遠之稱也。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以九族之親。其名謂非一。

此篇釋之。故曰釋親。

釋宮云

宮謂之室。室謂之宮。

郭云。皆所以通古今之異語。明同實而兩名。釋名云。宮。穹也。言屋見於垣上。穹。崇然也。室。實也。言人物實滿於其中也。此下皆釋宮之詞也。易繫傳云。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此其始也。白虎通云。黃帝作宮室。世本曰。禹作宮室。其臺榭樓閣之異。門墉行步之名。皆自於宮。故以釋宮總之也。

釋器云

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

豆籩皆禮器也。豆用薦菹醢。籩盛棗栗桃梅之屬。此下皆釋器之詞也。說文云。器皿也。從犬。犬以守之。以此篇釋諸器之名。故曰釋器。

釋樂云

宮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柳。

郭云。皆五音之別名。其義未詳。此下皆釋樂之詞也。樂記云。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也。說文云。樂五聲八音之總名。五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八音者。土曰埴。匏曰笙。皮曰鼓。竹曰管。絲曰弦。石曰磬。金曰鐘。木曰祝。此篇總釋五聲之名。及八音之器。故名釋樂也。

釋天云

穹蒼蒼天也。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

郭云。天形穹隆。其色蒼蒼。蒼天者。萬物蒼蒼然生。昊天者。言氣皓皞。旻天者。愍萬物彫落。上天者。言時無事。在上臨下而已。此下皆釋天之詞也。河圖括地象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未分。其氣混沌。清濁既分。伏者爲天。偃者爲地。釋名云。天顯也。在上高顯。又云。天坦也。坦然高遠。說文云。天顛也。至高無上。從一大也。春秋說題辭云。天之言鎮也。居高理下。爲人經紀。故其字一大以鎮之。此天之名義也。而日月星宿。年歲豐熟。皆屬焉。

釋地云

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隴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九州。

此下皆釋地之詞也。說文云。元氣初分。輕清陽爲天。重濁陰爲地。萬物所陳列也。白虎通云。地者易也。言養萬物。懷任佼易變化含吐應節也。釋名云。地底也。其體在底。下載萬物也。禮統云。地施也。諦也。應變施化審諦不誤也。此篇釋地之所載四方中國州府陵藪之異。故曰釋地。

釋丘云

丘一成爲敦丘。

郭云。成猶重也。周禮曰。爲壇三成。今江東呼地高堆者爲敦。此下皆釋丘之詞也。廣雅云。小陵曰丘。說文曰。土之高也。非人所爲也。從北從一。一地也。人居在丘南。故從北。中邦之居在崑崙東南。一曰四方高中央下爲丘象形。此下云非人爲之丘。然則土有自然而高。小於陵者名矣也。其體雖一。其名則多。或近道途。或因水澤。所如則陵畝各異。其重則再三不同。通見於詩書。此篇具釋故名釋丘。

釋山云

河南華。河西獄。河南岱。河北恒。江南衡。

此下皆釋山之詞也。釋名云。山產也。言產生萬物。說文云。山宣也。宣氣散生萬物。有石而高。象

形也。此篇釋諸山之名。故曰釋山。

釋水云

泉一見一否爲灑。井一有水一無水爲灑。郭云灑纔有貌。山海經曰天井夏有水冬無水。卽此類也。此下皆釋水之詞也。說文云水準也。北方之行象衆水並流中有微陽之氣也。白虎通云水之爲言准也。是平均法則之稱。此篇釋諸水之名。故曰釋水。

釋草云

霍山韭。蒼山葱。勤山薺。蒿山蒜。此下皆釋草之詞也。說文作艸卽卉也。又曰象野草莽蒼之形。此篇辨百卉之名。見於經傳者。故曰釋草。

釋木云

稻山榎。栲山樗。

此下皆釋木之詞也。說文云木冒也。冒地而生。東方之行也。白虎通云木觸也。陽氣動躍觸地。

而出也。種名雖多。木爲總號。此篇析別。故云釋木也。

釋蟲云

蝥。天蟊。蜚。蠹。蟹。

此下皆釋蟲之詞也。說文云。蟲者。裸毛羽鱗介之總稱也。此篇廣釋諸蟲之名狀。故曰釋蟲。

釋魚云

鯉。鱣。鰻。鯢。

此下皆釋魚之詞也。說文云。魚。水蟲也。此篇釋其見於經傳者。是以不盡載魚名。至於龜蛇貝鱉之類。皆有鱗甲。亦魚之類。故總曰釋魚也。

釋鳥云

佳。其。鳩。鴉。鷓。鴒。鴝。鶩。

以下皆釋鳥之詞也。說文云。鳥者。羽禽之總名。象形字。左傳曰。少皞氏以鳥名官之類。此篇廣釋其名也。

釋獸云

粟、牡、騶、牝、麋。其子麋。其跡躪。絕有力狹。

此下皆釋獸之詞也。釋鳥曰。四足而毛謂之獸。說文曰。獸守備也。此篇釋其名狀。故曰釋獸。

釋畜

騶駼馬野馬。

此下皆釋畜之詞也。字林畜作𧣾。說文云。獸也。人之畜養者也。所以與釋獸異篇者。以其畜是畜養之名。獸是毛蟲總號。故是篇惟論馬牛羊彘犬鷄。前篇則通釋百獸之名。所以異也。

以上爾雅各篇。至詳備矣。細觀其例。亦不外乎一字一義。一字數義。或有遞訓。或釋經傳。或一物而有名義。時狀之不同。或一類而有牝牡大小之各殊。由此通經博識。可以觀矣。

爾雅爲晉郭璞所註。宋邢昺疏。爾雅所解。或出諸子雜書。不盡釋經。而釋經者爲多。故能與十三經之數。欲讀古書。先求古義。舍此則無由入也。郭注云。去古未遠。後人補正。終不能出其範圍也。

訓詁書。有仿爾雅體例者。有小爾雅。漢孔鮒著。晉郭軌解。本朝王煦疏。廣雅。魏張揖著。隋曹憲音。本朝王念孫疏證。其書因爾雅舊目。採漢儒箋註。及三蒼說文方言諸書所未備。遭隋避煬

帝諱改名博雅。故至今二名並稱。實一書也。埤雅、宋陸佃撰。凡釋魚、獸、釋鳥、釋蟲、釋馬、釋木、釋草、釋天、八門。皆因名物以求訓詁。而旁通於經義。大旨本王安石字說。不免穿鑿。而引據博洽。其精確者自不可及。爾雅翼、宋羅願撰。分草木、鳥獸、蟲魚、六類。大致與埤雅相類。而引據精確。持論謹嚴。則遠在其上。其音釋則元洪焘祖作也。駢雅、朱謀埠撰。皆刺取古書文句典奧者。依爾雅體例。分章訓釋。凡二十篇。此外訓詁書見於四庫書目者。尚有數種。其條例茲不備論。

方言爲漢揚雄撰。晉郭璞解。本朝戴震、錢侗皆有疏證。其例有四。黨、曉、哲、知也。楚謂之黨。或曰曉。齊、宋之間謂之哲。虔、儂、慧也。秦謂之謾。晉謂之懇。宋、楚之間謂之健。楚或謂之譎。自關而東、趙、魏之間謂之黠。或謂之鬼。

此上皆一義。而各處方言不同。則字從而異也。

啞、唏、忉、怛、痛也。凡哀泣而不止曰啞。哀而不泣曰唏。於方則楚言哀曰唏。燕之外鄙、朝鮮、洌水之間。小兒泣而不止曰啞。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大人小兒泣而不止謂之啞。哭極音絕亦謂

之哢。平原謂啼極無聲謂之哢。楚謂之噉。齊宋之間謂之暗。或謂之怒。

以上則方言不同。而其中或有深淺之別也。

汗襦。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褶。自關而西謂之祗襦。自關而東謂之甲襦。陳魏宋楚之間謂之襜襦。或謂之禪襦。

此上皆一物。因方言不同而有數名也。

凡箭鏃胡合羸者四鏃。或曰拘腸。三鏃者謂之羊頭。其廣長而薄鏃謂之錐。或謂之鈹。其小而長中穿二孔者謂之鉞鏃。其三鏃長尺六者謂之飛虻。凡者謂之平題。所以藏箭弩謂之箠。弓謂之鞬。或謂之贖丸。

此上皆一物。其中或有分別而異其名者。

其後唐顏師古撰匡謬正俗。皆論諸經訓詁音釋及諸書字音字義及俗語相承之異。本朝杭世駿作續方言。採諸經註疏釋文及說文釋名之屬。以補方言之遺。前後類次。一依爾雅而不明據。其自蒐羅古義。於訓詁頗爲有裨。

釋名爲漢劉熙撰。凡二十篇。從音求義。多以同聲相諧。可以推見古音。又去古未遠。亦可推見

古訓。

顧千里曰。釋名之例可知也。其例有二焉。曰本字。曰易字。本字又分爲三。曰本字。疊本字。本字而易字。本字者如

冬曰上天。其氣上騰。與地絕也。以上釋上。如此之屬一也。

疊本字如

春曰蒼天。陽氣始發。色蒼蒼也。以蒼蒼釋蒼。如此之屬二也。

本字而易字者如

宿宿也。星各止宿其處也。以止宿之宿。釋星宿之宿。如此之屬三也。

易字更分爲七。爲易字。疊易字。再易字。轉易字。省易字。省疊易字。易雙字。

易字者如

天。顯也。在上高顯也。以顯釋天。如此之屬一也。

疊易字者如

雲。猶云。衆盛意也。以云云釋雲。如此之屬二也。

再易字者如

腹、複也。富也。以複也富也。再釋腹。如此之屬三也。

轉易字者如

兄、荒也。荒大也。以荒釋兄。而以大轉釋荒。如此之屬四也。

省易字者如

綈似蜚蟲之色綠而澤也。以蜚釋綈。卽省蜚也之云。如此之屬五也。

省疊易字者如

夏曰昊天。其氣布散皓皓也。以皓皓釋昊而省猶昊昊之云。如此之屬六也。

易雙字者如

摩娑猶未殺也。以未殺雙字釋摩娑雙字。如此之屬七也。

以上共爲十例。統以二例。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其目則分爲釋天釋地釋山釋水釋

正釋道釋州國釋形體釋姿容釋長幼釋親屬釋言語釋飲食釋采帛釋首飾釋衣服釋宮

室釋牀帳釋書契釋典藝釋用器釋樂器釋兵器釋車釋船釋疾病釋喪制諸門。

蓋釋名一書。以字音釋字義者也。音近則義同。故以音爲本。此漢儒小學之正例也。若許叔重說文解字等。亦有訓詁。既前列於形書。茲不贅列。將四庫書目所列訓詁書目。列表於左。以便參考。

爾雅註疏十一卷

晉郭璞註宋邢昺疏

爾雅註三卷

宋鄭樵撰

方言

漢揚雄撰

釋名

漢劉熙撰

廣雅

魏張揖撰

匡謬正俗

唐顏師古撰

羣經音辨

宋賈昌朝撰

埤雅

宋陸佃撰

爾雅翼

宋羅願撰

駢雅

明朱謀璋撰

字詁

續方言

書目答問所列。有四庫所未載者。如

倉頡篇

急就篇

急就章考異

小學鉤沈

續方言補正

續釋名

小爾雅疏

小爾雅訓纂

小爾雅義證

駢字分箋

清黃生撰

清杭世駿撰

清孫星衍輯

漢史游撰唐顏師古注宋王應麟補注

清孫星衍

清任大椿

清程際盛

清江聲

舊題漢孔鮒晉李軌解王煦疏

清宋翔鳳

清胡承琪

清程際盛

總序

論文而溯之於經。可謂得其本矣。書記言春秋紀事。詩載風俗禮詳乎制經也。而史出其中矣。老子說陰陽莊列寓言假象。鄒衍談天地管商論法制。申韓尙刑名賞罰。子也。而本出乎經矣。事與道離而二之。而經史分學與道歧而出之。而經子又分其實分之也。其文亦是故習於經者。其文深以厚。習於史者。其文恣以肆。習於子者。其文辯而詭。源遠而末益。分亦自然之勢也。六經之文尙矣。學者得其一而終身用之不窮。史家則有前後之二派焉。國語國策諸書附於左傳者也。前後漢三國以下之史。附於史記者也。左傳之文。其氣緩。其旨遠。其言短。史記之文。其氣鬱。抑其旨深。曲其言參差磊落而不齊。此所謂紀事之兩派。而後世史家皆莫能出其範圍之外者也。子家之文本出於經。而流不同。道家之文冲夷元妙。而虛墨家之文平實古淡。而質法家之文慘刻綜覈。而實名家之文奇偶反復。而巧縱橫家之文旁通曲譬。而暢此皆各有所長。而後世文人亦莫能外焉。至論乎相承之迹。漢司馬相如之麗。則出於詩者也。劉向之澆。出於禮者也。賈誼董仲舒之辨。出於春秋者也。揚雄之奇。出於易者也。或曰韓愈之雄。而肆也。本之尙書之灑灑。柳宗元之清而峭也。本之公穀之斷斷。而其博求參取以得之者。六經以

下。二公論之詳矣。若夫宋歐陽王曾之徒本於唐。明王歸之徒本於宋。有清方姚之徒則本於明。沿而上之。以至於六經。其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是故學者論文沿其流以溯乎源。循乎枝而披其根。則漢唐以來之文章皆可執其途而言焉者也。今欲論羣經文體則詳其名義詳其體制詳其文法取之於注疏經學家之書文學家之集而論之羣史文體則詳其作史之源體例之辨異同之迹優劣之分取之於各史及諸史評目錄之書而論之子家及諸文家文體則求其所本述其所長辨其所不同議其所不足則取之於諸子諸集及詩文評之書而論之亦庶幾備焉矣。學者苟既辨其術又識其途博以游之約以守之從乎性之相近隨乎氣之所宜得船與楫知沿流而不止其可量也哉。

羣經文體總說

說文。經。織也。玉篇。經。緯以成。緡布也。借以爲經。綸天下之意。易曰。君子以經綸。周禮以經邦國。注。經。法也。王謂之禮經。常所秉以治天下者也。經之名見於國語。挾經秉枹。而孝經錫命。決引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莊子天運篇。工治詩書易禮樂春秋六經。六經之名始於此。此稱經之見於傳。與緯書子書者。皆在秦漢以前也。應氏曰。樂正崇四術以訓士。則先王之詩書禮樂。其設教固已久。易雖用於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學所可語。春秋雖公其記載。而策書亦非民庶所得盡窺。故易象春秋。韓宣子適魯始得見之。則諸國之教。未必盡備六者。此以四術爲四經之說也。揚雄法言。說天者莫辨乎易。說事者莫辨乎書。說體者莫辨乎禮。說志者莫辨乎詩。說禮者莫辨乎春秋。白虎通五經論。經所以有五。何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此又以四經參之以易。而曰五經者也。其後乃有七經九經十經十二經十三經十四經之說。莊子天道篇有緡十二經以說之言。說者云。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加六緯。合爲十二經也。顧亭林曰。自漢以來。儒者相傳。但言五經。而唐時立之學官。則云九經者。三禮三傳分而習之。故爲九也。其刻石國子學。則云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宋時程朱諸大

儒出。始取禮記中之大學中庸及進孟子以配論語。謂之四書。而十三經之名始立。所謂十四經者。先時嘗併大戴記於十三經末。稱十四經也。總而論之。則經不外乎五常之道。六藝之文。史記曰。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紀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生。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淮南子曰。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爲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譏辨義者。春秋之靡也。經雖有十三十四之名。不外乎此六端。而後世之文體莫不出於是焉。故劉彥和以爲文章皆根本六經。其宗經篇曰。論說解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爲其根。故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輕。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華。六則文麗而不淫。以爲稟經製式。酌雅富言。是仰山而鑄銅。煮海而爲鹽也。故章氏實齋以爲戰國之文。其源皆出於六藝。老子說本陰陽。莊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鄒衍侈言天地。關尹推衍五行。書教也。管商法制。義存政典。禮教也。申韓刑名。旨歸賞罰。春秋教也。其他

楊墨尹文之言。蘇張孫吳之術。辨其源委。揭其旨趣。九流之所以分。七錄之所以敍。皆於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爲六典之遺也。後世文學家。如唐代韓柳巨子。亦皆取法於經。韓之言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又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柳子厚與韋中立論師道書曰。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則文章之根本。六經豈虛語哉。

京師優級師範國文講義

第二冊

羣經文體總說

六

京師優級師範國文講義

蕪水陳曾則編纂

周易文體

正義曰。夫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自天地開闢。陰陽運行。寒暑迭來。日月更出。孚萌庶類。亨毒羣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續。莫非資變化之力。換代之功。然變化運行。在陰陽二氣。故聖人初畫八卦。設剛柔兩畫。象二氣也。布以三位。象三才也。謂之爲易。取變化之義。既義總變化。而獨以易爲名者。易緯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又云。易者其德也。光明四通。簡易立節。天以爛明。日月星辰。布設張列。通精無門。藏神無穴。不煩不擾。澹泊不失。此其易也。變易者其氣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君臣取象。變節相移。能消者息。必專者敗。此其變易也。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此易含三義之說也。伏羲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伏羲則而象之。乃作八卦。萬物之象皆在其中。故繫辭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是也。雖有萬物之象。其萬物變通之體。猶有未備。故因其八卦而更重之。卦有六爻。遂重爲六十四卦也。繫辭曰。因而重之。

爻在其中矣。是也。伏羲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有卦辭。有爻辭。卦者掛也。言懸掛物象以示於人。故謂之卦。爻者言乎變者也。效天下之動者也。所事孔子之十翼者。上彖。一下。象。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上。下。者。以。言。乎。上。下。經。也。彖。者。斷。也。斷。定。一。卦。之。義。故。云。彖。也。萬。物。之。體。各。有。形。象。聖。人。設。卦。以。寫。萬。物。之。象。故。言。象。曰。以。比。擬。之。象。在。彖。後。者。彖。詳。而。象。略。也。乾。坤。者。易。之。門。戶。其。餘。諸。卦。及。爻。皆。從。乾。坤。而。出。義。理。深。奧。故。特。係。文。言。以。開。釋。之。文。謂。文。飾。以。乾。坤。德。大。故。特。文。飾。以。文。言。也。謂。之。繫。辭。者。凡。有。二。義。論。字。取。繫。屬。之。義。聖。人。繫。屬。此。辭。於。爻。卦。之。下。故。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又。曰。繫。辭。焉。以。盡。其。言。是。繫。屬。其。辭。於。爻。卦。之。下。則。上。下。二。篇。經。解。是。也。謂。之。說。卦。者。陳。說。八。卦。之。德。業。變。化。及。法。象。所。爲。也。序。卦。者。文。王。既。繇。六。十。四。卦。分。爲。上。下。二。篇。其。先。後。之。次。其。理。不。見。故。孔。子。就。上。下。二。經。各。序。其。相。次。之。義。故。謂。之。序。卦。焉。雜。卦。者。雜。糅。衆。卦。錯。綜。其。義。或。以。同。相。類。或。以。異。相。明。也。此。易。上。下。經。文。體。之。大。概。也。至。論。其。文。或。者。以。爲。八。卦。皆。取。諧。聲。如。乾。健。坤。順。坎。陷。離。麗。兌。說。是。也。而。阮。芸。臺。以。爲。周。易。爲。千。古。文。章。之。祖。其。言。曰。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爲。一。言。轉。相。告。語。必。有。愆。誤。是。必。寡。其。詞。協。其。音。以。文。其。

言。使人易於記誦。無能增改。且無方言俗語雜於其間。始能達意。始能行遠。此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古人歌詩箴銘諺語凡有韻之文。皆此道也。爾雅釋訓。主於訓蒙子子孫以下用韻者三十二條。亦此道也。孔子於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爲文章者。不務協聲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謂文也。文。言數百字。幾於句句用韻。孔子於此發明乾坤之蘊。詮釋四德之名。幾費修詞之意。冀達意外之言。要使遠近易誦。古文易傳。公卿學士。皆能記誦。以通天地萬物。以警國家身心。不但多用韻。抑且多用偶。卽如樂行憂違偶也。長人合禮偶也。和義幹事偶也。庸言庸行偶也。閑邪善世偶也。進德修業偶也。知至知終偶也。上位下位偶也。同聲同氣偶也。水溼火燥偶也。雲龍風虎偶也。本天本地偶也。无位无民偶也。勿用在田偶也。潛藏文明偶也。道革位德偶也。偕極天則偶也。隱見行成偶也。學聚問辨偶也。寬居仁行偶也。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偶也。先天後天偶也。存亡得喪偶也。餘慶餘殃偶也。直內方外偶也。通理居體偶也。凡偶皆文也。於物兩色相偶。而交錯之。乃得名曰文。文卽象其形也。然則千古之文。莫大孔子之言。易孔子以用韻比偶之法。綜其言而名曰

文。何後人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且尊之曰古也。按阮文達之言。以爲學者爲文。宜比儷整齊。易於誦讀。不必故爲散體。當以易之文言爲法也。如章氏實齋以爲易象包乎六藝。與詩之比興爲表裏。戰國之文深於比興。卽其深於取象者也。莊列之寓言也。則觸蠻可以立國。蕉鹿可以聽訟。離騷之抒憤也。則帝閼可以上九天。鬼情可以察九地。他如縱橫馳說之士。飛箝捭闔之流。徒蛇引虎之營謀。桃梗土偶之問答。愈出愈奇。不可思議。然而指迷從道。因有其功。飾奸售欺。亦受其毒。故人營構之象。有吉有凶。宜察天地自然之象。而衷之以理。此易教之所以範天下也。而後世文人。亦有取法於易者。吳氏林下偶談曰。歐公作滁州醉翁亭記。自首至尾。多用也字。人謂此體。卽見歐陽前。此未聞。余謂前輩爲文。必有所祖。又觀錢公輔作越州并儀堂記。亦是此體。如其末云。問其辦之歲月。則嘉祐五年二月十七日也。問其作之主人。則太守刁公景純也。問其常所往來而共樂者。通判沈君興宗也。誰其文之。晉陵錢公輔也。其機杼甚與歐記同。此體蓋出於周易雜卦一篇。若史記律書亦倣周易序卦之體也。

尙書文體

尙書序曰。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尙書。馬

融曰。上古有虞氏之書。故曰尙書。王肅曰。上所言史所書。故曰尙書。鄭元曰。尙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故曰尙書。四說不同。經義雜記以爲天在上。尊尙之。若天書然。此言人之尊書。非言人繫之於天也。鄭說較馬孔爲精審矣。書有古文今文尙書二十八篇。濟南伏生所傳。後附益大誓一篇。用當時隸書寫之。故稱今文尙書。漢景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所得者多十六篇。許叔重說文解字敘記六體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蓋如商周鼎彝之書。故稱爲古文尙書也。論書之體例者。孔疏以爲書體爲例有十一。一曰典。二曰謨。三曰貢。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誥。七曰訓。八曰命。九曰征。十曰範。堯典舜典二篇。典也。大禹謨皋陶謨二篇。謨也。禹貢一篇。貢也。五子之歌一篇。歌也。甘誓秦誓三篇。湯誓牧誓費誓秦誓八篇。誓也。仲虺之誥湯誥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康王之誥八篇。誥也。伊訓一篇。訓也。說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顧命畢命。周命文侯之命九篇。命也。嗣征一篇。征也。洪範一篇。範也。此各隨事而言。益稷亦謨也。因其人稱言以別之。其太甲咸有一德。伊尹訓道。王亦訓之類。盤庚亦誥也。故王肅云。不言誥何也。取其徒而立功。非但錄其誥。高宗彤日。與訓序。連文亦訓詞。可知也。西伯戡黎。云祖伊恐奔告于受。亦誥也。武成云。識其政事。亦誥也。旅獒戒王。亦訓也。金縢自爲一體。祝亦告辭也。梓材酒誥。

分出。亦誥也。多士以王命誥。自然誥也。無逸戒王。亦訓也。君奭周公誥召公。亦誥也。多方周官上誥于下。亦誥也。君陳君牙與畢公之類。亦命也。呂刑陳刑告王。亦誥也。書篇之名。因事而立。此所謂十例也。鄭氏樵曰。典謨訓誥誓命。孔安國以爲書之六體。由今觀之。有一篇備數篇之體。如大禹謨曰。禹乃會羣后誓師。則是謨亦有誓也。說命曰。王庸作書以誥。則是命亦有誥也。以至益稷洪範。本謨而不言謨。旅獒無逸。本訓而不言訓。盤庚梓材。本誥而不言誥。勵征不言征。君陳君牙不言命。大抵五十八篇中。聖人取予之意。各有所主。有取於治亂興廢之所由者。如典謨訓誥湯誓之類是也。有世不得爲治而有取其言以傳遠者。如五子之歌君牙罔命是也。有取其事者。勵征是也。有取其意者。呂刑是也。有特記其時者。文侯之命是也。有以示戒勸者。費秦誓是也。與三百篇之美刺二百四十二年之褒貶無以異也。此言書之六體取義甚備。而其各篇名義皆不出乎其中也。至論尙書精意。有四始四要七觀之說。所謂四始者。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誠之始也。說命言學之始也。所謂四要者。韓子有言。記事者必提其要。若天文地理圖書律呂四者皆書之要也。所謂七觀者。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謨皋陶謨見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

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秦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呂刑可以觀誠。通斯七者。書之大義舉矣。董鼎以爲六經莫備於書。一書中其於明德新民之綱。修齊治平之目。卽堯典已盡其要。而危微精一四言。所以開知行之端。主善協一四言。所以示博約之義務。學則說命其入道之門。爲治則洪範其經世之要也。他如齊天運則有羲和之歷。定地理則有禹貢之篇。正官僚則有周官之制度。修身任人則有無逸立政諸書。故嘗謂六經莫古於書。易雖始於伏羲。然有卦未有辭。辭始於文王爾。六經莫備於書。五經各主一事而作耳。易主卜筮。卽洪範之稽疑也。禮主節文。卽虞書之五禮也。詩主詠歌。卽后稷之樂教也。周禮設官。卽周官六官率屬之事也。春秋褒貶。卽皋陶命德討罪之權也。五經各主帝王政事之一端。書則備紀帝王政治之全體也。故劉彥和以爲聖賢言詞總爲尙書。後人以爲文體多出於書。信不誣也。論書之文法者。有揚雄氏。其言曰。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下周者其書誰乎。以言其聲音之廣大也。石林葉氏曰。書非一代之言也。其文字各隨其世。不一其體。然大抵簡質淵慤。不可強通。自立政而上。非伊尹周公傳說之辭。則仲虺祖乙箕子召公。其君臣相與往來告誡論說。則堯舜禹湯文武是也。是以其文峻而旨

遠。自立政而下。其君則成王穆王康王平王。其臣則伯禽君陳君牙。下至於秦穆公。其辭則一時太史之所爲也。是以其文亦平易明白。意不過其所言。此言尙書因時代不同而文亦異也。後世學尙書體者。如韓昌黎平淮西碑。李商隱以爲點竄堯典舜典字者是也。愚謂漢書地志亦做禹貢而作耳。禹貢者以山川分土爲萬世不易之書也。故薛氏瑄曰。古人敘事之文極有法。如禹貢篇首以敷土奠高山大川爲一書之綱。次冀州以王畿爲九州之首。次八州次導山次導水以見經理之先後。次九州四隩九川九澤四海以結經理之效。次制貢賦立宗法祗台德先分五服以述經理之政而終之以聲教訖于四海。執圭以告厥成。始終本末綱紀秩然非聖經其能然乎。

毛詩文體

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

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誦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所謂四始者。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王荊公曰。風也。二雅也。頌也。雖相因而成。而其事不相襲。故謂之四始也。詩之六義。有體有用。風者聖賢治道之遺化。雅以爲後世法。頌誦德廣以美之。三者詩之體也。程大昌以爲詩有雅頌而無風。其言曰。國風非古也。夫子雅者而頌亭林亦曰。周南召南也。非風也。後人遂存云。此有南有風。有詩之用。賦比興三者是雅有頌云。南不可移於風。猶風之不可雜於雅。故皆存之。此又一說也。詩之用。賦比興三者是矣。胡致堂曰。學詩者必分其義。如賦比興。古今論者多矣。惟河南李仲蒙之說最善。其言曰。敍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盡物也。索物以託情。謂之比。情附物者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者也。故物有剛柔。緩急。榮悴。得失。不齊。則詩人之性情亦各有所寓。非先辨乎物。則不足以考。

性。性。性。可。考。然。後。可。以。明。體。而。觀。乎。詩。矣。至。論。乎。詩。之。大。義。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興。者。引。物。連。類。關。雎。興。於。鳥。而。爲。風。之。首。鹿。鳴。興。於。獸。而。爲。雅。之。端。是。所。謂。興。者。也。子。擊。好。晨。風。黍。離。而。慈。父。感。悟。周。磐。誦。汝。墳。卒。章。而。爲。親。從。仕。王。哀。讀。蓼。莪。而。三。復。流。涕。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可。謂。興。于。詩。矣。觀。者。觀。風。俗。知。盛。衰。如。吳。公。子。札。之。觀。於。周。樂。歌。周。南。召。南。而。知。其。勤。而。不。怨。歌。邶。鄘。衛。而。知。其。憂。而。不。困。歌。王。而。知。其。思。而。不。懼。歌。鄭。而。知。其。民。不。堪。歌。齊。而。知。其。國。未。可。量。歌。豳。而。知。周。公。之。東。歌。秦。而。知。其。大。歌。魏。而。知。其。婉。歌。唐。而。知。其。憂。之。遠。歌。陳。而。知。其。不。久。歌。小。雅。而。知。其。有。先。王。之。遺。民。歌。大。雅。而。知。其。文。王。之。德。歌。頌。而。知。盛。德。之。所。同。是。所。謂。觀。者。也。羣。者。羣。居。相。切。磋。也。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子。貢。能。達。於。貧。富。之。間。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子。夏。能。悟。於。禮。後。之。說。白。圭。者。南。容。之。所。三。復。也。不。伎。不。求。者。子。路。終。身。之。所。誦。也。是。所。謂。羣。者。也。怨。者。怨。刺。上。政。南。山。之。憂。世。小。弁。之。親。親。是。所。謂。怨。者。也。又。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蓼。莪。見。孝。子。之。思。養。四。月。見。孝。子。之。思。祭。知。此。義。可。以。事。父。矣。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而。後。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知。此。義。可。以。事。君。矣。聞。格。物。之。學。莫。近。於。詩。關。關。之。雎。摯。有。別。也。呦。呦。之。鹿。食。相。呼。也。德。如。鳩。鳩。言。均。一。也。仁。如。鸛。虞。不。

嗜殺也。引而申之。有多識之益也。欲知三百篇之文體。不能離乎聲音而論之。吳公子札言之詳矣。而後人亦有評之者曰。不離日用間有福。天下萬世之意。周南也。至誠淳恪。秋豪。不犯。召南也。君子處變淵靜。自守。邶風也。翩翩有俠氣。齊風也。憂思深遠。唐風也。秋聲朝氣。秦風也。深知民情而直體之。幽風也。忠厚之至。小雅也。振刷精神。宣王。小雅也。深遠大雅也。鋪張事業。宣王大雅也。天心布聲。周頌也。謹守禮法。魯頌也。天威大聲。商頌也。詩三百篇。牢籠天地。囊括古今。原本物情。諷切治體。總統理性。闡揚道真。廓乎廣大。靡不備矣。美乎精微。靡不貫矣。近也實遠。淺也實深。詞有盡而意無窮。故讀其詩而知其聲。聞其音而知其意。優游涵泳。達其深旨。故善觀詩者。當推詩外之意。如孔子。子思。善論詩者。當達詩中之理。如子貢。子夏。善學詩者。當取一二言爲立身之本。如南容。子路。善引詩者。不必分別所作之人。所采之詩。如諸經所舉之詩。可也。

三禮文體

漢書。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所得皆先秦舊書。周官尙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則周禮本名周官也。賈公彥曰。以設位言之。

謂之周官。以制作言之。謂之周禮。孔疏曰。周禮見於經籍。其名異者有七處。孝經說云。禮經三百一也。禮器云。經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四也。禮說云。有三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謂爲周禮六也。漢書藝文志周官經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舉。其大數而云三百也。黃氏日鈔曰。夾漈鄭氏書謂周禮一書。詳周之制度。而不及道化。嚴於職守。而闕略人主之身。後來求其說而不可得。或謂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陰謀之書。或謂漢儒傳會之說。至孫處又爲之說曰。周禮之作。周公居攝之後。書成歸豐。而實未嘗行。惟其未行。故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凡此皆預爲之。而未嘗行也。然周禮一書。法制詳密。雖有缺遺。恐非後人所能僞作。故朱子以爲周官徧布精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又曰。周禮一書。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焉。李氏觀曰。竊觀六典之文。其用心至悉。非古聰明睿知。孰能及此。其曰。周公致太平者。信矣。其條目雖多。而綱領有三。養君德。正朝綱。均國勢。是也。其分例雖密。而序官之義有二。一則以義類相從。如宮正。宮伯。同主。宮中是膳夫。庖人。外饗。同主。造食。是一則次敘一官之屬。不以尊卑爲先後。而以緩急爲次第。故宮正等士。

官、在、前、內、宰、等、大、夫、官、在、後、也。惟其後闕冬官一篇。河間獻王取考工記合成六篇奏之。攷工記者。或以爲東周後齊人所作。或以爲先秦書。然其文法奇古。王應麟曰。嘉量銘極文章之妙。而梓人筭虞之制。文法奇古。有飛動之狀。蓋精於道者。兼物物而後能制器。莊子謂梓慶削木爲鑿。鑿成見者驚猶鬼神。以天合天道。與藝化豈物物刻雕之哉。故或以爲檀弓攷工記皆聖於文者也。總之周禮一書。經制至周。而詳文物。至周而備。有一事必有一官。後世典志之書。皆倣於此者也。儀禮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也。劉歆曰。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則儀禮本名士禮也。孔疏云。儀禮之別亦有七處。而有五名。一則孝經說春秋及中庸並云。威儀三千。二則禮器云。曲禮三千。三則禮說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爲儀禮。五則漢書藝文志曰。儀禮爲古禮。經凡此七處。五名並承三百之下。故知卽儀禮也。今之儀禮其存者共十七篇。士冠禮第一。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主人立冠朝服。則是任於諸侯。天子之士也。士昏禮第二。士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而名焉。士相見第三。士以職位相親。始承摯相見之禮也。鄉飲酒禮第四。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也。鄉射禮第五。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也。燕禮第六。諸侯無事。若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與羣臣燕飲以樂之也。大射

禮第七名曰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羣臣射以觀其禮。數中者得與於祭。不數中者不得與於祭也。聘禮第八。大問曰。聘諸侯相於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也。公食大夫禮第九。主國君以禮食小聘大夫之禮也。覲禮第十。覲見也。諸侯秋見天子之禮也。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喪服第十一。天子以下死而相喪衣服。年月親疏。隆殺之禮也。士喪禮第十二。士喪其父母。自始死。至於既殯之禮也。既夕第十三。喪禮之下篇也。士虞禮第十四。虞安也。士既葬其父母。迎精而反。日中而祭之於殯室。以安之也。特牲饋食禮第十五。特牲饋食禮。非諸侯之大祭。祖禰也。少牢饋食禮第十六。諸侯之卿祭其祖禰於廟之禮也。有司徹第十七。少牢之下篇也。以上十七篇。卽儀禮之名義次序也。朱子曰。禮書如儀禮。尙完備於他書。韓氏愈曰。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於今者蓋寡。復之無由。攷之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度粗在於是。馬氏廷鸞曰。儀禮之書。於奇辭奧旨。中有精義妙道焉。於纖悉曲折。中有明辨等級焉。周禮儀禮者。經也。禮記者。傳也。儀禮有冠禮。禮記有冠義。儀禮有聘禮。禮記有聘義。以至燕禮之類。莫不皆然。皆發明其理。故二書必參觀焉。孔疏曰。禮記之作出自孔氏。孔子歿後。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或錄舊禮之義。或錄官禮所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序得失。故

纂而錄之。以爲記。陸德明曰。記二禮之遺缺。故曰禮記。程子曰。禮記雜出於漢儒。然其間聖門緒餘。其格言甚多。如樂記。學記。大學之類。無可議者。檀弓。表記。坊記。亦甚有至理。惟知言者擇之。如王制。禮運。禮器。其書亦多傳古意。若閒居。燕居。三無。五起之說。文字可疑。蓋禮記者。孔門弟子所記。或雜取大戴及他書。或者漢儒所增益。故多駁雜不純耳。然檀弓一篇。文字最佳。王應麟以爲筆力左氏所不逮。致堂胡氏以爲似論語。徐揚貢曰。李性學言國語不如左傳。左傳不如檀弓。當於詳簡繁略間得之。竊謂此語誠知言哉。然所謂不如者。非謂國語繁而檀弓簡也。以左較國。則左簡。以檀弓較左國。檀弓又簡。抑非獨簡也。遠且逸矣。故其片言隻字。瀏灑灑脫。神趣飛舞。如黃河之水。雖尺寸亦自興波。蓋其源自天來也。蘇長公嘗教人熟讀檀弓。當得文章體制。王伯厚謂東坡得文法於檀弓。夫大蘇之文。空靈變幻。得之莊子。而瀏灑灑脫。神趣飛舞。全得之檀弓也。楊升庵曰。檀弓載晉事尤妙。如申生事。知悼子卒事。秦穆弔重耳事。獻文子成室事。及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皆妙絕古今。超文人蹊徑外。宋人謂春秋戰國時。楚多文人。如倚相。觀射父。屈原之流。然豈知晉之文人尤高乎。楚文深雄。奔放有霸國之氣。晉文曲中肆隱。乃有先王之風也。按宋陳騭撰文則一書。以公穀左氏檀弓所敘同事之文。比列觀之。

然後知檀弓文章之美。過乎三家矣。

春秋三傳文體

杜預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之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此孔子作春秋之意也。所以名春秋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故後人以爲春秋。剟編年之體也。春秋之大旨。自孟子以後。論之詳矣。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莊氏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辨。又曰。春秋以道名分。董子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至論其體例所在。趙氏匡以爲褒貶之指在乎例。綴敘之意在乎體。所謂體者。其大概有三。而區分有十。所謂三

者。凡卽位崩薨卒葬朝聘會盟此常典所當載也。故悉書之。隨其邪正而加褒貶。此其一也。祭祀婚姻賦稅軍旅蒐狩皆國之大事亦所當載也。其合禮者夫子修經之時悉皆不取。故公穀云常事不書是也。其非者及合乎變之正者乃取書之而增損其文以寓褒貶。此其二也。慶瑞災異及君被弑被執及奔放逃叛歸入納立如此兼非常之事亦史冊所當載。夫子則因之而加褒貶焉。此其三也。此述作之大凡也。所謂十者一曰悉書以志實二曰略常以明禮三曰省辭以從簡四曰變文以示義五曰卽辭以見意六曰記是以著非七曰示諱以存禮八曰詳內以異外九曰闕略因舊史十曰損益以成辭。知其體推其例觀其大意然後可以議之耳。朱子所謂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可以盡其大而無餘其屬辭比事微而顯悉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故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也。春秋之後乃有三傳杜氏預曰左邱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義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游之使自求之鑿而飶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荀氏崧曰邱明

撰所聞爲傳。其書華體。多膏腴美辭。強本繼末。以發明經意。信多奇偉。胡氏甯曰。左氏釋經。雖解而博通諸史。敘事尤詳。能令百世之下。頗見本末。其有功於春秋爲多。左氏之文。雖緩而朱子謂有縱橫之意。以讀其書。能反復低昂。詞氣鏗訇。使人精神振發。興趣悠長也。左氏采取列國史書。爲春秋作傳。故其文多方言。又喜引詩書之辭。其文整齊。故多偶句。如夏五之闕。良八之占之類是也。王世貞以爲崔子鍾之文出於左氏檀弓。姚姬傳以爲韓昌黎爭臣論蓋出於左國。或曰左氏敘事。蓋無出其右者。或曰左氏聖於文。信不誣也。其次公穀。荀氏崧曰。儒者稱公羊高親受子夏。辭義清俊。斷決明審。多可採用。穀梁赤師徒相傳。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或左氏公羊所不載。劉氏安世曰。公穀皆解正春秋。春秋所無者。公穀未嘗言之。故漢儒推本以爲真孔子之意。然二家亦自矛盾。則亦非孔子之意矣。胡氏安國曰。左氏敘事。見本末。公羊穀梁辭辯而義精。容齋以爲公羊之文喜用疊語。如宋人及楚人平事幾四百字。其稱司馬子反者八。又再曰將去而歸爾。然後歸爾。臣請歸爾。吾亦從子而歸爾。又三書軍有七日之糧爾。凡五用爾字。然不覺其繁。公羊之文類此者頗多。清刻峭利。亦非人所及也。晁氏曰。穀梁晚出於漢。因得監省左氏公羊之違畔而正之。至其精深遠大者。真得子夏之所傳。然其文筆與公

羊或有相似者。故朱子疑出於一手也。總之春秋三傳分爲二義。有訓詁之傳。主於釋經。公穀是也。有記載之傳。主於紀事。左氏是也。王氏應麟曰。三傳皆有得於經而有失焉。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此鄭康成之言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范武子之言也。左氏之義有三長。二傳之義有五短。劉知幾之言也。左氏拘於赴告。公羊牽於讖緯。穀梁窘於日月。劉原父之言也。左氏失之流。公羊失之險。穀梁失之迂。崔伯直之言也。左氏之失專而縱。公羊之失雜而拘。穀梁不縱不拘而失之隨。鼂以道之言也。事莫備於左氏。例莫明於公羊。義莫精於穀梁。或失之誣。或失之亂。或失之鑿。胡文定之言也。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公羊穀梁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葉少蘊之言也。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公羊經學理精而事誤。朱文公之言也。學者取其長。舍其短。庶乎得聖人之心矣。

四子書文體 孝經附

漢書藝文志。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古論語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

傳十九篇。劉向云。魯人所學。謂之魯論。齊人所學。謂之齊論。孔壁所得。謂之古論。魯論齊論。至張禹始合。至鄭康成則以魯論考之。齊論古論爲之註。三論始合。爲今定本。故至唐藝文志已不及齊魯篇目也。王肅家語序云。家語論語並時。弟子取其正實切事者。別出爲論語。尹氏曰。是書乃集記孔子嘉言善行也。其撰定是書者。乃仲弓游夏之徒也。論語雖隨記夫子之言行。而文法簡當。陳騫文則引孟之反一段與裨諶草創一段。皆爲左氏所不及。蓋辭達實爲文章之止境也。大學者。小戴第四十二篇。專言古者大學教人之次第。河南程氏以爲孔子之遺書也。朱子大學章句序曰。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故爲作傳以發其意也。中庸者。小戴第三十一篇。程氏以爲孔門傳授心法。而其書成於子思。而其言大抵與大學相發明。故先儒以爲大學者。中庸之戶庭。中庸者。大學之闔奧也。程朱以大學中庸兩篇爲道學之要。別爲二書。並論語孟子爲四子書。其功偉矣。風俗通曰。孟子去齊。又絕糧於鄒薛。困殆甚。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尼之意。作書中外十一篇。然集注序說史記列傳皆以爲孟子之書。孟子自作。朱子以爲熟讀七篇。觀其

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輯所就也。趙岐題辭亦云。孟子與高弟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則韓氏以爲孟子乃其弟子所會集。恐不然也。其先列於諸子。至漢書藝文志。列於儒家。直齋陳氏書錄解題。始以論孟同入經類。其說曰。自韓文公稱孔子傳之軻。軻死不得其傳。天下學者咸曰。孔孟。孟子之書。固非苟揚以降。所可同日語也。今國家設科。論孟同列於經。而程氏諸儒訓解二書。常相表裏。故合爲一類也。蓋先儒以爲能通五經。莫如孟子。程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王應麟曰。言詩莫如孟子。其述孔子之言以爲知道者。二鴟鴞蒸民是也。如靈臺北山雲漢小弁凱風。深得詩人之心。以意逆志。一言而盡說詩之要。又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至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則善言書者亦莫如孟子。或者更以爲觀任人有問屋廬子一章。可謂知禮者莫如孟子矣。而稱孟子之文者。蓋亦不少。柳子厚以爲孟子善用助字。其復杜溫天書云。予讀孟子百里奚一章。味其所用助字。開闔變化。使人之意飛動。蘇老泉以爲孟子之文。氣勢最盛。其上歐陽內翰書曰。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軒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吳

氏更以爲孟子文法可學。其言曰。孟子七篇。不特推言義理廣大而精微。其文法極可觀。如齊人乞墦一段。尤妙。唐人雜說。蓋出於此也。愚以爲孟子文章爲後人所推重者。蓋由明理最深。養氣至足。浩然之氣。既充塞於天地之間。而其見於文字者。自然光輝發越。而不可掩矣。孝經者。古者皆以爲曾子所作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孔子以曾參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六藝論曰。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旨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或曰。孝經非曾子自爲也。曾子問孝於仲尼。而與門弟子之言。門弟子類記而成書。雖孔子有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之言。而其書多出於後人附會之作。朱子亦作孝經刊誤。蓋以其書非復孔子之舊也。

周秦傳記雜史文體

劉知幾曰。在昔三墳五典。春秋禮記。既上代帝王之書。中古諸侯之紀。行諸歷代。以爲格言。其餘外傳。則神農嘗藥。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實著山經。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語載言。傳諸孔氏。是知僞記小說。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其所由來尙矣。爰及近古。斯道漸煩。史氏流別。殊途並驚。按正史之名。見於隋志。史者。別於經。別史者。別於正史者也。四庫全書目錄。分十五類。

曰正史。曰編年。曰別史。曰雜史。曰詔令。曰奏議。曰傳記。曰史鈔。曰載記。曰時令。曰地理。曰職官。曰政書。曰目錄。曰史評。曰譜錄。於正史之外。別有著述。實本於周秦傳記雜史之體。當以次而論列焉。

逸周書別史體

漢藝文志無史名。戰國策史記均附見於春秋。厥後著作漸繁。隋志乃分正史。古史。霸史。諸目。陳振孫書錄解題。創立別史一門。以處上不至於正史。下不至於雜史者。義例獨善。而此體實昉於逸周書也。劉知幾曰。周書與尚書相類。卽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爲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其有典雅高義。亦有淺末常說。殆似後之好事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之說。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書。五經之別錄。考隋經籍志。唐藝文志。俱稱此書得之晉太康中汲郡魏安釐王冢。然劉向班固所錄。並著周書。而司馬遷史記。武王克殷事。與此合。鄭康成注周禮儀禮。引王會。許叔重說文。引逸周書。馬融注論語。引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豈漢世已入中秘。其後稍隱耶。今篇目比漢但闕其一。繫之汲冢。失其本矣。若墨子呂氏春秋史記說文張衡集杜預注。皆引周書。今文有無其語者。亦在逸篇矣。書多駁辭。宜孔子所不取。或

戰國之士私相綴續。託周爲名。孔子亦未必見也。今本比班固所紀。惟少一篇。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凡七十篇。敍一篇在其末。則篇數仍七十有一。與漢志合也。河間紀氏列之別史。南皮書目。答問列之古史。可依盧文弨抱經堂校本。並折衷陳逢衡補注。朱右曾集訓校釋。丁宗洛圖箋。便誦習焉。

國語國策辨雜史體

紀氏曰。雜史之目。肇於隋書。蓋載籍旣繁。難於條析。義取乎兼。包衆體。宏括殊名。大抵取其事繫廟堂。語關軍國。或但具一事之始末。非一代之全編。或但述一時之見聞。祇一家之私記。遺文舊事。足以存掌故。資攷證。備讀史者之參稽。此體實昉於國語國策也。司馬遷傳贊。左邱明爲傳文。纂異同爲國語。史通曰。左邱明旣爲春秋內傳。又稽逸文。纂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周穆王。終魯悼公。爲外傳。國語者。六經之流。三傳之亞也。陸淳謂與左傳文體不倫。定非一人所爲。太史公曰。左邱失明。厥有國語。石林葉氏曰。按姓氏譜。有左氏。有左邱氏。則豈一家之言乎。唐啖趙之徒。頗知之。然未有以傳其說也。宋氏曰。自魏晉以後。書錄所題。皆曰春秋外傳。國語是則左傳爲內國語。爲外三書。相副以成大業也。國策者。劉向校書錄序云。書

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修書。臣向以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策謀。宜爲戰國策。其戰國策序云。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畫。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安。易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隋志三十四卷。劉向錄唐志缺二卷。今世所傳之十三卷。史通曰。其篇有東西二周。秦齊燕楚三晉。宋衛中山合十二國。分爲三十二卷。謂之策者。蓋錄而不序。卽簡以爲名也。

竹書紀年刼編年體

司馬遷改編年爲紀傳。荀悅又改紀傳爲編年。劉知幾深通史法。而史通分敘六家。統歸二體。則編年紀傳均正史也。其不列爲正史者。以班馬舊裁。歷朝繼作。編年一體。則或有或無。不能使時代相續。故姑置焉。無他義也。晉書束皙發魏襄王家。得古書七十五篇。中有竹書紀年十三篇。今世所行題沈約注。亦與隋志相符。顧炎武考證之學最精。所作日知錄。往往引以爲據。其所紀始於黃帝。終魏今王二十年。蓋六國時晉魏史官所錄也。徐位山以爲是書瘞於秦火。未燔之前八十六年。縱未卽宣聖筆削之餘。當亦不致如古文尙書爲漢儒所僞作也。馬陽曰。

千古之大文。惟經與史。紀年史事也。其實元本於經。商書稱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春秋以時繫年。日繫月。皆紀年例也。顧秦火以後。尚書有今文古文之疑。春秋有左穀公羊之異。求其完好無闕。徵信不疑。其惟六國時竹書紀年一編。蓋紀年藏於汲冢。當周隱王十七年。至晉太康初始出。殆上天故爲祕惜。以爲斯文留一線之眞。而不使絕滅於煨燼者此也。是書始軒皇。訖周季。遠溯尚書以前。補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後。元元本本。同爲千古之大文也。隋經籍志曰。其書皆編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經。諸所記事。多與春秋左氏符同。學者因之以爲春秋。則古史記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體。蓋紀年一書。實倣春秋之體。其不得爲正史者。則其中所載。或乖於春秋左氏傳。年月不免舛異耳。

世本辨世系族譜體

周官瞽矇世奠繫。注謂世之而定其繫。謂書於世也。又曰小史定繫世。辨昭穆。注謂帝繫世本之屬。天子曰帝繫。諸侯曰世本。司馬遷傳贊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司馬遷采世本。劉向曰世本古史官明於古事者所記錄。黃帝以來。帝王諸侯及卿大夫。系世名號。凡十五篇。隋志世本。王侯大夫譜二卷。又世本二卷。劉向撰。又四卷。宋衷撰。又云

漢初得世本。紱黃帝以來祖世所出。春秋正義云。今之世本。與司馬遷言不同。世本多誤。不足依憑。顏之推曰。世本。邱左明所書。而有燕王喜。漢高祖。非本文也。鄭氏曰。三代以前。姓氏分而爲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三代之後。乃合而爲一。史記據世本鈔錄。故夏殷周秦世次。當可攷見。其後。史家有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宋人之譜學通志之世族略。皆詳得姓之始。實本於世本之意也。

孔子家語辨家史體

劉知幾分史體。其流有十六。曰家史。家史其本於孔子家語乎。孔子家語十卷。魏王肅註。其序云。鄭氏學行五十載矣。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孔子二十二世孫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書。昔相從學。頃還家。方取以來。與予有論。有若重規疊矩云。是此本自肅始傳也。漢書藝文志有孔子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註云。非今所有家語。馬昭謂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故王柏家語攷曰。四十四篇之家語。乃王肅自取左傳國語荀孟二戴記割裂織成之。孔衍之序亦王肅自爲也。特其流傳已久。且遺文軼事。往往多見於其中。故自唐以來。知其僞而不能廢。按藝文志既有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必原有是書。其後亡之也。旣名爲家語。蓋記孔子

一、生之言行實與家史無異。後人年譜之作，其本於此歟。

晏子春秋捌傳記體

紀事始者稱傳紀始黃帝。此道家野言也。究厥本源，則晏子春秋是。晏嬰相景公，此書著其行事及諫諍之言。崇文總目謂後人採嬰行事爲書，故卷頗多於前志。柳宗元謂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爲己術者。且其旨多尙同兼愛，非染節用，非厚葬久喪，非儒明鬼，皆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爲墨也。爲是書者，墨子道也。然其書自史記管晏列傳已稱爲晏子春秋。春秋者，記事之名也。故劉知幾史通稱晏子虞卿、吳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之春秋。而漢志惟作晏子，隋志乃名春秋。蓋二名兼行也。漢志隋志皆作八篇。至陳氏晁氏書目，乃皆作十二卷。蓋篇帙已多有所更改矣。此爲明季綿眇閣刻本。內篇分諫上諫下問上問下雜上雜下六篇。外篇分上下二篇。與漢志八篇之數相合。

古之地志。載方域山川風俗物產。而其書今不可見。然禹貢周禮職方氏。其大較矣。元和郡縣志。頗涉古蹟。蓋用山海經例也。山海經者。隋志相傳以爲夏禹所記。二十三卷。郭璞注序曰。劉歆所定書。其南西北東及中山號五藏經。爲五篇。其文最多。海內海外大荒三經。南西北東各一篇。并海內經一篇。總十八篇。多者十餘簡。少者二三簡。其題建平元年。其書序曰。禹定高山大川。蓋與伯翳主驅禽獸命山川類草木別水土四嶽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跡之所希至。及舟輿之所罕到。內別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紀其珍寶奇物異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獸昆蟲鱗鳳之所止。休祥之所隱。及四海之外絕域之國。殊類之人。古文之著明者也。顏之推曰。山海經禹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後人所屬。非本文也。通典以爲恢怪不經。疑夫子刪詩書後。尙奇者所作。或先有其書。如詭誕之言。必後人所加也。今本十八卷。劉歆定爲十八篇。多於志五篇。固已不同。尤表定爲先秦之書。非禹伯翳所作。蓋長沙零陵雁門。皆郡縣名也。考於太史公記漢西京書。非後世之作也。山海經要爲有本於古。秦漢增益之書耳。

穆天子傳剽小說體

晉太康中。於魏襄王墓得竹書穆天子傳五篇。此書所紀。雖多夸言。寡實。然所謂西王母者。不

過西方一國君。所謂縣圃者。不過飛鳥百獸之所飲食。爲大荒之圃澤。無所謂神仙怪異之事。所謂河宗氏者。亦僅國名。無所謂魚龍變見之說。較山海經淮南子猶爲近實。郭璞註爾雅於西至西王母句。不過曰西方昏荒之國。於河出崑崙墟句。雖引大荒西經。而不言其靈異。其註此書。乃頗引志怪之說。蓋釋經不敢不謹嚴。而箋釋雜書。則務矜博。故也。紀氏曰。穆天子傳。舊當入起居注類。徒以編年紀月敘西遊之事。體近於起居注耳。實則恍惚無徵。又非逸周書之比。以爲古書而存之。可也。以爲信史而錄之。則史體雜史例破矣。今退置於小說家。義求其當。無庸以變古爲嫌也。

周髀靛天文志書體

隋志天文始於周髀一卷。其言曰。數之法出於圓。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爲勾廣三。股修四。徑隅五。既方之外。半其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矩共長二十五。是謂積矩。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數之所生也。又曰。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臥矩以知遠。環矩以爲圓。合矩以爲方。按前言勾股之理。同於幾何。後測量之法。同於八線三角。故周髀爲天文算法之最古者也。故晉天文志頗載其說。曰。古言天者有三家。一曰蓋天。二

曰宣天。三曰渾天。漢靈帝時。蔡有朔方上書。言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惟渾天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黃道。占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百代不易之道也。蔡邕所謂周髀者。卽蓋天之說也。其本庖犧氏立周天。厯度其所傳。則周公受於殷。商周人志之。故曰周髀。髀股也。股者表也。依算術用勾股重差推晷影極游。以爲遠近之數。皆得於表明者也。故曰周髀。蓋自周髀立勾股之法。後人遂據以測天。而天文志所列天體儀象度數躔次實本於此也。

神農本草勗名物譜錄體

明史方技傳載希雍嘗謂本草出於神農。譬之五經。其後又復增補別錄。譬之註疏。惜朱墨錯互。乃沈研剖析。以本草爲經。別錄爲緯。第本草單方一書行於世。而不及此書。未審卽是書否也。其書分爲十部。首玉石。次草。次木。次人。次獸。次禽。次蟲。次魚。次果。次米。穀。次菜。皆以神農本經爲主。而發明之。附以名家主治藥味禁忌。按漢藝文志有神農二十篇。呂氏春秋引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飢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管子引神農之教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十倍。神農蓋以衣食爲教者也。本草一書分類甚詳。

實。剞。後。人。名。物。譜。錄。體。如。墨。譜。香。譜。茶。錄。酒。譜。竹。譜。之。類。是。也。

黃帝內經素問剞方術列傳體

儒之門戶分於宋。醫之門戶分於金。元史記有扁鵲倉公列傳。皆頗載醫理。蓋倣於黃帝內經之體也。漢書藝文志載黃帝內經十八篇。朱文公曰。黃帝聰明神聖。得之於天。天下之理無不知。天下之事無不能。上而天地陰陽造化發育之原。下而保神練氣。愈疾引年之術。庶物萬事之理。巨細精粗。洞然於胷次。是以其言有及之者。而世之言此者。因自託焉。以信其說。於後至戰國時。方術之士。遂筆之書。以相傳。其書爲黃帝與岐伯問答之辭。辨析精微。詞致簡遠。讀者不能遽曉。史記扁鵲列傳。頗學其文法。故簡古深奧。讀之有餘味也。

吳越春秋越絕書剞載記體

吳越春秋者。漢趙曄撰。見後漢書儒林傳。所述雖稍傷曼衍。而詞頗豐蔚。然自是漢晉間稗官雜記之體。徐天祐以爲不類漢文。是以馬班史法求之。非其倫也。越絕書十五卷。不著撰人名氏。書中吳地傳稱句踐徙瑯琊。到建武二十八年。凡五百六十七年。則後漢初人也。書末敘外傳記。以廋詞隱其姓名。紀氏考爲會稽袁康所作。隋唐志皆云。子貢作。非其實矣。其文縱橫曼

衍與吳越春秋相類。而博麗奧衍則過之。中如計倪內經軍氣之類。多雜術數家言。皆漢人專門之學。非後來所能依託也。按此二書。皆漢人追述周秦間事。爲最善之本也。

史漢三國諸史文體

漢藝文志無所謂史之一目。卽以附於六藝春秋之後。隋經籍志始以經史子集判爲四部。而史部首列正史一門。史家之體。至是始定也。自唐以前。通行人間者。惟馬班范之史記。前後漢書之史而已。其次則三國志所謂漢四史也。唐時以史記前後漢三國志晉宋齊梁陳魏齊周隋書爲十三代史。宋史藝文志史鈔類。有周護十七史贊。十七史確論。十七史之名始見於此。蓋宋人於十三史之外。加以南北史及唐五代史。於是始有十七史之名。至明時乃并宋遼金元四史爲二十一史。清乾隆間。纂定明史告成。遂並舊唐書增入爲二十有三。又從永樂大典中蒐輯薛居正舊五代史。裒然成編。與歐陽修所撰五代史并列。綜計二十有四。是爲二十四史也。

史記文體

史記一百三十卷。右漢太史令司馬遷續其父談而作也。其自序曰。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

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數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劉知幾曰昔汲冢竹書是曰紀年呂氏春秋肇立紀號蓋紀者綱紀庶品網羅萬物篇目之大莫過於此。司馬遷著史記列天子行事以本紀名篇後世因之守而無失。譬夫行夏時之正朔服孔門之教義者雖地遷陵谷時變質文而此道常行終莫之能易也。自有王者便置諸侯列以五等環爲萬國當周之東遷王室大壞於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迨乎秦世分爲七雄司馬遷記諸國其編次之體與本紀不殊蓋欲抑彼諸侯異乎天子故假以他稱名爲世家也。紀傳之興肇於史漢蓋紀者編年也傳者列事也編年者歷帝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列事者錄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傳春秋則傳以解經史記則傳以釋紀也譜之建名起於周代表之所作因譜象形故桓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並效周譜此其證歟。刑法禮樂風土山川求諸文籍出於三禮及班馬著史別裁書志考其所記多效禮經且紀傳之外有所不盡隻字片文於斯備錄語其通博信作者之淵海也。以上言

太史公本記世家列傳書表。能本之於古。經傳記自剋爲體例也。劉向揚雄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蓋司馬氏世司典籍。工於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黃帝堯舜。至於秦漢之世。勒成是書。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也。然班固譏其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牴牾。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述。貨崇雄而利殖。則勢羞貧賤。此其蔽也。後人評其書者。或曰紀傳未備。或曰時日先後不能盡合。或曰自相歧互。或曰舛誤附會。或曰棄取失當。皆舉實例以證其失。然皆不足以掠其美。王世貞曰。太史公之文。有數端焉。帝王紀。以己釋。尙書者也。又多引圖緯子家言。其文衍而虛。春秋諸世家。以己損益諸史者也。其文暢而雜。儀秦鞅雎諸傳。以己損益戰國者也。其文雄而肆。劉項紀。信越傳。志所聞也。其文宏而壯。河渠平準諸書。志所見也。其文核而詳。婉而多風。刺客游俠貨殖諸傳。發所寓也。其文清嚴而工。篤磊落而多感慨。故遷史之文。或由本以之。末或探末以續。顛或絲條而約言。或一傳而數事。或既述其事。而又發其義。或意隱於此。而事見於彼。變化離合。不可名物。龍騰鳳躍。不可羈鎖。或謂如老將用兵。

縱。騁。不。可。羈。而。自。中。於。律。或。謂。渾。渾。噩。噩。如。長。川。大。谷。探。之。而。不。窮。攬。之。而。不。竭。故。呂。東。萊。以。爲。太。史。公。之。書。法。非。拘。儒。曲。士。所。能。通。其。說。讀。是。書。者。不。可。不。參。攷。互。觀。以。究。其。大。指。之。所。歸。也。自。蘇。子。由。論。太。史。公。文。疎。蕩。而。有。奇。氣。蓋。由。於。循。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故。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後。馬。子。才。遂。暢。演。其。旨。其。言。曰。子。長。生。平。喜。遊。方。少年。自。負。之。時。足。跡。徧。乎。天。下。將。以。盡。天。下。大。觀。以。助。吾。氣。然。後。吐。而。爲。書。觀。之。則。其。生。平。所。常。游。者。皆。在。焉。南。浮。長。淮。沂。大。江。見。汪。瀾。驚。波。陰。風。怒。逆。號。走。而。橫。擊。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望。雲。夢。洞。庭。之。陂。彭。蠡。之。瀦。含。混。太。虛。呼。吸。萬。壑。而。不。見。介。量。故。其。文。停。蓄。而。淵。深。見。九。疑。之。芊。綿。巫。山。之。嵯。峨。陽。臺。朝。雲。蒼。梧。暮。煙。態。度。無。定。靡。蔓。綽。約。故。其。文。妍。媚。而。蔚。紆。沅。渡。湘。弔。大。夫。之。魂。悼。妃。子。之。恨。故。其。文。感。憤。而。傷。激。北。過。大。梁。之。墟。觀。楚。漢。之。戰。場。想。見。項。羽。之。啞。高。帝。之。嫚。罵。龍。跳。虎。躍。故。其。文。雄。勇。猛。健。使。人。心。悸。而。膽。栗。世。家。龍。門。念。神。禹。之。功。西。使。巴。蜀。跨。劍。閣。之。道。上。有。摩。雲。之。崖。不。見。斧。鑿。之。痕。故。其。文。斬。絕。峻。拔。而。不。可。攀。躋。講。樂。齊。魯。之。都。觀。夫。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彷徨。乎。汝。陽。洙。泗。之。上。故。其。文。典。重。溫。雅。有。似。乎。正。人。君。子。之。容。凡。天。地。之。間。萬。物。之。變。可。驚。可。愕。可。以。娛。心。使。人。憂。使。人。悲。者。子。長。盡。取。而。爲。文。章。是。以。變。化。出。沒。如。萬。

象供四時而無窮。今於其書而觀之。豈不信矣。以上所論。亦足見太史公文章之大概。而尙未能盡之也。史記有褚少孫所補者。張寬曰。遷歿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斬蒯成列傳。凡十篇。元成間。褚少孫補之。清趙甌北翼以爲十篇之外。尙有褚少孫增入者。謂十篇可云缺。不可云亡。惟武紀乃褚少孫所補。其餘皆太史公手筆。但未成耳。然欲辨別真僞。讀其文辭。可以別之也。

前漢書文體

前漢書一百卷。後漢元武司馬班固續司馬遷史記。撰十二紀。八年表。十本志。七十列傳。起高祖。終於王莽之誅。二百三十九年。凡八十餘萬字。固旣歿。死。書頗散亂。章帝令其妹曹世叔昭就東觀緝校。內八表。天文志。皆其所補也。劉知幾曰。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誥。孔氏所撰。皆謂之書。夫以書爲名。亦稽古之偉稱。尋其創造。皆準子長。但不爲世家。改書曰志而已。後人評其書者。或曰漢書體例。刪去世家。而存紀傳。陳勝項籍。俱載列傳。此皆班彪所定。非固所爲。是謂攘父之美也。或曰取史記漢書張耳李廣傳比較觀之。乃知漢書之疎漏。取高祖紀比較觀之。乃知漢書之繁冗。或曰班書與史記同者五十餘卷。少加異者。不弱卽劣。史記五十一萬六千五

百言。序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事。漢書八十一萬言。序二百二十五年事。其優劣可知矣。或曰左氏之有君子曰者。皆經之新意。史記之有太史公曰者。皆史外之事。不爲褒貶也。間有褒貶者。褚先生之徒雜之耳。且紀傳之中。旣載褒貶善惡。足爲鑒戒。何必紀傳之後。更加褒貶。此乃諸生決科之文。何施於著述。殆非遷意。況謂爲贊。豈有褒貶後之史家。或謂之論。或謂之序。或謂之銓。或謂之評。皆效班固。不得不劇論固也。以上皆譏班史之失者。然其所長。皆不掩。其或有勝於史記處者。一史記通記古今人物。與專記一代之史不同。故立陳涉世家。項羽本紀。蓋已編作列朝之事也。然尊羽爲紀冠於本朝帝王之上。究屬非體。陳涉王數月而敗。身死無子。亦難列爲世家。班書陳項諸篇。改爲列傳。誠萬世不易之體例。又史記於高祖本紀後。卽繼以呂后紀。而孝惠御極七年。竟不書。雖其時朝政皆出於母后。然春秋於昭侯之出奔。猶每歲書在乾侯。豈有嗣主在位。又未如廬陵王之遭廢。而竟刪削不載者。班書補之。義例精矣。比勝乎史者一也。晉張輔論史。漢優劣在乎言之多寡。以此分兩人之高下。然有不可以是爲定評者。蓋遷喜敘事。至於經術之文。幹濟之策。多不收入。故其文簡固。則於文字之有關於學問。有繫於政務者。必一一載之。此其所以卷帙多也。今以漢書多傳。與史記比對。多有史記所無。而漢書

增載者皆係經世有用之文。則不得以繁冗議之也。如賈誼傳之治安策。鼂錯傳之教太子疏。言兵事疏。募民徙塞下等疏。賢良策。皆有關世事國計者。路溫舒傳尙德緩刑疏。賈山傳至言。鄒陽傳諷諫吳王濞邪謀書。枚乘傳諫吳王謀逆一書。韓安國傳與王恢論伐匈奴事。皆邊疆大計。公孫宏傳賢良策。待詔時上書一道。帝答詔一道。皆史記所無。而漢書特載之者。此其勝史記者二也。間有史記無傳而漢書增之者。如吳芮趙隱王如意趙共王恢燕靈王建景帝子十三王。漢書皆立傳。河間獻王傳。詳敘其好古愛儒。所積書與漢朝等。魯共王傳。敘其好治宮室。壞孔子宅。廣其宮。因得壁中古書。史記皆不載。而漢書載之。若李陵蘇武傳。敘次精彩。千載下猶有生氣。使遷爲之。恐亦不能過也。他如韓信傳。楚元王傳。蕭何諸傳。皆多增事蹟。此勝於史記者三也。范蔚宗曰。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賡賡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或曰。班固敘事。詳密有次第。專學左氏。如敘霍光上官相失之由。正學左氏。記秦穆晉惠相失處也。總之。馬班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未可輕議。後人評史。漢最平允者。如章如愚考索之言曰。太史公或略而不錄。或附見而不繫。之於一人之本。何哉。蓋究王迹之終始。察人事之損益。折衷千有餘年之事變。以俟後世。聖人君子。太史具焉。而

聖君名臣賢人哲士之令德雅行嘉言善論可以載之爲世訓者此則猶有賴於記事之功而可傳也三代而上事之不錄者何限猶有考信於六藝使秦漢之軼事無所託以信於後世將使後世何從而知之乎班固於史豈盡知之哉而高帝之事獨因其縝密之故而得弗廢則有功於史亦多矣此遷固之史所以並傳也徐乾學曰史之爲書體閱而義密事核而詞達采之博而擇之精如是之謂良史不繁乎質繁與簡也昔鄭樵爲通志極斥班孟堅失於過刻劉知幾互有褒貶稍右班氏以爲言皆精練可爲史家祖述王充論衡則又確奉蘭臺以爲作史之繩尺臣以爲班之不逮司馬亦既較然矣而後代之史求如固者寥寥未之有同蓋遷采諸書而自成遷之史固襲龍門而自成固之書文質繁簡隨世遷流而千載作者之精神炯炯在簡策者讀書深思而自得之不俟詞費也愚謂二家之說可謂平允矣

後漢書文體

後漢書九十卷志三十卷宋范曄撰十帝紀八十列傳唐高宗令章懷太子賢與劉訥言格希元作注初曄令謝儼撰志未成而曄伏誅儼悉蠟以覆書梁世劉昭得舊本因補注三十卷觀曄與甥姪書敘其作書之意稱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如此者又謂諸序論筆勢放縱實天下

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論。嘗以此擬班氏。非但不愧之而已。至於論後有贊。尤出以傑思。殆無一字虛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不自知。所以稱之。按唐藝文志爲後漢史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劉義華。嶠。謝沈。袁山七家。其前又有劉珍等東觀記。蔚宗蓋刪取衆書爲一家也。或者譏其創爲皇后紀。及采風俗通。中王喬。抱朴子。中左慈等詭譎事。列之於傳。又贊辭佻巧。失史之體。或曰其論贊皆爲贊辭。了無可取。列傳如鄧禹。竇融。馬援。班超。郭泰諸篇者。蓋亦有數也。或又譏其敘事無根。敘事不明。年數不對。語似矛盾。皆舉實例以證其失信不免矣。然其所長。亦有不可沒者。趙雲崧廿二史劄記論之最詳。一則編次卷帙各以類從。本於史記。一則多附載文章。如崔駰傳載其政論一篇。桓譚傳載其陳時政一疏。馮衍傳載其說廉丹一書。說鮑宣一書。王符傳載其潛夫論中五篇。仲長統傳載其樂志論及昌言中二篇。張衡傳載其客問一篇。上疏陳事一篇。請禁圖讖一篇。蔡邕傳載其釋誨一篇。條陳所宜行者七事。皆以有關於時政也。至如崔駰傳載崔篆慰志賦一篇。駰達旨一篇。班固傳載其兩都賦。明堂辟雍詩及典引篇。杜篤傳載其論都賦。傅毅傳載其迪志詩。崔琦傳載其外戚箴。趙壹傳載其窮鳥賦。劉梁傳載其和同論。邊讓傳載其章華賦。皆以其文學優贍詞采壯麗也。一則附載遺事人名。

郎顛傳載占驗七事。郭泰傳載其遺事九條。此又略仿史記扁鵲等傳體。儒林傳五經各先載班書所記之源流。而後以東漢習經者著爲傳。尤見各有師法。卓茂傳敘當時與茂俱不仕莽者。孔休等五人。東歷傳敘同諫廢太子者。設諷劉瑋薛皓等十七人。此等既不能各立一傳。而其事可法。又不忍沒其姓氏。立一人傳。而同事者用類敘法。盡附見於此。一人傳內亦見其簡而賅也。一則詳簡得宜。而無復出疊見之弊。吳漢傳敘其破公孫述之功。則述傳不復詳載。耿弇傳敘其破降張步之功。則步傳亦不復詳載。宦者孫程以張防誣搆虞詡。上殿力爭事。見詡傳。則程傳不復傳。此更可見其悉心核訂。以避繁複也。一則持論平允。如論和熹后終身稱制之非。而后崩後。則朝政日亂。以見后之能理國。論隗囂謂其晚節失計。不肯臣漢。而能得人死力。則亦必有過人者。論李通雖爲光武佐命。而其初信讖記之言起兵。故其父及家族皆爲王莽所誅。亦不可謂智。此皆立論持平。褒貶允當。足見蔚宗之有學有識。未可徒以才士目之也。

三國志文體

三國志六十五卷。晉陳壽撰。魏四紀。二十六列傳。蜀十五列傳。吳二十列傳。宋文帝嫌其略。命裴松之補注。博采羣說。分入書中。其多過本書數倍。後人譏其失者。一改漢爲蜀。一以私憾毀

諸葛亮父子一則不爲丁儀、丁廙立傳。難乎免物議矣。一則書法多迴護之處。蓋壽修書在晉時。故於魏晉革易之處。不得不多爲所迴護。而魏之承漢與晉之承魏一也。既欲爲晉迴護。不得不多爲魏迴護。此則頗乖乎春秋直書之旨者。而姓名互異。敘事牴牾。褒貶未當。亦在所不免。然後人亦頗有爲之辨者。王鳴盛曰。晉書稱或云丁儀、丁廙有名於魏。壽問其子索千斛米。不與。竟不爲立傳。其父爲馬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髡。壽爲亮傳。謂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議者以此少之。晉書好引雜說。故多蕪穢。此亦其一也。近朱氏彝尊、杭氏世駿稱其誣言之詳矣。徐壽於魏文士惟爲王粲、衛覲五人立傳。樂取其與造制度。覲取其多識。典故若子且壽豈特等亦有文采。而巳於陳思王傳。附見云。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楊修等爲之羽翼。於衛臻傳云。太祖久不立太子。方奇貴。臨苗侯。其惡疏斥之。然則二人蓋巧佞之尤。安得又佳。傳至謂亮將。非長則推許甚。至本傳。特附其目錄。井上書表。荆史家未有之例。尊亮極矣。評中反。顯盛稱其刑賞之當。則必不以父坐罪。爲嫌。立李平爲亮廢。寬尙能感泣。無怨明達。如壽趙。哀宏漢紀。曹操薨。子不襲位。有漢帝命嗣丞相魏王一詔。壽志無之。獻帝傳。禪代時。有李伏劉。

虞許芝等勸進表十一道。不下令固辭六十餘道。壽志皆刪之。惟存九錫文一篇禪位策一篇而已。故壽書比宋齊梁陳諸書較爲簡淨。董卓之亂。曹操尙未輔政。故魏紀內不能詳敘。而其事不可不記。則於卓傳內詳之。此敘事善於位置也。再則紀事之慎。如甄后之死。本紀雖不言其暴亡。而后傳中尙明言賜死。是則諱之於紀。猶載之於傳也。於明帝紀書皇太后崩。郭后傳亦但云崩於許昌。絕不見其被害之迹。蓋甄之賜死是實事。故傳書之。郭之逼殺是訛傳。故傳不書。亦足見紀事之慎也。而於崩於許昌四字。略見其不在宮闈。此又作史之微意也。再則編纂詳慎。吳志陸凱傳。增其諫孫皓二十事一疏。本得之傳聞者。故云予從荆揚未得此疏。問之吳人。多云不聞凱有此。且其文切直。恐非皓所肯受。或以爲凱藏之篋笥。未敢上。及病篤。皓遣董朝來視疾。因以傳之。虛實難明。然以其指摘皓事。足爲後戒。故列於凱傳之後。足見其編纂亦多詳慎也。再則考訂之核。正元二年。母丘儉反。世語謂司馬師奉天子征儉。然征母丘儉時。則常道鄉公並未親行。壽志但云司馬景王征儉。斬其首。而不言帝親征。亦見其考訂之核也。再則不惑於異說。如孫策出行爲許貢客所射。創而死。江表傳志林搜神記。皆以爲策殺道士于吉之報。壽作策傳。獨以爲妖妄。削而不書。此亦見其有識也。再則附傳加詳。如倉慈傳後歷

敘吳瓘任煥顏斐令狐邵孔乂等以其皆良史而類敘之其中有壽所未立傳者則於各人下注其厯官行事以省人人立傳之煩此其繁簡得宜之處也再則多載佚文承祐志以簡質勝然如曹植責躬應論之詩邵正之釋譏華覈之草文薛瑩之獻詩等事無繫乎興亡語不關於勸戒準之史例似可從刪然一代之文藉以不墜此其有功於文獻者也以上皆舉一二端以見其書法之善故晉書稱壽作三國志善敘事有良史之才也宋文帝命裴松之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紀增廣異聞成書奏進其大旨在於搜輯之博以補壽之闕也其有訛謬乖違者則出己意辨正之松之引書凡五十餘種可謂博矣而後人乃據其流傳之十一以駁壽等之書亦見其不知量也

晉書文體

晉書一百三十卷唐房喬等撰貞觀中以何法盛等十八家晉史未善詔喬與褚遂良許敬宗再加撰次乃據臧榮緒書增損之後又命李淳風李義府李延年等十三人分掌著述敬播等四人考正類例西晉四帝五十四年東晉十一帝一百二年又胡羯氏羌鮮卑割據中原爲五涼四燕三秦二趙夏蜀十六國共成帝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例出於播天文律厯

潛風專之。喬以宣武紀陸機王羲之傳論上所自爲故曰制旨。又總題御撰焉。古者修書成於一家。唐修晉書預其事者二十一人。是爲衆修之始也。然亦隨其學術所長者而授之。未嘗奪人之所能而強人之所不及。如李淳風于志甯之徒則授之志。如顏師古孔穎達之徒則授之紀傳。以顏孔博通古籍。于李明天文地理圖籍之學。所以歷代作史。惟晉無叢冗之譏。但其取沈約誕誣之說。采語林世說等書。詭異謬妄之言。亦不可不辨也。趙雲崧曰。論晉書者。謂當時修史諸人皆文詠之士。好採詭謬碎事以廣異聞。又史論競爲豔體。此其所短也。然當時史官如令狐德棻等。皆老於文學。其紀傳敘事皆爽潔老勁。非魏宋二書可比。而諸僭僞載記尤簡而不漏詳。而不華。十六國春秋未可同日語也。其列傳編訂亦有斟酌。如陶潛已在宋書隱逸之首。而潛本晉完節之臣。應入晉史。故仍列其傳於晉隱逸之內。愍懷太子妃王衍之女。抱冤以死。而太子妃不便附入后妃傳內。則入於列女傳。此皆位置得當者。各傳所載表疏賦頌之類。亦皆有關係。如劉實傳載崇讓論。見當時營競之風也。裴頠傳載崇有論。見當時談虛之習也。如此者甚多。皆有關於世教風俗之文也。然其增損未當。敘事舛訛。年月錯誤。褒貶不平。亦所不免也。

宋書文體

宋書一百卷。梁沈約撰。十本紀。三十志。六十列傳。齊永明元年。約奉詔爲是書。次年二月告成。古來修史之速。未有若此者。今按其自序。乃知多取徐爰舊本。而增刪之者也。宋著作郎何承天。已著宋書紀傳。止於武帝功臣。其諸志。惟天文律厯。此外悉委山謙之。山謙之亡。詔蘇寶生續撰。寶生被誅。又命徐爰。爰因蘇何二書。勒爲一史。起自義熙之初。迄於大明之末。惟永光以後。至亡國十餘年。記載並缺。今宋書永光以後。蓋約等所補也。其書未嘗不詳。但本志而兼魏晉。失於限斷。又王邵謂其喜造奇說。以誣前代。後人多有議其失者。如劉穆之傳。高祖克京城。此京城。乃京口城也。下又云。從乎京邑。則破桓元兵。後從入建鄴也。然京城京邑。有何分別乎。類此者。頗多。此敘事失檢一也。何偃。何尙之子也。偃旣編在十九卷。尙之反。編在二十六卷。沈攸之。乃沈慶之之子也。攸之在三四卷。慶之反。在三十七卷。此編次失檢二也。前史於名臣奏疏之類。原有載其全文者。如賈誼之治安策。董子之天人策。非有關政治。卽有關道學。至司馬相如大人賦之類。則因其本以才學著。故存一二。以見一斑。其他則不概錄也。宋書則凡有文字。無不收入。史書立傳。原無取乎太多。如漢書一部。王子外共二百四十餘。未嘗非良史也。

宋書則蕪詞太多而立傳又少。如鮑照文才爲當時第一。宋書既無文苑傳。何不立於列傳。乃亦僅於王義傳內附見之。既附見矣。又全載其河清頌一篇。累幅不盡。此繁簡失當三也。蓋宋書喜帶敘法。其人不必立傳。而其事有附見於某人傳內者。卽於某人傳內敘其履歷以畢之。而下文仍敘某人之事。如此類甚多。蓋人各一傳。則不勝傳。而不爲立傳。則其人又有事可傳。有此帶敘法。則既省多立傳。又不沒其人。此誠作史良法。但他史於附傳者。多在本傳後。方綴附傳者之履歷。此則正在敘事中。而忽以附傳者履歷入之。此例乃宋書所獨創者。此未免喧賓奪主。而讀者亦煩悶不樂。此體裁未合者四也。宋齊革易之際。既爲齊諱。又爲宋諱。蓋爲齊諱者。約自補輯。爲宋諱者。因徐舊本未加刪定。此編訂草率五也。總之約本徐史略爲補輯一年而成。其不合乎史體者。信不免矣。

南齊書文體

南齊書五十九卷。梁蕭子顯撰。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初江淹已作十志。沈約又有紀。子顯自表別修。然天文。但紀災祥。州郡。不著戶口。祥瑞。多載圖讖。雖自表云。天文事秘。戶口不知。不敢私載。曾子固謂子顯於斯史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削藻績之變。尤多。而又比七史。乃爲最

下云其編次繁簡之失當立傳之略書法之忌諱亦同乎宋史而劉知幾謂子顯雖文傷蹇蹶而義爲優長蓋其爲尊者諱敘禪代之處雖不見篡弒之迹尙能微露其意褚淵傳於淵之失節處不置一議而其負恩傷節自然可見又如王晏傳蕭坦之傳皆同一用意不着一議而亦人品自見亦未嘗非良史也其類敘之法以簡馭繁頗得班固漢書遺意較之宋書略簡淨矣

梁陳書文體

梁書五十六卷六本紀五十列傳陳書三十六卷六本紀三十列傳唐貞觀三年詔思廉同魏徵撰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采謝吳等所記以成此書蓋武帝時沈約與周興嗣鮑行謝吳相承撰錄已有百篇值承聖淪沒並從焚蕩姚察有志撰勒施功未周陳史初有吳郡顧野王所修後陸瓊續撰諸篇事傳煩雜察就加刪改初有條貫未能成書其子思廉爲著作郎奉詔撰成梁陳二史於是憑其舊稿加以新錄彌歷九載方始成功用力亦云勤篤然梁書事迹之複互前後備見證以南史亦徂往牴牾蓋著書若是之難也其列傳必先敘其歷官而後載其事蹟又載飾終之詔爲國史體例知思廉又本於國史不加刪除其敘事雖簡所載文詞仍循宋齊書舊式故不免繁蕪然其持論平允排整次第猶具漢晉以來相傳之史法其書

雖據國史而行文則自出鑪錘。直欲遠追班馬。蓋六朝爭尚駢儷。卽敘事之文亦多四字爲句。罕用散文。梁書則多以古文行之。勁氣銳筆。曲折明暢。一洗六朝蕪冗之習。獨卓然傑出於駢儷六之士。則姚察父子爲不可及也。陳書編次不循梁書之例。較有倫序。更爲精當。然避諱處太多。實事多所忽畧。委曲回護。豈皆其父察原本。察曾官於陳。故不忍直書。而思廉遂因父之舊而不敢改訂耶。

魏書文體

後魏書一百三十卷。北齊魏收撰。初魏史官崔浩既誅。太和後始有李彪、崔鴻等書。文宣時始詔收撰。次成十二紀、十志、九十二列傳。上之。悉焚舊書。多詔諱不平。受爾朱榮子金。故滅其惡。夙有怨者。多沒其善。黨北朝。貶江左。時人嫉之。號爲穢史。劉知幾謂生絕。允嗣死逢。剖剗皆陰。惡所致。後隋文帝命顏之推等別修。唐貞觀中亦作五代史。皆不傳。獨收書在焉。蓋魏收仕於北齊。修史正在齊文宣時。故凡涉齊神武在魏朝事。必曲爲廻護。趨附避諱。是非不公。其尤可厭者。一人立傳。則其子孫不論有官無官。有功績無功績。皆附綴於後。至數十人。一似代人作家譜者。所載之人。別無可紀。但敘其官閥。一二語而已。當時陸操嘗病其敘諸家枝葉過爲繁。

碎。魏收謂因中原喪亂，譜牒遺亡，是以具書支派。此雖見其採輯之本意，而不盡然也。蓋傳中諸人子弟多與收同時，收特以此周旋耳。故魏書最爲蕪冗，被謗獨甚。然其後改修者甚多，而終不能廢收之書千載而下。他家盡亡，收書歸然特存，則又不可解。魏澹作魏書，以西魏爲正統，自是正論，惜其書不傳。近日謝蘊山另撰西魏書，以次於魏書之後，誠得史裁之正，可稱良史。惟列傳尙有遺漏耳。

北齊書文體

北齊書五十卷，唐李百藥撰。本紀八，列傳四十二，百藥父德林在齊，嘗拾著紀傳。貞觀初詔分修諸史，百藥因父書續成者，北齊有數卷亡失，後人取北史以補之。試以北史核對，便自了然。蓋北史雖據各史修成，而其間剪裁增損必大同小異，斷無有一字不差者。今北齊書本紀內惟文宣紀與北史繁簡互殊，其爲原書無疑。神武及文襄紀之前半篇及廢帝孝昭武成後主緯等則與北史字字相同，此必非原本也。惟文襄紀後半篇與北史迥異，又語無倫次，亦必非北齊書原本。蓋補書者全用北史，恐人見其抄襲之迹，故於此紀雜取諸書成篇，以示小異而不知其蕪雜不倫也。紀氏曰：北齊之國本淺，文宣以後紀綱廢弛，兵爭僻擾，既不及後魏之整

飭、疆、圉、復、不、及、後、周、之、修、明、法、制、其、倚、任、爲、國、者、亦、鮮、始、終、貞、亮、之、士、均、無、奇、功、偉、節、資、史、筆、之、發、揮、觀、儒、林、文、苑、傳、除、去、其、已、見、魏、書、及、見、周、書、者、寥寥、數、人、聊、以、取、盈、卷、帙、是、其、文、章、萎、茶、節、目、叢、勝、固、由、於、史、材、史、學、不、及、古、人、要、亦、其、時、爲、之、也、然、一、代、興、亡、當、有、專、史、典、章、之、沿革、政、事、之、得、失、人、材、之、優、劣、於、是、乎、有、徵、焉、未、始、非、後、來、之、鑒、也、

周書文體

周書五十卷。唐令狐德棻撰。本紀八。列傳四十二。貞觀中。德棻請撰次。乃詔德棻與陳叔達。唐儉成之。周書敘事繁簡得宜。文筆亦極簡勁。德棻在當時。修史十八人中最爲先進。各史體例皆其所定。兼又總裁諸史。而周書乃其一手所成也。劉知幾曰。今俗所行周史。其實文而不實。雅而不檢。真迹甚寡。客氣尤繁。此非篤論也。試取北史核對。當後周時。寰宇瓜分。列國鼎沸。北則有東魏。高齊。南則有梁。陳。遷革廢興。歲月異。周書本紀一一。書之使閱者一覽了然。北史周紀內所不書者。而周書則紀載不遺一醒眉目。此書法之最得者也。而其取舍或不免失當者。若皇后傳。每后必載其策立之文。而父子兄弟之間。亦各爲分卷。未免多費筆墨矣。

隋書文體

隋書八十五卷。唐魏徵等撰。本紀五。列傳五十。長孫無忌等撰。志三十卷。初詔顏師古、孔穎達修述。徵總其事。序論皆徵自作。後又詔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等同修。五代史志無忌上之。詔編入隋書。人亦號五代史志。隋書最爲簡鍊。蓋當時作史者皆唐初名臣。且書成進御。故文章嚴淨。如此。南北史雖工。然生色處多在瑣言碎事。至據事直書。以一語括數十語。則尙不及也。然其紀傳不出一手。間有異同。蓋其卷帙浩繁。牴牾在所不免。其十志最爲後人所推。律歷志所載備數和聲審度嘉量衡權五篇。天文志所載地中晷影漏刻經星中宮二十八舍十輝諸篇。皆上溯魏晉。雖與晉志複出。足見詳備。地理志詳載山川。以定疆域。百官志辨明品秩。以別差等。能補蕭子顯魏收所未備。經籍志分經史子集四部。自後唐宋以下爲目者。皆不能違。通志略曰。隋志極有倫類。而本末兼明。惟晉志可以無憾。遷固以來。皆不及也。正爲班馬只事虛言。故不求典故實迹。雖其文采灑然。可喜求其實用。則無有也。觀隋志所以該五代南北兩朝。紛然淆亂。豈易貫串。而讀其書。則了然明白。在日良由當時區處各當。其才顏孔通古今而不明天文地理之序。故只令修紀傳。而以十志付之志甯淳風輩。所以粲然具舉也。

南北史文體

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唐李延壽撰。延壽父太師嘗謂宋齊周隋南北分隔。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欲改正擬吳越春秋編年。未就而卒。延壽後預修晉隋書。因究悉舊事。更依馬遷體總敘八代。北起魏。盡隋。二百四十二年。南起宋。盡陳。百七十年。爲二史。刪繁補闕。過本史甚遠。至今學者止觀其書。沈約魏收等所撰。皆不行。獨闕本志。而隋書有之。故隋書亦傳於世。司馬溫公曰。李延壽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禮祥談嘲小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詞。竊爲陳壽之後。惟延壽可以亞之。但恨其不作志書。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沒不見耳。然通鑑外紀序云。李延壽總八朝爲南北史。言詞卑弱。義例煩雜。書無表志。沿革不全。故論其書者。或曰不及本史。或曰過本史遠甚。夫宋齊魏史蕪雜太甚。延壽刪去蕪詞。專敘實事。大概較原書事多而又省。於梁陳周齊隋五史。則增刪俱不甚多。以此五史本唐初名人所修。已屬善本。故也。而後人譏其以刪削自表。不論其事之有無關係。極力刊除。所存無幾分。合顛倒割截搭配。使之盡易其故處。而以爲不當。夫總八代而爲二史。刪繁就簡。自當稍爲移易。以免複出之弊。其布置分合。已頗費苦力。未可輕議其失也。

舊唐書二百卷。右石晉劉昫、張昭遠等撰。因帶述舊史增損以成者也。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宋朝嘉祐中曾公亮等被詔刪定。歐陽修撰紀志。宋祁撰列傳。舊書約一百九十萬。新書約一百七十萬。而其中增表故書。成上於朝。自言曰。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也。劉昫本事迹。國史原文少。加增改。今觀所述。大抵長慶以前本紀。惟書大事。簡而有體。列傳敘述詳明。贍而不穢。頗存班史之舊。長慶以後本紀。則詩話書序。婚狀獄詞。委悉具書。語多支蔓。而其重複疏誤之處。在所不免。如傳一人。既見於前。復見於後。載一文。既見於此。又見於彼。而敘事或前後倒置。如以良臣次宦官。以節義次酷吏。以吳激忠義。概之外戚。以韓愈文章。爲大紕繆。是非失實。繁略不均。比實錄又多闕漏。所以不免後人之議也。新書所以補正劉昫之舛漏。自稱事增於前。文省於舊。如舊唐書無兵制。則有唐一代府兵。彊騎等制。於何紀載。無選舉志。則明經進士諸科之沿革。於何稽考。列傳內無公主一門。則柴紹妻之佐成帝業。安樂公主之弑逆。太平公主之謀變。於何紀載。無奸臣一門。則李林甫。盧杞。崔昭緯。崔胤。柳璨之奸邪。於何示誠。新唐書增其類。一一傳之。較爲詳備矣。舊書有志無表。新書增宰相表。方鎮表。宗室世系表。亦更周密。又增立藩鎮傳。傳各鎮傳。襲殺奪尤爲明晰。其餘舊書歸類之誤。新書皆爲改正。考訂精博。

允爲法史。舊書紀傳後有論。尙仍四六。論後有贊。雖倣范史。究亦繁複。新書改四六爲古文。又刪除韻語。尤爲得體。然亦有可議者。宰相世系表。以一姓必爲之詳。敘家世。幾如族譜。此歐公好博之過也。顧亭林曰。史家之文。例無重出。若不得已而重出。則當斟酌詳略。斯謂之簡。如崔沔駁太常議。加宗廟籩豆。其文兩載於本傳及韋縉傳。多至二三百言。則不得謂之簡矣。又曰。新唐書歐陽永叔所作。頗有裁斷。文亦明達。而列傳出。宋子京之手。則簡而不明。二手高下。迥不侔矣。然子京倣古。逼肖。或學國語。或學左傳。或倣史漢。故歐陽亦服其用功深也。由是言之。新書之勝於舊書。宜矣。然論其修書之難。易則頗有不同者。舊書當五代離亂。載籍無稽之時。掇拾補葺。其事較難。至宋時文治大興。殘編故冊。次第出見。觀新唐藝文志所載唐代史事。無慮數十百種。皆五代修唐書時所未嘗見者。據以參考。自得精詳。試取舊書比較。新書之增於舊書者。有二種。一則有關於當日之事勢。古來之政要。及本人之賢否。一則瑣言碎事。但資博雅而已。蓋新書取材既富。宜其稱良史也。

新舊五代史文體

舊五代史一百五十卷。宋薛居正等撰。開寶中詔修。梁唐晉漢周史。盧多遜扈蒙張澹李昉劉

兼李穆李九齡同修。居正蓋監修也。自歐陽修別撰五代史記七十五卷。藏於家。修沒後。官爲刊印。學者始不專習薛史。然二書猶並行於世。至金章宗太和七年。詔學官止用歐陽修史。於是薛史遂微。元明以來。罕有援引其書者。傳本亦漸就湮沒。惟明內府有之。見於文淵閣書目。今所傳薛史。乃從永樂大典中輯出也。其書爲紀六十。志十二。傳七十七。多據累朝實錄及范質五代通錄爲藁本。其撰述本在宋初。其時秉筆之臣。尙多逮事五代。見聞較近。紀載皆首尾完具。可以徵信。故異同所在。較核事蹟。往往以此書爲證。雖其文體卑弱。不免敘次繁冗之病。而遺聞瑣事。反藉以獲傳。實足爲考古參稽之助。歐史止述司天職方二考。而諸志俱闕。凡禮樂職官之制度。選舉刑法之沿革。上承唐典。下開宋制者。薛史俱詳。若沈括洪邁王應麟輩。爲一代博洽之士。其所著述。於歐薛二史。亦多兼採。而未嘗有所軒輊也。宋仁宗時。歐陽修私撰五代史。其立例。皆寓褒貶之意。本紀十二。家人傳八。梁臣傳三。唐臣傳五。晉漢周臣傳各一。死節死事傳各一。一行傳一。唐六臣傳一。義兒伶官宦官傳各一。雜傳十九。司天考二。職方考一。世家十。又有十國年譜一。四夷錄三。歐史雖多據薛史舊本。然采證極博。不專恃薛本也。大致褒貶祖春秋。故義例謹嚴。敘述祖史記。故文章高簡。建安陳師錫序云。五代距今百餘年。故老

垂絕無能道說者。史官秉筆之士文采不足以耀無窮道學不足以繼述。作使五十餘年間廢興存亡之迹。奸臣賊子之罪。忠臣義士之節。不傳於後世。來者無所考焉。惟廬陵歐陽公慨然以自任。潛心累年而後成。其事迹實錄詳于舊記。而褒貶義例仰師春秋。自遷固而來。未之有也。趙翼曰。不閱舊唐書。不知新唐書之綜核也。不閱薛史。不知歐公之簡嚴也。比較而觀。其優劣自見。且歐史紀傳各贊皆有深意。無一字苟作。信良史也。惟司天職。方二考寥寥數頁。文獻無徵。爲可惜耳。

宋史文體

宋史四百九十六卷。元托克托等撰。本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傳世家二百五十五卷。宋史雖元臣阿魯圖脫脫等總裁監修。而實出於歐陽圭齊。虞伯生。揭曼碩諸公。其繁猥既甚。而是非亦未能盡出於大公。蓋自洛蜀黨分。迄南渡不息。門戶之見。錮及人心者。故比同者多爲掩飾之言。而離異者未免指摘之過。而又衆手雷同。以宋人淺薄之文筆行之。宜其與十七史霄壤也。楊氏慎修曰。宋史爲卷六百。文百萬言。自有史冊以來。未有若是多者也。其自謂辭之煩簡。以事文之今古。以時蓋欲自成一代書。而不強附昔人是也。但有紀一

事而先後不同。一人而彼此互見者。由於修之者非一人。故不覺繁華特甚也。趙雲崧曰。宋代國史。國亡時皆入於元。托克托等修史。亦大概就宋本排次。未加以刪削之功。然或有另爲編訂而反失當者。宋史本據各志事狀碑銘編綴成編。故是非有不可盡信者。大奸大惡如章惇呂惠卿蔡確蔡京秦檜等。固不能諱飾其餘。則有過必深諱之。卽事蹟散見於他人傳者。而本傳亦不載。有功必詳著之。其功績未必果出於是人。而苟有相涉者。亦必曲爲牽合。此非作史者意存忠厚。欲詳著其善於本傳。錯見其惡於他傳。以爲善善長而惡惡短也。蓋宋人之家傳表誌行狀。以及言行錄筆談遺事之類。流傳於世者甚多。皆子弟門生所以標榜其父師者。自必揭其善而諱其惡。遇有功處輒遷就以分其美。有惡則隱約其詞以避之。宋時修國史者。卽據以立傳。元人修史。又不暇參互考證。而悉仍其舊。毋怪乎是非失當也。

遼金史文體

遼史一百十五卷。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傳四十六卷。金史一百三十五卷。本紀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卷。元托克托等撰遼制國人著作不得傳於鄰境。故五京兵燹蕩然無存。托克托修遼史之時。無可考證。僅據耶律儼陳大任二家所紀以成是

書故頗傷疏略。惟國語解一卷。仿古人音義之意。其例甚善。而訛舛亦多。清乾隆四十六年奉勅。與金元二史國語解均重爲改譯。俾不失其真焉。夫遼以二百餘年事蹟。而卷帙曾不及宋史十分之一。其簡畧可知。蓋見聞旣隘。又歲功於一載之內。無暇旁搜。潦草成編。卽本國興兵之事。而自稱曰遼兵。一端可知也。然其立表之法。甚善。表多則傳可少。如皇子皇族外戚之類。有功罪大者。自當另爲列傳。其餘則傳之不勝傳。惟列之於表。旣著明其世系官位。而功罪亦附書焉。內而各部族。外而各屬國。亦列之於表。凡朝貢叛服征討勝負之事。皆附書其中。可省筆墨。故遼史列傳雖太少。而一代之事蹟。亦尙畧備也。金史亦元托克托撰。敘事較詳。文筆亦極老潔。說者謂多取劉祁歸潛志。元好問壬辰雜志編以成書。故稱良史。其宣哀以後。諸將列傳。更多本之元。劉二書。蓋二人身歷南渡後。或游於京。或仕於朝。凡廟謀疆事。一一皆耳聞目見。其筆力老勁。又足卓然成家。修史者本之以成書。故能使當日情事。歷歷如見。首尾完密。條例整齊。贍而不華。在三史之中爲最。如載世紀於卷首。而列景宣帝睿宗顯宗之世紀。補則摘取魏書之例。歷志則採趙知微之大明歷。而兼考渾象之存亡。禮志則掇韓企先等之大金集禮。而兼及雜儀之品節。河渠志之詳於二十五埽。百官志之首敘建國諸官。咸本本元。具有

條理。食貨志則因物力之微而歎其初法之不愼。選舉志則因令史之正班而極言仕進之末弊。交聘表則數宋人三失而惜不知守險不能自強而切中事機卓然有良史之風。顧亭林考其史裁大體文章甚簡非宋史之繁華載述稍備非遼史之闕略敘次得實非元史之譌謬。顧局官修史成非一時體例不同作非一手優劣互見傳非一刻亥豕不免其病有三。一曰總裁失檢。一曰纂修紕繆。一曰寫刊錯誤。三者皆不免焉。

元史文體

元史二百十卷。明宋濂等奉敕撰。洪武二年得元十三朝實錄命修元史。以濂及王禕爲總裁。二月開局。八月書成。而順帝一朝史猶未備。乃命儒臣歐陽佑等往北平採其遺事。明年二月詔重開史局。閱六月書成爲紀四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列傳九十七卷。趙雲崧曰。明初得元十三朝實錄卽據以修輯。此元史底本也。然是時徐夔致書王禕曰。史莫過於日厯及起居注。元朝不置日厯不設起居注。獨中書置時政科。遴一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及易一朝則國史院卽據以修實錄而已。元史姦臣傳序亦云。舊史往往詳於記善略於懲惡。蓋史官有所忌諱而不敢直書故也。是元之實錄已不足爲信史。修元史者卽據以成書。毋怪乎不協。

公論然元史大概亦尙完整則以舊時纂修實錄者多有熟於掌故之人如董文用修國史於祖宗功德近戚將相家世勳伐皆記憶貫串史館有所考究悉用之無遺又拜住監修國史於實錄皆矜慎其執筆撰述者又多老於文學如姚燧爲一代宗工袁桷在詞林凡勳臣碑銘多出其手歐陽元擅古文人得其片言隻字以爲重而皆與纂修實錄之列明初修史諸臣卽鈔撮成書故諸列傳尙多老筆而無醜詞其天文五行諸志則有郭守敬所剏簡儀仰儀諸說職官兵刑諸志又有虞集等所修經世大典水利河渠諸志則有郭守敬成法及歐陽元河防記以爲據依故一朝制度亦頗詳贍順帝一朝雖無實錄而事皆明初修史諸人所目擊覩記較切故伯顏太平脫脫哈麻孛羅察罕擴廓等傳功罪更爲分明末造殉節諸人則又有張翥所集忠義錄以資記載故一部全史數月成書亦尙首尾完具不得概以疏略議之也然數月成書遺漏舛謬誠所不免顧亭林摘其趙孟頫諸傳備書上世贈官仍誌銘之文不知芟削河渠志言耿參政祭祀志言田司徒引案牘之語失於剪裁朱彝尊謂其急於成書故前後複出舉其一人兩傳者條列於篇爲倉猝失檢之病或又舉其人名譯音不合者如一乃蠻酋長太祖本紀作太陽可汗塔塔統阿傳又作太敷可汗一博爾忽也本紀作博羅渾本傳作博爾忽此

不合一之弊。令閱者生疑也。故清乾隆四十六年。奉敕撰遼金元三史國語解。四十三卷。三史顛舛支離。皆爲改正。各門皆一一著其名義。詳其字音。字音爲漢文所無者。則兩合三合以取之。分析微茫。窮極要窅。卽不諳繙譯之人。譯訓釋之明。悟語聲之轉。亦覺釐然有當於心。而恍然舊史之誤也。

明史文體

明史三百三十六卷。清保和殿大學士張廷玉等奉敕撰。凡本紀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一十三卷。列傳二百二十卷。目錄四卷。近代諸史自歐陽公五代史外。遼史簡略。宋史龔燕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潔。敘事簡括。稍爲可觀。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蓋自康熙十七年用博學宏詞諸臣。分纂明史。葉方藹張玉書總裁其事。繼又以湯斌徐乾學王鴻緒陳廷敬張英先後爲總裁官。而諸纂修皆博學能文。論古有識。後玉書任志書。廷敬任本紀。鴻緒任列傳。至五十二年。鴻緒傳稿成。表上之。而本紀志表尙未就。鴻緒又加纂輯。雍正元年始行脫稿。再表上。世宗命張廷玉爲總裁。卽鴻緒本選詞臣再加訂正。乾隆初始進呈。蓋閱六十年而訖事。古來修史未有如斯之日久而功深者也。明史旣依王鴻緒之史藁。增損成編。其間諸志一從舊例。

而稍變其例者二。歷志增以圖。以歷生於數。數生於算。算法之句股面線。今密於古。非圖則分寸不明。藝文志惟載明人著述。而前史著錄者不載其例。始於宋孝王關中風俗傳。劉知幾史通又反覆申明於義爲允。唐以來弗能用。今用之也。表從舊例者四。曰諸王。曰功臣。曰外戚。曰宰輔。勑新例者一。曰七卿。蓋明廢左右丞相。而分其政於六部。而都察院糾核百司。爲任亦重。故合而七也。列傳從舊例者十三。勑新例者三。曰閹黨。曰流賊。曰土司。蓋貂璫之禍。雖漢唐以下皆有。而士大夫趨勢附羶。則惟明人爲最夥。其流毒天下亦至酷。別爲一傳。所以著亂亡之源。不但示斧鉞之誅也。闖獻二寇。至於亡明。勤撫之失。足爲炯鑒。非他小醜可比。亦非割據羣雄之比。故別立之。至於土司。古謂羈縻州也。不內不外。釁隙易萌。大抵多建置於元。而滋蔓於明。控馭之道。與牧民殊。與禦敵國又殊。故自爲一類焉。而其編纂之得當。如數十人共一事者。舉一人立傳。而同事者各立以小傳。其尤簡而括者。爲附傳之例。其立傳亦多存大體。不考校他書。不知修史之苦心也。若夫甲申以後。仍續載福王之號。乙酉以後。仍舊載唐王桂王諸臣。尙不失史家大公至正之意矣。

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目錄十三卷。攷異三十卷。釋例一卷。宋司馬光奉詔撰。初溫公以載籍繁多。人主不能徧覽。乃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爲通志八卷。上之英宗。命續其事。治平中辟官屬編集。前後漢則劉貢父。自三國歷朝而隋則劉道原。唐訖五代則范純甫。公乃刪削冗長。舉撮機要。關國家興衰。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爲一書。神宗製序。御賜名資治通鑑。夫春秋之後。迄宋千餘年。史記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諸生歷年。莫能竟其篇第。舉世不暇舉其大略。厭煩趨易。行將泯滅。公託始於周威烈王。命韓魏趙爲諸侯。下訖五代。因邱明編年之體。做簡要之文。網羅衆說。成一家書。陳瓘自言讀通鑑然後知司馬文正之相業也。此書編年紀事。先後有倫。凡君臣治亂成敗安危之迹。若登乎喬嶽。天宇澄清。周顧四方。悉來獻狀。雖調元宰物。輔相彌綸之業。未能窺測。亦信其爲典型之總合矣。故通鑑爲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也。通鑑綱目五十九卷。宋新安朱熹元晦撰。以法春秋之義。大書者爲綱。分注者爲目。綱如經。目如傳。李方子曰。朱子綱目之作也。踵編年之成文。還策書之舊制。一年之內。綱別之條一條之下。採摭其要。井井有條。如指諸掌。細故浮詞。固就刊削。至言確論。復多增補。簡而周詳。而整綱做春秋。而參取羣史之良目。做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至於

大經大法。則一本於聖人之述。作使明君賢輔。有以昭其功。亂臣賊子。無有逃其罪。而凡古今難制之變。難斷之疑。皆得參驗稽決。以合於天理之正。人心之安。而後此權謀術數。苟且之私。一毫無得參焉。則是繼春秋而作。未有若此書之盛者也。後人多譏其疎誤。云爲朱子未定之書。然朱子此書宗旨。在明是非正褒貶。若欲詳觀其事實。固有通鑑在也。其後有宋李燾之續資治通鑑長篇。金履祥通鑑前編。元陳桎之通鑑續編。及清徐乾學通鑑後編。迨畢沅之續資治通鑑出。而明人之續通鑑皆可廢也。

紀事本末文體

古之史策。編年而已。周以前無異軌也。司馬遷作史記。遂有紀傳一體。唐以前無異軌也。至宋袁樞以通鑑舊文。每事爲篇。各排比其次第。而詳敘其始終。命曰紀事本末。史遂又有此一體。唐劉知幾作史通。敘述史例。首列六家。總歸二體。自漢以來。不過紀傳編年兩法。乘除相用。然紀傳之法。或一事而複見數篇。賓主莫辨。編年之法。或一事而隔越數卷。首尾難稽。樞乃自出新意。因司馬光資治通鑑。區別門目。以類排纂。每事各詳起訖。自爲標題。每編各編年月。自爲首尾。始於三家之分晉。終於周世宗之征淮南。包括數千年事蹟。經緯明晰。節目詳具。前後始

末。一覽了然。遂使紀傳編年貫通爲一。實前古之所未見也。其後章冲亦倣此體。撰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明陳邦瞻撰宋元史紀事本末。清谷應泰撰明史紀事本末。高士奇又撰左傳紀事本末。袁樞義例賅博。其鎔鑄貫串亦極精密。諸家墨守不變。故銓敘亦頗有條理也。清馬驥因此體例。剏爲繹史。自上古以至戰國。博載諸經傳史子。殆無遺漏。其間所載圖表亦極詳晰。信古史之集大成。亦文章之淵藪也。且史例六家。古無此式。與袁樞所撰均可謂卓然特剏。自爲一家之體者矣。編年紀事同爲正史。未可軒輊。力不能讀二十四史者。於此則不能不加之功也。

三通文體

志藝文有故事一類。其間祖宗剏法。奕葉慎守。是爲一朝之故事。後鑒前師。與時損益者。是爲前代之故事。史家著錄。大抵前代事也。夫國政朝章。六官所職。詳載博收。足以攷見歷代制度。因革損益之端。所謂諸史之緯也。唐杜佑倣周官之法。撰通典二百卷。凡分八門。曰貨食。曰選舉。曰職官。曰禮。曰樂。曰兵刑。曰州郡。曰邊防。其博取五經羣史。及漢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類相從。凡歷代沿革。悉爲記載。詳而不煩。簡而有要。皆爲有用之實學。非徒

資記閱者可比。攷唐以前之掌故。茲編其淵海矣。宋鄭樵作通志。四庫列於別史。其紀傳刪錄諸史。稍有移掇。大抵因仍舊目。爲例不純。其年譜仿史記諸表之例。或錄或漏。亦復多歧。均非其注意之所在。生平之精力。全帙之菁華。惟在二十畧而已。一日天文。二日氏族。三曰地理。六曰書。三曰都邑。七曰禮。八曰諡。九曰器服。十曰樂。十一曰圖譜。十二曰職官。十三曰金石。十四曰選舉。十三曰災祥。二十曰刑法。十四曰昆蟲。食貨。十曰後元馬端臨撰文獻通攷三百四十卷。田賦攷七卷。錢幣攷一卷。戶口攷五卷。職役攷十二卷。征權攷六卷。十卷。職官攷二十一卷。郊社攷七十三卷。宗廟攷十五卷。禮攷二十八卷。象緯攷十七卷。物異攷二十四卷。輿地攷九卷。其書以杜佑通典爲藍本。田賦等十九門。皆因通典而離析之。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五門。則廣通典所未及也。自序謂引古經史謂之文。參以唐宋以來諸臣之奏疏諸儒之議論謂之獻。故曰文獻。其條分縷析。使稽古者可以案類而攷。又其所載宋制最詳。多宋史各志所未備。案語亦多能貫穿古今。折衷至當。雖稍遜通典之簡嚴。而詳贍實爲過之也。乾隆時。敕選續三通。皇朝三通。皆承杜馬體例。網羅宋以後文獻。至爲賅備。以便學者之稽攷。嘉惠學子。非淺鮮矣。

周秦諸子文體

劉彥和曰。諸子者。入道見志之堂。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羣居。苦紛雜而莫顯。君子之處世。疾名德之不章。惟英才特達。則炳耀垂文。騰其姓氏。懸諸日月焉。春秋之時。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游談放蕩之士。田駢慎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辯。漢藝文志列爲十家。曰儒。曰道。曰雜。曰農。曰小說。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從橫。此亦皆各有所見。歐陽子曰。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闊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者。所以使好奇愛博者不能忘也。紀氏曰。自六經以外。立說者皆子書也。其初亦相淆。自七略區而列之。名品乃定。其初亦相軋。自董仲舒別而白之。醅駁乃分。今舉其大者而論其文體於後。其有相依託而近古者附之。絕僞者不錄。

老子文體 關尹子文子附

史記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其書包絡天地。立同造化。君臣民物。罔不賅備。尊道德。小仁義。所以尊皇帝。小王伯。大抵以明天人之道。正君民之心。其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曰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凡數章。頗類褒貶五伯之風。學者疑

昭王時伯業未著。或指授經爲敬王時。殊不知夏商之衰。昆吾大彭豕韋已自稱伯。觀昭江上不返。固不待齊楚秦晉之出。而伯者之風亦已見矣。此老子著道德所以兼功力而言也。晁氏公武曰。其末云使民復結繩而用之。蓋三王之道也。東萊呂氏曰。孔子嘗問禮焉。今載於曾子問者。與五千言殊不類。蓋告孔子者。其所職著於書者。白其所見也。老子之稱經。自漢景帝時始。景帝以黃子老子義理尤深。改子爲經。立道學。勅令朝野諷誦焉。蓋老子文義元妙高潔。其與孔子異者。皆矯世之辭。其所同者。皆合於易。太史公以爲深遠信矣。關尹子九篇一字二柱三極四符五鑑六匕七釜八籌九藥。關尹子。莊子稱其爲博大真人。然世傳九篇皆僞託。宋濂謂其書多法釋氏及神仙方術家。如變識爲智。一息得道。嬰兒蕊女。金樓絳宮。青蛟白龍。寶鼎紅爐。誦呪土偶之類。老聃時皆無是言。又謂其文峻潔而頗流於巧刻。則所論皆當要之。其書雖出於依託。而核其詞旨。固遠出天隱。無能諸子之上。不可廢也。文子九篇。今本十二篇。本受業於老子。文子錄其遺言爲十二篇。注謂似依託。柳子厚稱其旨意皆本於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輩數家皆見。剽竊嶢然而出其類。其意緒文詞。义牙相抵而不合。其書不出一手。古人多言之也。

列子文體

列子八卷。舊本題周列禦寇撰。前有劉向校上奏以禦寇爲鄭穆公時人。其學本於黃帝老子。其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惟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唐柳宗元集有辨列子一篇。曰劉向錄列子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年。列子書言子產鄧析。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時。遂誤爲鄭耶。其書亦多增竊。非其實。要之莊周放依其辭。其稱夏棘狙公。紀涪子季咸。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概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闊。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遁世無悶。其近是歟。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爲作好文。可廢耶。其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石林葉氏曰。天瑞黃帝篇。與佛書相表裏。呂氏曰。列子多引黃帝書。傳久而差者。玄牝一章。今見老子。此戰國秦漢所以並言黃老也。容齋洪氏曰。列子書事簡。劉宏妙。多出莊子之右。其言惠盎見宋康王一段。語宛轉回反。非數百言曲而暢之不能了。而潔淨粹白如此。後人筆力。豈可到耶。

莊子文體

莊子五十二篇。郭象注三十三篇。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陸德明序錄云。莊生宏才命世。辭趣華深。正言若反。故莫能暢其弘致。後人增足。漸失其真。故郭子元云。一曲之才。妄竄奇說。凡諸巧雜。十分有三。藝文志五十二篇。卽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惟子元所注。特會莊子之旨。史記曰。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剝削。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阮籍曰。述道德之妙。敘無爲之本。寓言以廣之。假物以延之。聊以娛無爲之心。而逍遙於一世。豈得以希咸陽之門。而與稷下爭辯也哉。莊子寓言一篇。卽其自序之文。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者。寓之他人。則十言而九見信。重言者。世之所重。則十言而七見信。卮言者。卮滿則傾。空則仰。非持故也。況之於言。因物隨變。唯彼之從。故曰。日出。日出者。日新也。天下篇所謂。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觴見之也。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其書雖瓌璋而連玞。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

諷詭可觀。故莊子之文。變神化奇。不可方物。然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皆淺陋不入於道。蘇軾辨之。以寓言合於列禦寇。頗爲有識。

管子文體

管子八十六篇。劉向所校讎。太史公曰。余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言之也。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傅子曰。管子之書。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輕重篇尤鄙俗。今本房喬注。唐志謂尹知章注文。選引江邃文釋云。管子曰。夫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今檢管子近亡數篇。恐是亡篇之內。而遽見之。石林葉氏曰。其間頗多與鬼谷子相亂。管子自序其事。亦泛濫不切。疑皆戰國策士相附益。蘇氏古史謂多申韓之言。非管子之正也。甚者以智欺其民。以術傾鄰國。有不賞之寶。石壁菁茅之謀。使管仲而信然。尙何以霸哉。黃氏日抄曰。管子書不知誰所集。乃龐雜重複。似不出一人之手。心術內業諸篇。皆影附道家。以爲高侈靡宙合等篇。皆刻斲隱語。以爲怪。管子責實之政。安有虛浮之語。牧民篇最簡明。其要曰。倉稟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管子正經之綱。苟得王者之心。以行。雖歷世可以無敝。大匡篇管子行事之目。聚見此書。其次第皆可按而考。然其說似粉

飾之以誇功。若輕重篇。要皆多爲之術。以成其私。瑣屑甚矣。未必皆管子之真。其書所載鮑叔薦仲。與求仲於魯。及入國謀政。與戈廩鴻飛四時三弊。臨死戒勿用豎刁等說。皆屢載而不同。或本文列前而解自爲篇。或併篇。或無解。或云十日齋戒以召仲。觴三行而仲趨出。又云樂飲數旬而後諫。自相矛盾。若此不一。故曰似不出一人之手也。

商君書文體 尸子附

商子五卷。漢志稱商君二十九篇。今亡三篇。太史公曰。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後魏刑罰志。商君以法經六篇入說於秦。設參夷之誅。連相坐之法。文獻通考引周氏涉筆。以爲鞅書多附會後事。擬取他詞。非本所論。著然周氏特據文臆斷。未能確證其非。今考史記稱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鞅欲反。惠王乃車裂以徇。則孝公卒後。鞅卽逃死。不暇安能著書。如爲平日所著。則必在孝公之世。又安得開卷卽稱孝公之謚。殆法家者流。掇鞅餘論。以成是編也。漢書藝文志。尸子二十篇。列之雜家。後亡九篇。魏黃初中續之。至南宋而全書散佚。傳輯成之。後漢書謂尸子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劉向序荀子謂尸子著書。非先王之法。不循孔氏之術。劉勰又謂其兼總雜術。術通而又鈍。今

原書散佚。未究大指。孫氏曰。雖全書已亡。遺文佚說。時足證左經傳。蓋尸名倭。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倭規也。

韓非子文體

漢書藝文志載韓子五十五篇。史記韓非傳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新序曰。申子書號爲術。商鞅號曰法。皆曰刑名。東萊呂氏曰。太史公謂非喜刑名法術之學。則兼治之也。太史公曰。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澹。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至謂夫婦父子舉不足相信。而有解老喻老篇。故太史公以爲大要皆原於道德之意也。其書往往尙法以神其用。薄仁義。厲刑名。背詩書。課名實。心術辭旨。皆商鞅李斯治秦之法。而非又欲凌跨之。說難一篇。殊爲切於事理。太史公以其說之難也。固嘗悲之。抑亦有所感慨而發者歟。劉彥和曰。韓非著博喻之富。其文誠博辨明透。然卒以其議亡身。不亦可哀乎。黃氏曰。抄曰。韓非盡斥堯舜湯武孔子。而兼取申不害商鞅法術之說。加深刻焉。蓋自謂獨智足舞一世矣。然以疏遠。一旦說人之國。乃欲其主首去貴近。將誰汝容耶。然觀其書。猶有足警後世之惑者。方是時。先王道熄。處士橫議。往往故爲無稽以相戲劇。後世襲取其餘而神

之流俗因信以爲眞。而異端之說。遂至禍天下。奈何韓非之辯俱在而不察哉。

墨子文體

墨子十五卷。舊本題宋墨翟撰。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註曰名翟。宋大夫。館閣書目十五卷。自親士至雜守爲七十一篇。亡節用節葬明鬼非樂非儒等八篇。晉魯勝注墨辨其序曰。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墨辨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史記云。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并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畢沅曰。世之譏墨子。以其節葬非儒。說墨者旣以節葬爲夏法。特非周制。儒者弗用之。非儒則由墨氏弟子尊其師之過。其稱孔子諱及諸毀詞。是非翟之言也。他篇亦稱孔子。亦稱仲尼。又以爲孔子之言。當而不可易。是翟未嘗非孔。孔子之言。多見論語家語。及他緯書。傳註亦無斥墨詞。至孟子始云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蓋必當時爲墨學者。流爲橫議。或類非儒篇所說。孟子始嫉之。故韓非子顯學云。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眞孔墨。韓愈云。辨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其知此也。今惟親士修身及經上經下疑翟自著。餘篇稱子墨子。耕柱篇並稱子禽子。則是門人小子記錄所聞。以是古書不可忽也。且其魯問篇曰。凡入國必擇務而

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喜音湛酒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祀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是亦通達經權不可比之議。又其備城門諸篇皆古兵家言有實用焉。

尹文子慎子文體

尹文子一卷出於周之尹氏。齊仲長氏序稱條次撰定爲上下篇。此本題大道上篇大道下篇與序文相符而通爲一篇。後人所合併也。莊子天下篇以尹文田駢並稱其書本名家者流大旨指陳治道欲自處於虛靜而萬事萬物則一一綜核其實故其言出入於黃老申韓之間。周氏涉筆謂其自道以至名自名以至法蓋得其真。晁氏曰觀其書雖專言刑名然亦宗六藝數稱仲尼其叛道者蓋鮮非若公孫龍不宗賢聖好怪妄言者也。高似孫偉略謂其淆雜。洪氏曰劉歆云其學本於黃老今其文僅文千言亦非純本黃老者流而入於兼愛。慎子漢志四十一篇今三十七篇亡。惟有威德因循民雜德立君人五篇。荀子曰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又曰慎子有見於先無見於後其術亦本黃老歸刑名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紀氏曰慎子之學近乎釋氏。漢志列之法家今考其書大旨因物理之當然各定一法而守之不求於法之外亦不

寬於法之中。則上下相安。可以清淨而治。然法所不行。勢必刑以齊之。道德之爲刑名。此其轉關。所以申韓多稱之也。

鵬冠子文體

漢書藝文志載鵬冠子一篇。註曰楚人居深山。以鵬爲冠。劉彥和稱鵬冠綿綿。遂發深言。韓昌黎集有鵬冠子一首。曰其詞雜黃老刑名。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使其人遇其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余三讀其詞而悲之。柳子厚獨以爲盡鄙淺之言也。惟誼所引用爲美。餘無可者。意好事者僞爲其書。反用鵬賦以文飾之。劉號爲知文。韓號爲知道。皆稱其書。柳以爲鄙淺過矣。陸佃曰。其書雖雜黃老刑名。而要其宿時若散亂而無家者。然其奇言奧旨。亦每每而有也。自尊選篇主武靈王問。凡十有九篇。而近之讀此書。十有六篇。非全書也。今讀其書。固出於黃老。而更兼以陰陽家之言。蓋善言五行陰陽鬼神吉凶禍福之道。而其間頗有精意矣。

鄧析子公孫龍子文體

鄧析子二篇。劉向校讎。其論無厚者言之異同。與公孫龍同類。韓非子曰。堅白無厚之詞章。而

憲令之法。息。晁氏曰。柝之學蓋兼名法家。今其書大旨。訐而刻。真其言也。其間時勦取他書。頗駁雜不倫。豈後人附益之與。楊慎曰。今觀是書。則經緯相雜。元黃互陳。宮商迭奏。初無定質。其言神不可見。幽不可見。智者寂於是。非明者寂於去就。則鬼谷子家言也。其言百官有司。各務其刑。循名責實。察法立威。則商韓氏意也。其言達道者無知之道。無能之道。聖人以死。大盜不起。則漆園語也。其言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尊貴無以高人。聰明無以籠人。資給無以先人。剛勇無以勝人。則柱下史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之遺教也。至云藏形匿影。羣下無私。明君視民而出政。又云民一於君。事斷於法。君人者不能自專而好任下。則智日困而數日窮。則又皆管大夫不失政柄。君臣明法之旨也。然篇中多御轡勵臣之語。鄧柝子殆長於治國者歟。雖其書合纂組以成文。然皆幾幾乎道。可謂列素點絢流潤發彩言之成服者矣。公孫龍子三卷。漢書藝文志著錄十四篇。至宋時八篇已亡。今僅存跡。府白馬指物通變。堅白名實。凡六篇。其書大旨疾名器乖實。乃假指物以混是非。借白馬而齊物我。冀時君有悟而正名實。故諸史皆列於名家。淮南鴻烈解稱公孫龍詭詞數萬。蓋其持論雄贍。實足以聳動天下。故當時莊列荀卿並著其言。爲學術之一特品。目稱謂之間。紛然不可數計。龍必欲一一核其真。而理究不足以相勝。故

言愈辯而名實愈不可正。然其書出自先秦。義雖恢詭而文頗博辯。陳振孫書錄解題概以淺陋迂僻譏之則過矣。東萊呂氏曰。告子彼長而我長之。彼白而我白之。斯言也。蓋堅白同異之祖。孟子累章辨析。歷舉至羽雪馬玉白之說。借其矛而伐之。其技窮矣。

鬼谷子文體

鬼谷子漢志不著錄。隋志縱橫家有鬼谷子三卷。史記戰國時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因以自號。長於養性治身。蘇秦張儀師之。受縱橫之事。尹知章敘謂此書即授秦儀者。捭闔之術十三章。一章十本經持樞中經三篇。一章一受轉丸。一章三柳子厚曰。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盤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怪繆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陋。使人狙狂失守而易於陷墜。唐志以爲蘇秦之書。大抵皆捭闔鈎鉗揣摩之術。觀儀秦之言略盡矣。劉氏涇曰。鬼幽而顯者也。谷扣而應者也。藏幽露顯。一扣一應。信如其名哉。其謂老之翕張。儒之闔闢。其與鬼谷往來如環。高似孫子亦謂出於戰國諸人之表過矣。

孫吳子文體

史記孫武傳。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漢書藝文志。乃載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故張守節正義以十三篇爲上卷。又有中下二卷。杜牧亦謂武書本數十萬言。皆曹操削其繁。剩筆其精粹。以成此書。隋書經籍志。梁有孫子八陣圖一卷。鄭氏曰。圖經也。書緯也。七略收書不取圖。唯任宏校兵書四種。有書五十三家。有圖四十三卷。武經總要曰。今之秘府所存。孫武子書惟十三篇。無圖。其所言皆權謀之事。極爲精密。戰國如二孫吳起輩。善用兵者。而著書皆有圖。漢名臣如韓信。子房。刪成定。亦著其法。周公亦典司馬。教坐作進退之度。蓋陣法者。所以訓齊士衆。使其上下如一。前後左右進退周旋。如身之運臂。臂之使指。無不如意。歐陽氏曰。孫武嘗以其書干吳王闔廬。闔廬用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霸諸侯。使武自用其書。止於強伯。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能滅吳蜀。豈武之術盡於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蘇氏曰。武用兵不能必先。與書所言遠甚。吳起與武一體之人也。皆著書言兵。漢志載吳起四十八篇。隋志作一卷。晁公武讀書志。則作三卷。稱唐陸希聲類次爲之。凡說國料敵治兵論將變化勵士六篇。今本併爲一卷。篇目皆同。惟變化作應變耳。起殺妻求將。鬻臂盟母。其行事殊不足道。然嘗受學於曾子。耳濡目染。終有典型。故持論頗不詭於正。如對魏武侯。則曰在德不在險。論制國治軍。

則曰教之以禮。勵之以義。論爲將之道。則曰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大抵皆尙有先王節制之遺。高似孫子略。謂其尙禮義。明教訓。或有得於司馬法者。斯言允矣。

荀子文體

漢志儒家載荀卿三十三篇。唐楊倞分易舊第編爲二十卷。復爲之註。更名荀子。卽今本也。韓昌黎讀荀子曰。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楊倞曰。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敷陳往古。掎挈當時。撥亂興理。易如反掌。真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其書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非徒諸子之言也。況之著書。主於明周孔之教。崇禮而勸學。其中最爲口實者。莫過於非十二子及性惡兩篇。蓋卿恐人持性善之說。任自然而廢學。故其言曰。凡性者。天之所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性僞之分也。楊註僞爲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爲之者。皆謂之僞。後人昧於訓詁。以爲真僞之僞。誤矣。然荀卿之說。固爲見偏。不知聖人禮義之教。亦出於性分之所固有。而遂以爲人爲矯性之具。可謂本末倒置者矣。韓昌黎大醜小疵之說。可爲定論也。

呂氏春秋文體

史記呂不韋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辨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不韋乃使其客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索隱曰。八覽者。有始、孝、行、慎、大、先、識、審、分、審、應、離、俗、恃、君、六論者。開、春、慎、行、貴、直、不、苟、似、順、士、容、十二紀者。記十二月也。是書以月紀爲首。故以春秋名。不韋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仲虺有言曰。諸侯之德。能自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亡。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其舛異如此。豈一字不能增損乎。不韋賈人。固非知道者。其所召集皆游食之客。其所采集皆譎詐之事。奚有醇雅之儒道德仁義之略哉。

西漢以來至今文體

屠氏曰。夫文章者。河嶽英靈。人倫精采。日月齊光。草木含潤。金石可泐。斯文不磨。上帝愛之。鬼神妒之。匪小物矣。夫自西漢以至於今。其間鴻生碩儒。以文章垂世者衆矣。而大要不外乎三派。一則長於議論。一則長於敘述。一則長於詞章。然而能兼之者寡矣。今述兩漢以來文學盛

衰之迹。雖不能詳盡無遺。而大概可以知之矣。

漢興文體近於周秦

漢興。高祖卑視儒學。不尙文藝。然當時如蕭何張良。籌策帷幄。言中機要。蒯通隨何。酈生等。近於戰國游說之士。其間惟陸賈頗有著述。說高祖馬上得之。不可以馬上治。著秦所以失。漢所以得。及古成敗之國。凡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稱其書曰。新語。太史公曰。余讀陸生新語十二篇。固當世之辨士也。文帝時。潁川賈山。言治亂之道。借秦爲喻。名曰至言。王伯厚曰。山之才。亞於賈誼。其學粹於晁錯。唐荆川亦謂其文去戰國未遠。有奇氣。而不用繩墨。真西山以爲漢高以來所未有也。洛陽賈誼。年少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誼以爲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草具其儀法。奏之。更數上。疏陳治安之策。言列侯就國事。所謂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其言痛切詳盡。過秦論三篇。雄駿閎肆。更爲人所稱道。誼爲長沙王傅。度湘水。作賦以弔屈原。服鳥賦。言吉凶禍福消長之機。朱子曰。賈太傅以卓然命世英傑之材。俯就騷律。所出三篇。皆非一時諸人所及。張棖譏其激發暴露者過矣。故太史公與屈原並傳云。讀

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爽然自失矣。潁川鼂錯。學申商刑名。以文學爲太常。以辨得幸太子。號曰智囊。錯上書言兵事。論守邊備塞。論貴粟。明於利弊。唐荆川稱其文古。似孫子。以上數子。文皆古樸俊偉。不爲雕飾。故云近於周秦也。

武帝時文學最盛

孝武崇儒。潤色鴻業。禮樂爭輝。辭藻競驚。仲舒以賢良對策。首言天人相與之際。求王道於春正。次言堯舜受命。務求賢聖。其旨本於養士興學。次言崇六經。黜諸子之學。邪說息而統紀乃一。故漢武尊儒術。黜百家。仲舒之力也。班孟堅謂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之學者有所統壹。爲羣儒首。仲舒之文。較之賈誼鼂錯。似平弱。然樸茂醅厚之意。則過之。當是之時。有鄒陽枚乘莊忌之徒。文學之士最盛。而司馬相如。太史遷。先後輝映。標然特出。爲後世駢散大宗。司馬相如者。蜀人。好讀書。擊劍。作子虛賦。上讀而善之。因楊得意言。上令尙書給筆札。爲游獵賦。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爲詞。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大說。其哀二世賦。大人賦。長門賦。難蜀父老。封禪文。數篇。皆傳於世。

太史公以爲大人賦。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相如之文。雖本於騷。而加靡麗。然有雄博之意。非後人摹擬所能及也。而當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父。辨博善爲文詞。甚首重之。今所傳淮南子僅存二十一篇。蓋內篇也。其書雖摭集各家之說。而文特綿密。當時文學若鄒陽枚乘主父偃公孫宏兒寬朱買臣吾丘壽王嚴安終軍枚皋東方朔之屬。皆應對無方。篇章不匱。遺風餘采。莫與比盛。而司馬遷承其先人之職。發憤著書。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傳之萬世。而後世之言文章者。莫不推本於太史公矣。

宣帝時之文學

宣帝之時。霍光秉政。不學無術。故文學之士。不如武帝之盛。而當時上書言事。尙不乏人。宣帝初卽位。路溫舒上書言宜尙德。緩刑。曰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上善其言。武帝之時。喜用酷吏。嚴刑罰。溫舒此奏。蓋有深意焉。是時外戚許史貴寵。王吉亦上書言得失。霍氏專權。

驕甚。張敞上霍氏封事。極言外戚之禍。若蕭望之等。亦能援本經術。敷陳治道。故宣帝之時。頗有直言極諫之士。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務本抑末。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以爲此迺所以安邊境。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時汝南桓寬次公治公羊春秋。博通善屬文。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卽世所傳鹽鐵論。其書博辯。亦一代之鉅文也。蜀人王褒爲聖主得賢臣。頗爲人所稱誦。劉彥和曰。王褒搆采以密巧爲致。附聲測貌。冷然可觀。而唐順之以爲西京之流而爲東。王褒爲之導。由學者靡而短於思。由才者俳而淺於法。劉中疊宏而肆。其根雜。楊中散法而奧。其根晦。其論是矣。而委其罪於王褒。似非定論也。

元成哀平之文學以劉揚爲最

元帝好儒術。頗用明經直言之士。若蕭望之。匡衡。貢禹。輩皆見錄用。而文學以劉向。揚雄爲最。韓昌黎每稱之也。向其先。頗有淮南。枕中鴻寶。苑秘書。神仙方術之事。後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蕭望之。周堪。薦向宗室。忠直。明經有行。當時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譖愬蕭周等。向乃上封事。陳周文之德。讒口之禍。天災之危。歷引詩易之義。冀感動人主。其言懇切。向睹俗彌奢。

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向以爲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劉向七略別錄曰。臣向與黃門侍郎歆所校列女傳。種類相從。爲七篇。以著禍福榮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蓋向之文學。本於經術。故淵懿純粹。蔚然稱首。成帝之時。外戚驕甚。匡衡。首上書戒妃匹。勸經學。劉向亦有外家封事。千古稱誦。而賈捐之。杜欽。杜鄴。谷永等。皆應詔言事焉。揚雄少好辭賦。壯相如作賦。弘麗溫雅。每擬以爲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未嘗不流涕也。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沈身哉。迺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又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元傳。莫大於論語。故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故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故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故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故作四賦。或嘲雄以元。尙白。故作解嘲。劉歆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尙不能明易。又如元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後昌黎表而出之。以孟荀並論。世稍稍重之。朱文公曰。雄之太元法言。蓋亦長楊羽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爲

明道講學而作也。劉向子歆通詩書。能屬文。與父向領校秘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歆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尊六藝其功偉焉。治左氏傳。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大備。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尙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蓋歆父子俱好古。博見彊志。過絕於人云。

光武中興之文學

光武中興。深懷圖讖。頗略文華。然當時文學之士。有桓譚。譚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揚雄辯析疑異。光武卽位。以宋弘薦。上疏陳時政所宜。曰。臣聞國之興廢。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爲千古不刊之論。後復上書云。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乃風光武聽納讖記。惜光武不能用之也。譚嘗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焉。其次馮衍。衍九歲能誦詩書。二十而博通羣書。其說廉丹一書。足見節義。過孔光輩遠矣。建武六年日食。衍上書陳八事。其一曰顯文德。二曰褒武烈。三曰修舊功。四曰招俊傑。五曰明好惡。六曰簡法令。七曰

差秩祿。八曰撫邊境。皆切治世之要。衍旣不得志。退而作賦。眇然有思凌雲之意。作賦自厲。命其篇曰顯志。顯志者。言光明風化之情。昭章元妙之思也。蓋桓譚馮衍。皆能自守。不仕於莽之世。爲難幾也。其次班彪。隗囂擁衆天水。囂問以從橫之事。而彪獨稱漢德。其才旣高。而好述作。專心史籍之間。司馬遷著史記。彪繼採前史遺事。旁貫異同。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其得失。其略曰。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其書刊落不盡。尙有盈辭。多不齊一。所論史記之缺。皆精審不謬。故後人論前漢書。皆彪所手訂。固但續成父業而已。其次崔篆。篆亦以宗門受莽僞寵。慙愧漢朝。遂辭歸不仕。安居滎陽。閉門潛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臨終作慰志賦。以自悼。其次杜篤。大司馬吳漢薨。光武詔諸儒誄之。篤於獄中爲誄詞。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篤以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京。不宜改營洛邑。乃上奏論都賦。

明章時之文學

明帝崇愛儒術。肄禮璧堂。講文虎觀。時則有班孟堅。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顯宗召詣校書部。與陳宗尹敏孟異共成世祖本紀。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

十八篇。又以爲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漢之列。大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採撰前紀。綴集所聞。以爲漢書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受詔。潛精極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時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佚之論。綴以明堂辟雍。靈臺寶鼎。白雉之詩。又作典引篇。述敘漢德。以爲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不實。蓋自謂得其致焉。孟堅之文。雖不及太史公。疏宕有氣。而博雅淵懿。亦難及也。以講經能文者。有鄭興及其子衆。明春秋左傳之學。賈逵則兼通五家。穀梁之說。建初中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逵條對左氏三十事。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鄭賈之學。皆本於劉歆。行於數百年中。爲諸儒宗。而賈逵更能文焉。

安和以下之文學

東漢之初。有崔駰與班固。傅毅齊名。其中子瑗。從侍中賈逵。質正大義。明天官。歷數。京房。易傳。諸儒宗之。瑗子寶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命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確。所

謂三崔也。傳毅作迪志詩。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文雅顯於當時。張衡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博會。十年乃成。作天象賦。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厯算作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復造候風地動儀。施關發機。可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生平著詩賦銘七言。靈憲。應問。七辯。巡詰。懸圖。凡三十二篇。崔瑗撰衡碑文曰。數術窮天地。製作侔造化。兩漢以來。能文者多矣。求如衡之精深宏博。殆無有也。馬融欲訓左氏春秋。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所著賦頌碑誄等二十一篇。廣成頌。其偉製也。鄭元乃融門下。時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凡元所著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厯。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元質於辭訓。經傳洽孰。稱爲純儒。范曄論曰。秦焚六經。聖人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如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元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矣。王符耿介。不同於俗。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得失。不欲章顯其名。故曰潛夫論。其指訐。

時短。討譴物情。足以觀見當時風政。王充亦閉門潛思。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復造養性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頤神自守。謝夷吾薦充曰。充之天才。非學所加。揚雄劉向輩不能過也。蔡邕師事胡廣。妙辭章數術天文。妙探音律。生平詩賦碑誄銘讚連珠箴弔論議。獨斷勸學釋誨。紱樂女訓。篆勢祝文章奏書記。凡百餘篇。傳於世。其文精雅湛深。經術通達。時務頗似西漢。或譏蔡中郎集碑誌居其大半。爲諛墓之始。亦或不免矣。而漢末黨錮諸賢。如郭林宗。賈偉節。李膺。陳蕃。王暢。輩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當時之文。皆勁爽峭直。發揚蹈厲。東漢氣節於斯爲盛矣。

建安七子之文

漢之將亡。文學之士不匱。如應劭。禰衡。邊韶。趙壹之徒。皆有名當時。然魏武以奸雄之才。頗好文學。魏文陳思亦擅詞采。故建安七子。北海而外。皆淪入於魏。劉彥和曰。子建思精而才儻。詩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而樂府清越。典論辨要。迭用短長。亦無慙焉。建安七子者。北海孔融。魏文典論論文。講孔氏卓卓。信含異氣。筆墨之性。殆不可勝。嘗歎曰。揚班儔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文表檄教令書記凡二十

五篇。蘇軾孔北海贊曰。文舉在天。雖亡不死。我宗若人。尙友千祀。視公如神。視操如鬼。其人品則出六子之上也。山陽王粲。蔡邕稱爲異才。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爲夙構。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其登樓一賦。千古傳誦焉。世謂其詩出李陵。今觀書命亦相近也。文帝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與北海徐幹。廣陵陳琳。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並見友善。當時軍國書檄多出琳瑀之手。魏文與吳質書曰。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傳於後。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孔璋章表殊健。微爲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又曰。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以騁騏驥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劉彥和曰。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琳瑀以符檄擅聲。徐幹以賦論標美。劉楨情高。以全采。應瑒學優。以得文。七子之外。路粹楊修。頗懷筆記之工。丁儀邯鄲以含論述之美。劉劭趙都能攀於前。修何晏樂福。克光於後。進休璉風情。則百臺標其志。吉甫文理。則臨丹成其采。嵇康師心以遺論。阮籍使氣以命詩。此皆魏之文學也。

諸葛武侯之文

三國鼎立。文學浸衰。然諸葛武侯以經世之才。起於隆中。所作文章。直駕西漢。其出師二表。忠厚悱惻。李格非以爲沛然如肝肺中流出。殊不見有斧鑿痕。諸葛生於漢末。初未嘗以文章名世。而其詞意超邁如此。而後知文章以氣爲主。以誠爲主也。章如愚曰。諸葛武侯不以文章自明。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尹說命相表裏。曾文正亦謂古文中惟書牘一門。竟鮮佳者。八家中韓公差勝。然亦非書簡正宗。此外則竟無可采。諸葛武侯。王右軍兩公。書翰風神高遠。最愜吾意。或謂三國無文。僅諸葛一人。非虛語也。而當時孫吳則有虞翻。張溫。諸葛恪之徒。文詞清暢。終少誠懇之意。

劉勰評論晉文

晉統一蜀吳。宣景皆務藝術。故有晉文學。人才頗甚。劉彥和評論曰。張華短章。弈弈清暢。其鶴鷓寓意。卽韓非之說難也。左思奇才。業深覃思。盡粹於三都。拔萃於詠史。無遺力矣。潘岳敏倫。詞句和暢。鍾美於西征。賈餘於哀誄。非自外也。陸機才欲窺深。詞務索廣。故思能入巧。而不制。蘇士龍朗練。以識檢亂。故能布采鮮淨。敏於短篇。孫楚綴思。每直置以疏通。摯虞述懷。必循規。

以溫雅。其品藻流別。有條理焉。傳元篇章。義多規鏡。長虞筆奏。世執剛中。並植幹之實材。非羣華之韞蓐也。成公子安。選辭而辭美。夏侯孝若。具體而皆微。曹攄清靡於長篇。李膺辯切於短韻。各其善也。孟陽景福。才綺而相埒。可謂魯衛之政。兄弟之文也。劉琨雅壯而多風。盧諶情發而理昭。亦遇之於時勢也。景純豔足。足冠中興。郊賦既穆。穆以大觀。仙詩亦飄飄而凌雲矣。庾元規之表奏靡密。以閑暢。溫太真之筆記。循理而清通。亦筆端之良工也。孫咸于寶文。勝爲史準。明所擬志。乎典訓。戶牖雖異。而筆彩略同。袁宏發軔。以高驥。故卓出而多偏。孫綽規旋。以矩步。故倫序而寡狀。殷仲文之孤興。謝叔源之閒情。並解散辭體。縹緲浮音。雖沿沿風流。而大淺文意。此皆兩晉文學之士也。然西晉杜預。長於注經。陳壽富於作史。羲之淵明。雅淡高潔。皆略而不錄。彥和蓋亦溺於駢儷者矣。蕭統曰。淵明文章。不羣。詞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旁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污隆。孰能如此乎。歐陽公以爲晉無文章。惟淵明歸去來辭而已。雖屬過論。亦非無所見也。

南朝之文及永明體

宋室文學之士。首稱顏謝。宋書本傳稱靈運博覽羣書。文章甚美。延之與靈運俱以辭采齊名。謝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自潘岳陸機以後。文士莫及也。而鮑昭亦長於樂府。文甚道麗。最有名者。蕪城賦。河清頌。及登大雷與妹書。南齊文學傳。所謂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者。殆指是耶。顏延之嘗問鮑昭曰。己與靈運孰優劣。昭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蓋各有所長也。當時文學之士。更有袁淑及陸展。何長瑜。並爲辭章之美。順陽范曄亦善爲文章。所作後漢書。自以爲奇作。南齊永明末。陳郡謝眺。瑯琊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爲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至云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或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大旨鈞使宮商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篇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旣美矣。理又善焉。當時文學。盡務爲此。可見南朝之文弊矣。而孔稚圭於聲偶之中。發揮奇趣。其北山移文。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之句。王介甫嘗嘆以爲奇絕。善雕章琢句。務爲新穎。六朝文之善者也。

蕭梁江任諸家之文

蕭梁諸帝皆好文藝。故當時文學之士亦稱極盛。南史江淹任昉王僧儒同傳。三人詩文新麗。頓挫並一時之傑也。文通身歷三朝。辭該衆體。恨別二賦。音制一變。長短篇章能寫胸臆。卽爲文字。亦詩騷之意。居多。任昉長於載筆。才思無窮。當時王公表奏莫不請焉。昉起草而成。不加點竄。沈約一代詞宗。深所推挹。江南文勝。古學日微。大抵采死翟之毛。抉焚象之齒。生意盡矣。求其儻體行文。無傷逸氣者。文通彥昇庶幾近之。二子縱橫駢偶。不受羈勒。故能超妙也。王僧孺書藏異本。富埒沈任。文用新事。人多未見。集中諸篇。杼軸雲霞。激越鐘管。新聲代變。於此稱極。沈約精於四聲。爲一時文人之倡。其得意之篇。比諸傳論膏沐餘潤。光輝蔽體。四聲譜自謂入神。後代遵奉。而不獲邀賞於武帝。聲病拘牽。固非英雄所喜也。吳均文體清矯。有古風好事者。或效之。謂爲吳均體。可見當時推崇之盛。文中子稱其怪以怒。今觀叔庠集文鮮絕奇者。獨餅說責璧二文。頗詭博不經。似得枚叔七發行。以排調與朱元思書盛稱富陽桐廬山水。微矜摹擬。則士龍鄮縣明遠大雷波瀾尙存。王說蓋以此哉。潁川鍾嶸學有思理。嘗品古今五言詩論。論其優劣。名曰詩評。大略以曹劉爲文章之聖。陸謝爲體貳之才。又云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安爲元嘉之雅。顏延年爲輔。或軒或輗。宋人

詩語數十家。罕見其嚴毅如此者。東莞劉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引而次之。今讀其文。網羅古今。彌綸載籍。遡文體之自始。要辭流之所終。析其義於毫銖。精其法於龔贖。誠文章之奧區。聲音之律呂也。至於銓衡往哲。品論羣言。彰美指瑕。曲極情狀。昭昭乎化工之肖形也。彭城劉孝綽。辭藻爲後進所宗。世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流聞絕域。文集數十萬言。存者無幾。零落之歎。無異元禮。書啟表序。文采較優。與孝綽齊名者。有王筠。何遜。筠爲文。能壓強韻。每公宴。並作辭。必妍美。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嘗執筠袖。撫孝綽而言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見重有如此者。蕭子顯。沈約。稱爲明道之高致。幽通之流。嘗採衆家。後漢考。正同異。爲一家之書。又啟撰齊史。書少所爲。詩賦。則鴻序。一作體兼衆製。文備多方。頗爲好事者所傳。故虛聲易遠也。何集中文頗少。爲衡山侯與婦一書。詞林見賞。亦閨房語耳。未可方阿大也。

徐庾文體

陳之文學。有徐陵。陵文章綺麗。與庾信齊名。世號徐庾體。陳書本傳。稱其緝裁巧密。多有新意。自有陳創業。文檄軍書。及禪授詔策。皆陵所製。爲一代文宗。其玉臺新詠。選錄豔歌。荆詩。選之體。張溥題詞。稱其勸進元帝表。與代貞陽侯數感慨興亡。聲淚並發。至羈旅篇牘。親朋報章。蘇

李悲歌。猶見遺則。代馬越鳥。能不悽然。夫三代以前。文無聲偶。八音日諧。司馬子長。所以鏗鏘鼓舞也。浸淫六季。制句切響。千英萬傑。莫能跳脫。所可自異者。死生氣別耳。歷觀駢體。前有江任。後有徐庾。皆以生氣見高。遂稱俊物。他家學步壽陵。善華先竭。猶責細腰以善舞。竊爲憂其餓死也。庾信周書有傳。然歷仕諸朝。如更傳舍。其立身本不足重。而其駢偶之文。則集六朝之大成。而導四傑之先路。自古迄今。屹然爲四六宗匠。初在南朝。與徐陵齊名。然辭生於情。氣餘於彩。又其獨優。李延壽北史文苑傳序。稱徐陵庾信。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采。詞尙輕險。情多哀思。王通中說亦曰。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令狐德棻作周書。至詆其誇。日侈於紅紫。蕩心逾於鄭衛。斥爲詞賦之罪人。然此自指臺城應教之日。二人以宮體相高耳。至信北遷以後。閱歷既久。學問彌深。所作皆華實相扶。情文兼至。抽黃對白之中。灑氣舒卷。變化自如。則非陵之所能及矣。張說稱其筆涌江山。文驕雲雨。老杜亦謂凌雲健筆。有縱橫之意。其推挹可謂至矣。

北朝文學

北朝文學。方之南朝。近於質實。崔浩博覽經史。元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關綜。研精義理。嘗上

推太初下。盡秦漢變弊之迹。著書二十餘篇。傳誦於世。溫子昇博覽百家文章。清婉蕭衍稱之。曰。曹植陸機復生於北土。恨我詞人。數窮百六。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轢謝。含任吐沈。北人之夸詞也。與溫齊名者。邢子才。伽藍記稱其文宗學府。跨班馬而孤上。英規勝範。陵許郭而獨高。升其堂者。若登孔氏之門。沾其賞者。猶得東吳之句。其推重可知也。顏之推不好虛談。還習禮傳。博覽羣書。無不該洽。詞情典麗。撰觀我生賦。文致清遠。有文三十卷。家訓二十篇。並行於世。統觀南北朝之文。則宋齊纖巧。梁陳刻飾。魏周稍質實。而皆尙駢體。惟姚察所撰梁陳二史。雖未成。而造端宏大。蘇綽六條詔書。仿尙書之體。皆能卓然復古。爲唐宋之先河。爲不可及也。

隋王通中說之文體

隋高帝時。李諤上書論文體曰。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惟務吟咏。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其言頗中當時之弊矣。其文體仍沿襲不能變易。至王通仿論語之體。作爲中說。而後一洗六朝駢儷之習。紀氏曰。摹擬聖人之語言。自揚雄始。猶未敢冒其名。摹擬聖人之事蹟。則自通始。乃併其名。

而僭之。後來聚徒講學。釀爲朋黨。以至禍延宗社者。通實爲之先驅。此言過矣。朱子嘗以爲荀楊以後論理。最醇。無過王氏。而文體之變。通亦爲之機括。非無功於學術者也。其事君篇曰。予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鮑昭江淹古之猾者也。其文急。以怨。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或問孝綽兄弟。予曰鄙人也。其文淫。或問湘東王兄弟。予曰貪人也。其文繁。謝眺淺人也。其文捷。江總詭人也。其文虛。可謂各中其弊矣。

唐初四傑文體

唐初四傑者。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王爲四傑之冠。儒者頗病其浮豔。容齋洪氏曰。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駢儷作記序碑碣。蓋一時體格如此。而後來頗議之。杜詩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韓公滕王閣記云。江南多游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詞。又云中丞命爲記。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則韓之推勃。亦爲不淺矣。杜甫韓愈詩文冠絕古今。而其惟勃如是。楊腹白戰之徒。掇拾語錄之糟粕。乃沾沾焉而動其喙。殆所謂蚍蜉撼樹者歟。楊炯

之文。援引經義。排斥游談。其詞章瑰麗。由於貫穿典籍。不止涉獵浮華而已。盧照鄰乃文士之極坎坷者。故平生所作。大抵歡寡愁殷。有愁人之遺。想亦遭遇使然也。史稱王楊盧駱。以文章齊名。楊炯嘗謂愧在盧前。恥居王後。張說則曰。盈川文如懸河。酌之不竭。優於盧而不減。王今觀照鄰之文。似不若王楊駱三家之宏放。然所傳篇什獨少。未可以一斑槩全豹。杜甫以江河萬古許之。似難執殘編斷簡以強定低昂也。駱賓王落髮徧游名山。故其文頗放恣自得。信足齊名三子也。

陳子昂元結始復古體

韓昌黎送孟東野序云。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數子誠昌黎之先驅也。唐初文章如四傑。皆不脫陳隋舊習。子昂始發奮自爲。追古作者。昌黎詩云。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柳州亦謂張說工著述。張九齡善比興。兼備者子昂而已。馬端臨文獻通考。乃謂子昂惟詩語高妙。其他文則不脫偶儷卑弱之體。韓柳之論。不專稱其詩。皆所未喻。今觀其集。惟諸表序。猶沿排儷之習。若論事書疏之類。實疏樸近古。韓柳之論。未爲非也。元結制行高潔。而深抱閔時憂國之心。文章曼曼自異。變排偶綺靡之習。杜甫嘗和其春陵行。稱

其可爲天地萬物吐氣。晁公武謂其文如古鐘磬。不諧俗耳。高似孫謂其文章奇古不蹈襲。蓋唐文在韓愈以前。毅然自爲者。自結始。亦可謂耿介拔俗之姿矣。故吳氏曰。唐之古詩。未有杜子美。先有陳子昂。未有韓退之。先有元次山。非虛語也。王氏鑿曰。讀元次山集。記道州諸山水。曲極其妙。簡淡高古。次山在韓柳前。絕無六朝氣習。其人品不可及歟。天寶以後。李杜齊名。韓退之所謂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者是也。元和中。元稹嘗論李杜之優劣曰。子美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考鍛其要旨。尙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爲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李白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尙不能歷其藩翰。况堂奧乎。自後屬文者。以續論爲是。蘇源明立朝剛正。上疏陳政事得失。而雅善杜甫詩。雖不及而文則過之。故昌黎稱之也。李觀屬文。不襲沿前人。時謂與韓相上下。惜其少。歿。陸希聲以爲觀尙辭。故辭勝理。愈尙質。故理勝辭。雖愈窮老。終不能加觀之辭也。

各家論昌黎之文

唐書愈常以爲魏晉已還。爲文者多相偶對。而經誥之旨。不復振起。故所爲文。抒意立言。自成一家。後學之士。取爲師法。當時論昌黎之文多矣。如柳子厚。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持正。李漢。皆稱誦韓公之文。各極其勢。柳之語云。如太元法言及四愁賦。退之獨未作耳。使作之。加恢奇。至他文過揚雄遠甚。雄之遺言措意。頗短局滯澀。不若退之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劉之語云。高山無窮。太華削成人。文無窮。夫子挺生。鸞鳳一鳴。蝸蟾革音。手持文柄。高視寰海。權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餘年。聲名塞天。習之云。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委體敗。剝割不讓。撥去其華。得其本根。包劉越嬴。並武同殷。六經之風。絕而復新。皇甫云。先生之作。無圓無方。主是歸工。扶經之心。執聖之權。尙友作政。邪舐異端。以扶孔子存皇之極。茹古涵今。有無端涯。鯨鏗春麗。耀驚天下。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鬼入神出。李之語云。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于道德仁義。炳如也。是四人者。所以推高韓公。可謂盡矣。然尙不如韓公之自稱曰。沈浸濃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卽此四句。已足。其後老泉稱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鼈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捲。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此真能得韓文之情狀者也。蘇軾作韓公廟

碑以爲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亦可爲定論矣。

韓門諸子之文

當時治昌黎學文者。有張籍。皇甫湜。李翱。籍以樂府鳴一時。其骨體出王建之上。昌黎稱張籍學古淡軒鶴避雞羣是矣。其文惟文苑英華載與昌黎之書。餘不概見。相其筆力。在李翱皇甫之間。皇甫湜與李翱同出昌黎。翱得愈之醕。而湜得愈之奇崛。其答李生三書。盛氣攻辨。又甚於愈。然如編年紀傳論孟子荀子言性論。亦未嘗不持論平允也。李翱才學皆遜於愈。不能鎔鑄百氏。皆如己出。而立言具有根柢。大抵溫厚和平。俯仰中度。不似孫劉諸人有矜心作意之態。老泉謂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蘇舜欽謂其詞不逮而理過於柳。誠爲篤論。湜傳文於來。無擇。無擇傳于孫樵。昌黎包孕羣言。自然高古。皇甫湜稍有意爲奇。樵則視湜益有努力爲奇之態。其彌有意爲奇。是其所以不及與。讀書志引東坡之言曰。學韓愈而不至者。爲皇甫湜。學湜而不至者。爲孫樵。所論甚微。皮日休文宋晁公武謂其尤善箴銘。今觀中書序論辨諸作。亦多能原本經術。其請孟子立學科請韓愈配饗太學二書。在唐人尤爲卓識。不得僅以詞章目之也。

柳宗元劉禹錫樊宗師三家之文

當時能文肩隨退之者。惟子厚一人而已。其文實爲退之所傾仰。稱子厚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又曰汎濫停蓄。務深博無涯涘。唐順之曰。柳文如峻峰絕壑。壁立千仞。間見層出。森然如蒼煙香靄之外。望之者不能躋。躋之者不能踰。其境高矣。其尙不及韓者。柳多模擬前人。其初習六朝間不能擺脫。柳州以後諸作。則浸淫入古。望溪所謂標然如秋雲之遠。可望而不可攀者也。劉禹錫之文恣肆博辨。能造新奇語。於昌黎柳州之外。自爲軌轍。早與宗元爲文章之友。故稱劉柳樊宗師之文。昌黎極稱之。其墓誌銘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縱。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又曰。文從字順。如識職。有欲求之。此其則。然樊文不傳。獨絳守居園池記一首。文僻澀不可句讀。歐陽公稱其一語結。曲百盤紆。句斷欲學盤庚書者。信然。唐末能文者。惟杜牧剛直有奇節。敢論列大事。推陳利病。爲詩情致豪邁。人號小杜。非晚唐所能及也。

宋初柳開穆修尹洙諸家之文

五代人才消乏。不但文學而已。至有宋。柳穆首爲之倡。尹洙等繼其後。而後文章乃盛。柳開少

慕韓愈柳宗元爲文。因名肩愈。宋朝變偶儷爲古文。實自開始。惟體近艱澀。是其所短耳。盛如梓恕齋叢談。載開論文之語曰。古文非在詞澀言苦。令人難讀。在於古其理。高其意。王士禎譏開能言不能行。又尊崇揚雄太過。至比之聖人。持論殊謬。要其轉移風氣。于文格實爲有功。謂之明而未融則可。王士禎以爲初無好處。則已甚之詞也。朱子名臣言行錄。稱尹洙學古文於穆修。修一傳爲尹洙。再傳爲歐陽修。而宋之文章。於斯稱盛。葉水心譏其法相院鍾記靜勝亭。記待月亭記諸篇。曰。可見時以偶儷工巧爲尙。而我以斷散拙鄙爲高。彼怪迂鈍樸。用功不深。纔得其腐敗粗澀。言之無乃太甚乎。尹洙所爲文章。古峭勁潔。繼柳開穆修之後。一挽五季浮靡之習。尤卓然可以自傳。邵伯溫聞見錄。稱惟演守西都。起雙桂樓。建臨園驛。命歐陽修及洙作記。修文千餘言。洙止五百字。修取其簡古。又稱修早工偶儷之文。及官河南。始得洙。乃出韓退之之文學之。蓋修與洙文雖不同。而修爲古文。則居洙後也。云云。蓋有宋古文。修爲巨擘。而洙實開其先。故所作具有原本。自修文盛行。洙名轉爲所掩。然洙文具在。亦烏可盡沒其功也。歐陽公誌師魯墓論其文曰。簡而有法。公曰。在孔子六經中。唯春秋可當。則歐陽於師魯不薄矣。而當時能文者。尙有王禹偁劉原父。宋承五代之後。文體纖儷。禹偁始爲古雅簡淡之作。其

奏疏尤極剴切。宋史採入本傳者。議論皆英偉可觀。劉原父文醇雅。有西漢風。與歐公同時。爲歐公名盛所掩。歐曾蘇王亦不甚稱其文。劉嘗嘆百年後當有知我者。至東萊編文鑑。多取原父文。幾與歐曾王蘇並。而水心亦亟稱之。於是論乃定。

歐陽修文爲宋太宗

宋名臣能文者甚多。文集皆傳於世。如張詠乖崖集。晏殊元獻遺文。夏竦文莊集。宋庠元憲集。其弟宋祁景文集。余靖武溪集。韓琦安陽集。范仲淹文正集。蔡襄忠惠集。蘇舜欽學士集。蘇頌魏公集。王珪華陽集。司馬光傳家集。趙抃清獻集。文彥博潞公集。范祖禹太史集。皆名重後世。不但以文章傳也。其足繼昌黎而開一代文章之大宗者。惟歐陽文忠一人而已。歐陽之文學。太史公昌黎而能變其形貌。紆徐曲折。偃仰可觀。其模寫事情。使人宛然如見。曾子固稱之曰。文章逸發。醕深炳蔚。體備韓馬。思兼莊屈。垂光簡編。焯爍星日。絕去刀尺。混然天質。辭窮卷盡。含意未卒。讀者心醒。開蒙愈疾。當代一人。顧無儔匹。蘇老泉稱之曰。執事之文。紆徐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切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又曰。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王介甫稱之曰。如公氣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豪健俊

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月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詞閎辨。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讀三家之說。可知歐文之彷彿矣。東坡蘇氏集序曰。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固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說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此豈人力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新唐書新五代史皆公手筆。五代一行宦官伶官諸序。可上追史遷而無愧。李耆卿謂公之五代史。比順宗實錄。實有出藍之色。是矣。

曾子固王介甫之文

歐陽公謂廣文曾生者。在禮部奏名之前。已爲門下士。又示吳孝宗詩有云。我初見曾子。文章初亦然。崑崙傾黃河。渺漫盈百川。疏決以道之。漸斂收橫瀾。是子固於文。遇歐陽公。方知所歸也。然比之黃河。亦足知其魄力之雄偉矣。王安石曰。鞏文學議論。在某交游中。不見可敵。曾子開稱其兄之文曰。上下馳騁。愈出而愈新。讀者不必能知。知者不必能言。蓋天才獨至。若非人力所能學。精思莫能到也。朱子曰。南豐擬制。內有數篇。雜之三代。誥命中亦無愧。又曰。筠州宜

黃二學記。能道出古人教育之意。蓋曾子固。瀟深經術。故爲文。彷彿漢之劉向。且與古作者相雄長。而光不外燦。王介甫爲人剛愎強悍。其作文亦然。筆力峭勁。乏從容之意。然結構剪裁。極爲矜嚴。其碑誌。則又別出一調。與子固相伯仲也。楊慎曰。王半山之文。愈短愈妙。如書刺客傳。後何讓史記乎。半山亦學韓而太似。此不及歐者也。而嶮刻斬絕。下筆千鈞。則又過之。王世貞以爲臨川氏法而狹。南豐氏飭而衍。此言頗當。

三蘇之文

老泉放而能收。散而能斂。一擊一刺。皆有法度。惟議論乖角。不免戰國策士之習。東坡自謂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意興所到。筆亦隨之。嘗教學者讀檀弓。莊子是公文。得力於二書也。子由曰。子瞻諸文。皆有奇氣。至赤壁賦。彷彿屈原宋玉之作。朱子曰。歐公文。字數腴潤。溫曾南豐文字。又更峻潔。雖議論有淺近處。而却平正。至東坡則傷於巧。亦確論也。子由超然高舉。有振衣千仞岡之致。晚年古史論。斂才就法。更爲卓絕。特亦狃於家學。不脫縱橫氣習。蘇氏兄弟。疏爽豪放。結構剪裁。非其所長。故諸神道碑。詳略斂散。處殊不得史體。而其策論。則爲千古絕調。東坡奏疏。剴切詳盡。較之陸宣公有過之無不及也。明允經論。未免雜以曲見。

特其文較二子爲遒勁耳。當時能文者尙有黃庭堅、秦觀、張耒、李薦、晁補之、畢仲游諸家。文近於蘇氏。而陳師道則學文於南豐。

有宋理學家之文

南宋理學自周濂溪先生論太極圖說。厥後有二程邵張。文章淳雅。論理精密。若通書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非但以理勝。卽文章亦何可幾也。朱晦菴先生之文學。曾南豐加邃密。楊慎曰。剖析性理之精微。則日精月明。窮詰邪說之隱遯。則神搜霆擊。其感激忠義。發明離騷。則苦雨淒風之變態。其泛應人事。游戲翰墨。則行雲流水之自然。其紫陽朱子之文乎。或謂文與道爲二。學道不屬文。專守一藝。而不復旁通他書。掇拾腐說。而不能自遣一辭。反使記誦者譏其陋。詞華者笑其拙。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敝也。以理學而能文者。尙有葉水心。水心爲諸人墓誌。廊廟者赫奕。州縣者艱勤。經行者粹醇。辭華者秀穎。馳騁者奇崛。隱遯者幽深。抑鬱者悲愴。隨其資質與之形貌。可以見其文章之妙矣。而其聲調鏗鏘。皆合節奏。銘詩亦工。在南渡後卓然爲一大宗矣。嘗自言譬如人家觴客。雖或金銀器照座。然不免出於假借。惟自家羅列者。卽僅甕缶瓦杯。都是自家物色。其命意如此。故能脫化叮咛。獨運杼柚。昌黎所云文必已出者。

殆於無忝矣。呂東萊善作史論。詞多根柢。不涉游談。所撰文章。關鍵於體格源流。具有心解。故諸體雖豪邁發而不失作者典型。亦無語錄爲文之習。在南宋諸儒之中。可謂銜華佩實者矣。與朱子同時能文者。陳亮其學術偏駁。爲朱子所不取。而其文才辨縱橫。不可控勒。所謂開拓萬古之心胸。推倒一時之豪傑者。與朱子各行其志。而始終愛重其人。知當時必有取也。

金元之文學

金之文學。惟元好問一人而已。所撰中州集。意在以詩存史。興象深邃。風格適上。無宋南渡末江湖諸人之習。亦無江西流派生拗麤獷之失。至古文繩尺嚴密。衆體悉備。而碑板誌銘諸作。尤爲具有法度。晚年嘗以史筆自任。蓋其才雄學贍。在金元之際。屹然爲文章大宗也。元以古文名家者。姚燧張養浩稱其才驅氣駕。縱橫開合。紀律惟意。如古勅將。率市人戰。無敵不北。宋濂元史亦稱其閎肆該洽。豪而不宕。剛而不厲。春容盛大。有西漢風。宋末弊習。爲一變也。虞集嘗從吳文正游。作文頗得程朱微意。南宋之末。庸沓猥瑣。古法蕩然。有元一代。作者雲興。而詞壇老宿。要以集爲大宗。揭奚斯敘事嚴整。語簡而當。凡朝廷誥冊及碑板之文。多出其手。一時推爲鉅製。黃潛俯仰從容。不矜聲色。而布置謹切。柳貫沈鬱春容。渾涵演逸。其得力處。在受性。

理之學於金履祥。而要以虞伯生之心解神契爲最。此外如元德明、歐陽元、吳萊、楊載、後先相映。亦彬彬然。質有其文也。張綸、泉論元末之文曰：胡仲申、衡運一篇，深有得於邵子。元會運世之旨。其他文亦皆醇正通達。有關世教。庶幾有韓子原道諸篇之意矣。或曰：元代文學如燕市夜鴻、華亭曉鶴、嘹唳亦足驚聽。然而風氣日漓。雖高不雅。不足比隆唐宋。此未確之言也。若虞集、陶鑄羣材。不減廬陵之在北宋。明人夸誕動云：元無文者。其殆未之詳檢乎。

明之文學

明初文章之最達者。無過宋濂、楊士奇、李東陽、王守仁。宋取材甚富。持議頗當。第以敷腴朗暢爲主。而乏裁翦之功。體流沿而不返。詞枝蔓而不修。此其短也。若乃杼柚則自出耳。楊尙法源出歐陽氏。以簡淡和易爲主。而乏充拓之功。當時貴之曰：臺閣體。李源出虞道園。穠於楊而法不如簡於宋。而學不足。要其吐納和雅。猶不失正始之音。王資本超逸。緣筆起趣。殊自斐然。晚出門戶。辭達爲宗。其源實出蘇氏耳。嗣是遵嚴學。南豐最稱典碩。應德學博文高。歸安翼之。唐荆川熟於史事。黃陶菴深於古學。後先繼起。皆有大家風度。而惟歸震川則原本六經。醞釀深渾。尤爲粹然有道之言。望溪稱其言之有序。若項脊軒、見村樓諸記。及烈婦諸傳。冷潔孤峭。風

塵中讀之。如嚼冰雪。其神味雋永。實於八家之外。獨開一境。本朝桐城派宗之。以爲可辦香南。豐直逼昌黎。亦非妄言也。至於前七子。李夢陽。何景明。徐楨卿。邊貢。王廷相。王九思。康海。首變舊法。倡爲復古之論。及按崆峒諸集。亦不過優孟衣冠而已。後七子。王世貞。李攀龍。徐中行。宗臣。吳國倫。梁有譽。謝榛等。雖自云唐以後文不足法。其實祖述李何。互相標榜。勦襲摹倣。取其貌而遺其神。歸震川所由昌言排之。目爲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者也。若末五子。趙用賢。李維楨。魏允中。屠龍。胡應麟。又益之以蔓蕪。袁宏道。倡言文宗眉山。殆自鄒以下無譏焉矣。

清朝古文流派

有清一代。經學考據訓詁詞章之學。各有宗派。如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諸公。則開考訂家之文派也。孫夏峰。李二曲。諸公。則開理學家之文派也。其專肆力於古文者。有侯方域。朝宗。寧都三魏。而以叔子爲特出。汪鈍翁。琬。姜湛園。宸。英。皆能浸淫而入於古。自桐城方望溪氏。以古文專家之學。主張後進。傳之劉海峰。海峯傳之姚惜抱。推究闡奧。開設戶牖。天下翕然號爲正宗。此所謂桐城派者也。桐城之文。源流兼賅。粹然一出於醇雅。故天下宗之也。而當時陽湖。惲子居。武進。張皋文。遂棄其聲韻考訂之學。而學古文。如是陽湖古文之學特盛。桐城之文深於法。

陽湖之文長於才。學桐城古文者。厥後有劉開、陳用光、吳德旋、方東樹、姚瑩、梅曾亮、管同、學陽湖古文者。厥後有李兆洛、陸繼輅、董士錫。然而漸習於空虛。但具形貌而無其實。千篇一律。萬首雷同。而學者或厭棄之矣。如有龔定菴、魏默深、湯海秋。云：「追古作者周秦以上之文。惟定菴之作。幽渺深邃。文雜莊佛。踰義法外。雖不爲正宗。而頗見才識。厥後曾滌生以雄直之氣。宏通之識。發爲文章。冠絕今古。其先私淑惜抱。後乃不立宗派。以因聲求氣。教導後學。武昌張廉卿。適得其傳。故所爲文章。閎中肆外。無寒澀枯窘之病。總之。桐城之文。長於敘事。簡嚴古直。具有繩尺。不善學之。則流於淡薄。索然寡味。陽湖之文。長於議論。能馳騁。不善學之。則至泛濫而無歸宿。爲文者必加以學。非虛語也。至其時。駢體文家有陳其年、吳綺、邵齊、燾、胡浚、袁枚、洪亮吉、吳錫麟、劉嗣綰。

總序

聖王垂訓。經綸天下。之謂經。世有專官。敘事記言之謂史。道術既裂。方術漸興。各得一察焉。之謂子。夫自春秋以後。七國之時。辨士雲湧。波駭龍戰。文幽辭炫。亂於心目。兩漢崇儒。術尊六經。作者推本。反始言有典。則淵懿而淳厚。雍容而愉夷。精覈而明辨。魏晉以降。文尙華靡。近衰落矣。至唐代而復振。其詞令之善。議論之美。諷諭之深。或本乎經術。六藝或關乎政策。典制人民風俗者。雖不專守一家之言。智者或有取焉。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君臣之間。皆面相酬答。禮簡而志通。世愈降。制度人事。乃益繁密。宣情達志之文。亦因之而愈分。然皆本之經傳之義。順乎世風之變。蓋古者雖不假於文翰而已。有其意矣。故顏氏之言曰。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顯而體例之殊。隱而義法之精。淺之篇章字句之實。微之聲氣風骨之變。以及乎漢唐以來名家之文。奇詞奧旨。詭態殊形。學者誠不可不講而明之也。本朝章氏實齋有言曰。經子史不專家。而文集興。其意以爲著述衰薄。始於爲文似矣。然自孔子刪削六經。述而不作。兩漢儒者抱殘缺以相傳。注授受周之大史小史內史外史掌邦國之典志八柄之法。而漢唐以來皆

建。立。專。官。道。術。裂。矣。諸。子。爭。鳴。太。史。公。作。傳。贊。用。剝。剝。於。詞。氣。之。外。自。是。之。後。經。術。粗。明。史。有。專。職。百。家。一。曲。之。學。儒。者。或。屏。陋。而。不。重。安。能。人。人。執。筆。傳。經。世。掌。天。官。拘。守。一。家。之。言。哉。日。有。所。聞。時。有。所。見。則。筆。之。於。書。若。屈。原。賈。誼。司。馬。相。如。劉。向。揚。雄。唐。之。韓。柳。宋。之。歐。陽。王。曾。之。徒。深。閤。恣。肆。同。異。足。觀。安。能。盡。屏。之。於。著。述。之。外。哉。文。集。之。興。始。自。梁。蕭。統。文。選。其。後。有。姚。鉉。之。唐。文。粹。呂。祖。謙。之。宋。文。鑑。蘇。天。爵。之。元。文。類。程。敏。政。之。明。文。衡。姚。椿。之。國。朝。文。錄。以上畧舉或。分。類。甚。詳。或。僅。立。綱。要。銓。擇。有。善。有。不。善。錄。取。有。博。有。約。皆。一。代。之。文。也。至。姚。姬。傳。大部之氏。選。古。文。辭。類。纂。斷。自。兩。漢。子。史。不。錄。而。後。古。人。文。章。之。精。英。略。備。於。是。其。類。分。爲。十。三。冠。以。小。序。具。述。原。始。深。得。要。領。惜。乎。乃。缺。詩。歌。之。一。類。也。辨。論。文。體。之。書。若。黃。初。典。論。摯。虞。流。別。或。者。譏。其。約。而。不。詳。分。別。乖。謬。任。昉。緣。起。劉。勰。雕。龍。其。書。辨。矣。及。宋。王。應。麟。之。指。南。明。吳。訥。之。辨。體。諸。書。皆。有。攷。證。可。資。材。取。今。夫。文。章。之。有。體。製。亦。猶。日。月。星。辰。之。分。位。山。川。邱。陵。之。異。形。宮。室。臺。榭。之。殊。觀。高。不。可。以。爲。深。大。不。可。以。爲。小。方。不。可。以。爲。圓。微。不。可。以。爲。顯。至。章。章。矣。文。何。獨。而。不。然。今。編。述。文。體。取。姚。氏。十。三。之。目。冠。以。小。序。缺。者。補。之。俾。知。綱。領。之。所。在。以。劉。王。諸。家。所。論。分。列。子。目。證。之。於。後。其。博。攷。精。辨。爲。後。人。所。不。及。亦。足。知。源。流。派。別。體。制。之。大。概。已。或。者。

古制源始。以及有清名體制度格式。爲諸家所未及者。則博攷各書。附按於後。雖多述古人之言。而採取搜輯之功。亦至勤苦。學者可以觀焉。

京師優級師範國文講義

蕪水陳曾則編纂

論辨類

姚姬傳曰。論辨類者。蓋原於古之諸子。各以所學著書。詔後世。孔孟之道與文至矣。自老莊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然則論辨者。蓋本於學而不可以已也。

論

劉勰文心雕龍曰。聖哲彙訓曰經。述經敘理曰論。論者倫也。倫理無爽。則聖意不墜。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仰其經目。稱爲論語。蓋羣論立名。始於茲矣。自論語以前。經無論字。六韜二論。後人追題乎。詳觀論體。條流多品。陳政則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評齊行。銓文則與敘引共紀。故議者宜言。說者說語。傳者轉師。注者主解。贊者明意。評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辭。八名區分。一揆宗論。論也者。彌綸羣言。而研精一理者也。是以莊周齊物。以論爲名。不韋春秋。六論昭列。至石渠論藝。白虎通講。聚述聖言。通經論家之正體也。及班彪王命。嚴尤三將。敷述昭情。善入史體。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練名理。迄至正始。務欲守文。

何晏之徒。始盛元論。於是聃周當路。與尼父爭塗矣。詳觀蘭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代。叔夜之辨聲。太初之本元。輔嗣之兩例。平叔之二論。並師心獨見。鋒穎精密。蓋人倫之英也。至如李康運命。同論衡而過之。陸機辨亡。效過秦而不及。然亦其美矣。次及宋岱郭象。銳思於幾神之區。夷甫裴顧。交辨於有無之域。並獨步當時。流聲後代。然滯有者全繫於形用。貴無者專守於寂寥。徒鏡偏解。莫詣正理。動極神源。其般若之絕境乎。逮江左羣談。惟玄是務。雖有日新。而多抽前緒矣。至如張衡譏世。韻似俳說。孔融孝廉。但談嘲戲。曹植辨道。體同書抄。言不持正。論如其已。原夫論之爲體。所以辨正然否。窮于有數。追于無形。迹堅求通。鈎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論如析薪。貴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橫斷。辭辨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而檢跡如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論哉。

吳訥文章辨體曰。按韻書論議也。梁昭明文選所載論有二體。一曰史論。乃史臣於傳末作論。議以斷其人之美惡。若司馬遷之論項籍商鞅是也。二曰論則。學士大夫議論古今人物。或評經史之言。正其訛謬。如賈生之論過秦。江統之論徙戎。柳子厚之論守道守官是也。唐宋取士。

用以出題。然求其詞精義粹。卓然名世。亦惟韓歐爲然。

徐師曾文體明辨曰。蕭統文選則分爲三。設論居首。史論次之。論又次之。較諸魏說。差爲未盡。惟設論則魏所未及。而乃取答客難賓戲解嘲三首以實之。夫文有答有解。已各自爲一體。不明言其體。而概謂之論。豈不誤哉。愚謂析理亦與議合契。諷寓則與箴解同科。設辭則與問對一致。今兼二子之例爲八品。一曰理論。二曰政論。三曰經論。四曰史論。贊有評議述五曰文論。六曰諷論。七曰寓論。八曰設論。其題或曰某論。或曰論某。則各隨作者命之。無異義也。

按論著本諸子遺風。所以託於古之立言不朽者。其端於是焉。在或關於事。或關於政。或關於學。所會甚廣。故劉彥和謂與議說傳注贊評序引。皆相契合。然文字之道。視乎命意。命意不同。則建體自殊。而亦不容濶雜焉。故學者當知其體裁義法之所在。吳訥舉韻書論議也。論議以稍有不同。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論者倫也。有其倫。理論者綸也。可以經綸世務。所謂陳其性而安之。本乎一定之理。而直言之。以示天下者也。議也者。順乎成迹。以擬乎至當之極。關乎制度者多矣。

陳龍川曰。大凡論不必作好言語。意與理勝。則文字自然超衆。故大手之文。不爲詭異之體。而

自然宏富。不爲險怪之辭。而自然典麗。奇寓於純粹之中。巧藏於和易之內。不善作文者。不求高於理與意。而務求於文彩詞句之間。則亦陋矣。故杜牧之云。意全勝者。辭愈朴而文愈高。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黃山谷云。好作奇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

議

周書曰。議事以制。政乃弗迷。眉山蘇軾釋之曰。先王人法並任。而任人爲多。故臨事而議。是則國之大事。合衆議而定之者尙矣。

文體明辨曰。按劉勰云。議者宜也。周爰諮謀。以審事宜者也。周書曰。議事以制。政乃弗迷。此之謂也。昔管仲稱軒轅有明堂之議。則議之來遠矣。至漢始立駁議。駁者雜也。雜議不純。故曰駁也。蓋古者國有大事。必集羣臣而廷議之。若罷鹽鐵。擊匈奴之類是已。厥後下公卿議。乃始撰詞書之簡牘。以進。而學士偶有所見。又復私議於家。文以辨潔爲能。不以繁縟爲巧。事以明覈爲美。不以深隱爲奇。

按議者。本起於廷議。其後乃有私議。如韓退之。改葬服議。柳子厚。晉文公問守原議。皆是論。

之範圍稍廣。議則多涉於政制而立意也。

說解

文心雕龍曰。說者悅也。兌爲口舌。故言咨悅懌。過悅必僞。故舜驚讒說。說之善者。伊尹以論味。隆殷。太公以辨釣興周。及燭武行而紓鄭。端木出而存魯。亦其美也。暨戰國爭雄。辨士雲踊。從橫參謀。長短角勢。轉丸聘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一人之辨。重於九鼎之寶。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隱賑而封。至漢定秦楚。辨士弭節。酈君旣斃於齊。蒯子幾入乎漢鼎。雖復陸賈籍甚。張釋傳會。杜欽文辨。樓護唇舌。頡頏萬乘之階。抵噓公卿之席。並順風以託勢。莫能逆波而泝洄矣。夫說貴撫會。弛張相隨。不專緩頰。亦在刀筆。范雎之言事。李斯之止逐客。並煩情入機。動言中務。雖披逆鱗。而功成計合。此上書之善說也。至於鄒陽之說吳。梁喻巧而理至。故雖危而無咎矣。敬通之說鮑鄧。事緩而文繁。所以歷聘而罕遇也。凡說之樞要。必使時利而義貞。進有契於成務。退無阻於榮身。自非譎敵。則唯忠與信。披肝膽以獻主。飛文敏以濟辭。此說之本也。而陸氏直稱說煒燁。以譎誑何哉。

文章辨體曰。按說者釋也。述也。解說義理。而以己意述之也。說之名起自吾夫子之說卦。厥後

漢許慎著說文。蓋亦祖述其名而爲之辭也。魏晉六朝文載文選而無其體。獨陸機文賦備論作文之義。有曰說煒煜而譎誑。是豈知言者哉。至昌黎韓子憫斯文之日弊。作師說抗顏爲學者。師迨柳子厚及宋室諸大老出。因各卽事卽理而爲之說。以曉當世。以開悟後學。由是六朝陋習一洗而無餘矣。若夫解者。亦以講釋解剝爲義。其與說亦不大相遠焉。

文體明辨曰。魏晉以來。作者絕少。獨曹植集中有二首。而文選不載。故其體闕焉。要之傳於經義而更出己見。縱橫抑揚。以詳贍爲上。而已與論無大異也。此外又有名說字說。其名雖同。而所施則異。故別爲一類。

按儀禮士冠三加三醮。而申之以字辭。後人因之。遂有字說字序字解等作。皆辭字之濫觴也。雖其文去古甚遠。而丁寧訓誡之義無大異焉。若夫字辭祝辭。則倣古辭而爲之也。然近世尙多字說。故今以說爲主。而其他亦並列焉。至於名說名序。則援此意而推廣之。而女笄亦得稱字。故宋人以女子名辭。其實亦字說也。

難釋

文體明辨曰。釋解也。解之別名也。蓋自蔡邕作釋誨。而郤正釋譏。皇甫謐釋勸。束皙元居釋相。

繼有作。然其詞旨不過遞相祖述而已。至唐韓愈作釋言。別出新意。乃能追配邕文。而免於蹈襲之陋。卽此二篇。亦可備一體矣。

按說文說釋也。釋名述也。序述之也。彥和以爲始於易之說卦信矣。其後成文章者。有韓非之說難。曹植所作抑其後也。周禮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六曰說。謂以辭責之。如董仲舒之救日之祝是也。其意略殊矣。

解判也。緩也。險難解釋。物情舒緩。故爲解也。彥和謂百官詢事。則有關刺解諫。所以能解釋結滯徵事以對也。至後私家著述。或因一事一義。世人疑惑。則作解以釋之。如韓退之獲麟解。王半山復讎解。是後有以經出題而作解者。名曰經解。

吳語使行人奚斯釋言於齊。卽以言自解也。後人作釋多本於此。史記司馬相如使蜀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爲用。惟大臣亦以爲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爲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皆知天子意。

漢書東方朔傳。朔上書陳農戰疆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詼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諭。其

後設難之文。蓋做於此也。

辨

文章辨體曰。昔孟夫子答公孫丑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中間歷敘古今治亂相尋之故。凡八節。所以深明聖人與己不能自己之意。終而又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蓋非獨理明義精。而字法句法章法。亦足爲作文楷式。迨唐韓昌黎作諱辨。柳子厚辨桐葉封弟。識者謂其文效孟子信矣。大抵辨須有不得已而辨之意。苟非有關世教有益後學。雖多亦奚以爲。

文體明辨曰。按字書云。辨。判別也。其字從言或從刀。而古文不載。漢以前初無作者。至唐韓柳乃始作焉。然其原實出孟莊。蓋本乎至當不易之理。而以反覆曲折之詞發之。故今取名家諸作。以式學者。其題曰某辨。或曰辨某。則隨作者命之。實非有異義也。

按易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周禮天官弊羣吏之治。六曰廉辨。辨謂辨然於事。分明無有疑惑。蓋所以明是非邪正通上下之情而已。楚辭九辨。則非以直言之。陳道德以變說。君有委曲忠厚之意焉。其後私家著述。善者本經術以辨正邪。說誣辭。其有功於世。亦未可已。近世西人有辨學家。本論理學規則。有前提斷案之秩序。不至於游說而無所歸宿。學者亦不

可不知其意也。

經義

宋史熙甯四年二月丁巳朔罷詩賦。以經義論策試進士。選舉志。神宗篤意經學。深憫貢舉之弊。且以西北人才多不在選。遂議更法。王安石謂古之取士。俱本於學。請興建學校以復古。其明經諸科。欲行廢罷。取明經人數。增進士額。迺詔曰。化民成俗。必自庠序。進賢興能。抑由貢舉。而四方執經藝者。專於誦數。趨鄉舉者。狃於文辭。與古所謂三物賓興。九年大成。亦已鑿矣。今下郡國招徠雋賢。其教育之方。課試之格。令兩制兩省待制以上御史三司三館雜議以聞。議者多謂變法便。他日問王安石對曰。今人才乏少。且其學術不一。異論紛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則修學校。欲修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若謂此科嘗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今以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專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此科法敗壞人才。致不如古。既而中書門下又言古之取士。皆本學校。道德一於上。習俗成於下。其人才皆足以有爲於世。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對偶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

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於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大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

經義本於宋神宗改貢舉法。王安石獨排衆議。建立新法。其意未嘗不偉。而蘇軾等以爲難行。而駁斥之者。以安石欲傳其一家之學。近於私曲。而辦法亦未盡善耳。及至有明。格式愈變。遂流爲時文一派。割裂聖經。敗壞體制。誠有近於俳優之所爲者。若夫解釋經義。昌明聖學。此體亦不可缺矣。

茅坤論作經義之法。一曰認題。題中精神血脈處。須先認明。印於心中。方可下筆。然後洞中骨理。二曰布勢。勢者一篇呼吸之概也。大將提百萬之兵。以合戰。其要只在得勢。得勢者百戰百勝。學者爲文亦然。大略善將兵者。操百萬之兵。如左右手。善爲文者。累數千百言。如探喉而出。得其勢則相顧沿情。如風之掣雲。泉之出峽。蘇文忠所謂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是也。不得其勢。其語意窘澀。叩之不成聲矣。三曰練格。格者猶言品局也。後

世之論古文。首先秦西京者。以其去古未遠。神理渾雄也。薄晉宋以下者。以其行既衰薄。而神理不振也。唐三百年。僅得韓昌黎柳柳州一二人。宋三百年。僅得歐蘇曾王三四人。何者。諸君子能窺測理道。得六經之旨而成文。是。以其格高耳。四曰中。穀。穀者式也。世所稱中式是也。

茅坤所論。雖就經義而言。亦可參會作古文法。

序跋類

姚姬傳曰。序跋者。昔前聖作易。孔子爲作繫辭說卦文言序卦雜卦之傳。以推論本原。廣大其義。詩書皆有序。而儀禮篇後有記。皆儒者所爲。其餘諸子。或自序其意。或弟子作之。莊子天下篇荀子末篇皆是也。

序引

王應麟辭學指南。序者。序典籍之所以作文。選始於詩序。而書序左傳序次之。宋朝端拱元年。王元之試詔。臣僚和御製雪詩序。遂爲直史館。則試序亦舊制也。文章辨體。余雅曰。序緒也。序之體。始於詩之大序。首言六義。次言風雅之變。又次言二南王化。

之。自其言次第有序。故謂之序也。東萊云。凡序文籍。當序作者之意。如贈送燕集等作。又當隨事以序其實。大抵序事之文。以次第其語。善敘事理爲上。近世應用。惟贈送爲盛。當取法昌黎。則庶得古人贈言之義。而無枉己徇人之失也。

文體明辨。亦雅云。序緒也。字亦作敘。言其善敘事理。次第有序。若絲之緒也。又謂之大序。則對小序而言也。其爲體有二。一曰議論。二曰敘事。宋真氏嘗分列於正宗之編。故今倣其例而辨之。其敘事又有正變二體。至唐柳氏。又有序略之名。則其題稍變。而其文益簡矣。唐以前文章。未有名引者。漢班固雖作典引。然實爲符命之文。如雜著命題。各用己意耳。非以引爲文之一體也。唐以後始有此體。大略如序而爲短簡。蓋序之濫觴也。

按孔安國尚書序曰。序者所以序作者之意。法言序曰。觀夫詩書小序。並冠諸篇之前。蓋所以見作者之意也。故著述家亦有自序者。如太史公自序是也。或一篇之前作一序。如十二諸侯年表序。六國表序皆是也。其後作者衆矣。

題跋

文章辨體。按蒼崖金石例云。跋者以贊語於後。前有序引。當掇其有關大體者以表章之。須明。

白簡嚴不可墮人窠臼。予嘗卽其言攷之。漢晉諸集題跋不載。至唐韓柳始有讀某書題其後之名。迨宋歐曾而後始有跋語。然其辭意亦無大相遠也。故文鑑文類總編之曰題跋而已。近世疏齋盧公又云。跋取古詩狼跋其胡之義。狼之行則前躡其胡。故跋語不可太多。多則冗尾。語宜峭拔。使不可加。若然則跋比題與書尤貴乎簡峭也。

文體明辨。按題跋者。簡編之後語也。凡經傳子史詩文圖書之類。前有序。引後有後序。可謂盡矣。其後覽者。或因人之請求。或感而有得。則復撰詞以綴於末簡。而總謂之題跋。至綜其實則有四焉。一曰題。二曰跋。三曰書。某。四曰讀。某。夫題者。諦也。審諦其義也。跋者。本也。因文而見本也。書者。書其語也。讀者。因於讀也。題讀始於唐。跋書起於宋。題跋者。舉類以該之也。其詞攷古證今。釋疑訂謬焉。以簡勁爲主。故與序引不同。又有題辭。所以題號其書之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然題跋書於後。而題辭冠於前者。此又其辨也。

按說文題額也。書稱題諦也。審諦其名號也。如註疏有孟子題辭。所以題孟子之書也。足後爲跋。故書文字後曰跋。至於書讀亦猶題跋之類。如韓退之讀儀禮。荀子是如張中丞傳後。敘則又開近世書後一體矣。

奏議類

姚姬傳曰。奏議類者。蓋唐虞三代聖賢陳說其君之辭。尙書具之矣。周衰。列國臣子爲國謀者。誼忠而辭美。皆本謨誥之遺也。

奏啟 奏疏 奏狀 奏劄 封事 彈事

文心雕龍曰。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秦漢之輔。上書稱奏。陳政事。獻典儀。上急變。劾愆謬。總謂之奏。奏者進也。言敷于下。情進于上也。秦始立奏。而法家少文。觀王綰之奏勳德。辭質而義近。李斯之奏驪山。事略而意逕。政無膏潤。形於篇章矣。自漢以來。奏事或稱上疏。儒雅繼踵。殊采可觀。若夫賈誼之務農。鼂錯之兵事。匡衡之定郊。王吉之觀禮。溫舒之緩獄。谷永之諫仙。理既切至。辭亦通暢。可謂識大體矣。後漢羣賢。嘉言罔伏。楊秉耿介於異災。陳蕃憤懣於尺一。骨鯁得焉。張衡指摘於史職。蔡邕銓列於朝儀。博雅明焉。魏代名臣。文理迭興。若高堂天文。王觀教學。王朗節省。甄毅考課。亦盡節而知治矣。晉氏多難。災屯流移。劉頌殷勤於時務。溫嶠懇切於費役。並體國之忠規矣。夫奏之爲筆。固以明允篤誠爲本。辨析疏通爲首。強志足以成務。博見足以窮理。酌古御今。治繁總要。此其體也。若乃按劾之奏。所以明憲清國。昔周之太僕。繩愆糾

繆。秦之御史。職主文法。漢置中丞。總司按劾。故位在鷲擊。砥礪其氣。必使筆端振風。簡上凝霜者也。觀孔光之奏董賢。則實其奸回。路粹之奏孔融。則誣其釁惡。名儒之與險士。固殊心焉。若夫傳咸勁直。而按辭堅深。劉隗切正。而劾文闊略。各其志也。後之彈事。迭相斟酌。惟新日用。而舊準弗差。然函人欲全。矢人欲傷。術在糾惡。勢必深峭。詩刺讒人。投畀豺虎。禮疾無禮。方之鸚猩。墨翟非儒。日以豕彘。孟軻譏墨。比諸禽獸。詩禮儒墨。既其如茲。奏劾嚴文。孰云能免。是以世人爲文。競於詆訶。吹毛取瑕。次骨爲戾。復似善罵。多失折衷。若能關禮門以懸規。標義路以植矩。然後踰垣者折肱。捷徑者滅趾。何必躁言醜句。詬病爲切哉。是以立範連衡。宜明體要。必使理有典刑。辭有風軌。總法家之式。秉儒家之文。不畏彊禦。氣流墨中。無縱詭隨。聲動簡外。乃稱絕席之雄。直方之舉耳。啟者開也。高宗云。啟乃心沃朕心。取其義也。孝景諱啟。故兩漢無稱。至魏國箋記。始云啟聞。奏事之末。或云謹啟。自晉來盛啟。用兼表奏。陳政言事。既奏之異條。讓爵謝恩。亦表之別幹。必斂飭入規。促其音節。辨要輕清。文而不侈。亦啟之大略也。又表奏確切。號爲讜言。讜者偏也。王道有偏。乖乎蕩蕩。下有脫字其偏。故曰讜言也。孝成稱班伯之讜言。貴直也。自漢置八儀。密奏陰陽。阜囊封板。故曰封事。鼂錯受書。還上便宜。後代便宜。多附封事。慎機密也。

夫王臣匪躬必吐謬事舉人存故無待泛說也。

文章辨體按唐虞禹皋陳謨之後至商伊尹周姬公遂有伊訓無逸等篇此文辭告君之始也。漢高惠時未聞有以書陳事者迨乎孝文廣開言路於是賈山獻至言賈誼上政事疏自時厥後進言者日衆或曰上疏或曰上書或曰奏狀慮有宣泄則囊封以進謂曰封事考之史可見矣。昔人云君臣相遇雖一語有餘未孚雖千萬奚補爲臣子者惟當罄其忠愛之誠而已。

文體明辨按奏疏者羣臣論諫之總名也。奏御之文其名不一。七國以前皆稱上書。秦初改書曰奏。漢定禮儀則有四品。一曰章以謝恩。二曰奏以按劾。三曰表以陳請。四曰議以執異。然當時奏章或上災異則非專以謝恩。至於奏事亦稱上疏則非專以按劾也。又按劾之奏別稱彈事。尤可以徵彈劾爲奏之一端也。又置八儀密奏陰陽皂囊封板以防宣泄謂之封事而朝臣補外天子使人受所欲言及有事下議者並以書對則漢之制豈特四品而已哉。然自秦有天。下以及漢孝惠未聞有以書言事者。至孝文廣開言路於是賈山言治亂之道名曰至言。則四品之名亦非叔孫通之所定明矣。魏晉以下啟獨盛行唐用表狀亦稱書疏。宋人則監前制而損益之故有劄有狀有書有表有封事而劄子之用居多。蓋本唐人勝子錄子之制而更其名。

上書表章已列前編。其他篇目更有八品。一曰奏。奏者進也。二曰疏。疏者布也。漢時諸王官屬於其君亦得稱疏。故以附焉。三曰對。對者開也。四曰啟。啟者開也。五曰狀。狀者陳也。狀有二體。散文儷語是也。六曰劄子。劄者刺也。七曰封事。八曰彈事。各以類從。而以至言冠於篇。以其無可附也。至於疏對啟狀劄五者。又皆以奏字冠之。以別於臣下私相對答往來之辭。及論其文。則皆以明允篤誠爲本。辯析疏通爲要。酌古御今。治繁總要。此其大體也。奏啟入規而忌侈文。彈事明憲而戒善罵。此又學者所當知也。今制論政事者曰題陳私情者曰奏。皆謂之本。以及讓官謝恩之類。並用散文。間爲儷語。亦同奏格。至於慶賀。雖做表辭。而首尾亦與奏同。惟史館進書。同用表式。然則當今進陳之目。惟本與表二者而已。革百王之雜稱。減中世之儷語。此度越前代者也。

按尙書曰敷奏以言。又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周禮天官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敘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鄭司農云。復。請也。逆。迎受王命者。宰夫主諸臣萬民之復逆。元謂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於朝廷奏事。自下而上曰逆。逆謂上書。然則臣之進言於君者古矣。七國之時。

謂之上書。秦謂之奏。漢制有四品。唐制有六。宋明因之。皆有格式。至於清制。題奏亦有定格。臣民具疏。上聞者。爲奏本。諸司公事。爲題本。順治初。諭告章奏有體。辭取達意。不貴繁文。著禮部傳示內外各衙門。永爲遵守。其格式則如題爲某事備事由云云。緣係云云。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如奏爲某事備事由云云。爲此具本。謹具奏聞。此爲清朝題奏格式。陸機文賦曰。奏平徹以閒雅。明允誠篤。諒直忠愛。如陸贄蘇軾之作。尤見婉達。然陸蘇奏表文體。皆用四六。至清已不通用。惟奏疏之體。自以陸蘇爲擅場也。

議對

文心雕龍。周爰諮謀。是謂爲議。議之言宜。審事宜也。易之節卦。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周書曰。議事以制。政乃弗迷。議貴節制。經典之體也。昔管仲稱軒轅有明臺之議。則其來遠矣。洪水之難。堯咨四岳。宅揆之舉。舜疇五人。三代所興。詢及芻蕘。春秋釋宋。魯桓務議。及趙靈胡服。而季父爭論。商鞅變法。而甘龍交辨。雖憲章無算。而同異足觀。迄至有漢。始立駁議。駁者雜也。雜議不純。故曰駁也。自兩漢文明。楷式昭備。藹藹多士。發言盈庭。若賈誼之遍代諸生。可謂捷於議也。至於主父之駁挾弓。安國之辨匈奴。賈捐之之陳於珠崖。劉歆之辨於祖宗。雖質文不同。得

事要矣。若乃張敏之斷輕侮。郭躬之議擅誅。程曉之駁校事。司馬芝之議貨錢。何曾蠲出女之科。秦秀定賈充之謚。事實允當。可謂達議體矣。漢世善駁。則應劭爲首。晉代能議。則傅咸爲宗。然仲瑗博古。而銓貫有敘。長虞識治。而屬辭枝繁。及陸機斷議。亦有鋒穎。而諛詞弗剪。頗累文骨。亦各有美。風格存焉。夫動先擬議。明用稽疑。所以敬慎羣務。弛張治術。故其大體所資。必樞紐經典。採故實於前代。觀變通於當今。理不謬搖其枝。字不妄舒其藻。又郊祀必洞於禮。戎事必練於兵。田穀先曉於農。斷訟務精於律。然後標以顯義。約以正辭。文以辨潔。爲能不以繁縟爲巧。事以明覈爲美。不以深隱爲奇。此綱領之大要也。若不達政體。而舞筆弄文。支離辭穿鑿。會巧空聘其華。固爲事實所擯。設得其理。亦爲遊辭所埋矣。昔秦女嫁晉。從文衣之媵。晉人貴媵而賤女。楚珠鬻鄭。爲薰桂之積。鄭人買積而還珠。若文浮於理。末勝其本。則秦女楚珠。復在於茲矣。又對策者。應詔而陳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獻說也。言中理準。譬射侯中的。二名雖殊。卽議之別體也。古之造士。選事考言。漢文中年。始舉賢良。鼂錯對策。蔚爲舉首。及孝武益明。旁求俊乂。對策者以第一登庸。射策者以甲科入仕。斯固選賢要術也。觀鼂氏之對。證驗古今。辭裁以辨。事通而瞻。超升高第。信有徵矣。仲舒之對。祖述春秋。本陰陽之化。究列代之變。煩而不

恩者事理明也。公孫之對簡而未博。然總要以約文。事切而情舉。所以太常居下。而天子擢上也。杜欽之對略而指事。辭以治宣。不爲文作。及後漢魯不。辭氣質素。以儒雅中策。獨入高第。凡此五家。並前代之明範也。魏晉已來。稍務文麗。以文紀實。所失已多。及其來選。又稱疾不會。雖欲求文。弗可得也。是以漢飲博士。而雉集乎堂。晉策秀才。而譽興於前。無他怪也。選失之異耳。夫駁議偏辨。各執異見。對策揄揚。大明治道。使事深於政術。理密於時務。酌三五以鎔世。而非迂緩之高談。馭權變以拯俗。而非刻薄之僞論。風恢恢而能遠。流洋洋而不溢。王庭之美對也。難矣哉。士之爲才也。或練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疎治。對策所選。實屬通才。志足文遠。不其鮮歟。按說文議語也。一曰謀也。管子軒轅有明堂之議。爲議之始矣。文中子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昔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大哉乎并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然則議對之體。當平實真切。辭約指明。以備君上之採擇。若夫繁文稠辭。言不中務。未有不以迂遠而置之也。

章表

文心雕龍。夫設官分職。高卑聯事。天子垂珠以聽。諸侯鳴玉以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故堯咨

四岳。舜命八元。固辭再讓之請。命往欽哉之授。並陳辭帝庭。匪假書翰。然則敷奏以言。則章表之義也。明試以功。卽授爵之典也。至太甲既立。伊尹書誠。思庸歸亳。又作書以讚文。翰獻替事。斯見矣。周監二代。文理彌盛。再拜稽首。對揚休命。承文受冊。敢當丕顯。雖言筆未分。而陳謝可見。降及七國。未變古式。言事於主。皆稱上書。秦初定制。改書曰奏。漢定禮儀。則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議。章以謝恩。奏以按劾。表以陳請。議以執異。章者明也。詩云。爲章于天。謂文明也。其在文物。赤白曰章。表者標也。禮有表記。謂德見于儀。其在器式。揆景曰表。章表之目。蓋取諸此也。按七略藝文。謠詠必錄。章表奏議。經國之樞機。然闕而不纂者。乃各有故事而在職司也。前漢表謝遺篇寡存。及後漢察舉。必試章奏。左雄奏議。臺閣爲式。胡廣章奏。天下第一。並當時之傑筆也。觀伯始謁陵之章。足見其典文之美焉。昔晉文受冊。三辭從命。是以漢末讓表。以三爲斷。曹公稱爲表不必三讓。又勿得浮華。所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實。求其靡麗。則未足美矣。至於文舉之薦禰衡。氣揚采飛。孔明之辭後主。志盡文暢。雖華實異旨。並表之英也。琳瑯章表。有譽當時。孔璋稱健。則其標也。陳思之表。獨冠羣才。觀其體贍而律調。詞清而志顯。應物掣巧。隨變生趣。執轡有餘。故能緩急應節矣。逮晉初筆札。則張華爲僞。其三讓公封。理周辭要。

引義比事。必得其偶。世珍鷓鴣。莫顧章表。及羊公之辭開府。有譽於前談。庾公之讓中書。信美於往載。序志顯類。有文雅焉。劉琨勸進。張駿自序。文致耿介。並陳事之美表也。原夫章表之爲用也。所以對揚王庭。昭明心曲。旣其身文。且亦國華。章以造闕。風矩應明。表以致禁。骨采宜耀。循名課實。以章爲本者也。是以章式炳賁。志在典謨。使要而非略。明而不淺。表體多包。情僞屢遷。必雅義以扇其風。清文以馳其麗。然懇惻者辭爲心使。浮侈者情爲文使。繁約得正。華實相勝。層吻不滯。則中律矣。子貢云。心以制之。言以結之。蓋一辭意也。荀卿以爲觀人美辭。麗於黼黻文章。亦可以喻於斯乎。

辭學指南。表明也。標也。標著事緒。使之明白。三王以前謂之敷奏。秦改爲表。漢羣臣書四品。三曰表。陽嘉元年。左雄言孝廉先詣公府。文吏課牋奏。又胡廣以孝廉試章奏。然則章奏試士。其始此歟。唐顯慶四年。進士試關內父老迎駕表。開元二十六年。西京試擬孔融薦禰衡表。則進士亦試表。

文章辨體。竊嘗攷之。漢晉表文。皆尙散體。蓋用陳達情事。若孔明前後出師。李令伯陳情之類是也。唐宋以後。多尙四六。其用。則有慶賀。有辭免。有陳謝。有進書。有貢物。所用旣殊。則其辭亦

各異焉。

文體明辨。章者明也。古人言事。皆稱上書。漢定禮儀。乃有四品。其一曰章。用以謝恩。及攷後漢論諫慶賀。間亦稱章。自唐而後。此制遂亡。表有論諫。有請勸。有陳乞。有進獻。有推薦。有慶賀。有慰安。有辭解。有陳謝。有訟理。有彈劾。至論其體。則漢晉多用散文。唐宋多用四六。而唐宋之體。又自不同。唐人聲律時有出入。而不失乎雄渾之風。宋人聲律極其精切。而有得乎明暢之旨。宋人又有笏記。書詞於笏。以便宣奏。蓋當時面表之詞也。故取附焉。然表文書於牘。則其詞稍繁。笏記宣於廷。則其詞務簡。此又其體之別也。

致辭

致辭者表之餘也。其原起於越。臣祝其主。而後世因之。凡朝廷有大慶賀。臣下各撰表文。書之簡牘以進。而明廷之宣揚。宮壺之贊頌。又不可缺。故節表語而爲之辭。觀宋文鑑以此雜於表中。蓋可知矣。今之祝辭。卽其制也。

按漢制。章者需頭稱稽首。上書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表者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臣某甲。上文多用編兩行。少以五行。詣尙書。

通者也。唐制禮部郎中掌百官箋表。謂之南宮舍人。降敕有所更改。以紙貼之。謂之貼黃。明時列爲表式。大抵慶賀之用耳。清朝因之。如每遇萬壽元旦冬至百官進賀表式。首某親王臣某等諸王貝勒文武官員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尾謹奉表稱賀以聞云云。而陳謝貢物等仍稱奏。其體裁或散或整。若欲求法於古。則宋體爲最精密。如蘇軾黃州謝上諸作。情文兼至矣。

策問 策

文章辨體。按說文策者謀也。凡錄化紀得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考之於史。實始漢之鼂錯。遇文帝恭謙好問之主。不能明目張膽。以答所問。惜哉。惟董仲舒學識醇正。又遇孝武初政清明。策之再三。故克罄所蘊。帝因是罷黜百家。專崇孔氏。以表章六經。厥功茂焉。迨宋蘇軾之答仁宗制策。亦克輸忠陳義。婉切懇到。君子有取焉。

文體明辨。按古者選士詢事。考言而已。未有問之以策者也。漢文中年始策賢良。其後有司亦以策試。蓋欲觀其博古通今。與夫剗劇解紛之識也。然對策存乎士子。而策問發於上人。尤必善爲疑難。今取古人策問之工者分爲二類。一曰制策。二曰試策。

按說文策者謀也。漢書音義作簡策難問。例置案上。在試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謂之射策。若錄政化得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劉勰曰。射策者探事而獻說也。以甲科入仕。對策者應詔而陳政也。以第一登庸。皆選賢之要術也。夫策士之制。始於漢文。鼂錯所對。蔚爲舉首。自是而後。天子往往臨軒策士。而有司亦以策舉人。其制迄今用之。又學士大夫有私自議政而上進者。三者均謂之策。一曰制策。天子稱制以問而對者是也。二曰試策。有司以策試士而對者是也。三曰進策。著策而上進者是也。又宋曾鞏有本朝政要策。蓋當時進士帖括之類。夫策之體。練治爲上。工文次之。

按論以觀識策以觀才。此歷代以科目網羅英雋之意也。文中子曰。其言也。典其致也。博憫而不私。勞而不倦。其惟策乎。又曰。廣仁益智。莫善於問。乘事演道。莫善於對。非明君孰能廣問。非達臣孰能專對乎。由此觀之。則策對之所繫亦大矣。能專對者。若漢董仲舒。舉賢良諸策。明白剴切。淵懿淳厚。舉陳政事之得失。有本有原。足以感動人主。啓發後王。顧不重歟。至後世取士。沿其體制。習爲空疏。上之所求。下之所應。皆浸失其本意矣。

書說類

姚姬傳曰。書說類者。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奭之篇。春秋之世。列國士大夫。或面相告語。或爲書相遺。其義一也。

書記

文心雕龍。大舜云。書用識哉。所以記時事也。蓋聖賢言辭。總爲之書。書之爲體。主言者也。揚雄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故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之簡牘。取象於夫。貴在明決而已。三代政暇。文翰頗疎。春秋聘繁。書介彌盛。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又子服敬叔進弔書于滕君。固知行人挈辭。多被翰墨矣。及七國獻書。詭麗輻輳。漢來筆札。辭氣紛紜。觀史遷之報任安。東方朔之難公孫。楊惲之酬會宗。子雲之答劉歆。志氣槃桓。各含殊采。並杼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逮後漢書記。則崔瑗尤善。魏之元瑜。號稱翩翩。文舉屬章。半簡必錄。休瑾好事。留意詞翰。抑其次也。嵇康絕交。實志高而文偉矣。趙至敘離。迺少年之激切也。至如陳遵占辭。百封各意。禰衡代書。親疏得宜。斯又尺牘之偏才也。詳總書體。本在盡言。言以散鬱。陶託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若夫尊貴差序。則肅以節文。戰國以前。君臣同書。秦漢立儀。始

有表奏。王公國內亦稱奏書。張敞奏書於膠后。其義美矣。

文章辨體。按昔臣僚敷奏。朋舊往復。皆總曰書。近世臣僚上言。名爲表奏。惟朋舊之間。則曰書而已。蓋論議知識。人豈能同。苟不具之於書。則安得盡其委曲之意哉。戰國兩漢間。若樂生。若司馬子長。若劉歆諸書。敷陳明白。辨難懇到。誠可爲修詞之助。至若唐之韓柳。宋之程朱張呂。凡其所與知舊門人答問之言。率多本乎進修之實。讀者誠能熟復以反之於身。則其所得又豈止乎文辭而已。

按書。庶也。紀庶物也。亦言著簡紙。永不滅也。故劉彥和以爲書記廣大。衣被事體。筆劄雜名。古今多品。是以總領黎庶。則有譜籍簿錄。醫歷星筮。則有方術占試。申憲述兵。則有律令法制。朝市徵信。則有符契券疏。百官詢事。則有關刺解牒。萬民達志。則有狀列辭諺。此言書記包羅甚廣。今列書說。祇取達情。蔡邕獨斷曰。相見無期。惟是書疏。可以當面。適此義耳。其餘各體。當列之他類。

竿牘 簡札

丹鉛總錄。莊子曰。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注云。苞苴以遺。竿牘以問。竿牘卽簡牘也。以竹曰

竿。又曰簡。以木曰牘。又曰札。說文牘。書版也。古者與朋儕往來。以版代書帖。故從片曰牘。曰牒。皆此意也。說文作箋。表識書也。後轉作牋。亦是用竹爲箋。用木爲牋也。紙亦曰箋。紙。不忘其本也。牒。說文曰牒。札也。徐鉉曰。議政未定。矩札諮謀曰牒。增韻官府移文曰牒。說文札牒也。釋名札櫛也。如櫛齒相比也。

徐炬事物原始詩出車篇云。畏此簡書。簡書者。治竹煞青。作簡以書。今人直用紙名曰簡。以通慶弔問候之禮。錫帶前書曰書板。曰牘。書竹曰簡。

文體明辨。簡者略也。言陳其大略也。或曰手簡。或曰小簡。或曰尺牘。皆簡略之稱也。

按書札簡牘。其名稱略同。今則下行上曰上書。平行曰書。上行下。謂之札。簡牘則隨意往來之傳信而已。漢遺單于書。以尺一牘。中行說教單于。以尺二牘。報漢。故今又總謂之尺牘。

詔令類

姚姬傳曰。詔令類者。原於尙書之誓誥。周之衰也。文誥猶存。昭王制肅強侯。所以悅人心。而勝於三軍之衆。猶有賴焉。秦最無道。而辭則偉。漢至文景。意與辭俱美矣。後世無以逮之。光武以降。人主雖有善意。而辭氣何其衰薄也。檄令皆諭下之辭。故悉附之。

詔策 命令

文心雕龍。皇帝御寓。其言也神。淵嘿黼辰。而響盈四表。唯詔策乎。昔軒轅唐虞。同稱爲命。命之爲義。制性之本也。其在三代。事兼誥誓。誓以訓戒。誥以敷政。命喻自天。故授官錫允。易之姤象。后以施命。誥四方。誥命動民。若天下之有風矣。降及七國。並稱曰令。令者使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漢初定儀。則命有四品。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敕戒州部。詔誥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策者簡也。制者裁也。詔者告也。敕者正也。詩云。畏此簡書。易稱君子以制度數。禮稱明君之詔。書稱敕天之命。並本經典。以立名目。遠詔近命。習秦制也。記稱絲綸。所以應接羣后。虞重納言。周貴喉舌。故兩漢詔誥。職在尙書。王言之大。動入史策。其出如綉。不反若汗。是以淮南有英才。武帝使相如視草。隴右多文士。光武加意於書辭。豈直取美當時。亦敬慎來葉矣。觀文景以前。詔體浮新。武帝崇儒。選言弘奧。策封三王。文同訓典。勸戒淵雅。垂範後代。及制誥嚴助。卽云厭承明廬。蓋寵才之恩也。孝宣璽書。賜太守陳遂。亦故舊之厚也。逮光武撥亂。留意斯文。而造次喜怒。時或偏濫。詔賜鄧禹。稱司徒爲堯。敕責侯霸。稱黃鉞一下。若斯之類。實乖憲章。暨明帝崇學。雅詔間出。安和政弛。禮閣鮮才。每爲詔敕。假手外請。建安之末。文理代

興。潘勗九錫典雅逸羣。衛覬禪誥。符命炳耀。弗可加已。自魏晉誥策。職在中書。劉放張華互管斯任。施命發號。洋洋盈耳。魏文帝下詔。辭義多偉。至於作威作福。其萬慮之一弊乎。晉氏中興。唯明帝崇才。以溫嶠文清。故引入中書。自斯以後。體憲風流矣。夫王言崇祕。大觀在上。所以百辟其刑。萬邦作孚。故授官選賢。則義炳重離之輝。優文封策。則氣含風雨之潤。敕戒恆誥。則筆吐星漢之華。治戎變伐。則聲有滄雷之威。青災肆赦。則文有春露之滋。明罰敕法。則辭有秋霜之烈。此詔策之大略也。

文體明辨。詔者告也。古之詔詞皆用散文。故能深厚尔雅。感動乎人。六朝而下。文尙偶儷。而詔亦用之。然非獨用於詔也。後代漸復古文。而專以四六施之。詔誥制敕表箋簡啟等類。則失之矣。然亦有用散文者。不可謂古法盡廢也。

朱子曰。命猶令也。字書大曰命。小曰令。此命令之別也。上古王言同稱爲命。或以命官。如書說命。罔命是也。或以封爵。如書微子之命。蔡仲之命是也。或以飭職。如書畢命是也。或以錫賚。如書文侯之命是也。或傳遺詔。如書顧命是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漢唐而下。則以策書封爵。制誥命官。而命之名亡矣。然周文之見於左傳者猶存。

按周禮天官大宰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又曰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外史掌書外令。蓋國之大事。戒飭百官。則有命。命卽訓戒之言也。大宰贊助王之出教令。若書之多士多方。所以誥多士庶邦。皆言王若曰是也。凡有王命。既書以出。遂藏其貳。皆史所當載也。一定而不可易者。爲命。卽後世所謂制也。因事而告者。曰令。卽後世所謂詔也。

易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程子曰。風行地上。與天下有風。皆爲周徧庶物之象。而行於地上。徧觸萬物。則爲觀。經歷觀省之象也。行於天下。周徧四方。則爲姤。施發命令之象也。然則王命一言足以興邦。一言足以喪邦。烏可不慎以出之歟。渙之九五曰。渙汗其大號。九五異體。有號令之象。汗謂如汗之出而不反。號令出乎人君之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雖至幽至遠之處。無不被而及之。然則王言被乎四表。猶汗之浹於四體也。又烏可朝令而夕改乎。

自秦改命爲制。而命之名亡。改令爲詔。而令之實異。然漢猶有下令著令。挈令及令。甲令乙諸名。蔡邕獨斷曰。天子命令之別名。一曰命。出君下臣之名也。二曰令。奉而行之名也。劉熙釋名曰。詔。昭也。人暗不見事宜。則有所犯。以此示之。使昭然知所由也。漢有制詔。親詔。

密詔、特詔、優詔、中詔、清詔、手詔、筆詔、遺詔、諸名目皆隨事而名之也。策者簡也。漢有制策詔策、親策、諸名當以文帝之策賢良爲始。蓋王者周爰諮謀之意也。以封拜諸侯王公則曰策書。諭猶告也。以上勅下之辭。商周之書未有此體。至春秋內外傳始載周天子諭告諸侯及列國往來相告之辭。今則凡天子之命稱爲上諭。或曰諭旨。

制誥

辭學指南。唐虞至周皆曰命。秦改命爲制。漢因之。下書有四。而制書次焉。顏師古謂爲制度之命。唐王言有七。其二曰制書。大除授用之。學士初入院。試制書批答共三篇。此試制之始也。制用四六。以便宣讀。皇朝知制誥。召試中書而後除。不試號爲異禮。所以試者觀其敏也。試制詔三篇。宰相俟納卷始上馬。翌日進呈。除目方下。至政和辛卯。始以制命題。制誥詔書依例。宰執進呈。凡命宰相三公三少節度使。則用制麻。樞密使亦如之。

誥告也。其原起于湯誥。周官大祝六辭。三曰誥。士師五戒。二曰誥。成王封康叔。唐叔以康誥。唐誥。漢元狩六年立三子爲王。初作誥。唐白居易集翰林日制詔。中書曰制誥。蓋內外命書之別。皇朝西掖初除試誥而命題。亦曰制。

文章辨體。周官太祝六辭。三曰誥。考之於書。誥以之播告四方。若大誥洛誥是也。漢承秦制。有曰制書。用載制度之文。若命官則各賜印綬而無命書也。迨乎唐世。王言之體曰制者。大賞罰。大除授。用之。宋承唐制。其曰制者。以拜三公三省等職。辭必四六。以便宣讀於庭。誥則用散文。以其直告某官也。西山云。制誥皆王言。貴乎典雅溫潤。用字不可深僻。造語不可尖新。文武宗室各得其宜。斯爲善矣。

按釋名曰。上敕下曰告。告覺也。使覺悟知己意也。故古者諸侯畢會。王將有爲。則作爲文誥之辭。以誥之。使其知所以然也。獨斷曰。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三公敕令。贖令之屬是也。唐用以賞罰除授。宋用以處分軍國大事。頒赦宥德音。而誥命則應文武官遷改職秩。內外命婦除授及封敘贈典。應合命詞是也。唐無誥名。故統稱制。其體有散有儷。明命官不用制誥。至三載考績。則用誥以褒美。五品以上官。而贈封其親及賜大臣勳階。贈諡皆用之。清承明制。凡封贈誥敕文武官員五品以上者。應給誥命。六品以下者。應給敕命。於內閣侍讀學士侍讀內酌派一二人專司其事。

冊書

文體明辨。按說文。冊符命也。字本作策。蔡邕云。策者簡也。漢制命令。其一曰策書。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篆書。以命諸侯王公。亦以誅謚。而三公以罪免。則一木兩行。隸書而賜之。其長一尺。當是之時。惟用木簡。故其字作策。蓋以金玉爲之。說文所謂諸侯進受於王。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者是也。又按古者冊書施之臣下而已。後世則郊祀祭享。稱尊加謚。寓哀之屬。亦皆用之。故其文漸繁。今彙而辨之。其目凡十有一。一曰祝冊。郊祀祭享用之。二曰玉冊。上尊號用之。三曰立冊。立帝立后立太子用之。四曰封冊。封諸王用之。五曰哀冊。遷梓宮及太子諸王大臣薨逝用之。六曰贈冊。贈號贈官用之。七曰謚冊。上謚賜謚用之。八曰贈謚冊。贈官并賜謚用之。九曰祭冊。賜大臣祭用之。十曰賜冊。報賜臣下用之。十一曰免冊。免大臣用之。今制郊祀立后立儲封王封妃亦皆用冊。而玉金銀銅之制。各有等差。蓋自古迄今。王言之不可闕者也。

按說文。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古文曰簡。或曰策。周禮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諸侯有土之君。孤卿大夫在朝之臣。皆書辭於策。以命之也。尙書金縢。周公植璧秉珪。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

中史爲冊書。卽祝辭也。顧命成王命作冊。畢命康王命作冊。內史掌冊命。故命內史爲冊書也。其制亦甚古矣。

敕書

文心雕龍。戒敕爲文。實詔之切者。周穆命郊。父受敕憲。此其事也。魏武稱作敕戒。當指事而語。勿得依違。曉治要矣。及晉武敕戒。備告百官。敕都督以兵要。戒州牧以董司。警郡守以恤隱。勒牙門以禦衛。有訓典焉。

文體明辨。按字書云。敕戒敕也。亦作勅。劉熙云。敕飭也。使之警飭。不敢廢慢。劉勰云。戒敕爲文。實詔之切者。周穆王命郊。父受敕憲。此其事也。漢制。天子命令有四。其四曰戒書。卽戒敕也。唐制。王言有七。其四曰發敕。五曰敕旨。六曰論事。敕書。七曰敕牒。則唐之用敕廣矣。宋亦有敕。或用之於獎諭。豈敕之初意哉。其詞有散文。有四六。故今分古俗二體。宋制戒勵百官。曉諭軍民。別有敕榜。今制諸臣差遣。多予敕行事。詳載職守。申以勉詞。而褒獎責讓亦用之。詞皆散文。又六品以下官贈封。亦稱敕命。始兼四六。亦可見古文興復之漸云。

按漢制敕有詔敕璽敕密敕。唐制中書省凡王言之制有七。四曰發敕。廢置州縣增減官吏。

發兵除免官爵授六品以上官則用之。五曰敕旨。百官奏請施行則用之。六曰論事敕書。戒約臣下則用之。七曰敕牒。隨事承制不易於舊則用之。宋制中書省凡命令之禮有七。曰敕書。賜少卿監中散大夫防禦使以下則用之。曰敕榜。賜酬及戒勵百官曉諭軍民則用之。曰御札。布告登封郊祀宗祀及大號令則用之。皆承制書旨以授門下省令宣之也。

教戒

文心雕龍。教者效也。言出而民效也。契敷五教。故王侯稱教。昔鄭弘之守南陽。條教爲後所述。乃事緒明也。孔融之守北海。文教麗而罕於理。乃治體乖也。若諸葛孔明之詳約。庾稚恭之明斷。並理得而辭中。教之善也。戒者慎也。禹稱戒之用休。君父至尊。在三罔極。漢高祖之敕太子。東方朔之戒子。亦顧命之作也。及馬援已下。各貽家戒。班姬女戒。足稱母師也。文體明辨。按劉勰云。教者效也。言出而民效也。李周翰云。教示於人也。秦法王侯稱教。而漢時大臣亦得用之。若京兆尹王尊出教告屬縣是也。按字書云。戒者警敕之辭。字本作誠。箴之別名歟。淮南子載堯戒曰。戰戰慄慄。日謹一日。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垤。至漢杜篤遂作女戒。而後世因之。惜其文弗傳。意未必若堯戒之簡也。其詞或用散文。或用韻語。故分爲二體云。

按教者。上爲下效之詞也。獨斷漢天子命令。四曰戒書。戒書。戒敕刺史太守及三邊營官。被敕文曰。有詔敕某官。是爲戒敕也。戒亦用之於自警者。文中子曰。誠其至矣乎。古之明王。敬慎所未見。悚懼所未聞。刻於盤盂。勒於几杖。居有常念。動無禍事。其戒之功乎。

璽書

按蔡邕曰。璽者印也。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傳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者也。又衛宏云。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然則天子之印以玉。獨稱璽。羣臣莫敢用。自秦始皇也。漢初有三璽。天子之書用璽以封。故曰璽書。又曰賜書。唐以後獨稱曰書。亦璽書之類也。其爲用或以告諭。或以答報。或以獎勞。或以責讓。而其體則以委曲懇到能盡褒勸警飭之意爲工。今制朝廷與諸王亦用書。疑卽璽書也。

按馬考有圭璧符節璽印一門。考古者圭璧之用不一。周禮典瑞玉人所載甚詳。馬氏云。圭璧蓋卽符節璽印之類。三代以來。天子所佩爲璽。臣下所佩曰印。唐時改稱璽曰寶。而圭璧之制無聞。蓋亦不經見矣。清朝之制。設御寶於交泰殿。初立尙寶司。其後以內監典守。當用則內閣請而用之。璽印之文。均經制定。凡崇上慈寧徽號。則有冊寶。中宮正位。妃嬪受封。則

寶印之別。其制度分寸。具有常式。載在禮官。若夫百司之印。以昭法守。而防詐僞。其別曰印。曰關防。曰條記。曰圖記。其鑄造。則禮部鑄印局專司之。文有漫漶者。則請於朝而改鑄之。

赦文

按字書云。赦者舍也。肆赦之語。始見於虞書。而周禮司刺掌三赦之法。呂刑有疑赦之制。則或以其情之可矜。或以其事之可疑。或以其人之在三赦三宥八議之列。是以赦之。非不問其情之淺深罪之輕重而概赦之也。後世乃有大赦之法。於是爲文以告四方。而赦文興焉。又謂之德音。蓋以赦爲天子布德之音也。然唐之時。或厲風俗。亦稱德音。則德音之與赦文。自是兩事。不當強而合之也。今各仍其稱。以附赦文之後。

按宋制。凡霽宥大赦。曲赦。德音三種。自分等差。宗爲言。德音非可名制書。乃臣下奉行制書之名。天子自謂德音非也。唐常袞集赦令一門。總謂之德音。蓋得之矣。

檄 移 關 牒

文心雕龍。震雷始於曜電。出師先乎威聲。故觀電而懼雷壯。聽聲而懼兵威。兵先乎聲。其來已久。昔有虞始戒於國。夏后初誓於軍。殷誓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故知帝世戒兵。三王誓

師。宣訓我衆。未及敵人。也。至周穆西征。祭公謀父稱古有威讓之令。令有文告之辭。卽檄之本源也。及春秋征伐。自諸侯出。懼敵弗服。故兵出須名。振此威風。暴彼昏亂。劉獻公之所謂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者也。齊桓征楚。詰苞茅之闕。晉厲伐秦。責箕郤之焚。管仲呂相奉辭先路。詳其意義。卽今之檄文。暨乎戰國。始稱爲檄。檄者。噉也。宣露於外。噉然明白也。張儀檄楚。書以尺二。明白之文。或稱露布。播諸視聽也。夫兵以定亂。莫敢自專。天子親戎。則稱恭行天罰。諸侯御師。則云肅將王誅。故分閫推轂。奉辭伐罪。非唯致果爲毅。亦且厲辭爲武。使聲如衝風所擊。氣似機槍所掃。奮其武怒。總其罪人。懲其惡稔之時。顯其貫盈之數。搖奸宄之膽。訂信慎之心。使百尺之衝。摧折於咫書。萬雉之城。顛墜於一檄者也。觀隗囂之檄。亡新。布其三逆。文不雕飾。而辭切事明。隴右文士。得檄之體矣。陳琳之檄。豫州。壯有骨鯁。雖奸閹攜養。章密太甚。發邱摸金。誣過其虐。然抗辭書。噉然露骨矣。敢指曹公之鋒。幸哉。免袁黨之戮也。鍾會檄蜀。徵驗甚明。桓公檄胡。觀釁尤切。並壯筆也。凡檄之大體。或述此休明。或敘彼苛虐。指天時。審人事。算強弱。角權勢。標著龜於前。驗懸鞶鑑於已然。雖本國信實。參兵詐譎。詭以馳。旨。煒。睦。以騰。說。凡此衆條。莫或違之者也。故其植義。颺辭。務在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使

義隱。必事昭而理辨。氣盛而辭斷。此其要也。若由趣密巧。無所取材矣。又州郡徵吏。亦稱爲檄。固明舉之義也。移者易也。移風易俗。令往而民隨者也。相如之難蜀老。文顯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及劉歆之移太常。辭剛而義辨。文移之首也。陸機之移百官。言約而事顯。武移之要者也。故檄移爲用。事兼文武。其在金革。則逆黨用檄。順命資移。所以洗濯民心。堅同符契。意用小異而體義大同。與檄參伍。故不重論也。

辭學指南。檄軍書也。祭公謀父所謂威責之令。文告之辭。東萊先生曰。晉侯使呂相絕秦。檄書始於此。然春秋之世。鄭子家使執訊與書以告趙宣子。晉之邊吏責鄭。王使詹伯辭於晉。王子朝使告諸侯。皆未有檄之名。戰國時張儀爲檄告楚相。其名始見。漢有羽檄。顏師古曰。檄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有急加鳥羽。示速也。急就篇注。檄以木爲之。長二尺。說文亦云二尺書。李左車曰。奉咫尺之書。自相如之後。檄書見史策者。不可勝紀。揚雄曰。軍旅之際。飛書馳檄。用枚臯。謂其爲文敏速也。唐以前不用四六。周益公擬漢河西大將軍諭隗囂。倪正文擬晉奮威將軍豫州刺史論中原豪傑。皆用四六。然散文爲得體。如東萊漢使喻莎車。諸國是也。文體明辨。按公移者。諸司相移之詞也。其名不一。故以公移括之。唐世凡下達上。其制有六。其

二曰狀。百官於其長亦爲之。其五曰辭。庶人言爲辭。其六曰牒。有品已上公文皆稱牒。諸司自相質問其義有三。一曰關。謂關通其事也。二曰刺。謂刺舉之也。三曰移。謂移其事於他司也。今制上逮下者曰照會。曰劄付。曰案驗。曰帖。曰故牒。下達上者曰咨呈。曰案呈。曰呈。曰牒呈。曰申。諸司相移曰咨。曰牒。曰關。上下相通用者曰揭帖。大略因前代之制而損益之耳。

按字書云。符信也。古無此體。晉以後始有之。唐世凡上逮下。其制有六。其六曰符。尙書省下於州。州下於縣。縣下於鄉。皆用之。蓋亦沿晉制也。然唐文不少槩見。姑採晉及南唐諸篇列之。所以備一體云。

按說文檄二尺書也。釋名激也。下官所以激迎其上之書文也。移者易也。禮大傳疏曰。在旁而及曰移。關者謂關通其事也。牒者札也。及移文訟詞皆曰牒。今制上行下曰示。札行知獎劄牌簽票批劄付判看語手諭勘合堂諭排單准單憑單護照貿易單珠筆照會等。平行曰咨。文照會移文關文牒文移會等。下行上者曰申。文詳文說帖條陳手摺呈詞親供結稟等是也。

露布

封氏聞見記。露布捷之別名也。諸軍破賊。則以帛書建諸竿上。兵部謂之露布。蓋自漢以來有其名。所以名露布者。謂不封檢而宣布。欲四方速知。亦謂之露版。魏武奏事云。有警急輒露版。插羽是也。宋時沈璞爲盱眙太守。與臧質共拒魏軍。軍退。質謂璞城主。使自上露版。後魏韓顯宗大破齊軍。不作露布。高宗怪而問之。答曰。頃聞諸將獲二三驢馬。皆爲露布。臣每晒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彌甚。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然則露版。古今通名也。隋文帝時。詔太常卿牛宏撰宣露布儀。開皇九年。平陳。元帥晉王以驛上露布。兵部請依新禮。集百官及四方客使於朝堂。內史令稱有詔。在位者皆拜。宣露布訖。舞蹈者三。又拜郡縣皆同。因循至今不改。近代諸露布。大抵皆張皇國威。廣談帝德。動逾千字。其能體要不煩者鮮矣。

詞學指南。露布之名始于漢。按光武紀注。漢制度曰。制。詔三公皆璽封。尙書令印重封。露布州郡祭祀志注。引東觀書有司奏。孝順號露布。奏可。又鮑昱詣尙書封胡降檄曰。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李雲露布上書注。謂不封也。魏改元景初。詔曰。司徒露布。咸使聞知。蜀漢建興五年春伐魏。詔曰。丞相其露布天下。此皆非將帥獻捷所用。通典云。後魏攻戰克捷。欲

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漆竿上。名爲露布。自此始也。王肅獲賊二三。皆爲露布。韓顯宗有高曳長纒。虛張功捷之譏。孝文稱傅修期下馬作露布。齊神武破芒山軍爲露布。杜弼卽書絹不起草。唐制下之通上。其制有六。三曰露布。兵部侍郎奉以奏聞。集羣官於東朝堂。中書令宣布。張昌齡爲崑丘道記室。平龜茲。露布爲士所稱。于公異爲招討府掌書記。朱泚平。露布曰。臣旣肅清宮禁。祇奉寢園。鐘虺不移。廟貌如故。德宗咨歎焉。東晉未有露布。隆興初。以晉破苻堅。命題似有可疑。然文章緣起曰。漢賈洪爲馬超伐。曹操作露布。而魏志注謂虞松從司馬宣王征遼東。又破賊作露布。隋志有魏武帝露布文九卷。世說云。桓溫北征。令袁宏倚馬前作露布。手不輟筆。俄成七紙。則魏晉已有之。當攷。宋朝王元之擬李靖平突厥露布。此擬題之始歟。

按露布者。軍中奏捷之詞也。杜佑通典以爲始於元魏。誤矣。徐炬事物原始。則以爲始於賈洪。據王應麟詞學指南。露布之名本於光武時。重封露布。而初學記引春秋佐助期曰。武露布。文露沉。宋均云。甘露見其國。布散者。人上。武文采者。則甘露沈重。豈露布之名當始於此歟。

批判

文章辨體。按玉海唐學士初入院試制詔批答共三篇。蓋批答與詔異。詔則宣達君上之意。批答則采臣下章疏之意而答之也。文鑑輯批答詔敕各爲一類可見矣。唐史載太宗之答劉洎。謂此自手筆。今觀詞意誠然。至若宋昭陵之賜富弼等。則皆詞臣之撰進者也。

文體明辨。古者君臣都俞吁咈。皆口陳面命之詞。後世乃有書疏而答之者。遂用制詞。若漢人答報璽書是已。至唐始有批答之名。以爲天子手批而答之也。其學士初入院試制詔批答共三篇。則求代言之人而詞華漸繁矣。

按字書云。判斷也。古者折獄以五聲聽訟。致之於刑而已。秦人以吏爲師。專尙刑法。漢承其後。雖儒吏並進。然斷獄必貴引經。尙有近於先王儀制及春秋誅意之微旨。其後乃有判詞。唐制選士判居其一。則其用彌重矣。故今所傳如稱某某有姓名者。則斷獄之詞也。稱甲乙無姓名者。則選士之詞也。要之執法據理。參以人情。雖曰彌文。而去古不遠矣。獨其文堆垛故事。不切於蔽罪。拈弄詞華。不歸於體格。爲可惜耳。惟宋儒王回之作。脫去四六。純用古文。庶乎能起二代之衰。而後人不能用也。今世理官斷獄。例有參詞。而設科取士。亦試以判。其體皆用四六。則其習由來久矣。

按宋史職官志。翰林學士院掌制誥詔令撰述之事。凡賜大臣大中大夫觀察使以上用批答。則批答者有優隆之意也。近世官吏亦用批答。

判。說文分也。周禮秋官司士。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鄭司農云。謂若今時辭訟有券書者。爲治之。辨讀爲別。謂別券也。則後世判詞實本於此。夫爲百姓決訟。察見情僞。出入條令。足使鬮訟之人駭伏。舞文之吏不能以變。始可謂本末具舉。精麤無間者矣。

文券 契約

文心雕龍。契者結也。上古純質。結繩執契。今羌胡徵數。負販記緡。其遺風歟。券者束也。明白約束。以備情僞。字形半分。故周稱判書。古有鐵券以堅信誓。王褒髯奴。則券之楷也。

文體明辨。按字書云。券約也。契也。劉熙云。縑也。相約縑縑以爲限也。史稱漢高帝定天下。大封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其誓詞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後世因此遂有鐵券文焉。

按字書云。約束也。言語要結戒令。檢束皆是也。古無此體。漢王褒始作僮約。而後世未聞有繼者。豈以其文無所施用而略之歟。愚謂後人如鄉約之類。亦當倣此爲之。庶幾不失古意。

按周禮天官小宰之職。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八成者。一曰比居。謂伍籍也。二曰簡稽。士卒兵器簿書也。三曰版圖。版謂夫家生齒之版。圖謂土地風氣之圖也。四曰傅別。傅者。傅著約束於文書。別者。別爲兩。兩家各得一也。五曰禮命。禮有數命。命有等祿。位視此以制也。六曰書契。載於簡牘。謂之書。合而驗之。謂之契也。七曰質劑。大市曰質。小市曰劑也。八曰要會。謂計最之簿書。月計曰要。歲計曰會也。劉氏曰。八成者。民物簿書圖籍之事。皆有定制而不可亂。所以養民之信。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禮樂刑政待信而爲本。民無信。雖有禮樂刑政。何所措哉。李景齋曰。周公制作。凡所爲纖悉委曲者。不獨爲一時言。實爲後世慮也。教化之孚者。誠不待要約之固。而後世誠信之已薄。則文籍之可稽。猶足以濟治道之窮也。其言允矣。則後世文券之類。蓋本於周制。唐有驛券。館驛往來之用也。宋有給券。文武羣臣奉使於外。或藩郡入朝。往來備饗餼者也。唐有鐵券。以鐵爲之。賞殊功也。近世有檔案契券婚書庚帖簿據合同條約之類。

傳狀類

姚姬傳曰。傳狀類者。雖原於史氏。而義不同。劉先生云。古之爲達官名人傳者。史官職之。文士

作傳。凡爲坊者種樹之流而已。其人既稍顯。卽不當爲之傳。爲之行狀上史氏而已。余謂先生之言是也。雖然。古之國史立傳。不甚拘品位。所紀事猶詳。又實錄書人臣卒。必撮敘其平生賢否。今實錄不紀臣下之事。史館凡仕非賜諡及死事者。不得爲傳。乾隆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賜諡。然則史之傳者。亦無幾矣。按其意。凡爲人作傳。不必盡歸之史氏也。

傳

文心雕龍。自開闢草昧。歲紀緜邈。居今識古。其載籍乎。軒轅之世。史有倉頡。主文之職。其來久矣。曲禮曰。史載筆。左右史者。使也。執筆左右。使之記也。古者左史記事者。右史記言者。言經則尙書。事經則春秋。唐虞流於典謨。商夏被於誥誓。自周命維新。姬公定法。紬三正以班。歷貫四時。以聯事。諸侯建邦。各有國史。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自平王微弱。政不及雅。憲章散素。彝倫攸斁。昔者夫子憫王道之缺。傷斯文之墜。靜居以歎鳳。臨衢而泣麟。於是就太師以正雅頌。因魯史以修春秋。舉得失以表黜陟。徵存亡以標勸戒。褒見一字。貴踰軒冕。貶在片言。誅深斧鉞。然睿旨存亡二字。幽隱經文。婉約邱明同時。實得微言。乃原始要終。創爲傳體。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於後。實聖文之羽翮。記籍之冠冕也。及至從橫之世。史職猶存。秦并七王。而戰國有策。

蓋錄而弗敘。故卽簡而爲名也。漢滅嬴項。武功積年。陸賈稽古。作楚漢春秋。爰及太史談。世惟執簡。子長繼志。甄序帝勩。比堯稱典。則位雜中賢。法孔題經。則文非元聖。故取式呂覽。通號曰紀。紀綱之號。亦宏稱也。故本紀以述皇王。列傳以總侯伯。八書以鋪政體。十表以譜年爵。雖殊古式。而得事序焉。爾其實錄無隱之旨。博雅宏辯之才。愛奇反經之尤。條例躋落之失。叔皮論之詳矣。及班固述漢。因循前業。觀司馬遷之辭。思實過半。其十志該富。讚序宏麗。儒雅彬彬。信有遺味。至於宗經矩聖之典。端緒豐贍之功。遺親攘美之罪。徵賄鬻筆之愆。公理辨之究矣。觀夫左氏綴事。附經間出。于文爲約。而氏族難明。及史遷各傳。人始區詳而易覽。述者宗焉。及孝惠委機。呂后攝政。班史立紀。違經失實。何則。庖犧以來。未聞女帝者也。漢運所值。難爲後法。牝雞無晨。武王首誓。婦無與國。齊桓著盟。宣后亂秦。呂氏危漢。豈唯政事難假。亦名號宜慎矣。張衡司史。而惑同遷固。元帝王后。欲爲立紀。謬亦甚矣。尋子弘雖僞。要當孝惠之嗣。孺子誠微。實繼平帝之體。二子可紀。何有於二后哉。至於後漢紀傳。發源東觀。袁張所製。偏駁不倫。薛謝之作。疎謬少信。若司馬彪之詳實。華嶠之準當。則其冠也。及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徵。或疎濶寡要。唯陳壽三志。文質辨洽。荀張比之於遷固。非妄譽也。

至於晉代之書。繁乎著作。陸機肇始而未備。王韶續末而不終。于寶述紀。以審正得序。孫盛陽秋。以約舉爲能。按春秋經傳。舉例發凡。自史漢以下。莫有準的。至鄧璨晉紀。始立條例。又擺落漢魏。憲章殷周。雖湘川曲學。亦有心典謨。及安國立例。乃鄧氏之規焉。原夫載籍之作也。必貫乎百氏。被之千載。表徵盛衰。殷鑒興廢。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長存。王霸之跡。並天地而久大。是以在漢之初。史職爲盛。郡國文計。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詳悉於體國。必閱石室。啟金匱。抽裂帛。檢殘竹。欲其博練於稽古也。是立義選言。宜依經以樹則。勸戒與奪。必附聖以居宗。然後銓評昭整。苛濫不作矣。然紀傳爲式。編年綴事。文非泛論。按實而書。歲遠則同異難密。事積則起訖易疎。斯固總會之爲難也。或有同歸一事。而數人分功。兩記則失於複重。偏舉則病於不周。此又銓配之未易也。故張衡摘史班之舛濫。傳立譏後漢之尤煩。皆此類也。若夫追述遠代。代遠多僞。公羊高云。傳聞異詞。荀況稱錄遠略近。蓋文疑則闕。貴信史也。然俗皆愛奇。莫顧實理。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跡。於是棄同卽異。穿鑿傍說。舊史所無。我書則傳。此訛濫之本源。而述遠之巨蠹也。至於記編同時。時同多詭。雖定哀微辭。而世情利害。勳榮之家。雖庸夫而盡飾。迺敗之士。雖令德而常曠。理欲二字吹霜煦露。寒暑筆端。此又同時之枉。可爲歎息者。

也。故述遠則誣矯如彼。記近則回邪如此。析理居正。惟素臣乎。若乃尊賢隱諱。固尼父之聖旨。蓋纖瑕不能玷瑾瑜也。奸慝懲戒。實良史之直筆。農夫見莠。其必鋤也。若斯之科。亦萬代一準焉。至於尋繁領雜之術。務信棄奇之要。明白頭訖之序。品酌事例之條。曉其大綱。則衆理可貫。然史之爲任。乃彌綸一代。負海內之責。而羸是非之尤。秉筆荷擔。莫此之勞。遷固通矣。而歷詆後世。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

事物原始。孝經云。學開五傳。謂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文中子曰。三傳作。春秋散。陶潛著五柳先生傳。習鑿齒作襄陽耆舊傳。王績飲酒五斗。著五斗先生傳。趙抃之忠臣傳。徐廣之孝子傳。劉向之列女傳。後作傳者不可盡錄。

文章辨體。太史公創史記列傳。蓋以載一人之事。而爲體亦多不同。迨前後兩漢書三國晉唐諸史。則第相祖襲而已。厥後世之學士大夫。或值忠孝才德之事。慮其湮沒弗白。或事迹雖微。而卓然可爲法戒者。因爲立傳。以垂於世。此小傳家傳外傳之例也。西山云。史遷作孟荀傳。不直言二子。而旁及諸子。此體之變。可以爲法。步里客談又云。范史黃憲傳。蓋無事跡。直以語言模寫其形容體段。此爲最妙。由是觀之。傳之行迹。固繫其人。至於辭之善否。則又繫之於作者。

也。若退之毛穎傳。迂齋謂以文滑稽。而又變體之變者乎。

文體明辨。按字書云。傳者傳也。自漢司馬遷作史記。創爲列傳。而後世史家卒莫能易。或有隱德而弗彰。或有細人而可法。則皆爲之作傳。寓其意而馳騁文墨者。間以滑稽之術雜焉。皆傳體也。其品有四。一曰史傳。二曰家傳。三曰託傳。四曰假傳。使作者有考焉。

按顧亭林日知錄曰。列傳之名。始於太史公。蓋史體也。不當作史之職。無爲人立傳者。故有碑有誌有狀而無傳。梁任昉文章緣起言傳始於東方朔。作非有先生傳。是以寓言而謂之傳。韓文公集中傳三篇。太學生何蕃。圻者王承福。毛穎。柳子厚集中傳六篇。宋清。郭橐駝。童區寄。梓人李赤。蝨蠹。何蕃。僅採其一事而謂之傳。王承福之輩皆微者而謂之傳。毛穎李赤蝨蠹則戲耳而謂之傳。蓋比於稗官之屬耳。若段太尉則不曰傳曰逸事狀。子厚之不敢傳段太尉。以不當史任也。自宋以來。乃有爲人立傳者。侵史官之職矣。然則非史官之職。固不當爲人作傳也。愚謂宋明以後。史官自失其職。潛德幽光。不爲之顯。而後學者不能已矣。若草野之間。名儒宿學。孝子節婦。無一官之職。官吏冥然罔覺。不達之天。聽因以湮沒無聞者。不可勝紀。非仕宦賜諡死事者。不下史館。其分固甚嚴也。故若歸震川方望溪等。多爲孝子

貞婦立傳者。蓋侵史職之罪。尙小。使希世之行。不顯於天下。其罪更大也。

行狀

文章辨體。按行狀者。門生故舊。狀死者行業。上於史官。或求銘誌於作者之辭也。文章緣起云。始自漢丞相倉曹傳。胡幹作楊原伯行狀。然徒有其名而亡其辭。蕭氏文選。惟載任彥升所作齊竟陵王行狀。而詞多矯誕。識者病之。今采韓柳所作。載爲楷式。

文體明辨。按劉勰云。狀者貌也。體貌本原。取其實事。先賢表諡。並有行狀。狀之大者也。漢丞相倉曹傳。胡幹始作楊原伯行狀。後世因之。蓋具死者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壽年之詳。或牒考功太常使議諡。或牒史館請編錄。或上作者乞墓誌碑表之類。皆用之。其文多出於門生故吏親舊之手。以謂非此輩不能知也。其逸事狀。則但錄其逸者。其所已載。不必詳焉。乃狀之變體也。按潛確類書云。摹其德行曰狀。自唐以來。未爲墓誌銘。必先有行狀。蓋纂其人之生平。以備作者採擇之意也。後世或謂爲事略。求人作壽序者。或曰節略。然只用之朋友故舊。或家長。未有行之於婦人者。古今志婦人止曰碑曰誌。未嘗稱行狀也。

碑誌類

姚姬傳曰。碑誌類者。其體本於詩歌頌功德。其用施於金石。周之時。有石鼓刻文。秦刻石於巡狩所經過。漢人作碑文。又加以序。序之體。蓋秦刻琅邪具之矣。茅順甫譏韓文公碑序異史遷。此非知言。金石之文。自與史家異體。如文公作文。豈必以效司馬氏爲工耶。誌者識也。或立石墓上。或埋之壙中。古人皆曰誌。爲之銘者。所以識之之詞也。然恐人觀之不詳。故又爲序。世或以石立墓上曰碑。曰表。埋乃曰誌。乃分誌銘二之。獨呼前序曰誌者。皆失其義。蓋自歐陽公不能辨矣。

碑 墓碑 墓誌銘 墓碣 墓表

文心雕龍。碑者埤也。上古帝皇。紀號封禪。樹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紀跡於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又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事止麗牲。未勒勛績。而庸器漸缺。故後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廟徂墳。猶封墓也。自後漢以來。碑碣雲起。才鋒所斷。莫高蔡邕。觀楊賜之碑。骨體訓典。陳郭二文。詞無擇言。周乎衆碑。莫非清允。其敘事也。該而要。其綴采也。雅而澤。清詞轉而不窮。巧義出而卓立。察其爲才。自然而至。孔融所創。有慕伯喈。張陳兩文。辨給足采。亦其亞也。及孫綽爲文。志在碑誄。溫王郤庾。詞多枝雜。桓彝一篇。最爲辨裁。夫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

其文則銘。標序盛德。必見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峻偉之烈。此碑之制也。夫碑實銘器。銘實碑文。因器立名。事光於誅。是以勒石讚勳者。入銘之域。樹碑述己者。同誅之區焉。

文體明辨。考士昏禮。入門當碑。揖。註云。宮室有碑。以識日影。知早晚也。祭義云。牲入麗于碑。註云。古宗廟立碑繫牲。是知宮廟皆有碑。以爲識影繫牲之用。後人因於其上紀功德。則碑之所從來遠矣。後漢以來。作者漸盛。故有山川之碑。有城池之碑。有宮室之碑。有橋道之碑。有壇井之碑。有神廟之碑。有家廟之碑。有古迹之碑。有土風之碑。有災祥之碑。有功德之碑。有墓道之碑。有寺觀之碑。有託物之碑。皆因庸器漸闕而後爲之。所謂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者也。故碑實銘器。銘實碑文。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此碑之體也。又碑之體主於敘事。其後漸以議論雜之。則非矣。凡碑面曰陽。背曰陰。碑陰文者。爲文而刻之碑背也。亦謂之記。古無此體。至唐始有之。或他人爲碑文而題其後。或自爲碑文而發其未盡之意。皆是也。

文章辨體按檀弓曰。季康子之母死。公肩假曰。公室視豐碑。註云。豐碑以木爲之。形如石碑。樹於槨前後。穿中爲鹿盧繞之。繹用以下棺。事祖廣記曰。古者葬有豐碑。以窆。秦漢以來。死有功業。則刻於上。稍改用石。晉宋間始有神道碑之稱。蓋地理家以東南爲神道。因立碑其地而名。

耳。又按墓碣近世五品以下所用。文與碑同。墓表則有官無官皆可。其詞則敘學行德履。墓誌則直述世系歲月名字爵里。用防陵谷遷改。埋銘墓記則墓誌異名。但無銘詞耳。古今作者惟昌黎最高。行文敘事。面目首尾不再蹈襲。凡碑碣表於外者。文則稍詳。誌銘埋於壙者。文則嚴謹。其書法則惟書其學行大節。小善寸長。則皆弗錄。近世至有將墓誌亦刻墓前。斯失之矣。大抵碑銘所以論列德善功烈。雖銘之義稱美弗稱惡。以盡其孝子慈孫之心。然無其美而稱之者。謂之誣。有其美而弗稱者。謂之蔽。誣與蔽。君子弗由也。

文體明辨。按誌者記也。銘者名也。古之人有德善功烈。可名於世。沒則後人爲之鑄器以銘。而俾傳於無窮。若蔡中郎集所載朱公叔鼎銘是已。至漢杜子夏勒文埋墓側。遂有墓誌。後人因之。蓋於葬時。述其人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壽年卒葬月日。與其子孫之大略。勒石加蓋。埋於壙前三尺之地。以爲異時陵谷變遷之防。而謂之誌。銘其用意深遠。而於古意無害也。迨夫末流。乃有假手文士。以爲可以信今傳後。而潤飾太過者。亦往往有之。則其文雖同。而意斯異矣。至論其題。則有曰墓誌。銘有誌有銘者是也。曰墓誌。銘并序。有誌有銘而先有序者是也。然云誌銘。而或有誌無銘。有銘無誌者。則別體也。曰墓誌。則有誌而無銘。曰墓銘。則有銘而無誌。然亦

有單云誌而却有銘。單云銘而却有誌者。有題云誌而却是銘。題云銘而却是誌者。皆別體也。其未葬而權厝者。曰權厝誌。曰誌某。殯後葬而再誌者。曰續誌。曰後誌。歿於他所而歸葬。曰歸祔誌。葬於他所而後遷者。曰遷祔誌。刻於蓋者。曰蓋石文。刻於磚者。曰墓磚記。曰墓磚銘。書於木版者。曰墳版文。曰墓版文。又有曰葬誌。曰誌文。曰墳記。曰墳志。曰墳銘。曰槨銘。曰埋銘。其在釋氏。則有曰塔銘。曰塔記。凡二十題。或有誌無銘。或有銘無誌。皆誌銘之別題也。其爲文則有正變二體。正體惟敘事實。變體則因敘事而加議論焉。又有純用也字爲節段者。有虛作誌文而銘始述事者。亦變體也。若夫銘之爲體。則有三言四言七言雜言散文。有中用兮字者。有末用兮字者。有末用也字者。其用韻者。有一句用韻者。有兩句用韻者。有三句用韻者。有前用韻而末無韻者。有前無韻而末用韻者。有篇中旣用韻而章內又各自用韻者。有隔句用韻者。有全不用韻者。其更韻有兩句一更者。有四句一更者。有數句一更者。有全篇不更者。皆雜出於各篇之中。難以例列。

葬者旣爲誌以藏諸幽。又爲碑碣表以揭於外。其爲體有文有銘。又或有序。而其銘或謂之辭。或謂之系。或謂之頌。要之皆銘也。文與誌大略相似。而稍加詳焉。故亦有正變二體。其或曰碑。

或曰碑文。或曰墓碑。或曰神道碑。或曰神道碑文。或曰墓神道碑。或曰神道碑銘。或曰神道碑銘并序。或曰碑頌。皆別體也。至於釋老之葬。亦得立碑。以僭擬乎品官。故或直曰碑。或曰碑銘。或曰塔碑。銘并序。或曰碑銘并序。亦別體也。

按潘尼作潘黃門碣。則碣之作。自晉始也。唐碣制方跌圓首。五品以下官用之。而近世復有高廣之等。則其制益密矣。古者碑之與碣。本相通用。後世乃以官階之故而別其名。其爲文與碑相類。而有銘無銘。惟人所爲。故其題有曰碣銘。有曰碣。有曰碣頌。并序。至於專言碣而却有銘。或專言銘而却無銘。則亦猶誌銘之不可爲典要也。其文有正變二體。其銘與韻亦與誌同。按墓表自東漢始。安帝元初元年立謁者景君墓表。其文體與碑碣同。有官無官皆可用。非若碑碣之有等級限制也。以其樹於神道。故又稱神道表。其爲文有正有變。錄而辨之。又取阡表以附於篇。則遡流而窮源也。蓋阡墓道也。

按碑始於檀弓。公室視豐碑之文。此碑乃斷大木爲之也。管子曰。無懷氏封泰山刻石紀功。秦漢以來。始謂刻石曰碑。蓋因喪禮豐碑之制。則刻石當以無懷氏爲始。而名焉。自秦漢也。墓誌之始。事祖廣記引炙穀子曰。齊王儉云。石誌不出禮典。起宋元嘉中。顏延之爲王琳作

石誌以其無名策。故以紀行述耳。遂相祖襲。潘景梁以爲昔吳季札之喪。孔子銘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季氏之墓。莊子衛靈公葬沙丘。掘得石槨。銘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唐開元時。人有耕地。得比干墓誌。刻其文以銅盤。曰左林右泉。後山前道。萬世之甯。茲焉是保。漢滕公夏侯嬰得定葬石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則墓之有誌。其來遠矣。

王止仲曰。墓誌銘書法。其大要十有三事焉。曰諱。曰字。曰姓氏。曰鄉邑。曰族。曰行治。曰履歷。曰卒日。曰壽年。曰妻。曰子。曰葬地。其序如此。如韓文集賢校理石君墓誌銘是也。其他雖序次或有先後。要不越此十餘事而已。此正例也。其有例所有而不書。例所無而書之者。又其變例各以其故也。又曰墓銘不始於唐。而舉唐人以爲例者何也。以八代之衰。又不足以據也。

潘景梁曰。禮記曰。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惟賢者能之。銘者論譏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

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爲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觀蒼崖此言。以見墓誌之不可苟爲。爲者之不可不慎也。其所列文式。皆以韓柳諸公爲法。碑若韓退之平淮西碑。曹成王碑等篇。碑陰若柳子厚碑陰文。杜牧之處州孔子廟韓文公碑陰記等篇。德政碑若李丹明州王密德政碑。劉禹錫高陵縣令劉君德政碑等篇。墓碑如韓退之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元遺山黃善墓碑等篇。神道碑如韓退之唐銀青光祿大夫守左散騎常侍致仕上柱國襄陽郡王平陽路公神道碑銘。白樂天湖州長城縣令崔孚神道碑等篇。家廟碑如司馬溫公撰文潞公家廟碑等篇。先廟碑如韓退之烏氏廟碑銘。劉禹錫南康郡王韋皋先廟碑等篇。先塋先德昭先等碑。則與神道碑墓誌等不同。如元遺山安肅郝氏先塋之碑。王鹿庵下邳劉氏先德碑銘等篇。賜碑如唐太宗撰魏元成碑。德宗撰段秀實碑等篇。碣如柳子厚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墓碣如柳子厚故兵部郎中楊君墓碣等篇。墓誌如柳子厚故尙書戶部

郎中魏府君墓誌。韓退之董府君墓誌等篇。葬誌如柳子厚馬室雷五葬誌。殯誌如柳子厚志從父弟宗直殯誌。權厝誌如柳子厚刺史崔君權厝誌。歸祔誌如柳子厚先太夫人歸祔誌。墓版文如柳子厚故叔父殿中侍御府君墓版文等篇。銘如蘇頲權德輿世德銘。符載廬山女道士石碣銘。墓銘如韓退之李元賓墓銘。施先生墓銘。墓誌如韓退之裴君墓誌。薛君墓誌。銘等篇。墓碣銘如元遺山遽然子墓碣銘。墓輒銘如柳子厚下殤女子墓輒銘。壙銘如韓退之女孥壙銘等篇。墓表如柳子厚文通先生陸給事墓表。墳記如柳子厚韋夫人墳記。誄如柳子厚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等篇。皆可以爲法也。

顧亭林日知錄曰。誌狀在文章家。爲史之流。上之史官。傳之後人。爲史之本。史以記事。亦以載言。故不讀其人一生所著之文。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公卿大臣之位者。不悉一朝之大事。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曹署之位者。不悉一朝之掌故。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監司守令之位者。不悉一方之地形土俗。因革利病。不可以作。今之人未通乎此。而妄爲人作誌。史家又不考而承用之。是以牴牾不合。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蓋謂是歟。

又曰。名臣碩德之子孫。不必皆讀父書。讀父書者。不必能通有司掌故。若夫爲人作誌者。必

一時文苑名士。乃不能詳究。而曰子孫之狀云爾。吾則因之。夫大臣可有不識字之子孫。而文章家不可有不通今之宗匠。按亭林所論。則墓誌諸作。誠關於國家大體。人品風俗之事者。蓋專頌功德。不比之於史。而後世文人。不免有阿曲從諛者矣。故曾子固以爲非蓄道德能文章者。無以爲也。

雜記類

姚姬傳曰。雜記類者。亦碑文之屬。碑主於稱頌功德。記則所紀大小事殊。取義各異。故有作序與銘全用碑文體者。又有爲紀事而不以刻石者。柳子厚紀事小文。或謂之序。然實記之類也。

記

辭學指南。記者紀事之文也。西山先生曰。禹貢武成金縢顧命記之屬。似之。文選止有奏記。而無此體。古文苑載後漢樊毅修西嶽廟記。其末有銘。亦碑文之類。至唐始盛。獨孤及風后八陣圖記。今之擬題。倣此。若今題則以承詔撰述者爲式。

文章辨體金石例云。記者紀事之文也。西山云。記以善敘事爲主。後人作記。未免雜以議論。陳后山亦曰。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竊嘗考之。記之名。始於載記學記等篇。記之文。

文選弗載。後之作者。固以韓退之畫記。柳子厚遊山諸記爲體之正。然觀韓退之燕喜亭記。亦微載議論於中。至柳之記新堂鐵爐步。則議論之詞多矣。迨至歐蘇而後。始專有以議論爲記者。宜乎后山諸老。以是爲言也。大抵記者。蓋所以備不忘。如記營建。當記月日之久近。工費之多少。主佐之姓名。敘事之後。略作議論以結之。此爲正體。至若范文正公之記嚴祠。歐陽文忠公之記畫錦堂。蘇東坡之記山房藏書。張文潛之記進學齋。晦翁之作婺源書閣記。雖專尙議論。然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弗害其爲體之變焉。

按水經注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後堯壇於河。受龍圖作握河記。逮虞舜夏商咸亦受焉。則記之體古矣。唐宋以來。作者自以韓柳爲正宗。韓文雄拔超峻。柳游山水。諸作幽絕人寰。讀之使人神往。其他如樊紹述之艱僻奇澀。劉夢得之清麗峭刻。能作奇語。終莫及韓柳氣味之深厚也。宋歐王曾蘇諸公。亦多佳作。皆能使人流連涵泳。如入其境。皆不可不讀也。

金石例曰。凡作文字。先要知格律。次要立意。次要語瞻。所謂格律。但熟考總類可也。所謂立意。如學記泛說尙文。是無意。須就題立意。方爲親切。柳子厚柳州學記。說仲尼之道與王化。

遠適。此二句。便見額外立學。不可移於中州學校也。所謂語贍。如韓退之南海神廟文。乾端坤倪。軒豁呈露一段。然不可太長。不可近俗。不可多用難字。

箴銘類

姚姬傳曰。箴銘類者。三代以來。有其體矣。聖賢所以自戒警之意。其詞尤質而意尤深。若張子作西銘。豈獨其意之美耶。其文固未易幾也。贊頌者。亦詩頌之流。而不必施之金石者也。

箴規

文心雕龍。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鍼石也。斯文之興。盛於三代。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及周之辛甲。百官箴一篇。體義備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絕。故魏絳諷君於后羿。楚子訓民於在勤。戰代已來。棄德務功。銘辭代興。箴文委絕。至揚雄稽古。始範虞箴。作卿尹州牧二十五篇。及崔胡補綴。總稱百官。指事配位。鑿鑑可徵。信所謂追清風於前古。攀辛甲於後代者也。至於潘勗符節。要而失淺。溫嶠傳臣。博而患繁。王濟國子。引廣事雜。潘尼乘輿。義正體蕪。凡斯繼作。鮮有克衷。至於王朗雜箴。乃置巾履。得其戒愼。而失其所施。觀其約文舉要。憲章戒銘。而水火井竈。繁詞不已。志有偏也。夫箴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箴全禦過。故文資確切。銘兼褒讚。

故體貴。弘潤其取事也。必覈以辨其摛文也。必簡而深。此其大要也。然矢言之道。蓋闕庸器之制。久淪。所以箴銘異用。罕施於代。惟秉文君子。宜酌其遠大焉。

辭學指南。箴者諫誨之詞。若鍼之療疾。故名箴。文心雕龍曰。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夏箴見於周書文傳篇。商箴見於呂氏春秋名類篇。周辛甲爲太史。命百官官箴。王闕。虞人掌獵爲箴。漢揚雄擬其體爲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後之作者。咸依倣焉。隋杜正藏舉秀才。擬匠人箴。擬題肇於此。唐進士亦或試箴。

事物原始。箴誠也。張蘊古作大寶箴。揚雄作酒箴。戒成帝。唐李德裕以敬宗昏荒。上丹扈六箴。謂宵衣正服。罷獻納。誨辨邪防微。朱晦菴有視聽言動四箴。按文心曰。軒轅刻輿几以弼不逮。卽爲箴之始。

文章辨體。許氏說文箴誠也。商書盤庚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蓋箴者規誠之詞。東萊云。凡作箴須用官箴。王闕之意。箴尾須依虞箴。獸臣司原。敢告僕夫之類。大抵箴銘贊頌。雖或均用韻語。而體不同。箴是規諷之文。須有警誠切劘之意。

文體明辨。按字書云。規者爲圓之器也。書曰。官司相規。令人以箴規並稱。而文章固分爲二體。

何也。箴者箴上之闕。而規者臣下之互相規諫者也。其用以自箴者。乃箴之濫觴耳。然規之爲名。雖見於書。而規之爲文。則漢以前絕無作者。至唐元結始作五規。豈其緣書之名而創爲此體歟。

按左傳襄四年無終請和戎。晉侯欲代之。魏絳曰。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麇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此卽虞箴之詞也。其後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闕。晉唐以來。作者宏矣。惟李衛公獻丹屐六箴於君。立意措詞。分章指事。忠愛之道。藹然可觀。韓退之作五箴以自訟其惡。詞意樸厚。逮宋朱子有視聽言動四箴。精粹警切。人人可置之座右也。

銘

文心雕龍。昔帝軒刻輿几以弼違。大禹勒筍簾而招諫。成湯盤盂著日新之規。武王戶席題必戒之訓。周公慎言於金人。仲尼革容於欵器。則先聖鑒戒。其來久矣。故銘者名也。觀器必也正名。審用貴乎盛德。蓋臧武仲之論名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夏鑄九牧之金鼎。周

勒肅慎之楛矢。令德之事也。呂望銘功於昆吾。仲山鏤績於庸器。計功之義也。魏顥紀勳於景鐘。孔惺表勤於衛鼎。稱伐之類也。若乃飛廉有石槨之錫。靈公有蒿里之謚。銘發幽石。吁可怪矣。趙靈勒跡於番吾。秦昭刻博於華山。夸誕示後。吁可笑也。詳觀衆例。銘義見矣。至於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澤。亦有疏通之美焉。若班固燕然之勒。張昶華陰之碣。序亦盛矣。蔡邕銘思。獨冠古今。橋公之鉞。吐納典謨。朱穆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長也。至如敬通雜器。準燿戒銘。而事非其物。繁略違中。崔駰品物。讚多戒少。李尤積篇。義儉詞碎。著龜神物。而居博奕之中。衡斛嘉量。而在臼杵之末。曾名品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閑哉。魏文九寶。器利詞鈍。惟張載劍閣。其才清采。迅足駸駸。後發前至。勒銘岷漢。得其宜矣。

辭學指南。銘始於黃帝。漢藝文志。道家有黃帝銘六篇。禹銘筍簾。湯銘于盤。武王聞丹書之言。爲銘十六。臧武仲曰。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文心雕龍曰。夏鑄九鼎。周勒楛矢。令德之事也。呂望銘昆吾。仲山鏤庸器。計功之義也。魏顥景鐘。孔惺衛鼎。稱伐之類也。蔡邕銘論曰。德非此族。不在銘典。詩傳曰。作器能銘。可以爲大夫。考工記。嘉量有銘。文選序曰。銘則序事清潤。陸倕石闕漏刻二銘。皆有序。張載劍閣銘末云。勒銘山阿。敢告梁益。則寓儆戒之旨。

隋杜正元舉秀才。擬燕然山劍閣銘。杜正藏擬弓銘。唐崔渙還調吏部侍郎。嚴挺之施特楊。試彝尊銘。謂曰子清廟器。故以題相命。建中三年。進士別頭試欵器銘。興元元年。朱千銘。則以銘試士矣。

文體明辨。銘者名也。劉勰云。觀器而正名也。故曰作器能銘。可以爲大夫矣。考諸夏商鼎彝尊。卣盤匱之屬。莫不有銘。而文多殘缺。猶湯盤見於大學。而大戴禮備載武王諸銘。其後作者寔繁。凡山川宮室門井之類。皆有銘詞。蓋不但施之器物而已。然要其體不過有二。一曰警戒。二曰祝頌。陸機曰。銘貴博文而溫潤。斯言得之矣。

按周禮夏官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鄭康成曰。銘之言名也。生則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功也。死則烝先王祭之。詔謂告其神以辭也。此所謂紀功者也。臬氏爲量。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旣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此又銘器之文。所以深思精求。制作之功用也。祭統曰。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此則所謂令德之事也。古人作銘。不外著令德。記功勳。或銘器以自警。若湯之

盤銘。武王之几杖盤鑑諸銘皆是矣。

頌

文心雕龍。四始之至。頌居其極。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昔帝嚳之世。咸墨爲頌。以歌九韶。自商以下。文理允備。夫化偃一國。謂之風。風正四方。謂之雅。容告神明。謂之頌。風雅序人事。兼變正。頌主告神。義必純美。魯國以公旦次編。商人以前王追錄。斯乃宗廟之正歌。非謙饗之常詠也。時邁一篇。周公所製。哲人之頌。規式存焉。夫民各有心。勿壅惟口。晉輿之稱原田。魯民之刺裘鞞。直言不詠。短詞以諷。邛明子高。並諫爲誦。斯則野誦之變體。浸被乎人事矣。及三閭橘頌。情采芬芳。比類寓意。又覃及細物矣。至於秦政刻文。爰頌其德。漢之惠景。亦有述容。沿世並作。相繼於時矣。若夫子雲之表充國。孟堅之序戴侯。武仲之美顯宗。史岑之述熹后。或擬清廟。或範駟那。雖淺深不同。詳略各異。其褒德顯容。典章一也。至於班傅之北征西巡。變爲序引。豈不褒過而謬體哉。馬融之廣成上林。雅而似賦。何弄文而失質乎。又崔瑗文學。蔡邕樊渠。並致美於序。而簡約乎篇。摯虞品藻。頗爲精覈。至云雜以風雅。而不變旨趣。徒張虛論。有似黃白之僞說矣。及魏晉辨頌。鮮有出轍。陳思所綴。以皇子爲標。陸機積篇。惟功臣最顯。其褒貶

雜居。固末代之訛體也。原夫頌惟典雅。詞必清鑠。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揄揚以發藻。汪洋以樹義。惟纖曲巧致。與情而變。其大體所底。如斯而已。

文章辨體詩大序曰。詩有六義。六曰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神明者也。嘗考莊子天運篇。稱黃帝張咸池之樂。焱氏爲頌。斯蓋寓言爾。故頌之名。實出於詩。若商之那。周之清廟。諸什皆以告神爲頌體之正。至如魯頌之駟騶等篇。則當時用以祝頌。僖公爲頌之變。故胡氏有曰。後世文人獻頌。特效魯頌而已。

按頌者王道太平。功成治定而作也。所以游揚德業。褒讚成功。商周及魯諸頌是也。後世亦有以頌試士者。隋杜正元舉秀才擬聖主得賢臣頌。唐開元十一年。進士試黃龍頌。十五年。試積翠甘露頌。皆是。宋書鮑照爲河清頌。其序甚工。則頌或有序。有終篇同韻者。如元和聖德詩。有四句換韻者。如平淮西碑。摯虞謂其功德者。謂之頌。其餘則總謂之詩。班固揚雄諸人所作。尙近乎古。若馬融廣成上林之屬。純爲賦體。而謂之頌。失之遠矣。其言極允。西山曰。頌者形容功德。然頌比於贊。尤貴瞻麗宏肆。昌黎聖德詩。徂徠慶厯頌。此正格也。其用事造語。最忌塵俗。

封禪

文心雕龍。夫正位北辰。嚮明南面。所以運天樞。毓黎獻者。何嘗不經道緯德以勒皇蹟者哉。錄圖曰。渾渾噶噶。焚焚雉雉。萬物盡化。言至德所被也。丹書曰。義勝欲則從。欲勝義則凶。戒慎之至也。則戒慎以崇其德。至德以凝其化。七十有二君。所以封禪矣。昔黃帝神靈。克膺鴻瑞。勒功喬岳。鑄鼎荆山。大舜巡岳。顯乎虞典。成康封禪。聞之樂緯。及齊桓之霸。爰窺王迹。夷吾譎陳。作謠距以怪物。固知玉牒金鏤。專在帝皇也。然則西鷓東鰈。南茅北黍。空談非徵。勳德而已。是史遷八書。明述封禪者。固禋祀之殊禮。名號之秘祝。祀天之壯觀矣。秦皇銘岱。文自李斯。法家詞氣。體乏宏潤。然疏而能壯。亦彼時之絕采也。鋪觀兩漢隆盛。孝武禪號於肅然。光武巡封於梁父。誦德銘勳。乃鴻筆耳。觀相如封禪。蔚爲唱首。爾其表權輿。序皇王。炳元符。鏡鴻業。驅前古於當今之下。騰休明於列聖之上。歌之以禎瑞。讚之以介邱。絕筆茲文。固維新之作也。及光武勒碑。則文自張純。首胤典謨。末同祝詞。引鈎讖。敘離亂。計武功。述文德。事覈理舉。華不足而實有餘矣。凡此二家。並岱宗實跡也。及揚雄劇秦。班固典引。事非鐫石。而體因紀禪。觀劇秦爲文。影寫長卿。詭言遯辭。故兼包神怪。然骨掣靡密。詞貫圓通。自稱極思。無遺力矣。典引所敘。雅有誌

乎。歷鑿前作。能執厥中。其致義會文。斐然餘巧。故稱封禪麗而不典。劇秦典而不實。豈非追觀易爲明。循勢易爲力歟。至於邯鄲受命。攀響前聲。風末力寡。輯韻成頌。雖文理順序。而不能奮飛。陳思魏德。假論客主。問答迂緩。且已千言。勞深勩寡。魑燄缺焉。茲文爲用。蓋一代之典章也。構位之始。宜明大體。樹骨於訓典之區。選言於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於深文今而不墜。於淺義吐光芒。詞成廉鍔。則爲偉矣。雖復道極數殫。終然相襲。而日新其采者。必超前轍焉。

按劉彥和以封禪另列一門。其實亦頌之流也。史記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禪梁父。刻所立石。於是乃並勃海以東。過黃腫。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瑯邪。後作瑯邪臺。立石刻頌秦德。則封禪文始於秦始皇時也。後世多倣而爲之。如司馬長卿封禪文。班孟堅典引之類。皆不免託符瑞以啓人主之侈心也。封禪告天。亦謂之玉牒文。

贊評

文心雕龍。讚者明也。助也。昔虞舜之祀。樂正重讚。蓋唱發之詞也。及益讚於禹。伊陟讚於巫咸。並颺言以明事。嗟嘆以助詞也。故漢置鴻臚。以唱拜爲讚。卽古之遺語也。至相如屬筆。始讚荆

軻及遷史固書託讚褒貶約文以總錄頌體以論詞又紀傳後評亦同其名而仲洽流別謬稱爲述失之遠矣及景純注雅動植必讚義兼美惡亦猶頌之變耳然本其爲義事生獎歎所以古來篇體促而不廣必結言於四字之句盤桓乎數韻之詞約舉以盡情昭灼以送文此其體也發源雖遠而致用蓋寡大抵所歸其頌家之細條乎

文章辨體贊者贊美之詞文章緣起曰漢司馬相如作荊軻贊世已不傳厥後班孟堅漢史以論爲贊至宋范曄更以韻語唐建中中進士以箴論表贊代詩賦迨後復置博學宏詞科則贊頌二題皆出矣西山云贊頌體例貴乎瞻麗宏肆而有雍容俯仰頓挫起伏之態乃爲佳作大抵贊有二體若作散文當祖班氏史評若作韻語當宗東方朔畫象贊

文體明辨贊體有三一曰雜贊意專褒美若諸集所載人物文章書畫諸贊是也二曰哀贊哀人之歿而述德以贊之者是也三曰史贊詞兼褒貶若史記索隱東漢晉書諸贊是也

按字書云評品論也史家褒貶之詞蓋古者史官各有論著以訂一時君臣言行之是非然隨意命名莫協於一故司馬遷史記稱太史公曰而班固西漢書則謂之贊范曄東漢書又謂之論其實皆評也而評之名則始見於三國志後世作者漸多則不必手秉史筆而後爲之故二

評載諸文粹。而評史見於蘇文忠公集中。今以陳壽史評爲主。而其他作者亦並列焉。分爲史評雜評二品云。

按容象圖而贊立。彥和以爲頌之細條信矣。贊體宜使詞簡而義正。王通曰。唐虞斯爲盛。大禹皋陶所以順天休命也。顧不重歟。頌本於詩。雅頌其類。宜列之詩歌矣。然後世作頌無間。有韻無韻。多成文理。姚姬傳及曾滌生皆以列之箴銘之後。今從之。

哀祭類

姚姬傳曰。哀祭類者。詩有頌。風有黃鳥。二子乘舟。皆其原也。楚人之詞至工。後世惟退之介甫而已。曾篠生曰。人告於鬼神者。書之。武成金縢祝詞。左傳荀偃趙簡告詞。皆是。

哀辭 弔文 誄

文心雕龍。賦憲之諡。短折曰哀。哀者依也。悲實依心。故曰哀也。以辭遣哀。蓋不淚之悼。故不在黃髮。必施天昏。昔三良殉秦。百夫莫贖。事均天橫。黃鳥賦哀。抑亦詩人之哀辭乎。暨漢武封禪。而霍子侯暴亡。帝傷而作詩。亦哀辭之類矣。及後漢汝陽王亡。崔瑗哀辭。始變前式。然履突鬼門。怪而不辭。駕龍乘雲。仙而不哀。又卒章五言。頗似歌謠。亦彷彿乎漢武也。至於蘇慎張升。並

述哀文。雖發其情華。而未極心實。建安哀辭。惟偉長差善。行女一篇。時有惻怛。及潘岳繼作。實踵其美。觀其慮善辭變。情洞悲苦。敘事如傳。結言摹詩。促節四言。鮮有緩句。故能義直而文婉。體舊而趣新。金鹿澤蘭。莫之或繼也。源夫哀辭大體。情主於痛傷。而辭窮乎愛惜。幼未成德。故譽止於察惠。弱不勝務。故悼加乎膚色。隱心而結文。則事愜。觀文而屬心。則體奢。奢體爲辭。則雖麗不哀。必使情往會悲。文來引泣。乃其貴耳。弔者至也。詩云。神之弔矣。言神至也。君子令終定謚。事極理哀。故賓之慰主。以至到爲言也。壓溺乖道。所以不弔矣。又宋水鄭火。行人奉辭。國災民亡。故同弔也。及晉築廡臺。齊襲燕城。史趙蘇秦。翻賀爲弔。虐民搆敵。亦亡之道。凡斯之例。弔之所設也。或驕貴而殞身。或狷忿以乖道。或有志而無時。或美才而兼累。追而慰之。並名爲弔。自賈誼浮湘。發情弔屈。體同而事覈。辭清而理哀。蓋首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弔二世。全爲賦體。桓譚以爲其言惻愴。讀者歎息。及卒章要切。斷而能悲也。揚雄弔屈。思積功寡。意深文略。故辭韻沈隄。班彪蔡邕。並敏於致語。然影附賈氏。難爲並驅耳。胡阮之弔夷齊。褒而無聞。仲宣所制。譏呵實工。然則胡阮嘉其清。王子傷其隘。各志也。禰衡之弔平子。縛麗而輕清。陸機之弔魏武。序巧而文繁。降斯以下。未有可稱者矣。夫弔。雖古義而華詞。未造華過韻。緩則化而爲賦。固

宜正義以繩理。昭德而塞違。割析褒貶。哀而有正。則無奪倫矣。

文體明辨。按誄者累也。累列其德行而稱之也。周禮太祝作六辭。其六曰誄。卽此文也。今考其時。賤不誄貴。幼不誄長。故天子崩則稱天以誄之。卿大夫卒則君誄之。魯哀公誄孔子曰。昊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煢煢予在疚。嗚呼哀哉。尼父。古誄之可見者止此。然亦略矣。竊意周官讀誄以定諡。則其辭必詳。仲尼有誄而無諡。故其辭獨略。豈制誄之初意然歟。又按劉勰云。柳妻誄惠子。辭哀而韻長。則今私誄之所由起也。蓋古之誄本爲定諡。而今之誄惟以寓哀。則不必問其諡之有無。而皆可爲之。至於貴賤長幼之節。亦不復論矣。其體先述世系行業。而末寓哀傷之意。所謂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者也。

按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主爲其辭。曾子問曰。惟天子稱天以誄之。公羊制諡於南郊。瞽史既知天道。又於南郊制天子之諡。稱天以誄之。是王之諡成於天道也。小史職云。卿大夫之喪。賜諡讀誄。卿大夫將作諡之時。其子請於君。君親爲之制諡。諡成。使大史特往賜之。小史至遺之日。往爲讀之。如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諡於君。是也。哀辭者。亦誄之流也。崔瑗蘇順馬融等爲之。率以施於童殤夭折不以壽終者。其體以哀痛爲主。緣以歎息之辭。其

後乃有輓歌。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輓歌。摯虞以爲輓歌因唱和而爲摧愴之聲。銜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衆。雖非經典所載。亦是歷史故事。詩稱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爲名。亦無所嫌也。通志略有薤露歌。亦曰薤露行。亦曰天地喪歌。亦曰輓柩歌。田橫門人所作以葬橫是也。後世因以有輓詩輓聯之體。而喪者之家。乃有哀啓以述死者之生平與病情。蓋亦本於哀辭之意乎。

祝 盟 祭文

文心雕龍。天地定位。祀徧羣神。六宗既禋。三望咸秩。甘雨和風。是生黍稷。兆民所仰。美報興焉。儀盛惟馨。本於明德。祝史陳信。資乎文辭。昔伊耆始蜡。以祭八神。其詞云。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則上皇祝文。爰在茲矣。舜之祠田云。荷此長耜。耕彼南畝。四海俱有利。民之志。頗形於言矣。至於商履。聖敬日躋。立牡告天。以萬民罪己。卽郊禋之詞也。素車禱旱。以六事責躬。則雩禱之文也。及周之大祝。掌六祝之詞。是以庶物咸生。陳於天地之郊。旁作穆穆。唱於迎日之拜。夙興夜處。言於禘廟之祝。多福無疆。布於少牢之饋。宜社類禡。莫不有文。所以寅虔於神祇。嚴恭於宗廟也。春秋已下。黷祀詔祭。祝幣史辭。靡神不至。至於張老成室。致善於

歌哭之禱。刺贖臨戰。獲佑於筋骨之請。雖造次顛沛。必於祝矣。若夫楚辭招魂。可謂祝詞之組。纏也。漢之羣祀。肅其旨禮。既總碩儒之儀。亦參方士之術。所以祕祝。移過異於成湯之心。侂子。毆疫同乎。越巫之祝。禮失之漸也。至如黃帝有祝邪之文。東方朔有罵鬼之書。於是後之譴咒。務於善罵。唯陳思誥咎。裁以正義矣。若乃禮之祭祀。事止告饗。而中代祭文。兼讚言行。祭而兼讚。蓋引神而作也。又漢代山陵。哀策流文。周喪盛姬。內史執策。然則策本書贈。因哀而爲文也。是以義同於誄。而文實告神。誄首而哀末。頌體而祝儀。太史所作之讚。因周之祝文也。凡羣言。發華而降神。務實條辭。立誠在於無媿。祈禱之式。必誠以敬。祭奠之楷。宜恭且哀。此其大較也。班固之祀濛山。祈禱之誠敬也。潘岳之祭庾婦。奠祭之悲哀也。舉彙而求。昭然可監矣。盟者明也。駢毛白馬。珠盤玉敦。陳辭乎方明之下。祝告於神明者也。在昔三王。詛盟不及。時有要誓。結言而退。周衰屢盟。以及要契。始之以曹沫。終之以毛遂。及秦昭盟夷。設黃龍之詛。漢祖建侯。定山河之誓。然義存則克。終道廢則渝。始崇替在人。况何預焉。若夫臧洪歃辭。氣截雲蜺。劉琨鐵誓。精貫霏霜。而無補於晉漢。反爲仇讐。故知信不由衷。盟無益也。夫盟之大體。必序危機。獎忠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靈。以取鑒。指九天以爲正。感激以立誠。切至以敷辭。此其所同也。然非。

辭之難處辭爲難後之君子宜在殷鑒忠信可矣無恃神焉

文體明辨按祝文者饗神之辭也昔伊祈始蜡以祭八神周禮設太祝之職掌六祝之詞春秋以降史辭浸繁則祝文之來尙矣考其大旨實有六焉一曰告二曰脩三曰祈四曰報五曰辟六曰謁用以饗天地山川社稷宗廟五祀羣神而總謂之祝文其辭亦有散文儷語之別也

按祭文者祭奠親友之辭也古之祭祀止於告饗而已中世以還兼贊言行以寓哀傷之意蓋祝文之變也其辭有散文有韻語有儷語而韻語之中又有散文四言六言雜言騷體儷體之不同

按周禮春官太祝掌六祝之詞一曰順祝祈豐年也二曰年祝求永貞也三曰告祝祈福祥也四曰化祝弭災兵也五曰瑞祝逆時雨甯風旱也六曰筮祝遠罪病也而盟約則秋官大司寇之職約者爲之信書而已盟則歃牲焉所以結諸侯之信故要於天地鬼神乃登而藏於天府皆誓之之詞也文選載有謝惠連祭古冢王僧虔祭顏延之後世遂有祭文一體至韓柳而盛或以禱神或以祭親故情意溢於詞表徐以爲祝文之變或然也

辭賦類

姚姬傳曰。辭賦類者。風雅之變體也。楚人最工爲之。蓋非獨屈子而已。余嘗謂漁父及楚人以
弋說襄王。宋玉對王問遺行。皆設辭無事實。皆辭賦類耳。太史公劉子政不辨。而以事載之。蓋
非是。辭賦固當有韻。然古人亦有無韻者。以義在託諷。亦謂之賦耳。漢世校書有辭賦略。其所
列者甚當。昭明太子文選分體碎雜。其立名多有可笑者。後之編集者。或不知其陋而仍之。余
今編辭賦。一以漢略爲法。古文不取六朝人。惡其靡也。獨辭賦則晉宋人猶有古人韻格存焉。
惟齊梁以下。則辭益俳而氣益卑。故不錄耳。

騷賦

文心雕龍。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其離騷哉。固已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
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
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皜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班固以爲露才揚己。忿懣沉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其文辭麗雅。
爲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爲詩人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
翳。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辭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者。

也。及漢宣嗟歎。以爲皆合經術。揚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鑿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湯武之祇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蜺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詞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鳩鳥媒娥女。詭異之詞也。康回傾地。夷羿彈日。木夫九首。土伯三日。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沉湎日夜。舉以爲歡。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如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辭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詞。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惠巧。招魂招隱。耀豔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豔。難與並能矣。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快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是以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鴻裁。中巧

者獵其豔詞。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翫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昔邵公稱公卿獻詩。師箴賦。傳云登高能賦。可爲大夫。詩序則同義。傳說則異體。總其歸塗。實相枝幹。劉向云。明不歌而頌。班固稱古詩之流也。至如鄭莊之賦大隧。士蔦之賦狐裘。結言掙韻。詞自己作。雖合賦體。明而未融。及靈均唱騷。始廣聲兒。然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者也。於是荀况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遂客主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斯蓋別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也。秦世不文。頗有雜賦。漢初詞人。順流而作。陸賈扣其端。賈誼振其緒。枚馬同其風。王揚騁其勢。皋朔以下。品物畢圖。繁積於宣時。校閱於成世。進御之賦。千有餘首。討其源流。信興楚而盛漢矣。夫京殿苑獵。述行序志。並體國經野。義尙光大。旣履端於倡序。亦歸餘於總亂。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亂以理篇。迭致文契。按那之卒章。閔馬稱亂。故知殷人輯頌。楚人理賦。斯並鴻裁之寔域。雅文之樞轄也。至於草區禽族。庶品雜類。則觸興致情。因變取會。擬諸形容。則言務纖

密象其物。宜則理貴。側附斯又小制之區。吟奇巧之機要也。觀夫苟結隱語。事數自環。宋發巧談。實始淫麗。枚乘兔園。舉要以會新。相如上林。繁類以成豔。賈誼鵬鳥。致辨於情理。子淵洞簫。窮變於聲兒。孟堅兩都。明絢以雅贍。張衡二京。迅發以宏富。子雲甘泉。構深瑋之風。延壽靈光。含飛動之勢。凡此十家。並辭賦之英傑也。及仲宣靡密。發端必適。偉長博通。時逢壯采。太沖安仁。策勳於鴻規。士衡子安。底績於流制。景純綺巧。縉理有餘。彥伯梗概。情韻不匱。亦魏晉之賦首也。原夫登高之旨。蓋覩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觀。故詞必巧麗。麗詞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然逐末之儔。蔑棄其本。雖讀千賦。愈惑體要。遂使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無貴風軌。莫益勸戒。此揚子所以追悔於雕蟲。貽誚於霧縠者也。

文體明辨。按楚辭詩之變也。詩無楚風。然江漢間皆爲楚地。自文王化行南國。漢廣江有汜。諸詩列於二南。乃居十五國風之先。是詩雖無楚風。實爲風首也。風雅旣亡。乃有楚狂鳳兮。孺子滄浪之歌。發乎情。止乎禮義。與詩人六義不甚相遠。但其辭稍變詩之本體。而以兮字爲讀。則楚聲固已萌蘖於此矣。屈平後出。本詩義爲騷。蓋兼六義而賦之意居多。厥後宋玉繼作。並號

楚辭自是辭賦家悉祖此體。故宋祁云。離騷爲辭賦祖。後人爲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加規。信哉斯言也。

按詩有六義。其二曰賦。所謂賦者。數陳其事而直言之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意。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如晉公子之秦。秦穆公饗之。賦六月。魯文公如晉。晉襄公饗之。賦菁菁者莪。鄭穆公與魯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雁。魯穆叔如晉。見中行獻子。賦圻父之類。皆以吟詠性情。各從義類。故情形於辭。則麗而可觀。辭合於理。則則而可法。蓋揚雄所謂詩人之賦麗以則者是已。春秋之後。聘問詠歌。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士失志之賦作矣。卽楚辭是也。揚雄所謂詞人之賦麗以淫者。正指此也。然自今而觀。楚辭亦發乎情。而用以爲諷。實兼六義。而時出之辭。雖太麗而義尙可則。趙人荀況。游宦於楚。攷其時在屈原之前。所作五賦。工巧深刻。純用隱語。別爲一家。兩漢而下。獨賈生以命世之才。俯就騷律。非一時諸人所及。他如相如長於敘事。而或昧於情。揚雄長於說理。而或略於詞。至於班固辭理俱失。若是者何。凡以不發於情耳。然上林甘泉。極其鋪張。終歸於諷諫。而風之義未泯。兩都等賦。極其炫曜。終折以法度。而雅頌之義未泯。長門自悼等賦。緣情發義。託物興詞。咸有和平從

容之意。而比興之義未泯。故君子猶以爲古賦之流。三國兩晉沿及六朝。再變而爲俳。唐人又再變而爲律。宋人又再變而爲文。夫俳賦尙辭而失於情。故讀之者無興起之妙趣。不可以言則矣。文賦尙理而失於辭。故讀之者無詠歌之遺音。不可以言麗矣。至於律賦。其變愈下。始於沈約四聲八病之拘。中於徐庾隔句作對之陋。終於隋唐宋取士限韻之制。但以音律諧協對偶精切爲工。而情與辭皆置勿論。故今分爲四體。一曰古賦。二曰俳賦。三曰文賦。四曰律賦。

按詩序六義。二曰賦。謂直陳其事也。漢書曰。不歌而誦謂之賦。釋名曰。敷布其義謂之賦。左傳曰。鄭莊公入而賦。大隧之中。自後荀卿之徒。演爲別體。因謂之賦。屈原本詩之義以爲離騷。太史公曰。離騷者。猶離憂也。世號爲楚辭。不正名曰賦。而自漢以來。賦家體製。大抵皆祖於是焉。所謂楚辭者。若屈原之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宋玉之九辨。招魂。景差之大招。賈誼之惜誓。淮南之招隱士。東方朔之七諫。嚴夫子之哀時命。王褒之九懷。劉向之九歎。王逸之九思。皆在其中也。逮乎兩漢。相如諸人所作。取詩中賦之一義以爲賦。取騷中贈麗之辭以爲辭。稍異乎風騷矣。至三國六朝。辭工於前。而情味愈短。則體愈下。建安七子。獨王仲宣辭賦有古風。至晉陸士衡輩文賦等作。已用俳體。流至潘岳。首尾絕俳。迨沈休文。

等四聲八病起。而俳體又入於律矣。徐庾繼出。又復隔句對聯。以爲駢四儷六。簇事對偶。以爲博物洽聞。此六朝之賦。所以漸遠於古也。唐人之賦。大抵律多而古少。惟韓柳諸古賦。一以騷爲宗。而超出俳律之外。宋人作賦。其體有二。曰俳體。曰文體。后山謂歐公以文體爲四。六是也。摯虞文章流別論曰。古詩之賦。以情義爲主。以事類爲佐。今之賦。以事形爲本。以義正爲助。情義爲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爲本。則言當而辭無常矣。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由於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莊。則與事相違。辨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其言頗精審也。

章實齋曰。古之賦家者流。原本詩騷。出入戰國諸子。假設問對。莊列寓言之遺也。恢廓聲勢。蘇張縱橫之體也。排比諧隱。韓非儲說之屬也。徵材聚事。呂覽類務之義也。雖其文逐聲韻。旨存比興。而深探本原。實能自成一子之學。與夫專門之書。初無差別也。

七

文章辨體。昭明輯文選。其文體有曰七者。蓋載枚乘七發。繼以曹子建七啓。張景陽七命而已。容齋隨筆云。枚生七發。創意造端。麗旨腴詞。固爲可喜。後之繼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辨。崔駰

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陸機七徵。桓麟七說。左思七諷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及唐柳子厚作晉問。雖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機杼。漢晉之間。沿襲之弊。一洗矣。竊嘗攷對偶句語。六經所不廢。七體雖尙駢儷。然辭意變化。與全篇四六不同。自柳子厚後。作者未聞。迨元袁伯長之七觀。洪武宋王二老之志釋文訓。其富麗固無讓於前人。至其論議。又豈七發之可比焉。

按七體固本於楚辭之七諫。乃設爲問答之詞。詞八首而問對七。故謂之七也。摯虞曰。雖有甚泰之詞。而不沒其諷諭之義是也。

連珠

晉傅元連珠序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才子受詔作之。而蔡邕張華之徒。又廣焉。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賢者微悟。合乎古詩勸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觀而可悅。故謂之連珠也。班固喻美辭壯。文章宏麗。最得其體。蔡邕似論言質而辭碎。然旨篤矣。賈逵儒而不豔。傅毅有文而不典。

梁沈約上注制連珠表。竊尋連珠之作。始自子雲。放易象論。動模經誥。班固謂之命世。桓伊以

爲絕倫。連珠者蓋謂辭句連續。互相發明。若珠之結琲也。雖復金鑣互騁。玉軼並驅。妍媸優劣。參差相間。翔禽伏獸。易以心威。守株膠瑟。難與適變。水鏡芝蘭。隨其所遇。明珠燕石。貴賤相懸。文章辨體。文選止載陸士衡五十首。而曰演連珠。言演舊文以廣之也。大抵連珠之文。貫穿事理。如珠在貫。其辭麗。其言約。其體則四六對偶而有韻。自士衡後。作者蓋鮮。洪武初。宋濂王禕有作。亦如士衡之數。

文體明辨。按連珠者。假物陳義以通諷諭之詞也。連之爲言貫也。穿貫情理。如珠之在貫也。蓋自揚雄綜述碎文。肇爲連珠。而班固賈逵傅毅之流。受詔繼作。傅元乃云興於漢章之世。誤矣。然其云辭麗言約。合於古詩諷興之義。則不易之論也。其體輾轉或二或三。皆駢偶而有韻。故工於此者。必使義明而詞淨。事圓而音澤。否則惡能免於劉勰之誚邪。

按喻美辭麗。爲連珠體。北史李先傳。魏帝召先讀韓子連珠論二十二篇。韓子。韓非子。韓非書中有連語。先列其目。後著其解。謂之連珠。據此。則連珠之體。兆於韓。非引於揚。班言近旨。遠。假物連類。頗寓諷諫之意者是也。

詩歌類

詩歌類者。蓋以言志。所謂有韻之文也。周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風出於德性。雅出於法度。頌出於功業。三者詩之體也。直述其事而陳之謂之賦。以其類而况之謂之比。以其感發而比之謂之興。三者詩之用也。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則詩亦語言文學之本也。姚姬傳氏選古文不列詩歌。後梅伯言古文詞略補之是矣。今論文體。更不可漏。

文心雕龍。大舜云。詩言志。歌永言。聖謨所析。義已明矣。是以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舒文載實。其在茲乎。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爲訓。有符焉。爾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葛天氏樂辭云。玄鳥在曲。黃帝雲門。理不空綺。至堯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風之詩。觀其二文。辭達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敗德。五子咸怨。順美匡惡。其來久矣。自商暨周。雅頌圓備。四始彪炳。六義環深。子夏監絢素之章。子貢悟琢磨之句。故商賜二子。可與言詩。自王澤殄竭。風人輟采。春秋觀志。諷誦舊章。酬酢以爲賓榮。吐納而成身文。逮楚國諷怨。則離騷爲刺。秦皇滅典。亦造仙詩。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人。孝武愛文。伯梁列韻。嚴馬之徒。屬辭無方。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詞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

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閱時取證。則五言久矣。又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比采而推。兩漢之作乎。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惓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至於張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詩緩歌。雅有新聲。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踊。文帝陳思。縱轡以聘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乃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唯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若乃應璩百一。獨立不懼。詞譎義貞。亦魏之遺直也。晉世羣才。稍入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衢。采縵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析文以爲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江左篇製。溺乎玄風。嗤笑徇務之志。崇盛忘機之談。袁孫已下。雖各有雕采。而辭趣一揆。莫與爭雄。所以景純仙篇。挺拔而爲俊矣。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儻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詞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故鋪觀列代。而情變之數可監。撮舉同異。而綱領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體。則雅潤爲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華實異用。唯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舍其潤。茂先凝其清。景陽振其麗。兼善則子建仲宣。偏美則太冲公幹。然詩有恆裁。思無定位。隨性適分。鮮能通圓。若妙識所難。其

易也將至。忽之爲易。其難也。方來。至于三六雜言。則出自篇什。離合之發。則明於圖讖。回文所興。則道原爲始。聯句共韻。則柏梁餘製。巨細或殊。情理同致。總歸詩圃。故不繁云。

詩體明辨。按歌謠者。朝野詠歌之辭也。廣雅云。聲比於琴瑟曰歌。爾雅云。徒歌謂之謠。韓詩章句云。有章曲謂之歌。無章曲謂之謠。則歌與謠之辨。其來尙矣。然攷上古之世。如卿雲采芣。並爲徒歌。不皆稱謠。擊壤叩角。亦皆可歌。不盡比於琴瑟。則歌謠通稱之明驗也。孔子刪詩。雜取周時民俗歌謠之辭。以爲十五國風。則是古之有詩。皆起於此。故又通謂之詩。至若國風以前。歌謠之屬。見諸傳記。不一而足。雖未必當時所作。然亦有可採者。及攷其別。則有歌。有謠。有謳。有誦。有詩。有辭。不特歌謠二者而已。

四言古詩

按詩大序云。詩者志之所及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卽書所謂詩言志者也。詩含六情。故發乎情。止乎禮義也。古詩三百五篇。大率以四言成篇。其他三言。如麟之趾。江有汜之類。五言。如維以不永懷。誰謂雀無角之類。六言。如我姑酌彼金罍。政事一埤益我之類。七言。如送我乎淇之上矣。還予授子之粲兮之類。八言。如胡瞻爾庭有懸貆兮。我不敢傲我友自逸之類。九言。如四

之日其蚤獻羔祭非澗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之類。則皆間見雜出。不以成章。況成篇乎。是詩以四言爲主也。然分章複句。易字互文。以致反覆嗟嘆詠歌之趣者居多。迨漢韋孟始製長篇。而古詩之體稍變矣。

五言古詩

按論者謂五言之原生於南風。衍於五子之歌。逮漢蘇李始以成篇。嗣是汪洋於漢魏。汗漫於宋晉。至陳隋而古調絕矣。唐初承前代之弊。幸有陳子昂起而振之。遏貞觀之微波。決開元之正派。於時李杜王孟之徒。相繼有作。元和以下。遺響復息。故今採漢魏以來古詩。以類列之。斷自韋應物韓愈而止。至論其體。則劉勰所云五言流調清麗。居宗者是也。

七言古詩

按本朝徐禎卿云。七言沿起。咸曰柏梁。然甯戚叩牛。已肇南山之篇矣。其爲則也。聲長字縱。易以成文。故蘊氣珊瑚辭。與五言略異。漢魏諸作。旣多樂府。唐代名家。又多歌行。故有此類。所錄無幾。然樂府歌行。貴抑揚頓挫。古詩則優柔和平。其體自不同也。

雜言古詩

按古詩自四五六言之外。又有雜言。大略與樂府歌行相似。而其名不同。故別列爲一體。

近體歌行

按歌行有有聲有詞者。樂府所載諸歌是也。有有詞無聲者。後人所作諸歌是也。其名多與樂府同。而曰歌曰行曰吟曰辭曰曲曰篇曰詠曰謠曰歎曰哀曰怨曰別。則樂府所未有。蓋卽事命篇。既不沿襲古題。而聲調亦復相遠。乃詩之三變也。故今不入樂府。而以近體歌行括之。

近體律詩

按律詩者。梁陳以下聲律對偶之詩也。蓋自邶風有觀閔。旣多受侮不少之句。其屬對已工。堯典有聲依永律和聲之語。其爲律已具。梁陳諸家。漸多儷句。唐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號爲律詩。其後寔盛。雖不及古詩之高遠。然其詩一二名起聯。又名發句。三四名領聯。五六名頸聯。七八名尾聯。又名落句。間有變體。各附注之。其三韻則五言中之別體也。故列於五言之後。

排律詩

按排律原於顏謝諸人。梁陳以還。儷句尤切。唐興始專此體。而有排律之名。不以鍛鍊爲工。而

以布置有序首尾通貫爲尙。

絕句詩

按絕句詩原於樂府五言。如白頭吟出塞曲桃葉歌歡聞歌長干曲團扇郎等篇。七言則如挾瑟歌烏棲曲等篇。下及六代。述作漸繁。唐初穩順聲勢。定爲絕句。絕之爲言截也。

六言詩

按六言詩昉於漢司農谷永。魏晉間曹陸間出。其後作者漸多。然不過詩人賦詠之餘耳。

拗體

按律詩平順穩帖者。每句皆以第二字爲主。如首句第二字用平聲。則二句三句當用仄聲。四句五句當用平聲。六句七句當用仄聲。八句當用平聲。用仄反是。若一失粘。皆爲拗體。

和韻詩

按和韻詩有三體。一曰依韻。謂同在一韻中而不必用其字也。二曰次韻。謂和其原韻而先後次第皆因之也。三曰用韻。謂有其韻而先後不必次也。如唐韓愈昌黎集有陸渾山奉和皇甫湜用其韻是已。古人賡和。答其來意而已。初不爲韻所縛。

聯句詩

按聯句詩起自柏梁。人各一句。集以成篇。其後宋孝武華林曲水梁武帝清暑殿唐中宗內殿諸詩。皆與漢同。惟魏懸瓠方丈竹堂讌饗。則人各二句。稍變前體。自茲以還。體遂不一。有人各四句者。如陶靖節集所載是也。有人各一聯者。如杜甫與李之芳及其甥宇文或所作是也。有先出一句次者對之。就出一句前人復對之者。如韓昌黎集所載城南詩是也。然必其人意氣相投。筆力相稱。然後能爲之。

雜句詩

接近體詩自五七言排律絕句之外。復有三句五句促句三體。

雜言詩

有五七言相間者。有三五七言各兩句者。有一三五七九言各兩句者。有一字至七字九字十字者。

按嚴羽滄浪詩話曰。雅頌既亡。一變而爲離騷。再變而爲西漢五言。三變而爲歌行雜體。四變而爲沈宋律詩。五言起於李陵蘇武。七言起於漢武柏梁。四言起於漢楚王傅韋孟。六言

起於漢司農谷永三言起於晉夏侯湛九言起於高貴鄉公以時而論則有建安體曹子建父子及鄴中七子之詩是也曰黃初體與建安相接其體一也曰正始體嵇阮諸公之詩是也曰太康體晉左思潘岳二張二陸諸公之詩是也曰元嘉體宋顏鮑謝諸公之詩是也曰永明體齊諸公之詩是也曰齊梁體則通兩朝而言之與永明體一也曰唐初體蓋唐初猶襲陳隋之體也曰盛唐體景雲以後開元天寶諸公之詩是也曰大厯體大厯十才子之詩是也曰元和體元白諸公也曰晚唐體曰本朝體指宋前後而言之也曰元祐體蘇黃陳諸公是也曰江西宗派體山谷爲之宗也若以人而論則有蘇李體有曹劉體有陶體有謝體曰徐庾體曰沈宋體曰陳拾遺體曰王楊盧駱體曰張曲江體曰少陵體曰太白體曰高達夫體曰孟浩然體曰岑嘉州體曰王右丞體曰韋蘇州體曰韓昌黎體曰柳子厚體曰韋柳體曰李長吉體曰李商隱體曰盧仝體曰白樂天體曰元白體曰張籍王建體曰賈浪仙體曰孟東野體曰杜荀鶴體曰東坡體曰山谷體曰后山體曰王荊公體曰邵康節體曰陳簡齋體曰楊誠齋體至論選體則時代不同體製隨異有柏梁體漢武帝與羣臣共賦七言每句用韻後人謂此體爲柏梁體有玉臺體玉臺集乃徐陵所序漢魏六朝之詩皆有之有西

崑體。卽李商隱體。然兼温庭筠及楊劉諸公而名之。有香奩體。韓偓之詩。皆裾裙脂粉之語。故謂香奩體。有宮體。梁簡文傷於輕靡。時號宮體。至論其名。有古詩。有近體。有絕句。有雜言。有三五七言。有半五六言。有一字至七字。有三句之歌。高祖大風歌是也。有兩句之歌。荆卿易水歌是也。有一句之歌。漢揚雄枹鼓不鳴。董少年一句之歌也。有口號。或四句。或八句。有歌行。古有鞠歌行。放歌行。長歌行。短歌行。不可枚舉。有樂府。漢武帝定郊祀立樂府。採齊楚趙魏之聲。以入樂府。以其音詞可被於絃歌也。樂府俱備衆體。兼統衆名也。有楚辭。屈原以下做作者皆是。有琴操。古有水仙操。別鶴操。有謠。沈炯有獨酌謠。王昌齡有箜篌謠。有吟。古詞有隴頭吟。孔明有梁父吟。有詞。選有漢武秋風詞。樂府有木蘭詞。有引。古曲有霹靂引。走馬引。飛龍引。有詠。選有五君詠。唐儲光羲有羣鴻詠。有曲。古有大隄曲。梁簡文有烏棲曲。有篇。選有名都篇。京洛篇。白馬篇。有唱。魏武有氣出唱。有弄。古樂府有江南弄。有以歎名者。古詞有楚妃歎。明君歎。有以愁名者。文選有四愁。樂府有獨處愁。有以哀名者。選有七哀。少陵有八哀。有以思名者。太白有靜夜思。有以樂名者。齊武有估客樂。宋臧質有石城樂。有以別名者。子美有無家別。垂老別。新婚別。皆隨時隨事命名而作焉者也。

樂府

文心雕龍。樂府者。聲依永。律和聲也。鈞天九奏。既其上帝。葛天八闋。爰乃皇時。自咸英以降。亦無得而論矣。至於塗山歌於候人。始爲南音。有娥謠乎飛燕。始爲北聲。夏甲歎於東陽。東音以發。殷整思於西河。西音以興。音聲推移。亦不一概矣。匹夫庶婦。謳吟土風。詩官採言。樂盲被律。志感絲篁。氣變金石。是以師曠覘風於盛衰。季札鑒微於興廢。精之至也。夫樂本心術。故響浹肌髓。先王慎焉。務塞淫濫。敷訓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動八風。自雅聲寢微。溺音騰沸。秦燔樂經。漢初紹復。制氏紀其鏗鏘。叔孫定其容與。於是武德興乎高祖。四時廣於孝文。雖摹韶夏。而頗襲秦舊。中和之響。聞其不還。暨武帝崇禮。始立樂府。總趙代之音。撮齊楚之氣。延年以曼聲協律。朱馬以騷體製歌。桂華雜曲。麗而不經。赤雁羣篇。靡而非典。河間薦雅。而罕御。故汲黯致譏於天馬也。至宣帝雅頌。詩效鹿鳴。邇及元成。稍廣淫樂。正音乖俗。其難也如此。暨後郊廟。惟雜雅章。辭雖典文。而律非夔曠。至於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宰割辭調。音靡節平。觀其北上衆引。秋風列篇。或述酣宴。或傷羈戍。志不出於淫蕩。辭不離於哀思。雖三調之正聲。實韶夏之鄭曲也。逮於晉世。則傅玄曉音。創定雅歌。以詠祖宗。張華新篇。亦充庭萬。然杜夔調律。音

奏舒雅。苟助改懸。聲節哀急。故阮咸譏其離聲。後人驗其銅尺。和樂精妙。固表裏而相資矣。故知詩爲樂心。聲爲樂體。樂體在聲。瞽師務調其器。樂心在詩。君子宜正其文。好樂無荒。晉風所以稱遠。伊其相謔。鄭國所以云亡。故知季札觀辭。不直聽聲而已。若夫豔歌。婉變怨志。誅絕淫辭。在曲正響焉。生然俗聽。飛馳職競。新異雅詠。溫恭必欠。伸魚睨奇辭切。至則拊髀雀躍。詩聲俱鄭。自此階矣。凡樂辭曰詩。詩聲曰歌。聲來被辭。辭繁難節。故陳思稱李延年閑於增損古辭。多者則宜減之。明貴約也。觀高祖之詠大風。孝武之歎來遲。歌童被聲。莫敢不協。子建士衡。咸有佳篇。並無詔伶人故事。謝絲管俗稱乖調。蓋未思也。至於斬伎鼓吹。漢世鏡挽。雖戎喪殊事。而並總入樂府。繆襲所致。亦有可算焉。昔子政品文。詩與歌別。故略具樂篇。以標區界。文章辨體。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成周盛時。大司樂以黃帝堯舜夏商六代之樂。報祀天地百神。若宗廟之祭。神既下降。則奏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蓋以六代之樂。皆聖人之徒所制。故悉存之而不廢也。迨秦焚典籍。禮樂崩壞。漢興。高帝自制三侯之章。而房中之樂。則令唐山夫人造爲歌詞。史記云。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孝惠文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肄舊而已。至班固漢書。則曰。漢興。樂家有制氏。

但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制宗廟樂。迎神奏嘉。至入廟奏永。至乾豆上奏登。歌再終下奏休成。天子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然徒有其名而無其詞。所載不過武帝郊祀十九章而已。後儒遂以樂府之名起於武帝。殊不知孝惠二年。已令夏侯寬爲樂府令。豈武帝始爲新聲。不用舊詞也。迨東漢明帝。遂分樂爲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享射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用之。四曰短簫饒歌樂。軍中用之。其說雖載方冊。而其制亦復不傳。魏晉以降。世變日下。所作樂歌。率皆誇靡虛誕。無復先王之意。下至陳隋。則淫哇鄙褻。舉無足觀矣。自時厥後。唯唐宋享國最久。故其詞亦多純雅。南渡後夾漈鄭氏著禮志樂略。以爲古之達禮有三。一曰燕。二曰享。三曰祀。所謂吉凶軍賓嘉皆主此三者。仲尼所刪之詩。凡燕享祭祀之時。用以歌之。漢樂府之作。以繼三代。因列饒歌與三侯以下於篇。亦亡其詞。後太原郭茂倩輯樂府百卷。繇漢迄五代。蒐輯無遺。金華吳立夫謂其紛亂龐雜。厭人視聽。雖浮淫鄙俗。不敢芟夷。何哉。近豫章左克明復編古樂府十卷。斷自陳隋而止。中間若後魏楊白花等淫鄙之詞。亦復收載。是亦未得爲盡善也。

按司馬遷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二百五篇。皆絃歌之。以求合

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而詩亦有入樂不入樂者。顧亭林曰。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子曰。雅頌各得其所。夫二南也。豳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頌也。詩之入樂者也。邶以下十二國之附於二南之後。而謂之風。鴟鴞以下六篇之附於豳而亦謂之豳。六月以下五十八篇之附於小雅。民勞以下十三篇之附於大雅。而謂之變雅。詩之不入樂者也。詩之作本言其志。有詠歎之意。而歌興焉。聲依永律和聲。而樂興焉。故朱子以爲詩者其本。而樂者其末也。樂歌自周大司樂掌六代之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分而序之。其來久矣。至前漢始有樂府之名。其目甚繁。曰郊祀歌。則郊祀所用也。曰黃門鼓吹。用之朝會宴饗。曰騎吹。師行而奏之。馬上者。曰橫吹。旋師而奏之。社廟者。曰短簫饒歌。若巡幸夜奏於行宮者。而魏晉以下。亦倣其名。其用寔廣矣。

詞曲

詩體明辨。詩餘者。古樂府之流別。而後世歌曲之濫觴也。蓋自樂府散亡。唐李白始作清平調。憶秦娥。菩薩蠻。諸詞。時因效之。厥後趙崇祚輯爲花間集。凡五百闕。此近代依聲填詞之祖也。宋初創製漸多。至周邦彥大晟樂府。比切聲調十二律。各有篇目。柳永增至二百餘調。擬作至

六十餘種。可謂極盛。然去樂府遠矣。故陸游云。詩至晚唐五季。氣格卑陋。千人一律。而長短句獨精巧高麗。後世莫及。此事之不可曉者。蓋傷之也。第作者既多。中間不無味於音節。如蘇長公者。人猶以鐵綽板唱大江東去譏之。繇是詩餘復不行。而金元人始爲套數曲。有南北二體。九宮三調。其去樂府抑又遠矣。近時何良俊以謂詩亡而後有樂府。樂府闕而後有詩。餘詩餘廢而後有歌曲。要之樂府詩餘同被管絃。特樂府以曠逕揚厲爲工。詩餘以婉麗流暢爲美。此其不同耳。然詩餘謂之填詞。則調有定格。字有定數。韻有定聲。此太和正音及今圖譜之所爲作也。

按楊誠齋作詞五要。曰作詞之要有五。一要擇腔。腔不韻則勿作。二要擇律。律不應則不美。三要韻。詞按譜。四要僱律。押韻。五要立新。意陸輔之詞說曰。命意貴遠。用字貴便。造語貴新。煉字貴響。古人詩有翻案法。詞亦然。詞不用雕刻。刻則傷氣。務在自然。又曰。清空二字。亦一生受用不盡。指迷之妙。盡在是矣。填詞莫過於宋。張炎曰。如秦少游高竹屋。姜白石史邦遠。吳夢窗。以數家格調不凡。句法挺異。俱能特立清新之意。然若東坡勃安之豪放。無拘束粉飾之態。雖非詞家正宗。亦可喜也。

右十二類。皆依姚氏篇目。去贈序一類。而補以詩歌。以論文體。較選文更須詳備也。曾氏約爲十一。而加典志一門。其言曰。近世一二知文之士。纂錄古文。不復上及六經。以云尊經也。然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由屏棄六朝駢儷之文。而返之於三代兩漢。今舍經而降以相求。是猶言孝者敬其父祖。而忘其高曾。言忠者曰家臣耳。焉敢知國。將可乎哉。其言偉矣。蓋選文以六經冠首。所以取法乎上。意至美也。而論文體則略有不同。經傳兼包。衆體子史各有專裁。固未可與後世枝流相提並論。亦審乎本末重輕之意耳。典志一類。自周禮以至歷代典制。亦有專書。私家著述絕鮮。故前於史中論之。茲不贅列。

中 學 共 和 國 教 科 書

修身要義

樊炳清編 教材之排列次序悉依新章編纂每段之上各標本旨絕無空衍冗複之弊

二卷 每册 紙面三 布面四 角

國文讀本

許國英編 是書按部定法由流溯源凡迭錄名家文二百餘篇淺深遞進門類略備

四册 每册 紙面二 布面三 角半

本國史

趙玉森編 按照部定之歷史要旨及教授時間編纂分上下二卷取材宏富選義精嚴

二卷 每册 紙面五 布面六 角半

東亞各國史

傅運森編 本書遵新制供中學第三學年上半年歷史學科之用凡亞洲東大部及亞洲西部諸國敘述甚詳

一册 紙面三 布面四 角半

西洋史

傅運森編 本書二卷卷上敘述上古中古兩期卷下述近古近世兩期凡關於重要之事項無一遺漏

二卷 卷上 紙面三 布面四 角

本國地理

謝觀編 本書遵部定地理要旨編輯并地理概要共分二册供中學第一學年及第二學年上半年之用

二卷 卷上 紙面五 布面六 角

英文讀本

鄺富灼甘永龍蔡文森參訂 是書遵教育部中學教科程度編輯與本館出版之高等小學英文讀本相銜接全書四册均取材於英美著名學英文及史籍每課除將生字揭出標以音符譯以國文為發音拚字譯解等項之用外並附有文法以及繙譯會話填補文字改正謬誤等書末并附有字彙甚便檢查

四册 第一册 紙面三 布面六 角

英文法

鄺富灼編 新制中學四年均須教授英文文法本書即遵制編輯分為四册適供四學年之用

第三册 一角二分 二册 一角四分 四册 二角四分

兵式教練 一册 六角

徐傳霖編 本編分五章凡軍國民重要之智識悉行搜羅編入誠軍事教育必讀之良書也

本原

新 字 典

華 洋 裝

分 布 面 金 字
訂 六 册

定 價

二 元 四 角
一 元 四 角

本 書 之 特 色

- (一) 增補舊字典所無之新字
- (二) 增補舊字典所無之新義
- (三) 糾正舊字典註解之訛誤
- (四) 朝代疆域制度詳其沿革
- (五) 年代均以民國紀元為主
- (六) 時令季節並載陰歷陽歷
- (七) 科學各字皆據最新學說
- (八) 繙譯各字附註外國原文
- (九) 度量衡幣並載中外比較
- (十) 所有實物皆附精確圖畫
- (十一) 檢字均依筆畫註明頁數
- (十二) 附加特別符號醒豁無比

編 輯 人

沈秉鈞

方 毅

傅運森

陸爾奎

蔡文森

張元濟

高鳳謙

原本新字典 出版一年重

印十餘次其價值可知茲更

用特製 鋅版縮印 卷帙僅及

原書之半而點畫明晰仍不

至過費目力定價尤廉以便

學生之用 刻製版已成民

國三年一月可以出書

本縮

新 字 典 洋 裝

紙 布 皮

面 定 價

一 元 二 角
一 元 四 角
八 角

行發館書印務商

定價五角

左孟莊騷精華錄

上下二册

閩縣林紆編
左孟莊騷。爲吾
國中古時代文
學大家。古孟開
紀述論議之詞
源。莊騷爲心理
寓言之文字。閱
肆瓌麗。爲治古
文者所宜誦習。
惟全書繁富。詞
意過高。不適學
者之用。今林君
琴南集其精華。
都爲二册。罄其
數十年之心得。
逐篇加以詮釋
批語。以資引導。
誠爲近今國文
法程之善本。

二角五分

史記菁華錄

三分三册

史記一書。注
洋瑋麗。無奇
不備。允爲文
章鉅觀。惟全
書卷帙浩繁。
初學不易卒
讀。是書爲史
記選本。并詳
加評語。指示
義法。裨益後
學不少。現經
本館用大字
鉛印。訂成三
册。廉價發售。
可作課本。亦
可供自修。

壬四一八號

Lectur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COMMERCIAL PRESS, LTD.

辛亥年正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年三月四版

(京師優級師範) 國文講義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壹元伍角)

編纂者 蕪水陳曾則

校訂者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
濟南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
商務印書館分館
安慶長沙桂林漢口南昌
蕪湖杭州福州廣州潮州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二九九六

